

# Soul Deep

By Xanth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Katydid



卷的话这故事在一个叫普

每个人都有物体魂叫做

那个灵魂物

——它自

总是和魂在故事这故事并没普曼所

写在世界这故事世界我的常像只是世界的拥有者这些

灵魂普曼说的很象但是我稍微整润了一下加了我的东西

，让它们更符合我的要求。

• 普尔曼的“黑物质”系小说架设在里

“灵兽”。这故事是故事里没有任何

普尔曼确立了灵兽显示的物体反映了个灵魂或在或能它们能说话我们必须和魂的主月常靠近，因为主人与兽被开了，会起太的痛苦。灵兽通常与主人的性别相反。孩子们的兽会有不同的体在主人进入青春期，灵兽才会成为其中的一种，乃余生灵兽有各伴他没有设定是生来就有的还是后取的如果你了伤，你的兽也能感觉到如果你兽受了伤，你能感觉到。弄别人兽是严重的禁忌。灵兽们可以相互触，你可以触你自己的兽但别人的不行。人死去的时候，他灵兽会为此。灵兽是活着的肉体——你能触它们但它们不需要食物水或者医疗。你的身体状况反映了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你弄坏它会变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双向的——如果你兽（甚至他人）伤害了你的兽，你能感觉到。这我加些我的整

我在这的时候，开始意识到有很多关于灵的问题普曼未加以解释。恐怕我也没有正确答案，我能猜到，但是为了和这个精灵界保持一致，我不打算解释任何关于这个概念的逻辑、实际性或类似的问题。我喜欢人们能够接受这个设定，因为这个完美的幻想世界，请这样接受它吧。

即从读 读过普曼的小说没有看过第一部小说《~~改变~~》的影，他能够理解这个故事只要能够想通这个设定关于的更多资讯，有一段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a1YLJS4OrE>，篇幅不长很有趣，令人愉快，所以我建议你看看，因为她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的话，这段视频形象地展示了是怎样活动的。不过在她的行文中也有介绍，我在设想每个角色有怎样的兽时得到了很多乐趣。也许会觉得我设定得对或者不对，可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有读到过其它在普曼的兽概念的NCIS同人，而我这篇故事在这个同人圈里真正拥有独创性，不过万一不是我，确实这里也有足够的地方创新的尝试。

广义上我和原剧保持一致，但是这个故事我调整了原剧的一些内容，使其更适合这个特殊的世界，所以这个故事有些情节和原剧中并不相同，日期、时间、情节也许并不准确。

译者的话：感谢luckyc帮我 beta了译，这篇小文中译名也得益于她的帮助。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在周越来越清水的情况下继续给你翻译的助力。

~~~

1978年

“李罗伊 - 你醒了吗？”杰森的声音从梯子上飘到地下室。

“清爸”里罗吼了一声，一边胜利般的手擦了擦头上的汗，一边把几个纸团丢到地下室的角落里。

“李罗伊！你听我的话吗？我在问你有没有把麻清出来。”

“清爸”告诉你我清了！”李罗伊楼梯上喊道。

“用着这么跟我说话，儿子。”杰森出现在楼梯的顶端。他皱着眉头，他的碧梅尔德立，只胖鼓的母鸡，冲着李罗伊不满地咯咯叫着。

“我警告你，别变聋了又不是我的错。”李罗伊一瘸一拐地上楼，从他父亲身边挤了过去，泰萨跛着脚跟在他身边。

“李罗伊！”

他父亲的语调带着明显的不满。李罗伊没理他——也没理膝盖的痛——而是气地大步跨过去，结果只是可怜兮兮地拐到门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得不紧握着门把手，因他的左膝突然猛烈的刺痛袭来，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听见父亲在他身后。“我以为我是叫你忙着，你就不会想那件事，儿子。”杰森说的确有道理。“瞧……这不会很久的，过几个礼拜，你会好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回部队了。在这段日子里我们还得相互忍着过日子。我们能做到，是吗，李罗伊？”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哄小孩。现在他马上会拿出个冰袋来安抚他，就像他小时候他老是做的那样。李罗伊知道自有点蠢，可他就是忍不住。他已经长大了，这个镇子已经容不下他了，还有这些人，甚至他自己的父亲。他就不想呆在这儿；这正是当初他离开这里的理由。

泰萨坐在他身边，严肃地凝视着他。“耐心。”她建议道。她从来不是只健谈的碧梅尔德的脾气。

“我要透 气 ”李罗伊回过头，气冲 地对他父亲 说 “等会儿我回 来帮 你 发货的 ”

他蹒 跚 着出了 店，沿着马 路 向前 走 着，泰 萨 跟在他身边，左后爪一瘸一拐。

他在第 次 遇 见 香 依 的 服 装 停 了 下 来，目 渴 望 地 透 过 窗 户 ，似 乎 以 为 她 也 许 会 出 现 —— 这 很 蠢 ，因 为 他 知 道 她 已 经 和 她 母 亲 一 起 回 家 了。 要 是 她 还 在 这 儿 ，止 水 镇 也 许 不 会 这 么 让 人 憋 气 。

“过 几 天 她 就 来 了。”泰 萨 实 事 求 是 地 说 “然 整 个 周 末 你 们 可 以 在 一 起。”

“现 在 一 日 如 三 秋 。”里 罗 伊 呻 吟 着。 他 的 膝 盖 撑 不 住 了， 他 苦 着 脸 ，跛 到 马 路 牙 子 上 坐 了 下 来。 泰 萨 慢 吞 吞 地 跟 过 来 ，坐 到 他 身 边 ，她 的 左 后 爪 差 不 多 没 沾 地 。

李 罗 伊 坐 在 午 后 的 阳 光 里 ，看 着 小 镇 日 常 的 活 动 ，觉 得 一 辈 子 就 在 这 一 件 事 妈 的 止 水 镇 就 是 他 的 一 辈 子 ，直 到 两 年 前 他 加 了 海 军 战 队 。 他 没 打 算 回 来 —— 要 不 是 他 腿 盖 受 了 这 么 重 的 伤 ，眼 下 他 根 本 不 会 在 这 儿 。

“它 会 好 的 ”泰 萨 对 他 说 ，她 强 壮 、安 详 的 存 在 和 镇 定 的 理 智 让 他 感 到 平 静 了 下 来 。 他 父 亲 的 大 惊 小 怪 管 不 出 意 义 ， 却 总 是 让 他 不 在 意 。

“我 知 道 。”李 罗 伊 向 后 仰 起 身 ，手 掌 撑 在 身 后 满 是 尘 埃 的 人 行 道 上 。

他 看 着 一 部 时 髦 贵 气 的 轿 驶 过 他 身 旁 ，车 窗 黑 漆 漆 的 驾 驶 座 的 车 窗 摇 了 下 来 ，他 发 现 自 己 正 看 着 一 个 精 气 神 足 的 男 子 。 他 有 着 深 棕 色 的 头 发 ，冷 静 的 蓝 眼 睛 ，他 的 身 材 像 是 一 头 狼 ，目 光 警 觉 坚 定 。 她 转 过 头 ，有 意 看 着 李 罗 伊 ，泰 萨 头 颈 上 的 毛 竖 了 起 来 ，喉 咙 里 发 出 一 声 低 吼 。 里 罗 伊 皱 起 了 眉 —— 泰 萨 一 般 不 会 这 么 对 待 其 它 的 兽 。

“小 伙 子 这 里 附 近 有 汽 油 站 吗 ？”那 人 问 。

“就 在 面 前 。”李 罗 伊 指 了 指 前 方 。

“谢谢。”那人正准备重新摇上车窗，车的后座上有声音传了出来。李罗伊听不清是什么话，可那男人看起来生气了。“就不能等吗？”他问。回答显然是“不”。那人转向里罗伊：“我孩子要上厕所。说他很急。附近有洗手间吗？”

“我会介意的一一他开了家店。”李罗伊站起身，膝盖的刺痛让他轻喘了口气。照他现在的心情，他并不想做什么善事。可那小孩上厕所没什么错。

“非常感谢。”那男人朝他露出一个百无聊赖的笑容，优雅地跃出了地平线，会迷失在这个温暖灿烂的笑容里。泰又吼了一声，李罗伊用脚碰了碰她。这个男人已经让他心神不安了——她用着提醒他。

后车门打开了，小孩下到人行道上。他的兽一只无拘无束的金毛猎犬蹦蹦跳跳地冲向泰萨，和她碰了碰鼻子。李罗伊像泰萨一样吃惊——灵兽兽通常会被她‘人畜无害’的态度阻止住。

小狗顽皮地舔着泰萨的耳朵，李罗伊和泰萨都变得一动一动。这感觉很奇怪，却并不讨厌。孩子们通常像大人那样受压抑，而这只兽的天真无邪显得那么甜美，让人很难厌烦她。

“谢谢你。我用你的洗手间，先生！”

李罗伊的注意力转向从车子里出来的小孩。他差不多有八岁，有着沙金色的头发，清澈的绿眼睛和一副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很像他父亲，起码是外貌上；李罗伊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漂亮的小孩。

“快点，快。”车子里男人说。“我可不能等你一整天。”

“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又一个多小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快对李罗伊说，夸张地跺着脚，戏剧化地并拢两腿。“爸爸想停。他有截腿。”那孩子抬起头，带着大大的灿烂的笑容看着他，绿眼睛里带着可爱的迷惑：“什么是截腿？”

“做某事情的时间。”李罗伊简洁地对他说，~~托尼~~对那明亮的笑容做出回应。反正如果那孩子像他爹那个笑容只是表面功夫。“这里走；店就在里面，你可以用我的洗手间。”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托尼~~一路上蹦蹦跳跳，一起~~托尼~~是走过去的，而李罗伊是拐过去的。“你的腿怎么了，先生？”~~托尼~~好奇地问。

李罗伊强压下一股怒气。“给枪打了。”他咕哝着回答。

“真的？”~~托尼~~的眼睛像铜铃，他的兽从精力充沛的小狗变成了只彩色的蝴蝶，敏捷地飞向空中。

灵兽通常拘泥于一种形体，直到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泰萨~~是个例外，自从他出那天起，她大部分时间一直是皮毛光滑的灰狼，他十岁生日以后，她就再也没变过。

“你被枪打了？”~~托尼~~这信息奇妙地引起了~~托尼~~的兴趣。“怎么会？”

“你有很多问题啊。”李罗伊俯视着这孩子，男孩抬头回看着他，眼睛闪闪发亮。

“我妈就这么说！”他看起来很高兴。“可爸爸说我话太多没值得听的，他说他小时候小孩子只被人看见，不被人听见。他说……”

“这里。”李罗伊把孩子带进店堂，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托尼~~感激地朝他笑了笑，消失了。

“那有人吗？”杰森从后面的屋子里走出来，梅尔德拉拍着翅膀跟着他。“啊，李罗伊，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想着等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要是你没别的事情的话？”他眼睛里带着不安。

李罗伊叹了口气，既痛恨自己引起了这不安，又为这种不安感到生气。

“我有啥事儿？”他语气比他打算的要阴沉。止水镇不是夜生活很丰富的地方，他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轻易交友，而他不肯原谅的天性意味着他交的朋友也保持不了多久。他们总是在某个时候这样或者那样地让他失望，而李罗伊从不原谅。不管那有多么微不足道。“哦——卫生间里有个孩子，”他对父亲说：“想不会介意。说他急死了。”

“当然不介意。是强尼梅森吗？他出了名地……”

“不是我们认识的。新来的。”李罗伊很果断地：“开着辆漂亮车的家伙，还有他儿子。”

卫生间里传来一阵冲马桶的声音，不一会儿，托尼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灵兽又变回了小狗的样子，她看见了梅尔德里，兴奋地朝她奔去。梅尔德里跳到柜台上，眼睛愉快地朝下盯着小狗，小猫跳了几下，翘着尾巴，一遍又一遍地转圈，直到托尼和狗都头晕眼花。

“香缇，停下来！”托尼咯咯笑着说。他牵着小狗，她跳到他怀里，舔着他的鼻子，接着又变成了蝴蝶，栖在他的头顶。

一道阴影从门边透下来，李罗伊抬起头。男孩的父亲站在那里，他的灵在他身后贪婪地看着他们。李罗伊感到头颈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感到像平时那样站在自己身边的泰萨挺起了身子。

“我需要借用一下电话有急事。”那人说：“可以吗？我会付钱。”他打开皮夹，在一叠票中搜索着。李罗伊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钞票。

“当然。”杰森随口地说。

“谢谢你。我是安东尼·迪诺——你已经见过我儿子了。”迪诺朝托尼的方向很快地点了下头。

李罗伊吃不准为什么，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他**觉得必须**伸出只手按住小孩的**肩膀**。托尼躁动的身体语言改变了，他立刻在李罗伊手下安静了下来。李罗伊低头看着这孩子，被自己**感到**的连接迷惑了。香缇鼓翅飞下来，停在**泰萨**的**耳朵**上。

迪诺**在**开始电话时，杰森拿起一瓶汽水递给托尼。托尼接过汽水，礼貌地说了句“谢谢”，**立刻**心满意足地大喝起来。

“我渴了，**但不**喜欢我在车上喝汽水。他**不会**让我尿尿。他**不喜**欢在路上停下来。”托尼解释着，很快**弄**掉了汽水。

李罗伊朝迪诺站着地方看去，他正**朝**电话大声说着什么，看起来很不高兴。

香缇变成了只白色的**澳鸚鵡**，飞到梅尔德**立**蹲着的**柜台**上。梅尔德朝**鸚鵡**咯咯叫着，那只白鸟展开双翼，鼓起**胸膛**，羽毛很响地抖动着，大声叫着，简直就是在**炫耀**。

“香缇！别这样！”托尼**大声**笑着

他和他**灵兽**之间有着如此美妙的轻松感觉，看着他们就像一种享受。李罗伊知道自己和**泰萨**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和谐——也许没那么充满生气。他们都用不着出声儿就知道方**在**那儿，而且**泰萨**总是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不过他们很少真的**相互**触碰——没必要，他们也不喜欢**碰**。

迪诺打完电话**转身**，看起来仍在为电话的内容而生气。他看见儿子的**兽**栖在台上炫耀着，嘴角扬了起来。毫无预警地，他的**兽**土狼跳到**柜台**上，**狠狠**咬在香缇的**翅膀**上。

香缇大叫一声，跌倒地上。托尼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李罗伊和杰森吃惊得看着，没有出声。迪诺冲他儿子发火时，他们不知所措，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你的**宠物**？别让你的**兽**打搅**这**人！管好她，否则我就让娜拉替**你**管。”

“对不起，爸。”**托尼**小声说，看起来很苍白。他揉着胳膊上和香缇翅膀上被咬的相同地方。接着他蹲下来，朝她伸出手。她朝他飞过去，一到他身边就变回小狗的模样，躲在托尼身后，一副害怕的样子。

“这是电话费。”**迪诺**唐突地说，在杰森面前的柜台上放下几块钱。“多少钱？”

“哦，没事。”杰森喃喃地说：“我送给那孩子喝的。”

**迪诺**抿着嘴笑了下。“你该说什么，托尼？”

“谢谢。”**托尼**轻声说，他身上的生机似乎全部消失了，而且他一直揉着手臂。香缇夹着尾巴，一只爪子还有点瘸。李罗伊强压下一股怒火。

**迪诺**打开门，朝小孩摆了摆手。那孩子很快走出去，小狗紧跟在他后面。他们看上去都很害怕。

**托尼**转过身。“再见，”他低低地说，朝李罗伊轻轻挥了挥手。

李罗伊非常吃惊地发现，**泰莎**到门边和香缇碰了碰鼻子，作为告别。**泰莎**一般从来不和别人有交集——她以前唯一看到她碰触过的兽就是梅尔德立，还有香缇的兽，佩尔。

**迪诺**父子离开了，李罗伊转过身，看着他父亲不安的眼睛。

“我不喜欢那样，”杰森嘟囔着：“我一点都不喜欢。”

“嗯。”李罗伊和**泰莎**交换了下目光：“我也不喜欢。”

~~~

托尼懒懒地动弹了下，眨巴眨巴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香缇变成一只蝴蝶，停在头上，翅膀合拢着。他看向窗户，盯着陌生的窗帘看了一会儿，接着想了起来。他在一家汽车馆和他父亲一起。他翻了个身，香蒂缇落地落到他身边，变成了只小狗。他俩都看着隔床上沉睡的身影。

“嘘，”香缇说：“别弄些他。”

娜拉在睡梦中嘟囔了些什麼，耳朵动动。她躺在他父亲的脚边，夜里她总是待在那儿。

“我们为啥在这儿？”香缇问：“这儿是哪儿？”

“什么水，我不记得了。清水镇？碧山镇？”托尼皱起眉，一只手搂着香缇。

“臭水镇？”娜拉道，他咯咯笑起来。她拱到他怀里，舔着他的鼻子。“我们这儿干吗？”她问。

“我不知道。和爸爸生意有关吧。”他喜欢和他父亲一起坐有着贴膜车窗的大轿车里。有时他父亲开车的时候他闲聊，托尼发明了一种游戏，是关于窗外他们看见却看不见他们驾驶的。“这是一场冒险！”托尼快活地告诉香缇。反正他父亲这么说过，他就是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商务旅行，而不是被留在家里。

“那只是因为找不到人照看你。”香缇说

“也许他带我出来侦查别人！”托尼咧开嘴笑了。

香缇摇了摇尾巴。“对——你的秘密，不会料到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密探。小孩密探！”

他们安静了一会儿。“我想，”托尼突然说，香蒂的尾巴不再摇动了。她拱得更近了。

托尼的母亲几个月前去世。她几周来越来越苍白，托尼知道有地方不对劲，可没人告诉他是什么。医生来来去去，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所以托尼在家里倍加小心，躲避他的怒火。接着，一天深夜，香缇衰弱着醒过来……托尼奔到母亲的房间里发现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身旁有一堆尘土，而她的碧克顿不见了。

自以后，父亲就变得沉默，带着怒气——他常托尼吼叫，好像妈妈的死都是他的错。也许是他的错。托尼不准人为什么会死，而他一直很淘气。也许就是这个杀死了她。

香缇用鼻子拱了拱他。“那不会让人死，笨蛋。”

“什么？”

“我不知道。虫子。”

“虫子？像蜂和苍蝇？”

“不……是那种会钻到你血液里，让你打喷嚏的虫子。”

托尼叹了口气。大人的世界有时候很难让人理解。不过他很高兴在这里和他父亲在一起——如果能够帮父亲做成这笔生意，也许他会重新笑起来，事情会稍微变得更像妈妈去世前的样子。

他悄悄爬起来，穿好衣服，这样时间到的时候就能准备好出去“做生意”，就像爸爸说的那样稍后他父亲起来的时候，他看着托尼笑了起来。

“你这么早要去哪里？”

娜拉用鼻子顶了顶香缇，香缇变成一只蝴蝶飞到托尼头上。

“唔……我不知道。我以为我要和你一起出去——去见那个煤老板？”托尼回答

他父亲大声笑了起来，娜拉发出一阵哼，跳起来朝香缇的方向开心地拍了下。

“带你去做生意？别傻了，托尼，你期待在这里我会很长时间——就几个小时。你可以看电视。”

托尼的心一沉，香缇慢慢地沿着他的胳膊爬下来，沮丧地停在他的胳膊肘上。尽管他很爱看电视，可也不想一个人留在个陌生、镇的陌生旅馆里看。

他父亲收拾停走了，托尼坐到电视机前。过了几个小时，他感到厌倦了外面的天气好极了，太阳照耀在晴朗的夏日天空。他不想困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

香缇飞到打开的窗户前，停在上面。“我们可以出去，”她建议道。

托尼不確定地皱了皱鼻子。“爸爸说待在这儿。”

“可这样很无聊。而且又闷又热。而且……哎呀！”她故意掉到了窗外。

“香蒂=缇！”托尼感到一阵熟悉的痛感，那是由于窗户的栏杆太远引起的。香缇只不过是窗户的另一边，可托尼不能让她留在那儿。他得出去，不是吗？

他奔出房间，门在他身后砰地上了，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自己没有房间钥匙。

“现在回不去了！”香缇说在他头上快活地翩翩起舞。他咧开嘴笑着，在她身后蹦蹦跳跳。“我们去那！”她变成一只小狗，朝着远处的树林奔去。

托尼跟着她，享受着甩开双腿奔跑的机会他张开双臂，努力像老鹰那样上升，香缇变成一只澳鸚鵡，绕着他的头顶盘旋。

他们扮飞机玩的不亦乐乎，托尼都有看路，突然他一头撞上了什么东西——或者更确切的说人。送那个店里谁上厕所谁那受伤的膝盖让他仰天摔倒在地，“噢”地惨叫了一声。托尼摊手摊脚地趴在他肚子上。香缇和那只兽灰狼在旁边滚做一堆，羽毛和兽毛乱七八糟。

“对不起，先生。”托尼说一对愤怒的蓝眼睛瞪着他。他从那身上爬起来，伸手帮他站起来。

那人拉住他的手，一脸痛苦地站起来。“你走路的时候啥不看着点？”他厉声说

他听起来像托尼的爸。香缇变成一只小狗，夹着尾巴溜到托尼身边，浑身发抖。她躲到他膝盖后面

“对不起，”托尼再次嘟囔着说

那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好像被他的反应惊到了。他的灰狼灵兽抖了抖身上的毛，温柔地舔了舔香缇的耳朵。

“你为啥一个人跑出来，托尼？”那人用较为温和的语气说

托尼咬着嘴唇。“别告诉我爸。他说待在旅馆房间里，可我无聊了然后香缇掉到了窗子外面，那我 就跑了出来，我没有钥匙所以我回不去了。”

“你爸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那人又变得可怕起来。香缇低声哀叫一下，贴紧托尼。“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托尼耸了耸肩：“他要去见那个煤老板‘做生意’。‘做生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先生？”

“李罗伊。”那人说，蓝眼睛里闪着不耐烦。

“李罗伊先生？”

“不——就李罗伊和你爸就这么一走把你一个人留在个陌生的镇子上，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托尼慢地点了点头：“我做了什么错事吗？”

“不是。”李罗伊简单地咕哝了一句。“好吧——我要去散步，要是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酷！”

香缇变成澳鸚鵡，猛拍着翅膀欢叫着飞到空中。托尼发现自己笑得合不拢嘴。

李罗伊走得很慢，瘸得厉害。

“你腿伤得这么重，干嘛还要出来？”托尼奇地问。

“医生说我得锻炼，每天步行让它强壮。”

“你怎 中枪的？痛不痛？你有没有 杀了朝你开枪的人？”

“我是 海陆。”李罗伊简短地说 “是的痛不我有一一那是 场事数这里 走。”

他开始一瘸一拐地走进树林，托尼 在他身边奔跑着，偶尔跳到空中 假装要去 抓香缇 在她 飞开的时候 纵声大笑。托尼 的嘴巴 说不 停，时不时中断一下 换口气，随即 又滔滔 不绝地说 去。李罗伊的环 多一一而他灵 曾在 他身边小步快走着，几乎不说 一句话

“难道是 海陆 那 为啥没穿军装？”托尼 想知道 。

“因为……”李罗伊看起要 厉声发作了，可他 深吸了 一口气，随即 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因 为我受伤 了我 得待在这 儿等到好起来 。”

“然后 你就 回去了 ？”

“对。”

“要是不 好起来 办？”托尼 奇 地问。

李罗伊猛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托尼 看见他的眼睛 里闪过一丝不安。

“一定会好的 ”李罗伊冷 地说 “我这辈子只想做海陆 。”

他们走到一片紧邻小溪的空 地上，李罗伊笨拙地坐了 下来。托尼 坐到他 身边，李罗伊从口 袋里掏出只 棕色的 纸袋。

“这是我的 午饭，”他说 “你带午饭了吗？”

托摇摇头。他父亲没提任何关于午餐的事。李罗伊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分给他一半三明治。托大口吃完，然后坐直身子，打量着身边的男人。李罗伊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身上带着某种狼的气质。他看起来一直在生气，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可他对待托一直很仁厚，所以托认定他是好人，尽管外表看起来正相反。

而且，泰萨似乎也不介意变成小狗的香缇在太阳底下偎到她身边。事实上，泰萨看起来真的很喜欢香缇，偶尔会舔她的耳朵。托已经习惯他爸觉得香缇是个讨人嫌，像这样碰到一个喜欢她的人真是太好了。

“我能问你事情吗，李罗伊？”托问。

“你可以问我，我一定回答。”

这对托来说已经足够了。“要是个人死了，他的灵兽会怎么样？”

李罗伊转过脸看着他。“你为什么问这个，托？”他轻声说。

“因为我妈死的时候，她的兽，克顿，就变成了灰尘。克顿是只大黑猫，他对香缇很好。可他不在——还有我妈。”

“那就是这样的托。你死的时候，香缇也会死——我和泰萨也一样，每个人都这样。你的兽是你的部分——所以它们总是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托。“你妈什么时候死的？”

“几个月前。”托盯着自己的脚。他不喜欢谈论他妈时的感觉，可却忍不住去想她，这真让人迷惑。

“我妈死的时候，我跟你差不多大——也许大一点。”李罗伊柔声说。

李罗伊挪下胳膊，让它轻轻搁在托尼的手臂上，而泰萨把头枕到爪子上，紧挨着香缇的鼻子。这感觉很好，让人安慰。

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接着李罗伊把手放到托尼的肩膀上。“我们来放船。”

“船？什么船？”托尼站起来，四下张望着找船。

“首先，我们得把船做出——然后，我们来放！”

“用什做？”

“这。”李罗伊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把刀。“到哪里都别忘了刀，托尼。”他坚定地说。“这是规矩。”

“你有规矩？”托尼问，眼睛睁得老大。

“当然——每个人都得有生活准则。”李罗伊微笑着说。

“第一条规矩是什么？”托尼问。

正在从旁边一棵树上砍下些枝条的李罗伊停了下来。他用手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额头。

“第一条规矩是最重要的规矩。”他一边说一边看向坐在旁边，下巴枕在脚爪上的泰萨。她抬起头看着他，眼中带着笑意。“第一条规矩是‘总是听从你的兽’，托尼。因为她最明白。”

“是吗？”托尼转过身看着香缇，她立刻变成一只澳鸚鵡，飞到他的头上在他的发梢上舞蹈。

“香缇最明白！香缇最明白！”她骄傲地宣告着：“托尼——照我说的做！”她用啄着的额头，使他咯咯直笑。

李罗伊翻了个白眼。“这个嘛，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最明白。瞧，托尼——有时候泰萨对有些事有不好的感觉，如果我的话照她的建议做，结果总是比我这样要好。”

“要是她说话你不喜欢呢？”托尼若有所思地说

“这个嘛，是困难的部分。”李罗伊苦笑了一下。“我从来没见过是一件容易事，但是真正地面对你的对手，是最重要的部分，托尼。”

“是吗？”托尼认真地思索着。他很确定他的父亲会说话，就是为了比你的对手聪明，比他们挣更多的钱，可他能真正地觉得李罗伊更接近真相。

李罗伊的手很灵巧，他削出来的木头天衣无缝地拼成了两只小船。他们把纸片挂在桅杆上做帆，然后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手船放进水里，看着它们沿着溪水顺流而下。

托尼认定李罗伊心里头不过是个孩子——当他的船驶过一道石梁，歪斜地往下漂的时候，他大声呼喝着，拖着瘸腿奔跑着跟下去。托尼作弊了，他的小船快输的时候，他探手进水里推了它把这，让李罗伊笑得前仰后合。

看着他这个奇怪的、瘸腿、欢愉却行事友善的，托尼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朋友。香蒂跟在泰萨的身边，狼和小狗一起快步小跑着，肩并着肩。

接近黄昏的时候，李罗伊把托尼送回旅馆。他看见迪佐先生那辆窗户黑漆漆的黑色大轿车停在停车场上，不由得皱了下眉。他们出去了很长时间，而他对迪佐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要提防他的脾气。他自认不善，可见识过这个父亲的兽，多么喜欢欺负香缇以后，他为托尼担忧。

他敲了敲门，决心自己承担一切袭来的责骂，只要保护好托尼。迪诺开了门，现在还没到晚上，可他看起来已经半醉了。他的衬衫一直敞到腰间，眼睛布满血丝，浑身都是酒味。李罗伊记起这个男人最近刚刚失去妻子，对他产生一丝同情。

“我把托尼带回来了。”他说

“嗯，好。你过得开心吗，儿子？”迪诺醉眼模糊地看了眼托尼。

李罗伊很吃惊，这似乎并非生气。可他的反应在另一方面让李罗伊生气；迪诺整天都让儿子一人待着，而儿子的失踪似乎一点也没让他担心。这算哪门子爸？李罗伊对自己的父亲有很意见，可杰森·吉斯从来没有疏忽过他。

“极了！我们做小船，让它们沿着小溪漂下去！”托尼说

“小船，挺好极了。”

李罗伊有种感觉，如果托尼说他们真的把头割了下来，让\*它们\*沿着小溪漂下去他父亲的回答也是一样的

托尼奔进旅馆房间，香缇变成蝴蝶在他头上拍着翅膀。

李罗伊正准备走的时候，迪诺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李罗伊绷紧了身子，拳头冲着娜拉咆哮起来。李罗伊不喜欢人家碰他。迪诺放开他，从兜里摸出钱包。

“瞧孩子——你真好，今天照顾了我儿子。这是对你时间的报答。”

他塞了一把钱到李罗伊的胸前口袋里。李罗伊怒视着他。他没要求报酬；和托尼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开心，他那该死的腿养伤的时候，他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做

“你明天能再这么做吗？”迪诺问：“还有后面几天？照顾他吃饭。也许带他去看电影——他喜欢该死的电影。瞧我在处理一桩很麻烦的生意，我不能老待在这儿。我会给你很多钱的。”

他朝李罗伊晃了晃他那鼓囊囊的皮夹。李罗伊想对他说去他的臭钱，可蒂萨用手拱了拱他的腿，他知道他在思考。他喜欢托尼，他父亲用不着他待在店里；他们总是在吵架，拿了这家伙的钱，让那孩子开心几天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他这么说话，托尼肯定会一个人留在这儿，而李罗伊不想让那孩子那样。

“好的。”他硬地说。“不过只到星期五。我女朋友星期六来，我想和她单独过周末。”

“当然，当然。”迪诺热切地点了点头，娜拉的脸扯成一个讨好的假笑，露出一口牙齿。

李罗伊回到家里，看见梅尔德拉在店外的人行道上大摇大摆地来回走着，他父亲在店里不停地扫着地，就在门边。

梅尔德拉看见他的时候，轻轻地咯吱了几下，拍着翅膀飞过来，很快地啄了蒂萨的脚爪。

杰森急地跟在她后面。“你去哪儿了，儿子？你走了一整天，我很担心。我以为你的腿让你在树林里爬不起来了。我正准备出去找你。”

李罗伊真想冲口给个暴躁的回答，可立刻停下来思考着其中的讽刺。托尼的父亲让他的儿子整天独自待着，对一个陌生人带他回家毫不在乎——事实上他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雇他照看这孩子。他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很然个下午都在担心他二十岁的儿子，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李罗伊伸出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很快地吻了他的脸颊。

“没事，爸。我在林子边碰上孙托尼，今天他比你更需要我，所以我和他待了一天。”

晚饭的时候他向父亲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时候，杰森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怎么了？”他问，因为当他说完一天的事情后，杰森一反常态地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对你刮目相看了，李罗伊。”杰森轻声说，“觉得我的儿子完全长大了。”

“因为我今天照顾了某个小孩？”

“因为现在你很痛苦，非常担心你的将来，所以把这个放在一边，去照顾一个比你更痛苦的人，”杰森说，“这是个男人的作风，不是男孩的。”

李罗伊经常觉得他父亲友善豁达看待世界的方式单纯得让人受不了，可这当口，他说的话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心弦。

“嗯，这个……”他尴尬地说。他低下头，注视着泰萨，她稳稳地回看着他。“我喜欢那孩子。”他嘟哝道。

“而他对你有好处——你每天在店里都是浪费时间。出去棚外，家伙走走对你有好处。对你俩都有好处，特别是他父亲还为你这个钱给你，而你带那孩子去各个地方。”

杰森伸出手拍了拍李罗伊的肩膀。李罗伊的身体开始绷紧了，就像他平时被别人碰了那样，可他随即放松了下来，朝他父亲微笑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回到止水镇以来过得最快的日子，和托尼在一起很有趣——这个快乐健谈的孩子，似乎有一对一地意思。他会很开心。

他缠着李罗伊打听他伤腿的更多信息，想看伤疤，想听造成这个伤疤的所有可怕的细节。李罗伊既不是在打仗，也不是在执行什么特种任务，而是在训练的时候意外受的伤似乎让他

很失望。特别是李罗伊的错，他知道他班里引起这场意外的家伙为此很伤心，很窘迫，但这没让这件事更公平一点。

“那么，你在海陆里干什么？”一天，托尼问道，同时跳起来摸了下李罗伊的寸头。“你行军很多吗？要杀很多人吗？”

托尼对一个海陆要做什么的概念让李罗伊大声笑起来。“不，反正还没有我还在受训。等训练结束了我想当狙击手。”

“狙击手？”托尼的眼睛瞪圆了像只受惊的猫头鹰。接着他皱起了眉头。“狙击手是什么？”

李罗伊又笑了。他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在一天里笑过这么多次，可托尼是有趣的小孩。

“一个独自深入敌后，从很远的地方开枪打他们的人。”

托尼皱了皱鼻子。“那是很孤单吗？”

李罗伊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看了眼泰萨。“我会孤单的，我喜欢一个人。你知道百分之四十三的狙击手是狼吗？就像泰萨这样。”

这引起了托尼的兴趣：“我不，不知道这个！”

香缇变作澳鸮栖在泰萨的头上，用喙拉扯着狼的皮毛，轻柔地理着她。泰萨，就像平时和香缇一起时那样，人吃惊地宽容，就这么由着她。

“我不知道，我长大了香缇会变成什么。”托尼若有所思地说

李罗伊看了一眼忙着缠泰萨的香缇。“这个嘛，目前为止，她似乎主要是狗，蝴蝶，或者澳洲鸚鵡——所以是其中之一吧。”

“我能选吗？”托尼问。李罗伊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时，他父母究竟有没有坐下来和他谈过一次话。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不过这些也是很秘密的问题，有谁不喜欢谈论灵宠——不管他们的还是别人的。

“你不能选。”他答：“到了某天……就这么发了。大多数情况下，等你长大了，你的兽形态越来越固定，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变了。”

“为什么男孩的灵宠是女的，女孩的灵宠是男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李罗伊用手撑着住额头。这孩子接下来就该问性的问题了，而他真的不想和他谈那种事！

“谁也不知道。”他答：“并不总是这样的，但大多数人的。”

“你灵宠是什么时候下来的？”托尼奇地问。“那时你多大？”

“不比你大多少，我想。”

“可……这实在很年轻啊！”托尼看起来很吃惊——绝大多数的人听到他回答的时候都这样。“我以为还要大几岁才会发灵——像14或15岁。”

“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可我是。”耸肩。“我猜我总是……比较明确。不要问了我做点事情吧。”

“可为啥我灵宠不用吃东西？为啥我痛的时候她也会痛，反过来也一样？为啥她离开我远一点我就很痛苦？为啥……”

“我说了别问了！”李罗伊开玩笑地拍了下他的后脑勺，托尼的脸发亮了吉姆搞不清是为了什么原因。香缇变成小狗的样子，开心地用爪子拍了拍萨萨的头，李罗伊发现它翻了个白眼，不过还是笑了。

他们在一起的这周结束的那天，李罗伊像平时那样把托尼送回旅馆。不管托尼父亲做什么生意，看起来都进行得不太顺，反正他像平时一样心事重重。

“迪诺先生——我只想提醒你明天或者星期我能照看它。”那男人给他一把锁的时候，他有礼貌地说：“我事先告诉过你。”

“明天我能见你了吗？”托尼头看着他，香缇的小狗尾巴失望地耷拉着。

“不能伙计。”李罗伊蹲到男孩面前：“我跟你说过我的女朋友要来看我，星期天早上到我们准备一起过周末。”单独并且希望能够在林中的毯子上紧紧地搂在一起做‘那年轻姑娘会做事’，就像他父亲会尴尬地说那样。

“我能也来吗？我想见香缇！”

娜拉用鼻子推了一把香缇，让小狗惊叫着跌了一跤。

“这个周末李罗伊有比照顾你更好的事情做。”迪诺说：“就像他说的，他的女朋友要来看他。”迪诺一边说一边给了李罗伊一个狡猾的照不宣的眼神，李罗伊可一点也不领情。“别发牢骚了，托尼。你知道我讨厌发牢骚的人。”

“是爸爸再见，李罗伊。”

托尼难地走进旅馆，李罗伊同情这孩子，可他并不打算为了任何人改变计划。他极度渴望再看到香缇。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在碰他的时候他感到舒服的人在她是身边那么轻松，而且她不指望他说话——然而托尼依说那容易，根本不像其他那样会是问题。

~~~

第二天早上 揉眼 的时候，香缇是只 澳鸚鵡，头藏在只 翅膀 下面 睡着。

她睡眼惺忪 地醒过来，看着他。“今天没李 罗伊。”她难 地说

“对 没有 李罗伊。”托尼 双拳 着自己的身体，看着隔 抹 上地 亲沉睡的身影。

“他现在 总是脾气 很坏 这 让我想.....我想 在夜里变成我在 家里能变的哪 样。”香缇悄悄 对他 说 跳到托尼 的枕头上，用喙理着他的头发

“嘘，”托尼 很快地说 “这 不行。别不 能看到你 那个 样子。”

“我 不喜欢受约束！”香缇张开翅膀，愤怒地拍着。“我觉得像被关在笼子里， 装在瓶子里..... 我有 东西 想释 放出来 有 时候 我想.....”

“我知道 。可这是我的 秘密 ——你我 还有嬷 妈。”托尼 把香缇搂到怀里，吻着她 长满柔 软羽毛的脑袋。“所以你 能 不会 很长时间的只 要等到我们 回到家 然后夜里 俩单独待 在房间里 的时候，你想 变 什么都行。”

“你知道 我想 变什么。”她闷 闷不乐地嘟 囔 着，用喙责备地啄着他。

“是的 可记住嬷 妈的话 爸 不喜欢 那样 所以我们 要你 乖 的我不 能她 再看见 你 那样。”他抚摸着她 生气地竖起来 的羽毛。

“要是嬷 妈再 来惹我.....”香缇狠 狠 地说

“就变成一只蝴蝶让她够不着！”托尼告诫她：“妈妈 别 要走开，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就是想 \*变\*”香缇叹了口气。

“你可以——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完全单独在一起，没人能看见我们。所以在我们回到家里的卧室以前，你不能变成那样。”

“好吧。”她同意道，可看起来不太高兴。

“今天我们会过得很开心——也许爸爸会带我们去哪里”托尼悄声说：“记得他不工作的时候会多有趣？”

香缇点了点白毡的脑袋，然后变成了只小狗。她的尾巴开始摇了起来。“也许我们会去什么有趣的地方。娜拉心情好的时候她会追我，让我笑。”

可他父亲好像忘记了李罗伊今天不会照看他，他像平时一样穿好工作的衣服，然后揉了揉托尼的头发准备出门。

“你今天不和我一起过吗？”托尼吃惊地问。

“不行。我要去做生意。”他父亲硬邦邦地对他说。

“可今天是星期六！”

他父亲转过脸瞪着他，托尼咬住了嘴唇。香缇变成一只蝴蝶，飞到娜拉抓不到的地方。

“这该死的有什么关系？妈的，托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你吃的穿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他妈的要把他们挣出来。”

“我知道，爸爸。”香缇沿着他的衬衫袖子往上爬到看不见的地方。

“你妈一死把生意全搅了……现在我一点资金的支持也没有了，因为她讨厌的家里人从来不喜欢我，而且……”他父亲似乎在自怨自艾，好像已经说得太多了。“生活得继续，该死的钱不会从树上长出来，托。”他气冲冲地说完走了出去。

“我们既做什么？”香缇说，从他胳膊上爬下来，凄凉地停在他的手腕上。

“反正要玩得开心。”托挑战地说，香缇大声笑着变成了小狗狗。她在屋里快速地转圈，尾巴摇啊摇。“我们能自己找乐子，”托又她说：“快点，让我们去探险。”

李罗伊一早就到车站去等香缇，他花了一个小时在月台上走过来踱过去。等到她的火车终于到达的时候，他看见她的头发像一朵红云一样飘出了车窗，她探出身子，拼命朝他挥着手。

每次重新见到她，哪怕只分开很短时间，他总是会比平时更害羞，话更少，可她像往常那样，一点也没这种感觉。她的碧佩尔一只小巧却很活跃的茶隼在香缇的头顶盘旋着，戏弄着她，直到李罗伊抗议说他俩都感到头晕了。她朝他大笑，拉住他，给了他个吻，尽管她讨厌在公众场合人家能看到的的地方做这种秘密的事情。

“傻瓜。已经一个星期了——离上次看见你已经整整五天了我才不会不亲你呢！”他抗议的时候，她对他笑着说，接着她窝到他身边，两人一起走进店去。他一手拎着她的箱子，一手搂着她，感觉自己又完整了。

他父亲像往常一样围着香缇大惊小怪，可李罗伊做的就是把她带到树林里，好和她说话做爱。他抓起一条毯子和事先准备好的野餐篮子，然后拉起她的手，把正在和他爸爸开玩笑的香缇拽走。

今天的天气很好，而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

“膝盖怎么样？好点没？”他们朝溪边走去的时候，她问。“看上去好了，你膝盖好了。”

“因为你在这儿。”他朝她微微一笑。

“我只有在这的时候看到你走路。”她呼透地指出：“它肯定比我上次看到的时候好了。”

“我锻炼比以前多了。努力赶上托尼帮了忙。”

“谁是托尼？”她问。他俩把红绿格子的毯子铺开，坐了下来。

他们一边吃，他一边解释，而她微笑着听他讲话。

“怎么了？”他结束的时候问。她的眼神和他父亲听他第一次讲到托尼的时候很相似。

“这个嘛，首先我从前从来没有听到你讲过这么长时间的话！”她捅了捅他的腰，他勉强地笑了下。“其次，我只是在想会成为一个好的爸爸。”

“哦，该死。”他仔细打量着她：“假使你想告诉我的吗有吗？”

现在轮到她笑了。“不是那种事，没有我，只是说——将来。等我们结婚以后。”

“肯定。”他知道她多想要孩子，他一样在将来，只是现在。“不过我不完全把托尼看做儿子！他更像我一直没有的小弟弟。或者一个朋友。”他一边说一边皱起眉。

“这让你吃惊了是吗？”香依侧过身，手撑着头。

“嗯，是我——意思是他比我很 多，而且……”他耸 肩。

“而且？”她温 柔地问。

“而且你知道 我是 什 样的我 从来不怎 擅长交友 我 从来不知道该对别人说 什 么。可 和 托 尼 ， 这 很 容 易——首先他 把 两个的 谱 陶。 而且他挺有趣的 他 让 我笑。”

“我很乐意见 这叫 托 尼 的孩 子。”

“这， 你见不到——我 告 诉他爸 这 周末我 不 能做他的保姆 我 想就咱俩在 一 起 我 们 要补做 多 事情。”他 朝 她 挪过去，眼 睛 盯 着 她 的 嘴 唇。

“有吗？ 我 盘 算 着 你 想 补 做 什 么 事 ”她 咯 咯 笑 着——接 着 她 靠 拢 过 来，两 人 的 嘴 唇 碰 到 的 时 候，她 热 切 地 吻 着 她 。

佩尔飞到 泰 萨 身 边，开 始 温 柔 地 用 喙 抚 摸 着 她 ，而 泰 萨 则 低 下 头 用 鼻 子 轻 轻 地 推 着 他 。

李罗伊把 香 依 推 倒 在 毯 子 上，压 到 她 身 上，隔 着 上 衣 爱 抚 着 她 。他 解 开 几 个 扣 子，嘴 巴 隔 着 胸 擦 着 她 的 乳 房。接 着 他 撩 起 她 的 裙 子，手 指 探 进 她 的 底 裤 里，她 呻 吟 起 来，张 开 双 腿，撞 着 他 贴 紧 她 温 柔 软 的 身 体……接 着 她 尖 叫 起 来 。

“该死的 怎 么 这 么 ？”李罗伊吃 惊 地 抬 起 身 子。

“那 个 小 孩……在 看 我 们……”她 说 看 去 被 惊 到 了。她 捋 平 裙 子，李罗伊生 气 地 转 过 身——接 着 叹 了 口 气，只 见 澳 鸚 飞 过 来，犹 豫 地 在 泰 萨 头 上 盘 旋。

“托 尼 ——你 到 底 为 什 么 刺 探 我 们 ？”

托从树背后闪出来。“我没有刺探！”他辩护道。“我在小溪里玩船，接着你们过来了我就躲起来了。”

“还刺探我们！”李罗伊气哼哼地说

托咬了咬嘴唇。“我喜欢别人做什么，就这样我爸说我好管闲事，可我妈说我是天生好奇。这是你女朋友嘛，她真漂亮。嗨，我叫托。”他一口气说下来，中间不带气的。

“那么你就是托！”香缇赶紧很快扣好扣子。她伸出只手，托揉了揉它。“很高兴见到你，托。”

“我是李罗伊一直在谈你。他陷得可深呢。”托冲李罗伊吐了舌头，然后跳到拍不到后脑勺的地方。香缇飞到空中，扇着翅膀。佩尔人进去和香缇一起在空中飞舞了一会儿。

“你真是个爱炫的小孩。”李罗伊喃喃地说

托笑嘻嘻地看着香缇一直飞舞着，直到失去平衡，掉到地上，嘎叫着，羽毛和自尊都受到了伤害。

“你在这儿干嘛，托？”李罗伊不耐烦地问。“告诉过你爸，我这个周末不能照顾你。”

“我不需要照顾，我是小孩。”托耸头倔脑地说，不管所有的证据都正好相反。香缇变成了只咆哮的小熊——李罗伊从来没见过她在这形态。

“你爸呢？”李罗伊质问。

“工作。”托把小熊接到怀里，她又变成了小狗。

“在星期六？”

“这有什么关系？我吃的穿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要拼命把它们挣出来。”

李罗伊困惑地视 着他。“你过去 像在鸚鵡 学舌。”而且他能够猜 到在学谁。

香缇不出 意料地变 成了只 毛色鲜亮的鸚鵡，飞过来拉了拉泰萨 的只 耳朵，眼睛 一直紧张地盯着佩尔

香侬好奇地视 着香缇和泰萨。佩尔从旁边一棵树的树枝上飞下来，停在香 农的肩 膀上，对着她 的耳朵低语了几句。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我 从来没见过泰萨 这么自在地跟别的兽 碰她。”她说 “我 是说 除了佩尔外 连梅尔 德立 碰她，她都不在”

“托 是个 孩子——我喜欢孩子。”李罗伊嘟哝道。

“我知道 ——可我 以前从来没看到过泰萨 这样放下戒备 我 喜欢 托。”她赞许地视 着男孩。

“那我 今天 可以和你们在 一起吗？”托 厚着脸皮问。

“行。”

“不。”

香侬和他耐 说道。李罗伊瞪了她一眼，头意味深长地 朝毯子摆了不

她只是冲着也笑着：“等会儿——今晚，你可以溜进我的房间。”她眨着眼睛说。

“我会听见的，你喜欢尖叫。”他耳语般地提醒她。

“你爸反正都知道，而且他不在乎。他那套奇怪的‘年轻人怎么会做事’的说法。”她醒他。

李罗伊呻吟起来：“别这样。他妈的太难堪了。”

“那我今天可以和你们在一起吗？”托尼问。

李罗伊知道自己成了少数。“好吧。”他不情愿地同意了。

香缇立刻变成一小狗，翘着白的尾巴激动地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转得头昏眼花跌倒在地。李罗伊叹了口气。

托尼坐到毯子上，加入他们，立刻偷了些剩下的野餐。

李罗伊暗想着他父亲到底有没有想到过给他留点吃的——或者起码留点钱。尽管他在老是喜欢晃他的钱票，李罗伊疑心这是摆样子。他怀疑托尼是否真的看到过这些钱。他在似乎觉得别人认为他有钱很重要——这让李罗伊推测他一点也没有他装出来的那么富裕。

当然，这也可能是这个父亲不习惯留心他儿子的需要——即是像陪伴，监督和食物这样基本的需要。看起来这人心里装着别的事；他的这桩生意似乎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思。

“你父亲在做什么生意，托尼？”李罗伊好奇地问。

托一边抬头看他，一边往嘴里塞着三明治。“我不知道。”他嘴巴塞得满满地说，“他要去见那有这座山的。”他提到了‘资金’和‘投资’什么的。”

“这样啊。”李罗伊慢地点着头。听上去托的父亲想让弗兰克温斯洛投资他的计划之类的事情。要是这样，李罗伊猜想他会失望的；温斯洛是精明生意人，除非迪诺的提议非常诱人，否则李罗伊怀疑他不会感兴趣。

“你爸爸总是带你出差吗？”香依好奇地问。

托的脸有趣地涨得通红，而香缇变成一只豪猪，蜷成一只球，挡住了自己的脸。这样子太滑稽了，李罗伊不禁大声笑了起来。

“不。”托承认道。“只有……在他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待在家里的时候……因为……呃……这个，我会点淘气。”他展开一个可爱的微笑，但明亮的眼睛里却带着调皮和内疚。“保姆都待不长，我妈妈活着的时候还行，因为她出去做生意的时候她会照顾我，可现在……”他没声音，香缇变成一只小田鼠，蹦到他的腿上。他温柔地抚摸着她。

“哦你妈妈的事我很难过。”香依轻声说，“杰斯洛告诉我她几个月前去世了。”

“谁是杰斯洛？”托皱起眉。

香依微笑起来。“这是李罗伊的中间名，我喜欢这么叫他，作为一种爱称，我想它比李罗伊更适合他。”

托大地咧开嘴，笑着转向李罗伊。“我能叫你杰斯洛吗？”他问。

“不。”李罗伊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在我和他之间。”香依说。

“像个秘密？”这引起了托尼的兴趣。“我是个秘密。”接着他噙住了嘴唇，看改在生自己的氛而香缇，仍然是老鼠的模样，用牙齿轻咬着他的指尖。

“什么秘密？”李罗伊问，探究地地看着男孩。

“没什么。妈妈说要保密，所以……这是我的秘密——我妈妈和香缇的秘密。”

然后他就沉默了。李罗伊知道他们别想再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了。托尼，看起来，可以快活地谈论太阳底下任何事情，可当要保守一个真正的秘密的时候，没什么东西能撬开他的口。

他们在林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随后，向着大街走去。李罗伊一只手搭在托尼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挽着香缇，感到有一种奇怪的自在感。

托尼奔到附近的一棵树旁，香缇跟着他，端详着树干上的图案。

满足，李罗伊看着他们想。

泰萨抬头看着他。“因为你有了狼群。”她说。他疑问地看着她。“做一头孤狼不错，但有了狼群你会真正快乐。”她解释道：“现在你有。”他吃惊地看向站在树边的两人。他有了个配偶和……托尼是他的什么？不是孪生，不是同母同胞，但差不多一样重要。“你的副手。总是在你身边。”泰萨说。

李罗伊喜欢这个主意。成为海陆战队队员的吸引力就是能够立刻拥有旗帜，但这不一样。这个感觉多少更个人，更特别。他感觉在某个方面更深沉地和香缇和托尼连接了起来。

“可尼很快会走的。”他对泰萨说。

她不屑地晃了晃脑袋。“所以？他永远是群里的。”

托 稽 依 回 到 路 上 ， 大 家 继 续 往 前 走 。 他 们 刚 走 到 林 子 边 ， 泰 突 然 绷 起 身 子 ， 低 低 地 吼 叫 起 来 。

不 一 会 儿 ， 恰 克 温 斯 洛 出 现 在 他 们 面 前 ， 他 的 土 狼 灵 兽 跟 在 他 身 边 。 恰 克 长 得 又 瘦 又 高 ， 年 纪 和 李 罗 伊 差 不 多 。 他 是 弗 兰 克 温 斯 洛 的 儿 子 ， 并 且 很 明 显 地 认 为 既 然 他 父 亲 拥 有 半 个 镇 子 的 资 产 那 就 意 味 着 那 也 是 他 的 —— 包 括 里 面 的 人 李 罗 伊 记 事 起 ， 温 斯 洛 和 他 就 是 死 对 头 。

“ 嘿 ， 李 罗 伊 —— 你 又 溜 到 林 子 边 去 了 ？ ” 恰 克 叫 道 ， 脸 上 带 着 一 个 丑 陋 的 冷 笑 。

“ 自 由 度 。 我 喜 欢 去 哪 里 就 去 哪 里 ， 恰 克 。” 李 罗 伊 说 ， 紧 握 香 依 的 手 ， 同 时 抓 紧 托 稽 的 肩 膀 。 他 意 识 到 托 稽 用 询 问 的 目 光 看 着 自 己 ， 而 香 依 又 变 成 了 他 刚 才 看 到 过 的 小 棕 熊 。

佩 尔 飞 过 来 ， 停 在 香 依 的 肩 头 ， 看 起 来 就 像 平 时 一 样 暴 躁 。

李 罗 伊 能 够 看 出 恰 克 投 向 香 依 的 目 光 带 着 愤 怒 。 恰 克 温 斯 洛 和 很 多 女 孩 子 约 会 过 ， 就 因 为 他 的 身 份 ， 可 他 似 乎 不 能 和 何 一 个 约 会 过 的 女 孩 子 保 持 下 去 。 香 依 拒 绝 过 他 一 次 ， 而 恰 克 对 此 一 直 耿耿 于 怀 。 止 水 镇 的 女 孩 子 从 来 没 有 拒 绝 过 他 —— 可 香 依 不 是 止 水 镇 上 的 人 ， 告 诉 过 她 该 做 什 么 —— 或 者 该 和 谁 约 会 。

恰 克 的 土 狼 灵 兽 悄 悄 走 到 泰 萨 面 前 ， 正 对 着 她 坐 下 来 —— 非 常 近 —— 故 意 侵 入 她 的 领 地 。

“ 大 家 谈 论 你 和 那 孩 子 在 一 起 的 时 间 ， ” 恰 克 说 ， “ 你 喜 欢 和 小 屁 孩 混 ？ 还 是 你 在 镇 子 上 只 有 他 这 么 一 个 朋 友 ？ ”

“ 我 不 。” 托 稽 激 烈 地 说 ， 香 依 发 出 一 声 低 吼 。 李 罗 伊 微 笑 —— 托 稽 当 然 不 会 发 抗 议 地 接 受 这 种 评 论 。

“ 托 稽 的 亲 和 你 父 亲 谈 生 意 的 时 候 我 照 看 他 。” 李 罗 伊 镇 静 地 说

“你就做这个？还是你把那孩子带进林子做点别的什么？”恰克说，他的嘴角向上扭出一个流利的微笑。

香榭握着他的手攥得更紧了。“别理他，杰斯洛。”她悄声说

恰克轻蔑地看着她：“我看见你的婊子回到镇上了吉布斯”

“你叫她什么？”李罗伊感到一阵熟悉的红雾升上心头。他父亲总是为了他的脾气责备他，可这从来没能阻止他打架——而这么多年来，他和恰克温斯洛打的架比镇上其他任何人都多。

“这个嘛，我估摸着她是婊子，因为没那个姑娘愿意不收钱就和你睡。”恰克色迷迷地笑着说。“你在搞三人行吗？”他问。“你你的婊子和那孩子？都躲在林子里没人看到地方？”

李罗伊挥起拳头重重地打在恰克的下巴，让他直飞出去。同时泰萨扑向土狼，一口咬下去，让恰克发出了一声惨叫。泰萨放开她，退回来，紧紧盯着她，随时准备再次进攻。

恰克爬起来。“你就这点水平，瘸子？”他嘲讽道。他用力气扑上来，一拳打在李罗伊的腮帮子上，让他倒在他的伤腿上。李罗伊低吼了一声——他身体好的时候，恰克温斯洛从来不会光明正大地和他交手。而现在他在养伤。

他努力想站起来——太快了——他受伤的膝盖提出了抗议，让他整条腿都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恰克俯身下来抓住了他的衬衫领子，拳头高高举起，李罗伊突然意识到自己打不赢这场架。

他问自己怎么这么傻；恰克也许从他回家养伤那天起就等着找机会出手。他们结了太多的梁子，而恰克知道可以趁着他腿受伤的机会好好报复。也许他存心挑了今天这么个日子好让李罗伊在女朋友面前出丑。

恰克的拳落了下来，第二下打击的力量让李罗伊打了滚。他摇了摇头，振作起精神准备更多的打击——可一切都变得混乱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快，路上尘土太大，李罗伊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恰克正站在他身边，踢着他的胳膊，而李罗伊则努力想重新站起来，可他的膝盖就是听

香依一声不吭，她狂怒的时候总是这样——她用双拳猛击着恰克的头，而且不停地扑到恰克身上，叫着让他住手，恰克每次都把他推开，轻松地把他甩到一边，好像他是只狗。

李罗伊看见佩尔俯冲向土狼，像平时一样精准无比，啄着她把她赶开，可恰克对他的袭击一点也没放松。在他身边，泰萨躺在地上，绝望地想站起来，而土狼冲着她又叫又咬。

突然，雷霆雳般的一声怒吼从天而降，震耳欲聋，盖住了所有的喧嚣。

土狼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当烟尘散开，李罗伊看到她夹着尾巴溜走了。恰克蹒跚地跟在她后面，揉着青肿的下巴。他停下来，回头看了看他们，脸上带着困惑和仇恨，似乎不太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劳逸地打垮李罗伊的计画失败了，他看起来气极了。

李罗伊抬起头，看见托尼站在他身边，仍然张开双臂，攥紧拳头在保护他。香依站在孩子身边，红发上满是灰尘，看起来一样极其防护。佩尔就在他们头上盘旋着，巡视着，而香缇是一直小棕熊，毛发耸起，棕色的眼睛倔强而坚定。

泰萨从尘土中站起来，坐到他身边。她看起来皮毛有点散乱，不过除此之外没什么大碍。

“就像我说的”她喃喃地说“獠群。”

李罗伊接住香依的手借力站了起来，重重地靠在托尼的肩膀上，因为他的膝盖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低头看着他俩。

“是的”他对泰萨说“獠群。”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仍然感到心中焦躁愤怒。香缇是头棕熊，像平时一样躺在他身边——这是他正常形态之一。

“我很生气。”她低吼着说。

“我知道。我记得。”他记得昨天的那人，讥讽嘲笑他们，然后把李罗伊打倒在尘埃里。当时托尼被自己的情感压倒了一一那充满保护欲的愤怒仍然在他的血管中奔腾。

“因为它不能出来。”香缇告诉他，毛发竖立着。

“它还是出来了，你看见了结果。”

“要是能够经常变成那样，事情就不会这样。就是因为它总是被深藏起来了。”

“我们很快就会回家了，然后所有事情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她用大的棕色眼睛瞪着他。“可我想回家，”她说，又变成了小狗。“我想留在这儿，和杰斯洛在一起。”她依偎到他身边。

“杰斯洛？”他扬起一根眉毛。

“香缇那么叫他的，她说得对，那更适合他——所以我想这么叫他。”

“我知道。”他开心地搂紧她。他为昨天的打架而愤怒，想回家，让香缇放松，做回自己，可同时，他也想留在这里，靠近杰斯洛。

“即便我们留下来，杰斯洛也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他聪明地告诉香缇。“等他腿好了他会回部队去。他会见香缇，因为她是他女朋友，可我是……我是性生活的一部分。”他悲哀地说自从母亲死后，他一直觉得很孤独，但是和杰斯洛在一起改变了这种感觉，过去的一周里，他又开始感到快乐了。

香缇舔着他的鼻子，他们相互紧靠在一起。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答案，托尼感到又心烦又困惑。他父亲叫他穿上最好的衣服也没让他的心情改善多少。

“我们要和弗兰克温斯洛一起吃午饭。”托尼固执无礼地问“为啥”的时候，他这样回答。

“为啥？”托尼又问，感到心情不佳，急躁易怒。

他父亲瞪着他。“因为我要和他做生意，可他是块难啃的骨头。所以今天我要请他出去吃午饭，让他看看我是多么正派、诚实、顾家的男人——所以你也要去去洗把脸！要有礼貌，别让我出丑。管好你该死的兽；我不要她四处招摇，大吵大闹。明白吗？”

“明白。”托尼闷闷不乐地说

他讨厌穿上西装，戴好领带到大街上的饭店去。他父亲紧紧按住他的肩膀，领着他穿过马路。托尼悲哀地看向树林的方向。他情愿和杰斯洛及香缇在这里待上一天，也不要坐在闷热的饭店里和他父亲无聊的生意同伴在一起。

香缇变作棕熊，慢慢地走在他身边，表明对这个差事有多不满。不过他父亲并没注意到阴沉的情绪，娜拉甚至在香缇走得太慢的时候咬了口她的大腿，让她叫了一声。

他们走进餐馆，被领到桌子前的时候，托尼愣住了。那儿，坐在桌边的是昨天的那人——恰克。他脸上带着淤青，嘴巴在打架的时候弄裂了，可他身边的土狼不会错。土狼朝香缇露出牙齿，而香缇低吼一声，愤怒地竖起毛发。

恰克身边坐着一个年纪大得多的男人，托尼猜是他父亲——父亲整个星期一直在和他做生意的。

弗兰克温斯洛站起身，热忱地和父亲握了握手。他们做着无聊的大人寒暄，托尼一点儿没理会。他一直在怒视恰克。他父亲示意他坐下。而他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香缇坐到他身边，而娜拉坐到了她身边。

“现在你得原谅恰克的外表，”弗兰克说。“镇上有个坏孩子——我们认为已经赶走他了，可他又回来。他走到哪里总是挑起打架。恰克想和他讲道理，可这孩子用拳头说他是坏蛋。”

他在说杰斯洛吗？托尼震惊地盯着这，香缇站了起来，她的耳朵气愤地快速扇动着。

“不是这样的。”托尼说没办法住口。

他父亲转过头怒视着他，娜拉咬了咬香缇的耳朵——用力地。托尼强忍着没叫，可他太生气了不肯屈服。

“是这样吗，小托尼？”弗兰克温斯洛目光冰冷。

托尼知道自己应该闭嘴。他知道自己应该彬彬有礼，讨每个人的喜欢，好让父亲的生意顺利进行，可他做不到。

“是的。”他坚定地说。

“这孩子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恰克圆滑地说。他的土狼灵兽竟然张开嘴，当面笑话香缇。香缇用后腿站了起来，冲着龇牙咧嘴。托尼的父亲瞪着香缇，在桌子面踢了托尼，可托尼气极了，根本没注意。

“我知道！我当时在场！”他倔强地说。

香缇大吼了一声，娜拉立刻把香缇的头摁到地上，用爪子捂住了香缇的口鼻。托尼拼命呼吸着，感到一阵窒息。

“李罗伊吉尼斯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个麻烦，”弗兰克说着，靠到椅背上。他的负鼠蹑走过来，坐到他儿子的土狼旁边，两个一起瞪着香缇。“我这辈子太了解他了，他是坏家伙。”

“我肯定他的我一碰到那孩子就感到不对劲。”托尼的父亲说，让托尼大吃一惊。“现在让我们看看菜单吧？”他补充道，显然试图岔开话题。

托尼用力啮住嘴唇，努力看着菜单。在他对面，恰克发出个恶心的微笑，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托尼真的努力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可最后，这话还是从他嘴里冒了出来。

“李罗伊不坏。他比镇上任何人对我都好，是恰克挑起来的！”

“够了。”他父亲站了起来，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拽起来，推出了餐馆。娜拉松地叼住香缇跟着他。“你他妈的以为自在玩什么？”他父亲摇着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告诉过你好好对那队。谁他妈的关心他们怎么看你的新朋友？没在乎。”

“我在乎！”

他父亲摇着他：“别傻了。你就该这样跟别人相处：你他们觉得他们很不起，即使你觉得他们是白痴，说他们想听的话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我想这么做。”托尼闷闷不乐地说。

他感觉到父亲的脾气上来，挺起身子准备挨巴掌——它没有落下来。父亲放开他，明显地重新控制好脾气，娜拉把香缇放到地上。“我没时间对付你。我们晚点再算账。现在如果你不能乖乖的，那妈的不要你回进去。你会坏了我大事，给我滚，让我替你擦屁股。”

他父亲把他推到人行道上，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走进餐馆。

托不確定地瞪着他。一方面，他很高兴不用任何时对他所恨的人讲礼貌。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父亲不会放过自己，过后自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托有个本事能在脑子里把两者完全分开。

“我们有一天的空！我们可以去找杰斯洛和香农！”香缇快活地说，变成小狗激动地转着圈。

托向树林走去，香缇在他身边奔跑着，尾巴翘得高高的。他走向他们平时的地方……当他接近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香农坐在毯子上，泰萨在她身旁。香农看起来非常放松，非常快乐，她的头发乱成一团——可这仍是吸引住托的地方。看见她\*光着手抚摸着泰萨的皮毛\*让他石化了。李罗伊跪在她身边，佩尔停在他的手上，而他正温柔地摸着佩尔的头，让佩尔愉快地咕叫着。

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害怕极了。你不能碰野兽是巨大的禁忌。他体验过两三次，但都让他感到身体不舒服。他伸出手，香缇变成一只老鼠，沿着他的手臂爬到他衬衫里，为她被触的记忆而战栗。野兽可以相互触，人可以相互触，你可以碰自己的兽——可你能碰其他人的

托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他看着李罗伊温柔地抚摸着佩尔的翅膀时，他感到另一种情感：嫉妒。李罗伊看起来很开心，而佩尔正发出那种轻轻地咕声。泰萨躺在香农身边，高兴地喘着气——香农的手指温柔地拂过她的皮毛，而她一点也不紧张。相反，她看起来轻松自在，心满意足。

李罗伊捧起佩尔，温柔地吻着泰萨的脑袋。托意识到自己侵入非常秘密的情形。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碰母亲的兽。现在震惊逐渐散去，他感到一种懂。

他肯定发了声音——也许是一声叹息——因为李罗伊突然抬起了头。佩尔飞到空中，泰萨回到他身边，离开香农的触。

“对不起，只是我”**托起** 他们挪过去，突然感到害臊。以前他从来没有对他们害羞过，可他刚才看见的情景改变了他们之间轻松的友谊。

“没事，**托**。”**香缇**温柔地说，示意他过去。他慢慢走过去，坐到毯子边上，**香缇**紧贴在他胸口。**香缇**抬眼看着**李罗伊**，表情忧虑。

**李罗伊**跪在**托**身边的毯子上。“你看到他让你害怕的事情？”他问。

**托**耸肩，紧紧抱住**香缇**。她从他的衬衫里伸出鼻子，然后很快又缩回去不见了。

“没事。我会碰她的。”**李罗伊**吃惊地低声笑着对他说。

**托**抬起头，感到困惑不解。这是问题。他不介意**李罗伊**碰**香缇**——而这让他困惑。

“我看见你碰佩尔！”他冲口而出：“一个不该去碰另一个的兽！这不好！”

**李罗伊**若有所思地点头，跪坐到脚掌上。“的确通常有人碰你灵兽的时候，你会觉得恶心，或者昏倒，或者两者都有。可有时候……不经常会发生，当你爱一个人并且……呃……信任他们……那碰他们的兽会觉得……很好……嗯……很自然。”

他显然挣扎，他看着**香缇**请求帮助。

“你妈碰过你的兽没有——也许在你生病的时候？”她问。

**托**皱起眉，努力回想。“一次，我想她碰了我，在发烧，她想叫醒我。”

甚至连父母碰他们孩子的一般，这都不是你\*做\*的事情。即使是父母，碰孩子灵兽也可以被看作侵犯；这个举动实在太秘密了。托尼记得在学校里个孩子抓住香缇的头的时候，总是如何羞辱着差点昏倒的那孩子。被奸除了——赤手碰别人的兽是多严重的一件事啊。有时候会发生意外，有不当心擦到你的兽，他们会拼命道歉。不过那通常是瞬间的恶心，很快会过去。

香缇再次从他的衬衫里伸出头，小心地四下张望。

“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香依微笑着说。

“你意思是说和性有关吗？”托尼轻蔑地说。“我知道所有关于性的事。我看很多电视，一次我还看到我妈妈和我爸做来着。”

李罗伊喉咙里发出一阵响动，而香依大声笑了起来。香缇从他衬衫里钻出来，变成小狗坐到他身边。

“这是性，托尼。”李罗伊坚定地对他说。“这是身体上的，比这要深刻得多。这是触及灵魂，这就像触碰另一个人，\*了解\*另一个的灵魂深处。很多人从来不会对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碰另一个的兽。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喜欢别人碰他们的兽，甚至是他们最爱的人。可是谁能找到和你连接在一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言语和身体……它就是……”他停下来看着香依。“最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接下去道。

香依站起来，跪到他身边。“我想这是我听到过的你一口气说的最多的话，杰斯洛，太美了。谢谢你。”她温柔地吻住他的嘴，佩尔落到泰萨身上，用喙梳理着他的毛。

“唷！”托尼做了个鬼脸，香缇变成一只豪猪，用爪子遮住眼睛。香依和李罗伊都大笑起来。

“对林中一日来说，你穿得好像多了点，托尼。”李罗伊说，打量着他笔挺的灰色西装。

托耸了耸肩，记起了饭店里的情形。身边的香缇变成了只熊，发出一阵低吼。“爸，要我和跟他做生意的人吃午饭——可我们到了那里那叫恰克的家伙在那里，后来……这，我有点生气了。”他解释道。

“生气？”李罗伊问。

托涨红了脸。“他们说你的坏话所以我生气了。”他闷闷地说。

李罗伊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露出个大大的微笑——托从来没看他这么笑过，他陶醉了。

“谢谢，你对抗他们，托，可我希望你不会惹上麻烦。”

“不会。”托在背后叉起手指，求天保佑。

“现在还没。”香缇小声嘟囔着。他知道她在害怕，等会儿回到旅馆的时候，娜拉会是什么心情。

“这套西装真好看。让你看起来像个英俊的大人。”香缇说，托咧开嘴，站起来，神气地转了几个圈，尽可能地表现自己在他身边，香缇变成一只孔雀，展开她华丽的尾屏，开始骄傲地昂首阔步。

香缇大笑起来。“你确实知道只有雄孔雀有那么漂亮的羽毛，雌孔雀没有，对吧？”她问。

香缇只是继续向四周展示着，不理睬自己变成的身体是正确的性别，这是她的形态之一——她只是在寻开心，就像个化装的孺子。

“你真是爱炫。”李罗伊说着，翻了个白眼。“想呢女生吭？”他朝香缇的方向点了点头。

香缇重新变成小狗，猛地坐到他身边。托尼感到一阵恼怒。

“这是为了香缇。”香缇不高兴地说，声音轻地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这是为了李罗伊。”他同样悄声回答。

他还不清楚自己为啥想这样打动李罗伊；他只是知道自己想。他喜欢香缇，但这是问题是其它某种东西让他真的不明白。

托尼想让今天永远持续下去，只能推迟他回旅馆面对父亲的那一刻。他知道李罗伊也想让今天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他要送香缇去车站，赶晚上的火车。

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天有着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简直是魔法的东西。香缇也感觉到了。下午一直阳光明媚，后来，一阵暴雨突然袭来的时候，李罗伊用毯子挡住他们的头，他们一起和他蹒跚的脚步奔回到店里。

他们把湿透的毯子留在店里，晾在壁炉前的把椅子上。李罗伊拿起香缇的包，托尼陪着他们一起走到车站。李罗伊和香缇吻的时候，他站在一边，接着香缇转向他，红色的长发映着洁白的皮肤，显得那么漂亮。她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吻了吻，然后微笑了。

“见到你真太好了，托尼。我在的时候照顾好杰斯洛！”

就在此时，天色暗了下来，雨又开始下了。托尼感到一阵战栗传下脊梁，香缇轻声呻吟起来。托尼张开嘴想回答，发现自己的喉咙彻底干了。

“我的”他沙哑地说，“我保证。”

她似乎为他语气里发自肺腑的诚挚而吃惊，轻声笑了起来。“嗨，我个周末就回来了，”她说，用手指抬了抬他的下巴。

“是我知道。”他低头，凝视着香缇，她也用不安的棕色眼睛看着他。香缇会回来，是的，可不知怎的，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走上前一步，碰了碰她的手。“再见，”他低声说，“我……现在得走了，我爸在等我。”他紧紧地捏了捏她的手，只是一瞬，接着，转身奔出了车站。

雨下得很大，他在车站的屋檐下面，因为这一次没有李罗伊用毯子给他挡雨。而且天也快黑了，他不该在这里待这么长的时间。他看着大雨倾盆而下，闪电划亮天空。大雨一点没有减弱的兆头，所以最后他决定只好淋湿了。他开始奔跑，双臂遮着头。小狗形状的香缇紧跟在他身边。

“嗨——托尼！”他听见一个声音，转身看见萨莎迈着大步出现在视野里，李罗伊跟在她后面。“你好吗？你走得很急。”

“我不喜欢再见。”托尼喃喃地说，“而且天晚了，我得回去睡觉……”他父亲经常在生他的气了，要是他午饭后出去喝了酒，他害怕情况会变得更糟。

李罗伊站在那里，雨水让他的深色头发紧贴着头皮，蓝色的眼睛充满关注。

“你能行吗，托尼？”他问。“和谁提说？”

李罗伊总是知道托尼从来没有的事，他比任何，甚至他的妈妈都能解读他的心思。也许这就是托尼这么喜欢他的原因。

“行。我会没事的。”托尼在背后叉起手指。“香缇的火车到了吗？”

“到了，她走了，我得看看能不能赶上有什么不对劲吗？”李罗伊追问道。

香缇变成一只老鼠，爬上去坐到他的肩上。他没法解释，可刚才和香缇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些不好的事情；黑暗，可怕的事情。

“没没 啥不对。”托尼很快回到 “再见。”

接着他 转过身，沿着大街跑走了。

~~~

李罗伊看着托尼 消失在雨夜里。

“有哪里不 对。”泰萨轻声说

“我知道。就好像暴风雨前的感觉，只是 暴雨已经 在了。”李罗伊抬头看着天上黑色的 怒云。大雨泼泼 地 下着，他已经 浑身湿透了。

他蹒跚 着走店 里，却无法赶 走坏事即将发的 感觉。

他进门的时候，父亲 看了他一眼，开始唠叨 着朝 他头上扔了一条毛巾，责备他出门不该不穿外套或者不 带伞。

“晚饭快好了。”他说

李罗伊看了眼桌子，上面摆着三只盘子。

“我以为小托尼 会过来。”杰森 解释道。

“不。”李罗伊看了眼焦虑不安的泰萨。“他说他要回他爸那儿，就只有咱俩。”

“有变化了。”杰森揉了揉他湿漉漉的头发——李罗伊真的讨厌这样。他小时候这已经够糟了，而对一个二十岁的男人这就更烦了。“似乎过去一周里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有客人——要么是香依，要么是托尼，要么是他们俩！我可不介意我很高兴。”他咧着嘴走进厨房。“你小时候我总是希望你带朋友到家里来，可你从来没有年轻人陪我玩真好……”

李罗伊坐在桌边，湿衬衫贴着他冰凉的皮肤。泰萨坐到他身边，随即又站起来，转了个圈。她试图再坐下来，可显然定不下心神。她低声哀鸣了一声，抬头看着他。

“怎么了？”他问。

“有什么不对劲儿。我想你狼群里的有麻烦了。”

“这个提爸。他很好。他是托尼，还是香依？”

杰森还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他被自己视为狼群的的客。他的狼群，受他的保护，甚至当他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香依的火车……”他开始说

泰萨摇了摇头。“我不是香依。”

~~~

他到 旅馆的时候，房间里黑黢黢的，扞没有 钥匙，所以 他敲了敲门。他有一半 靠 父亲还没回来——那样他 可以 走进 灯明亮，温暖 好客的店里 坐下来吃杰森 吉布斯做的家常饭，那 味道总是 那么可口。

他 听见房间里传出 一阵东西 碎掉的声音，脸上露出了 痛苦 的表情；这听上去 可 不妙。他父亲清醒的时候 严 格而刻薄，不 过这两样扞 都能对付。只有 当他父亲 喝醉的时候，他才 真正变得可怕。

亮了 门开了，他 发现自己 正对着 父亲 布满血丝的眼睛。

“你终于 回来了是 吗？”他 含糊 不清 地说。

“是的，爸 爸，”

“你 妈的是 该对不起！就 因为你 我生 意泡汤 了！”

他 父亲用力 甩上门，扞 楞住了。因 他 ？因 为 午饭的时候 李罗伊 辩护，他搞砸了 父亲的 生意？生意 的事情是 这样的吗？

“对不起，爸 爸。”他 再次 轻声说着，走向 床边。如 果他 躺下来，假装 睡觉，父亲 也许会放 过他。他 肯定会 在早上 旧事重提，但 他清醒的时候，扞 不 这么善 怕他。

“你 妈的根本 不明白，是 吗？”他 父亲 突然 逼过来，俯 视着他。“我们 需要 这桩生意。你 妈的钱都 锁在 信托 基金里，而……”他 猛地 停了下来。“我 生意 没有 一点 资本，如 果 我 不 能找到一个 投资人，我 于 一切都 完了。\*这 个\*你 懂吗，你 这小 混蛋？”

扞 摇摇头，可 这 只 让事情 变得更糟。他 父亲 伸手 拽住他的 胳膊，使 劲儿 攥着，让扞 呜 咽起来。香 缇怒 吼一声，扑 向娜拉。娜拉 张开 大嘴，猛 地 叼住 香缇的 狗脖子，把 她 按到 在地 上。

“别！拜托！别！”**托尼**喘着气，**嘔**，挣扎着。“放开香缇！”

**他**父亲的脸上露出个**醉醺醺**的狞笑。他放开**托尼**的**胳膊**，**转过身**，看着被娜拉摁在地上的香缇。

“**托尼**告诉过你**管好**她，**可你**没有。如果**你**没法儿**管好**你的**兽**，那**好**我替你做。”

**他**走过去，把**托尼**从娜拉的嘴里扯出香缇。一阵又一阵的恶心**向他**袭来，**托尼**尖叫起来。他父亲在**碰他**的**兽**。“这么近！”**他**用力摇晃着香缇，她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托尼**倒在床上，和她一起大叫。

“拜托住手……拜托……”**他**用手抓着自己的喉咙，努力呼吸着，**可能**感到的就是他父亲的手在香缇身上，又攥又摇。

“你这个臭小子，我养了个臭小子。你的**兽**就是证据。我早就该做些什么来对付你们。”**他**父亲不祥地说：“我应该**管好**自己，可我一直对你太客气了。心软，像你妈。你这个被宠坏的臭小子，**托尼**。”

**他**转过身，用力把香缇扔到墙上。她撞到上面然后掉到地上。**娜拉**立刻跳到她身上，冲着她**又咬**。**托尼**又倒到床上痛苦地翻来滚去。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父亲走到香缇身边，抬起一条腿，踢在她露出来的肚子上，然后又是一脚，又是一脚。

**托尼**大口喘着气，**佝偻**起身子，捂住了肚子。香缇在尖叫。他和她一起尖叫，不顾一切地想靠近她，可剧烈的疼痛**让他**动弹不得。

**他**父亲弯下腰，捏住她的后脖子，把她拎了起来，**托尼**立刻又开始**嘔**。他**痛苦**不堪地翻滚着，暗想着这大概就是**濒死**的感觉了。

**他**父亲抽着香缇的耳光，一个接一个。香缇向他呼救，**可他**过不过去。他努力滚下床，跌倒在地，挣扎着向她挪去。他努力想爬过房间，可浑身痛得厉害。

突然，房间开始倾斜，所有人都掉了个儿。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母亲的碧克顿，一只大黑猫，向自己走来。

“喊救命。”克顿催促道。

朝谁喊？他妈已经死了，附近什么人也没有。

“喊！”克顿急促地对他说：“他听见。”

托尼张开嘴大叫：“杰斯路！”

李罗伊推开盘子。

“你不饿，儿子？”杰森问。

“不提提是……可不”泰萨更加烦躁了，他知道自不能再视不理了这正让她实实在在地反胃。“我想……我得做些什么。”

“做什么？”杰森困惑地看着她。梅尔德拉走到泰萨身边，轻轻地挨着她，可泰萨躲开了。

他听见很大的声音，可那尖叫还是在他脑海中回响：“杰斯路！”

“我得走了！”

李罗伊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到哪里去，但是他还是奔出了房子，奔过了半条大街，接着他意识到自己正朝旅馆跑去。

“托尼有麻烦了，”泰萨对他说

“是我 知道 。”

他**会痛不会** 倾盆 而下的 大雨，**努用** 最快的速度奔跑着。

当他**接近**旅馆的时候，能够听到愤怒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他**猛冲** 几步，撞开了半开的房门，**随即** 停了下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托** 躺在地板上 **昏死** 了过去，而喝醉的**迪左** 赤手 抓在香缇的脖子，**一下 又一下** 地抽打着她。

李罗伊一句话也没说 **扑到迪左** 身上 把他从香缇那里 拉开 然后给那个 男人下巴一记**结实** 的勾拳。这下 **就够了**。迪左 **直飞** 出去，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娜拉**立刻** 翻倒在他身边。

李罗伊走近**托**，**蹲到他** 身边。男孩的身上 没有 伤痕——**他** 父亲没有 **碰他**，而是对他的**兽行** 凶。

“**托**？”李罗伊温柔地撩起**托** 额前的头发。可那孩子 **没动**。“嗨……**托**……我需要你醒过来，”他**柔声** 说。他听说过**灵兽** 遭到袭击时，人们 **会到** 精神 创伤，他知道这能有多严重。

**托** 还是**没动**。李罗伊看向 香缇，她躺在对面墙边的地上，仍然是 **狗** 的形状，双目**紧闭**，**一动不动**。

泰萨**走** 到她身边，舔着**她** 的脸，可她**没动** 弹。泰萨 **蹲** 坐下来，**沮丧** 地看着李罗伊。

“我叫不醒**她**。我 们必须 试试 别的办法。”

“**什么** 办法？”李罗伊不知道该怎么 **做**

“你必须试着碰碰 香缇。”

李罗伊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他走到香缇躺着的地方，跪倒在她身边。

“香缇，”他柔声说，凝视着小狗。“我得让托尼平安，所以我需要你醒过来。”

她发出一声呜咽，可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李罗伊看了看泰萨，她点了点头。“做吧。”

“嘘，香缇……你没事。你现在没事。”李罗伊朝灵兽伸出颤抖的手。他以前只碰过佩尔还有许多年前，还是孩子的时候，碰过梅尔德立，一次。

这应该感觉很奇怪，可并非如此。他的手指碰到她那金色柔软的皮毛的那一刻，他感到似乎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她在他手上的感觉像丝一样顺滑，温暖，莫名地熟悉，似乎他认识了她一辈子。

“她介意吗？”他问泰萨。“我想把事情变得更糟。”

狼摇了摇头。“她信任你，你想伤害她，而且她是狼群。”泰萨提醒他。“她不介意。”

“香缇，”他说，仍然轻抚着灵兽。

碰触她让他感到了托尼的思绪。他看见一只黑猫——‘克顿’这个名字立刻出现在他脑子里。黑猫是个长着金色长发和明亮绿眸的女兽。接着他看见了自己，从托尼眼中……深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瘸得厉害……然而安全。家庭，亲人，慈爱的形象充满了他的脑海……还有香缇。他看见她红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接着一种不祥之感让他战栗起来。在他的手指下面，香缇开始发抖。

“嘘……~~回我~~ 们这儿来，香缇。”他说 无法完全 理解 涌过他脑海的形 象和情感。它都 显得那么鲜明，势不可挡 ~~这是~~ 对托尼 灵魂的 惊鸿一瞥 ~~这是~~ 如此秘密，他感 觉自己 就像人 侵 然而他 ~~需要~~ 香缇恢 复，~~能~~ 有机会把托尼 从昏迷中唤醒。

“香缇 没事， 你安全了我 保证 ~~和我~~ 一起，你永远是安全的 ”

现在 她抖得更厉害了，他看见托尼 的父亲 逼近她，抓住她的脖子 把 她扔到墙上。他自己的 愤怒涌上心头，他想走到失去知觉的男 周陞， 再揍他一顿。

“这事 无补，”泰萨镇 静地对他说：“留在这儿 和 香缇一起。她和托尼 ~~需要~~ 。”

李罗伊点 头，继续 温柔地对被袭击的 ~~说~~ 着话 抚摸着她 ，让她静 下来，催 她醒来 。

“~~我会~~ 让你 安全 ~~我~~ 这里 ……~~是我~~ 李 罗伊。”他对她 说

“杰斯洛，”泰萨说 他抬头看着她 。“这才是你，~~对她~~ 来说 还有他。”~~她~~ 向托尼 。

李罗伊不明白，可现在 他在靠 ~~进行~~ 动 “~~杰~~ 斯洛，”他对香缇耳语：“你的 腋，杰 斯洛。~~回我~~ 们这儿来，香缇。”

他看见托尼 呼喊着自己的 名字，昏倒在地上，而他的父亲 仍不停地打 着他的脊

“我在这 ~~我~~ 来了 ~~我~~ 这里， ”他对她 说 “~~是我~~ 香缇 是 杰斯洛 我 听到了我 来了 。”

香缇的颤抖慢慢 减弱了，接着她 喉咙 里发 出一 声呻吟，眼睛 睁开了来。她侧身躺在 ~~里~~ 用 善白 的目光 仰视着他。

“嘘……现**没事**，**香缇** **没事**，小 **家伙**。”他**轻** 摸了摸她的**口鼻**，她伸出**舌头**无力地舔着他的**手指**。

“他**说**不 **好** **我** **得** **受** **控** **制** 。”**香缇** **小** **声** **说**

“**做** **你** **本** **来** **的** **样** **子** **很** **好**，”**李罗伊** **坚** **定** **地** **对** **他** **说** “**没** **人** **可** **以** **控** **制** **你** ”

她**不** **确** **定** **地** **点** **头**，再次舔着他的**手**。**李罗伊** **低** **头** **她** **微** **笑** **着**。“**你** **能** **站** **起** **来** **吗**？”

她**低** **声** **哀** **鸣** **了** **下**，**可** **还** **是** **在** **泰** **萨** **的** **帮** **助** **下** **努** **力** **坐** **了** **起** **来**。接着**泰** **萨** **顶** **她**，让她**站** **起** **来**，她**摇** **摆** **着** **晃** **了** **几** **下**，**站** **住** **了**。

**李罗伊** **看** **向** **托** **尼**。男孩的**眼** **睛** **张** **开** **了**，**茫** **然** **地** **视** **着** **他**。**李罗伊** **看** **见** **床** **边** **和** **托** **尼** **的** **衣** **服** **上** **都** **有** **呕** **吐** **物**，**又** **一** **阵** **狂** **怒** **涌** **上** **心** **头**，他**把** **它** **强** **压** **下** **去**。

“**托** **尼**。”**泰** **萨** **对** **他** **说** **让** **他** **的** **升** **腾** **的** **怒** **火** **平** **静** **下** **来**。

“**我** **知** **道**。”他**简** **短** **地** **回** **答**。

**李罗伊** **走** **到** **男** **孩** **身** **边**，**蹲** **下** **来**，**伸** **出** **只** **手**，**抚** **摸** **着** **托** **尼** **的** **头** **发**，**就** **像** **他** **刚** **才** **抚** **摸** **香** **缇** **一** **样**。

“**你** **能** **走** **吗**，**托** **尼**？”他**轻** **声** **问**。

**托** **尼** **一** **句** **话** **也** **没** **说**，**看** **去** **对** **周** **围** **的** **一** **切** **一** **片** **茫** **然**，**就** **像** **个** **头** **部** **遭** **到** **太** **多** **打** **击** **的** **拳** **击** **手**。

“**好** **吧**。**我** **来** **抱** **你** **我** **带** **你** **回** **家**。**明** **白** **吗**？”

托尼 地看着四周，目光停在他那昏迷的父亲身上，眼睛 恐也 瞪大了。

“没事——他昏过去了。要过一阵才会醒。你现在安全了。”李罗伊对他说“你能 搂着我脖子吗？”

托尼 沉默地点 头，抬起胳膊，绕住李罗伊的脖子，李罗伊力 抱紧他。托尼 不很 重，但李罗伊站起来 的时候，他伤 的膝盖 点撑不住。

“它能 行。”泰萨对他说

“必须 行。”李罗伊回答，抱着托尼，开始 挪 着腿朝门边走去。泰萨 轻 用嘴叼起香缇，跟在他后 面

抱着托尼 走过大 雨 泼 的大街好像长得没有 尽头。李罗伊能够感 到 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伤腿提着抗议，可他 不停地走着，把 孩子 紧 地搂在胸前，努力 护 着他 不 让雨完 全 淋到 他。

杰森 在门廊上等着他们，梅尔德 不安地在他身边咯 叫着，透过暴雨 找着他们的 身 影。李罗伊蹒 跚 着走近商店，杰森 奔 到了街上。

就这一 次，杰森 没有 大惊小怪。他在危机中经常这 样。他为 了些 鸡毛蒜皮的事 责备李罗伊，像 回家 晚了之类，他会 几个 小时没完没 了，可当大 事 发生 的时候，他像岩石一样镇定。他看了一 眼李罗伊的脸庞，接着看了看他怀里几乎昏迷的托尼，嘴 已 抿成了一 条生气的细线。

他走过来想接过托尼，可李罗伊不耐烦地甩了 下 头，示意他走开。他的膝盖痛得要命，可他 不想把托尼 交给任 何人， 甚至是他自 己的 父亲。

“快 点。我 们得把你俩都弄干，这 孩 子 需要 一张床。”杰森 说，奔回 店 里， 撞 着 门。

杰森 问出了 什么事相 反，他忙着生起壁炉，在 灶台架起一口锅热 奶，然 后奔到楼上 拿毛巾。

李罗伊把托尼放在壁炉前的一块地毯上，开始把湿漉漉的沾了呕吐物的衣服从男孩身上脱下来。他从亲那里接过毛巾把孩子擦干，然后从杰森手里接过一件自己的T恤给他穿上。衣服太大了，差不多垂到托尼的膝盖。最后，他把托尼裹在一条毯子里，让他坐在炉火前坐下，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他。

杰森给他俩都端来了热牛奶，看到托尼起码能够做起来啜着牛奶，李罗伊松了一口气。在他们身边，香缇在炉火前展开四肢，湿漉漉的毛皮上腾起一小片雾气。泰萨用舌头轻轻地却又彻底地舔着她，从小狗的脑袋一直到她的尾巴尖儿。

李罗伊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然而，他的确有着随遇而安，先只对付眼前危机的本事。

“你得休息一会儿，托尼。”他说，看着托尼的眼皮慢慢垂下来。现在和男孩讨论发了什么事的好时机。托尼努力想睁开眼睛，李罗伊微笑着低头看着他。“我要把你带到楼上我的房间，让你睡在我的床上，那没人会伤害你。明白吗？”

托尼困倦地点头。李罗伊撑着站起来，不去理会正在彻底抗议的膝盖上传来的刺痛。

“你想让我抱他吗？”他父亲问，不安地靠过来。

李罗伊摇头，感到一股压倒一切的保护欲，他自没法解释。

他再次抱起孩子，泰萨推着香缇，让她站起来，然后他们疲惫地上楼。

他父亲在床上放了个热水袋。李罗伊把托尼放到孩子下面，泰萨帮香缇上了床，小狗钻到托尼安全的怀抱里，靠在他胸口。

李罗伊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他不想孩子半夜醒来的时候，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惊慌失措。他正准备悄悄走出房间的时候，托尼第一次开了口。

“我知道你会来，”他悄声说，声音几乎听不到。“克顿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会来。”

“克顿？”李罗伊皱着眉头转过身。

“我母亲的兽。”

“你母亲……？你母亲死了，托尼。”李罗伊温柔地说，坐到床上孩子的身边，撩开他额上的头发。

托尼眨着眼睛，看来很迷惑。“是的。”他轻声说，“可他让我告诉你，我吓坏了。”

李罗伊一点也听不明白，所以他只是微笑着，又捋了捋托尼的头发，看他以为托尼已经睡着了。他站起来准备走，可托尼伸出只手，按住他的胳膊，绿色的眼睛哀求着。

“我哪里不去，我只是去换掉这些湿衣服，然后我就回来，行吗？”李罗伊对他

点点头，他眼睑又垂了下来，李罗伊还没走到门边，他就睡着了。

杰森拿着一身干净的短裤和T恤在外面等着他。

“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他问。李罗伊安静地脱掉衣服，用毛巾擦干湿透的身体和头发。

“我睡觉的时候，他父亲喝得烂醉，而且……”李罗伊停住了，和杰森的情感作着斗争：“他抓着香缇，抽她。托尼昏倒在地板上。他吐了好几次。”

杰森看上去惊呆了。“他在袭击孩子的兽？这孩子的父亲在打他的兽？”

李罗伊绷紧身体点了下头，记忆猛地向他袭来，让他一阵恶心。这太可恶了。

“可怜的孩子，难怪你带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像只快淹死的耗子。可，李罗伊……你怎知道出事了？你出去的样子——好像你能感觉到那孩子有了麻烦。”

“我怎么能搞的，泰萨也能感觉到。”他思考着托尼说的话。他叫了他——他肯定听到了孩子的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叫着自己的名字，可对此他无法解释。“泰萨说……”他停了下来，努力想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泰萨说因为托尼是狼群。”他最后说道。他难为情地低下头，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和父亲谈过狼群。

杰森若有所思地点头。“我我明白，儿子瞧你灵是头狼，所以你用了狼群这个词儿，可我只是只鸟，我有鸟群。”李罗伊吃惊地抬起头。“我以前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个，儿子，因为那是件私人事，是和它灵兽之间的事。可我看你的时候，看到的只是鸟群。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绕着你唠叨，可我忍不住；那是我的天性。对我来说，狼群和鸟群没啥区别——你就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杰森轻声笑了下。“听着李罗伊——我们之间也许有开心不开心，可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自豪，儿子。”

李罗伊觉得自己的脸红了，他重新低下头。

“你小时候老是打架，而且从来不带朋友回家，让我很担心。我想你只是有那么善交际。杰森摇摇头，笑着自己轻笑了一声。“不过我一直知道你的心好，即使别人从来看不到。你这样帮助托尼让我自豪。你是个好孩子，李罗伊，即使你从来不想让别人知道。”

李罗伊翻了个白眼，可心里仍然觉得暖暖的。不管他们有多不一样，有过多多少少争吵，他爱他的父亲，并且一直想让自己感到骄傲。

他换上父亲给他的清爽的干衣服，重新站了起来。

“我要进去和他一起睡，我得……守着。”他说不明白这种强迫，可还是顺从了。

“我明白，儿子。”杰森点头，拍拍他的手臂。“晚安。睡个好觉。”

李罗伊很快回到房里，泰萨跟着他，随即吃惊地停了下来。

那坐在床上托尼身边的是一头硕大的母狮，长着一双凶猛的金色眼睛。她还没完全长大，可已经比普通小孩的兽大很多了。

“香缇？”李罗伊难以置信地悄声说。她冲他龇开牙齿，扭翻了个身，半梦半醒地抽气起来，眼睛睁开了，看起来有点狂野。“香缇——是我李罗伊。”他说小心地慢慢靠近她。

“杰斯，”泰萨纠正道。“香缇——是杰斯。”

香缇确认地眨了眨眼，放松了下来。她看起来无比像王者一样坐在那里，在托尼的身边，守护着他。

“你的秘密，”李罗伊猜测道：“他想谈的秘密。你是灵兽的秘密形状，他不想任何人看到。”

香缇严肃地点头。“我错了。”她说。用他从未听到过的更低，更深沉的声音说：“告诉我藏起来，因为他害怕他父亲的脾气。我不应该听他的话。如果我们让他父亲多看我这个样子，今晚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

“你……”李罗伊记起了前一天的争斗。“是你吓跑了恰克温路。我听到一声大吼，可怎么也看不见，接着我能看见的时候，你已经变回来了。”

香缇的嘴唇轻蔑地朝上弯起。“他在伤害你。你是我的朋友。托尼不会袖手旁观，让一个朋友受伤害。”

“今晚他袖手旁观，让他自己受到伤害。”李罗伊说，“你应该变——你能挑战他的父亲，反抗他……用这形状我想他要袭击你的时候，好好掂量掂量。”

“托尼对他母亲保证过。他在努力做到。”香缇平静地说。

“一个孩子控制不了兽形状。”李罗伊抗议道。

托尼不安地动弹了下，重新抽拉起来，香缇发出一声警告的低吼。“这不简单，但我能做到。另外，托尼向他母亲保证过，我们会遵守。”

李罗伊明白托尼很爱他的母亲，他再次为这孩子的损失感到难过。他知道这种感觉。

“为什么就是这形状？”他问：“为什么你只隐藏狮子的样子？”

香缇摇晃自己的大脑袋，轻声对自己吼了下。“一天我变成这个样子，他父亲觉得我特别讨厌，发生了一场大争吵。”香缇金色眼睛闪着愤怒的光。“此后，他母亲觉得我这形状藏得更明智，为了保持和平。他父亲不喜欢放肆，而当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時候，是挑战我……咆哮。”她难为情地微笑了下：“我顶嘴，我……”

“强壮，”李罗伊接口道：“有威胁。而且……美丽。”他忍不住——她确实是。

“谢谢你。”她说，低低地，轰轰地笑了起来。她打了个哈欠，把头枕到她的大脚掌上。对她的身体来说，她的脚爪太大了，似乎她还可以长大，就像托尼。

那么，这个就是托尼那努力想隐藏的真实的我，就错误地为了不引起他父亲的敌对。李罗伊突然明白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什么受托尼的吸引，感到这个孩子有立即的连接他，也许像小狗一样爱玩，像鸚鵡一样爱炫，像蝴蝶一样停不下来——可他有狮子一样的心灵和勇气。

“我不确定托尼还要我们帮你守护着他。”李罗伊说，“我可以睡到楼下去……”

“不，他要你在这里。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她严肃地说。

李罗伊轻声笑了下。“是啊，这个我也没有。我说我有女朋友，可那不一样。”他没法解释，可他肯定香缇多少明白他的意思；他和托尼的友谊很深——深到灵魂里。他赤手碰了托尼，兽不仅没有让事情变糟，或者让托尼恶心，反而能够疗伤，让他恢复，得到了安宁。

他上床睡到托尼身边，泰萨躺到香缇边上。她们在一起看起来很美，狼和母狮，肩并肩地躺着。

李罗伊看着身边的孩子，心神不安地睡在灯光里。托尼看起来那么小，那么脆弱，然而他身边有只巨大的、骄傲的、勇敢的兽，很难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李罗伊伸出手，摸着托尼湿漉漉的乱头发。孩子在他的触摸下放松了下来，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他平静下来，呼吸变沉了。

他会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个陌生的男孩不知怎么地钻到了他的心里。李罗伊没法照顾他，明天这孩子父亲毫无疑问地会来找他。

“睡吧。我们会守着你们。”泰萨平静地对他说：“明天自有办法。”

~~~

托尼醒来，发现自己依偎在香缇结实、让人安心的身边。

“嗨，”他悄声说，摸着她金色光滑的毛。“你好吗？”

她低下巨大的狮首，轻轻顶了他一下。“我很好。”

“他……”想起他被扔到墙上，被踢，被打，自己却无法够到她，让托尼的胃一阵翻腾。“对不起……我太，太对不起……他偶尔都怨我。”

“嘘。你又会吐的那可臭了。”她对他说，眼睛里闪着熟悉的调皮的光芒。“而且，你在杰斯格的床上我也会喜欢的。”

“哦，该死。”托尼猛地坐了起来。“杰斯格……他能看见你这样。”

“他已经看见了。”她严肃地眨了眨眼。“昨天晚上他睡在这儿——守着他。半小时前起的床。我让他待在这里，因为你老是翻来翻去他在边上的时候，你会安静点。”

“你让他留在这里，还喜欢你欢和泰萨挨在一起。”托尼带着知情的微笑指出。“你奇怪地有点迷上泰萨了。你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兽。”

“她是很酷。”香缇同意道，她的狮子嘴巴向上弯起，好像微笑。

“所她看见你……这个样子？”托尼吃不准自己对此究竟有何感觉。

“你母亲不会介意的，托尼。”香缇温柔地对他说：“她会理解的。”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外面就传来一阵敲门声，香缇赶在杰森开门探头进来以前变成了小狗。

“你醒了，孩子？感觉怎样？”

“我很好，吉布斯先生。”

“嗨，哦，杰森——或者杰森，要是我们要非常正式的，你不知道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托尼！”杰森给他一个大大的微笑，梅尔德里摇摇摆摆地走进房间，拍着翅膀跳到床上，走到香缇身边，仔细打量着她。

杰森轻声笑了。“我们听说香缇很擅长卧底行动。”

“卧底……”托尼明白过来，笑出了声。“像电视演的？像警察？”他叫起来。

“或者是间谍，”杰森说，走进了房间。“猜她还在隐藏，是吗？真遗憾——要是能看到那只狮子我会很高兴的。真是最让人惊奇的事情，一个孩子能那样控制他灵能形状。”

“我能控制她任何的形状。”托尼对他说，香缇变成一只蝴蝶，停到梅尔德里的头上，来演示这点。“我只是不喜欢人家能看到她的时候，她变成那样。这是……隐私。”

“这个嘛，你不应该把你自己的任何部分掩藏起来，托尼。”杰森的嘴唇不赞同地抿成一条直线。“现在我带来了你的衣服，都由在下洗过了，烘干了，熨过了！”他把衣服放到床上。“穿好，下楼来——我做了薄饼和培根——然后我们来看看对这个情况要做什么。”

托尼吃不准自己喜欢不喜欢这句话，可从杰森的眼神来看，这是避免不了的。杰森关上门，托尼老实地把穿好衣服，走下楼梯，小狗形状的香缇紧跟在他后面。

“我们的小特工来了！”他坐到餐桌边的时候，杰森说。

李罗伊已坐在那里，看起来比平时更怏怏。杰森的话让他的眼睛闪了闪，他看了一眼托尼，然后，探究地看着香缇。后者立刻害羞起来，被自己的爪子绊倒了。她的屁股紧紧地贴在地毯上，用爪子蒙住眼睛，好躲避那有贯穿力的凝视。托尼不怪她——李罗伊的目光比他碰到过的任何都能让人不安。

杰森 递给他一盘香喷喷的食物 托尼 立刻 感到 自己 昨天晚上吐过以后是多么的饥肠辘辘。

“那么，”杰森 说着坐到自己的 椅子上，梅尔德 停在他的大腿上。“我准备马上到旅馆 里和 你的父亲 谈 ，托尼 。”

托尼 抬起头，嘴巴 里塞满了培根，心中感到 一阵恐慌。

“我对他说话很 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现在 对我的 ”杰森 说

“你对他说啥？”李罗伊爆发。“妈的 爸——那 打了他 自己儿子 的兽 ！一个 孩子的兽 ！你不知道晚上我多少次 醒 过来，想走到旅馆 里，用我的 手抓住他的 脖子，拧着他的 脖子，让他 尝 这 他妈的什么滋味！”

“是 这个 我都 知道你的脾气 ，李罗伊。”他 父亲 镇定地说

“你瞧 这个 ——\*这个 \*——就是那 么讨厌 你的地方！”李罗伊发怒了。“这很 简单，要么对 ，要么错，而你有办法两边都 得罪。”

杰森 叹了口气。“不是 我们有人 看这世界像 你这样黑白分明的 儿子。”

李罗伊立刻 又发作了：“不应该允许那 有 孩子 ！没人 可以那 样打 自己 孩子的兽 ！这是 虐待，就这么简单。而且托尼 一到这里 就被 扔在一 边！要不是 第一天我 发现 他一个人在 林里 闲逛，谁知道他 到底会出什么事！”

“你会 很难 向 当局证明这 一点，儿子，”杰森 说 “而且你 建议我们 怎 么做？你不能 这么 偷走那 个孩子 ——有 法律 禁止的——那叫绑架 ”

“也许托尼有亲戚可以收留他——赫顿什么的。”李罗伊建议道：“可他不能去和那个混蛋一起生活。要是我不在旁边照看他，谁知道会出什么事？这次他很幸运。昨天晚上很可能有不同的结局。”

这场让他和别的什么人一起生活的讨论让托尼感到一阵不安。“我爱我爸爸。”他轻声说

李罗伊和杰森都转过脸看着他。

“昨天晚上他嚼碎了他嚼碎的时候会很凶。”托尼对他们说

“他清醒的时候也很凶——他灵兽一直在欺负香缇。”李罗伊指出

“不总是这样的；只有他在生意见的时候。他作成一笔大生意以后，会变得很有趣。他带我出去和我玩。”

“你是在说你想呆在他身边吗？”李罗伊无法理解地质问道。

托尼怀疑没有多少人能够在李罗伊·杰斯·布斯这幅模样的时候和他争论，可他必须争。他鼓足了勇气。

“是的。”他坚定地说，意识到身边的香缇在变。他一只手按住她的头，抚摸在她那柔软的狮毛。“他是爸爸”“他帮助地说

李罗伊看起来怒火满腔。香缇朝泰露出牙齿。

“我妈死了。就剩下我们俩了。他和我托尼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也许我们之间不容易，可我爱他我不能失去他。”

这似乎击中了要害。李罗伊看了看杰森，泰轻轻用鼻子顶了下梅尔德拉。

“你能明白吗？”托克地问李罗伊。李罗伊看向别处，双手攥成了拳头。

杰森站起来，拍了拍托克的肩膀。“哦，是的，你能明白，孩子。”他柔声说。杰森拿起外套穿上，接着转身准备走。“我会和你爸谈的。托克，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我向你保证。”

李罗伊看着父亲离开，愤怒让他不想说话。接着，他觉得有个热乎乎的东西推他的腿，低下头，看见香缇，仍然是狮子的形状，正恳切地用她粉色的大舌头轻轻舔着托克的脚爪。

李罗伊叹了口气，觉得怒气退下了。“好吧，托克。”他轻地说。“我同意你这么做——可有一个条件。”

托克的绿眼睛睁得圆圆的，含着惊恐，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曾经向你妈妈保证过——现在我需要你向我保证。”李罗伊激烈地对他说。

托克的眼睛更大，但他再次点了点头。

“我是认真的——你必须向我保证。”李罗伊坚持道。

“我会的，不管你想要什么——我会保证的。”

李罗伊差点忍不住笑起来。托克那么信任他，竟然愿意在不知道内容的情况下向他保证。

“你必须让香缇在她想的时候变成狮子。”李罗伊说。

托尼 沉默地摇了摇头。

“瞧我 知道 你向你妈 发的 保证，可那是 很久以前了，”李罗伊急促地对他说 “现在 情况 变了出这 样的事，你妈 不会 让你 继续 遵守那诺 言 我 知道的 ”

“你怎么 会知道？”托尼 常 小地 问。

“因为我知道 他 非常 爱你，希 望 你安全。”

“香缇变成狮子怎 么 会 让我 安全？”托尼 问：“你 了 解 我 爸 不 知 道 他 觉得 我 在 顶撞 他的 时候 会 怎 样。香缇 会 那样 大吼，还……”

“哦，我 听 过 香缇 的 吼 声。它 吓 走了 恰克 温斯洛，记得 吗？ 而且 还 免 了 我 一 顿 好 揍。”他 自嘲 地 微微 笑了 笑。“可 精 是 托尼，我 父 亲 也 要 看 到 香缇 的 那 面。他 欺 负 她 太 久 了。而 当 你 站 起 反 抗 欺 负 你 的 的 时 候，他 们 通 常 会 退 缩。”

托尼 不 确 定 地 咬 着 嘴 唇。

“我 会 让 你 回 你 父 亲 那 里，除 非 我 能 确 信 他 不 会 再 像 昨 晚 那 样 伤 害 你。”李罗伊 坚 定 地 说。他 知 道 自 己 对 托尼 的 生 活 没 有 这 种 决 定 权，可 他 猜 托尼 并 不 知 道。另 外 托尼 是 狼 群——不 知 为 何 他 觉 得 这 个 男 孩 的 生 命 受 他 的 保 护，而 且 他 觉 得 托尼 也 有 这 种 感 觉。

“让 香缇 想 变 什 么 就 变 什 么？”托尼 害 怕 地 问。

“是 的。香缇——你 想 这 样 吗？”李罗伊 问。

香缇 点 头：“我 跟 托尼 说 过 我 不 喜 欢 他 让 我 藏 起 来。那 让 我 觉 得……发 痒。”

“看 吧。第 一 条 规 矩 是 什 么？”李罗伊 问 托尼。

“总是听从你的**灵兽**。”**托尼**说，香缇用她的大脑袋顶了顶他的手。

“对了。向她保证，**托尼**。保证她能够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你再也不会隐藏她。”

**托尼**点头。“我保证，”他严肃的说：“对不起，香缇。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再让你**藏起来**。”

“很好！”李罗伊笑眯眯地看着男孩：“她想的话就让她吼。妈的，越响越好！**泰萨**——让她看看**怎吼**。”

**泰萨**走到香缇面前坐了下来，仰天长嚎。她嚎叫着，好像是在月圆之夜；她嚎叫着，好像要把死者从坟墓中唤醒。香缇坐在那里，呆地看着她，突然她仰起她的大脑袋加入了进来。和**泰萨**尖锐的嚎叫相比，她的叫声洪亮低沉，但两种声音相得益彰。

李罗伊开心的大笑起来，跳起来抓住**托尼**的手。

“来吧——我们一起叫！”他说，接着他也鼓劲气仰天长啸。他叫出了对膝盖受伤的忿恨，对离开一直向往的部队回到家里的怒气，叫出了对恰克温斯洛的仇视，对爱上**香缇**的可怕的灾难，他还叫出了对**托尼**父亲所作所为的狂怒。

**托尼**看着他好像他发了疯，可随即，他的绿眼睛发亮了，他也仰起头加入了进来。他这么做的时候，李罗伊立刻感他们俩都连接了起来——他们四个——两个人和两个**灵兽**。

他记起昨晚触摸香缇的时候，是如何让她对**托尼**的**灵兽**惊鸿一瞥。现在从**托尼**的叫声里，他听到了这孩子对失去母亲的深深哀痛；他听到她对他父亲的告白——还有他对那个男人的忍受的爱；他还听到了别的什么，关于归属，关于英雄崇拜，还有香缇对**泰萨**的迷恋。这让她朗声大笑，即使他正对着天花板长啸。

嗥和呀声慢慢变成了咯咯的笑声，李罗伊抓起托尼把他举到肩膀上，在屋子里绕圈奔跑起来。香缇变成澳鸚鵡，站在秦萨的背上，尖声鼓噪着——杰森和托尼的父亲回到房子里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

李罗伊安静下来把托尼放到地上。香缇变成了小狗，托尼弯腰抱起她，护卫地把她紧搂在胸前。

他父亲的下巴上有一大片淤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看上去好像刚刚哭过，托尼怀疑那是杰森造成的。

“托尼……儿子……对不起。”他父亲哽咽着说。娜拉跟着他们偷偷溜进房间，尾夹得紧紧的。“昨天晚上我做了可怕的事。我喝醉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你还会这样吗？”托尼脱口说：“下次你喝醉的时候？”

他父亲深吸了一口气。他是骄傲的，现在他显得尴尬——还有点恼怒——要在杰森和李罗伊吉面前说这些。“不会。”他简短地说。

托尼不確定地盯着他。

“我真的会我保证。”他父亲说着，朝他走近了一步。

香缇立刻变成狮子，朝他低呀着。他父亲死地站住了。

“香缇有时候会变成这样，而且她喜欢吼。”托尼防卫地说，看着李罗伊寻求支持。李罗伊走上前，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泰然走过来，坐到香缇身边。“她声音很大，真的很大。”托尼补充道：“她这个样子的時候，我一直把她藏起来，可我不会再这么做，爸爸。”

娜拉走过来，好奇地嗅着香缇，香缇瞪了她一眼。娜拉呜呜地低叫了一声。

“要是你再想碰她一根手指头，那我打赌，你要对付的是\*这个\*香缇，而不是昨晚那只狗。”李罗伊冷冷地说。

他父亲的眼睛闪了闪，托尼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没有真正理解这种变化，可他知道这种变化的确发生了。

“昨晚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他父亲坚定地说，“我一定做到。”

他给了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那种总是让托尼感到又开心又不安的笑容，娜拉摇着尾巴，调皮地用鼻子顶了顶香缇。

“行吗，托尼？”他父亲伸出手，托尼盯着它。李罗伊的手仍然按着他的肩膀，他用力按了一下，仿佛在清楚地告诉他，不管托尼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支持他。

然而托尼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不会伸出来的手，而是扑到他父亲的怀里。他父亲抱紧他，紧紧地搂住他，香缇变成小狗，在房间里激动地转圈。

托尼看见李罗伊背过了身，还有泰然投向娜拉不信任的目光，可他努力不去想这些。他爱他的父亲，而且他父亲保证了不会再伤害他或者香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努力不去理会脑海中的声音，提醒他前天在餐馆里他父亲说过的话。

“你就该这样跟别人相处……你露出一个大的笑容，说他们想听的话，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娜拉 抬头看着他，土狼的眼神那么真实，快乐，托尼 推推的 怀疑推到一旁。一切都会好的；他确信。

“我们回家吧，”他父亲把他放下来，说 “嗯，托尼？我们开车回去，重新开始。你觉得怎样？你和我——就咱俩。好吗？”

托尼 点头，攥住了他父亲的手，快活地唠叨着很高兴回家这个主意。接着，他意识到这意味着要离开李罗伊，他转过身，感到一阵伤心。

“我去开车。你去道别，儿子。”他父亲对他说

接下来的几分钟对托尼来说是一片模糊。他记得紧紧拥抱了杰森，同时越过杰森的肩膀，一直看着李罗伊，暗想着为啥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会让 自己这么痛苦。他把脸埋在杰森的脖子里，努力不去想这些。

杰森 最后把他放下来的时候，李罗伊不见了。托尼 惊慌地四下张望着。

“他不擅长做这种事。”杰森 温柔地对他说 “别往心里去，托尼。”

“我确实 跟他说再见就走！”托尼 奔出商店 看见李罗伊沿着马路大步走着，腿瘸得厉害。托尼 朝他奔去，小狗形状的香缇赶上了蓓萨，坐在她前面人行道上，强迫她收住了脚步。

李罗伊停下来，站在那里，背着托尼，身上的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肩膀一直在颤抖。

“再见，杰斯洛，”托尼 柔声说 “谢谢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李罗伊还是有转身。蓓萨 转了。她瘸着腿走过了，坐到他面前。“我们不会忘记你。你是狼群。”她坚定地说 托尼 不完全确定那是 什么意思，可听起来很重要。

接着她凑过来，用舌头舔了下 托尼 的手。托尼 僵住了，意识到加诸自己 身上的巨大 光荣。你不该刷 人的毛——然而昨晚杰斯洛 碰了香缇，今天泰萨 碰了自己，两次都感 觉很对。

泰萨舔着他的时候，他突然理解 了李罗伊·杰斯洛·吉布斯的感觉。他感到 一阵孤单，体验到了一股强烈的 充满保护欲的爱。他看见了个不 认识的女人和 她的猫——一只 姜黄色的猫，不 像克顿是黑色的。直 告诉他那是 李罗伊妈 的毛，他立刻为 她们妈 的毛有 着相同的形 象而吃 惊。

接着他 看见了自己 爹和杰森，都聚在 赶 着他。意识自己 看见的是 杰斯洛眼 里的 他们所有 他爱的人，这 都是 他要 保护的人。他 们是 他的狼群。托尼 现在 明白了其中的 意义。

“保重，托尼。”泰萨说。她最后舔了他一下，然 后转身 跟着 李罗伊沿着大街向前 走 去。

托尼 慢 走回里 心中有一股奇 怪 的感觉。他父亲 的车停在店外，托尼 向杰森 最后说 声再见，钻进了车子。

车 启动，他们开过去的时候，托尼 透过镀膜的车窗，最后看着杰斯洛。杰斯洛的衣领竖 着，遮挡轻轻 飘落 的雨丝，任 何 看到他的 都 会见到一个 忧郁 的瘸腿男人，目 光 阴暗愤怒。可 托尼 看到的却不 是这 样：他触 到了杰斯洛的魂。他了解骨子 里 那个 充满激 情和强烈保护欲的 男人。想到再也见不到 他，托尼 感 痛苦 。

托尼 直 凝视着窗外，直到 再也看不到杰斯洛的 身 影。他们离开了止水镇，开上了公路。这 时，托尼 的父 透 过后视镜，直 地 盯着他。

“我做生意的时候 不能一直带着你，托尼，”他说。“这样不行，我 准备送你去 寄宿 学校。”

托尼 茫然地着 慢 明 白了过来。“可 我 以为……你说要 重新 开始——只有咱俩。”

娜拉 发出个 土狼的怪 笑，他父亲 在餐馆里 说话 回响在他 耳 边。

“你露出一个大的笑容，说他们想听的话……”

没有理由争辩。他回到座位上，双臂搂住香缇，把脸埋到她的狮毛里。她轻轻舔着他的脸，安慰着他。

也许赢得了成为真我的战斗，可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失败了。香缇可以变成她任何想要的样子，可他父亲要送走他们这样就不用见到她。

~~~

李罗伊在雨中走了几个小时，直到湿衣服和疼痛的腿强迫他回家。

“我不好的感觉，”泰萨说

“嗯我想我做 得不对 不该让他走。”

“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他回他父亲那里这是 他想要的 ”

“就是感觉不对。”

“是的 ”泰萨点头。“不过你会再见他的 ”

李罗伊目光锐利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 是狼群，”她简单地回答：“而且因为你 们触到了彼此的魂。你们现在 连接在一起了，你会 再见到他的。总有一天 我是 这样相信的——你也可以这样相信。”

李罗伊把手放在她潮湿的毛皮上，轻轻 摸着她的头。

“是的。”他说。“总有一天。”

1983年

托尼 仰天躺在学校 操场尽头的小 树林 里，透过树冠的缝隙凝视着天空。天很热，香缇躺在他身边，太阳晒热了她金灿灿的 毛皮。

“迪诺！嗨……迪诺！”他能够听见 远处他们正在呼唤他，却未加理会。

“你会 惹上麻烦的。”香缇咬着一只 脚爪 说。

“不在乎。”他扭 过脸，笑嘻嘻 地看着她。

“你挨板子的时候，我也感觉得到。”她生气地提醒他。

他只是笑笑。“上次你闹得那么大声，他们得叫两个舍监来防止你杀了校长。”

“我不喜欢你伤害，而且校长的确是个白痴。不管怎么说，你为啥躲在这儿？”她问。

“不知道……我感觉……很奇怪。一天都这样，有点儿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好像要出什么大事。”

“从来没见过大事。”她闷闷不乐地说，头枕在他的胸口。“可这种感觉你说对了，我一直想吼，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托尼继续凝视着天空，一只手轻摸着香缇的脸蛋儿。他挠了挠她的耳朵后面，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要是他闭上眼睛，他能想象自己正在快乐之地，止水镇的树林里小溪边上。杰斯洛涅里，坐在红绿格子的毯子上，泰萨在他身边，小狗形状的香缇在周围活蹦乱跳，快乐，无忧无虑。

他睁开眼睛。“你觉得你会一直是头狮子吗？”他问香缇，拧了拧他正挠着的耳朵。

“我不知道。”她变成澳鸚鵡，飞到附近的树上来阐明这点。“我喜欢飞！”她冲他叫着。

“我是！”

他闭上眼睛，让自己透过她的眼睛体验飞翔。她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在他的额头上，大摇大摆地兜了几圈，然后跳下来，变成了狗。这些日子里，她不再是那么小的狮子了，而是一个头中等的狗。比起身体的其它部分，她的脚爪要大许多。他俩都总是给自己的大脚板绊到。

“你觉得为啥我的脚长得比其它部分快？”他问她。

“有呀”她绕着他兜圈子，嗅着他的手和脚。“我想 全身都长得很快。你是 高个子，像你父亲。”

他不说话，感到一阵不快。他正准备说几句狠话回答的时候，一阵最强烈的快乐漫过他的全身。

“哦，老天！”他坐了起来。“你感觉到了吗？”

“是的”香缇站起来，跑着圈子。“哦……这个……太美了！”狮子形状的她跳到空中，变成了一只蝴蝶，扇动着双翅，又变成一只 澳洲鸚鵡 飞到他肩上 然后跳到地变成了只狗。

托尼惊讶地视她。“这么高兴……这么快乐……怎么回事？为啥我有这种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 这是 你 我想你感到了别人的欢乐。”香缇轻声说 重新变成狮子，坐到他身边。

“谁？我父亲？”他哼了一声说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见鬼，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感觉，即使我和他在一起，能够亲眼见到他的时候。尽管\*那种\*情况并不经常。”

“不是父亲。”她严肃地凝视着他。

他觉得呼吸停止了。“杰斯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讨论那个时刻，五年前在止水镇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小声提到他的名字，仿佛那是神圣的。他们会分享对他的记忆。

“杰斯路。”香缇点头。“我感觉到想嚎啕的冲动.....”

“泰萨？”

“对。”

“为啥我会感到他的感觉？为啥你会感到泰萨的感觉？我感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感觉。”  
托妮皱着头说：“没道理啊。”

“他赤手碰过我。”香缇轻声说。托尼愣住了，记起了旅馆房间里那个恐怖的夜晚，杰斯洛如此温柔，如此仁慈地碰了他的兽，让活了过来。“我想……现在我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了。”

快乐的感觉慢慢消退了，托尼发现自己想念这种感觉。“我希望保留它。”他悄声说。“希望能保留哪怕一点的\*他\*。为啥是在现在？为啥现在我们突然感觉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也许情感太强烈了？”香缇摸着他的脖子。“这么多的快乐。”她向往地说。“这么多幸福。”

“你觉得那是啥？为啥他这么快乐？起先他很不安，焦躁——我整天都有这样的感觉接着快乐炸开了来。”

“刚出的崽？”香缇建议道：“我想对着月亮嗥叫，欢迎一个新的野兽降临到世界上。我想这是神圣的感觉。”

“一个小宝贝？杰斯洛和香缇有一个宝贝？”

“这就讲得通了。”香缇又重新把头枕到他的胸口。突然他感到比以前更加孤单，离开了他唯一觉得有归属感的人。然而，他对杰斯洛没有权利，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杰斯洛有他自己的家庭；他有他的

“杰斯洛是个好父亲。”他喃喃地说，无法去除话语中的一丝苦涩。

“迪诺！安东尼·迪诺！”远远传来舍监生气的喊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你——滚回来，马上！你一天的课都没上！”

托尼转过脸看着香缇，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离上次见到爸爸多久了？”

“一年多了。”她回答：“去年夏天他送你去了夏令营，然后你直接回了学校，再也没见过他。圣诞节你和猫鼬先生和那些难看的小猫鼬一起在野营过的。”

‘猫鼬先生’是香缇赅校长的外号；她彻底地痛恨他的猫鼬灵兽，也讨厌他的一群小孩和他们烦人的猫鼬灵兽。

“好吧，也许我们该强迫他来看我了。”托尼对她说道。

她抬起头，询问地看着他：“你打算干蠢事了是吗？”

“对！”他笑嘻嘻地说道。

“如果他们再打你，我想我没办法不吭声。”她警告道。

他笑了起来：“哦，我就指望哪。”

半小时以后，他发现自己被揪着衬衫领子拖过了院子，拖进了教学大楼。他父亲送他进的相信是全国最荒唐可笑的老式寄宿学校，还有那儿的校长和舍监，加上一套和军队相比也不遑多让的规矩。

他一直在吐口水、骂脏话。所有他记得的辱骂和诨话都扔了出来。在他身边，舍监的罗威纳犬兽用他结实的大嘴巴拽着变成了狮子的香缇，香缇则一路怒哼着。

舍监和他的猫兽把他们随便地丢到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校长叹了口气，从眼镜的上面俯视着托尼，他的猫兽则跳到办公桌上，失望地瞪了香缇一眼。香缇朝他龇了龇牙，猫兽受惊地往后跳了一下，托尼笑出声。

校长站了起来，看起来气极了。托尼做个痛苦的表情——计划的一部分总是最困难的——可他的勇气会辜负他，无论如何他都要挺过去。

“你一天的课都没上？”猫兽先生看上去暴怒了。“而且你逼托尼先生最后找到的时候，你对他用了下流的词。”

“他没找到我。我自首的。”托尼甜甜地笑着。“反正他自找的他是大傻x。”

“你说什么？”

“我说他是大傻x。就像你”

推做好了准备，果然马上，他发现已脸朝下趴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在挨十下板子，而香缇则被罗威纳犬\*和\*猫逼在角落里大声怒吼。看没法遏制她，校长又叫来了个舍监，他的鸟灵不停地啄着香缇，让她别动

这还不够——推必须把事情搞大一点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反抗着惩罚，校长努力要按住他，而他则在校长手里挣扎着。他不想像个好孺那样乖地受罚。他尖叫着，大喊着每次板子落下来的时候都又挣又扭。他能听见香缇用最大的声音怒骂着。

随即事情变得一片混乱；香缇咬了猫鼬的耳朵——重重地——而推趁机一脚踢在校长的胫骨上，逃了出去。一个舍监追住他，把他拎起来扔进了个房间……没有香缇。门在他身后锁上了，他听见悲痛的叫声，因他们制住了她，正沿着走廊把她从他身边赶开。

推惊恐万状——这超出了他的打算。他只想惹够的麻烦，让他们自己送回亲那里这样起码他可以再次看见他。相反，他们把香缇越推越远，开始让他痛苦。这比校长愚蠢的板子痛得多，他尖叫着扑到门上。

“站住！拜托！对不起！香缇……拜托……对不起！”他用拳头捶着门，一遍又一遍，接着倒在地。感觉虚弱，失落，还有可怕的绝望的孤独。“香缇！”他抽着感到他俩之间的连接被扯得那么紧，让他每一寸肌肤都在痛。“香缇……香缇……拜托……拜托……我需要她……”

他感觉到她变成了蝴蝶，想从他们手上逃走，可乌鸦用喙抓住了她。她变成老鼠逃，可罗威纳轻易地用她的大嘴逮住了她，摇晃着她。她被扔进了某个房间里，门被锁上了。她奔到门边，变成甲壳虫想钻出来，可他们用什么东西堵住了门缝，防止她逃脱。

充满受挫的痛苦，她又变回了狮子，他听她因被和他开的痛苦而狂野的哀号着。她焦虑得快发疯了，就像他现在一样惊恐绝望。

香缇吼了个多小时，而他坐在那里，紧贴着最靠近她被关地方的墙壁。他的手指扒住墙，脸颊紧贴在坚硬的墙面。

这太痛了。他靠近她，用手指感到她。她是他的兽……他们肯定不能把他和他自己的兽分开？

~~~

李罗伊摇着怀里新生的女儿，感到筋疲力尽却很幸福。这个漫长的日子，尽管显然承受的罪最多。有一阵子情况有点危急，可一小时前他女儿平安降生，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他把小凯莉放回摇篮里，低头看着沉睡的香依。他撩开落在香依苍白的脸庞上的红发，她看起来很累，但很满足。佩尔停在她的床头，沉沉地睡着，头藏在翅膀里。

李罗伊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凝视着新生的女儿那完美的粉红色的手指和脚趾。在凯莉身边，一只小白兔蜷着睡得沉沉的。

“她真美。”泰萨也注视着摇篮说：“而且她的灵兽也很完美。”她轻轻拱了拱小白兔，它变成了只乌龟。然后用小毛头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又变回了兔子。凯莉轻轻啾了一声，手指抓住兔子柔软的毛。

“是的，她是的。”李罗伊骄傲地视着她。“我是爸。”他说：“你能相信吗，泰萨？”他惊讶地摇了摇头，感到一股对这新生儿强烈的、充满保护欲的爱涌上心头。“我会辜负你，甜心。”他说，手伸到摇篮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我保证。”

他随着她的灵兽会叫什么名字。这只有她能告诉他们事情，等她不能说话的时候。灵兽的名字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每个孩子都能知道他们自己的名字。

他缩回手，闭上了眼睛，决定抽空睡一会儿——突然，心中一阵绞痛，他的眼睛又睁开了。

“泰萨！”他茫然地四下寻找着她。妈的，她在哪儿？为啥她不在这儿？她上哪儿了？

“我在这里。”她说，用颊碰了碰他的腿。

“妈的……”他双臂搂住她，让自己安心——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没做过这种举动。“那为啥我感觉你走了？”这和他小时候泰萨不小心被锁在柜子里，他没法把她弄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很痛，可她就在这儿，安然无恙。

“我不知道。”泰萨的头靠过来，贴着他的头。他们紧紧抱在一起。

李罗伊看向香浓和黛莉，可她俩都很好。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感觉是哪儿来的？

“我在想香缇，”泰萨轻轻地对他说：“她在脑子里。”

“托厄兽？”李罗伊已经多年没提过托厄了。泰萨知道他失去狼群一员的感受，没必要提这件伤心事。他们每天都记在心里。“托厄有麻烦了？是不是他父亲又在打他的兽……？”

“你会怎么做？”泰萨问：“你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过我想他没危险，只是不开心。”

李罗伊知道泰萨是对的——他不知道托厄住在哪里而且，眼下他有更紧迫的责任。他有个新生的婴儿要照料。

“我再等一晚上——要是这种感觉变糟了，要是我觉得托厄真的有危险，那我就可不管有多难——我会找到他。”

~~~

白天变成了黑夜，没人过来给托尼食物或水。他能够听见走廊那头香缇伤心欲绝的哭声，他痛恨自己愚蠢的计谋让她受这种罪。他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和她分离的痛苦让他快休克了，而且他知道她正经历着同样的感觉。

夜深了，香缇愤怒的咆哮变成了孤独的长嚎。接着它变成了惊恐的、狗那焦虑颤抖的吠声。托尼一直叫着它，声音嘶哑地说着他俩谁也不会相信的安慰话。

这个孤独、痛苦、漫长的夜晚里，他一点也没睡着过。第二天早上，他们终于打开门的时候，他还躺在墙边，浑身疼痛，不停地颤抖。他身上所有的反抗都被粉碎了，他只想回到他的兽身边，不再这么痛苦。

猫鼬先生肯定知道他的感觉，他满是泪痕的脸颊，颤抖的身体和绝望的双眼肯定是再明显也没有了，可他还不肯放过托尼。他把他领回办公室，站在他面前，俯视着他，他的猫鼬灵兽大摇大摆地绕着他踱步，同时啧啧有声地摇着头。

“拜托，让我见香缇，”托尼恳求道：“拜托，让我做什么都行。”她显然听到了他的话，因为她又开始咆哮，声音因他们被延长的分离而痛苦。

“你只有道歉以后才能见他。”

“对不起，我不该骂你，我不该说昨天说谎话做昨天做的事，现在拜托……我得见香缇。”  
托尼虚弱地乞求着他，恨自己的虚弱，可要是这样能解除身体那可怕的疼痛，能够帮到香缇，那他会做在事情。

“昨天晚上我们给你父亲打了电话，他很快会来接你回去。你好了。”校长对他说

这是他要的结果——他只想被停学——可现在他不在乎了。无疑他父亲会找到另一家学校接收他，他在找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待些日子，这不会很长，可给他的就这么多，所以托尼会接受下来。他努力装出适当的悔恨的样子，可至少为这结果高兴——起码他又能看见他父亲了。

校长似乎对他的悔恨感到满意。他和他那可怕的猫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走去。托尼听到一扇门被打开了，狮子形状的香缇沿着走廊朝他冲过来。他迎着她奔过去，她扑到他怀里，把他撞翻在地。

他把她抱在胸前，一阵最强烈的宽慰席卷过全身，身体的疼痛也平息了。她变成一只狗，尾巴摇得都快掉下来，舌头舔着他全身，直重新靠近他的幸福几乎让他无法呼吸。

他父亲到了以后，静静地把他领到车里。娜拉想咬香缇的腿，可香缇变成狮子朝她咆哮，她退了下去。托尼对自己笑了：他不会让父亲再欺负他了。

“校长对我说了你做事情。”他父亲上车坐到他身边的时候说

“嗯？”托尼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这么我想见你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

“你打个电话就可以。”他父亲回答道，发动汽车，朝学校的大门驶去。

“你从来不在——而且他们总是不让我打电话。”

“因为你是一个麻烦精，而且你没法控制你的野兽。”他父亲说着，看了一眼香缇，厌恶地撇了下嘴。

“我能控制她。就是时候我不想这么做。”托尼把香缇抱到腿上，紧紧搂着她。

他父亲干笑了一声。“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托尼。”

“我知道。”托尼朝他瞥了一眼。“可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你只好和我在一起，直到你找到别的地方收留我。”

他父亲叹了口气。“好吧。我们一起去度假怎么样？”

“你认真的吗？”托尼转过脸看着他很久以来没这么开心了。“度假就咱俩？”

他父亲点头。“对——我在想……夏威夷怎么样？我听谢丽娅说那里是个的好地方。”

听到“做生意”这个可怕的字眼，托尼的心沉了下去，可这总归聊胜于无。他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是很有趣的。

“听去不错。”他抱紧香缇，下巴支在她的狗脑袋上。

“香缇还没定形状咯？”他父亲瞟着她问。“会太久了，她知道是啥吗？”

“不知道。”托尼挠着她丝滑的耳朵。

他父亲看着他：“你长高了我，儿子长大了。”

你设在我身边看我长大，托尼暗自想道。可她什么也没说，尽管自己刚刚被学校开除，他父亲看起来却心情很好，而且他们要一起去夏威夷度假。

“这值得吗？”他父亲打开收音机，开始跟着他最喜欢的爵士电台哼曲的时候，香缇小声问。

托德在那个房间里度过的恐怖之夜和她分开，颤抖着，感觉失落、孤单。这样值得吗，只为了和他父亲共度些许时光，而父亲似乎大部分时间里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不知道。”他对她说，“我真的不知道。”

~~~

李罗伊彻夜无法入眠。最初的锐利的感觉慢慢减弱，变成了一种钝痛，可那还是让他难受得睡不着。他担心托德不知道这孩子正在经受着怎样的煎熬，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看着自己正在熟睡的孩子，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永远不经受这样的痛苦。对她，他做得会比托德的父亲对托德好。

清晨来临的时候。李罗伊感到一阵欢乐爆发开来，疼痛像突然出现时那样突然消失了。

“好吧，我们说过我不会忘记他。”泰萨轻声嘟囔着，头贴着他的手：“而他在保证让我们忘不了。”

“听起来像托尼。”李罗伊苦笑着说，“你觉得他现在没事了？”

“是的。”

“你觉得这和凯莉有关吗？”李罗伊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稚嫩 的婴儿脑袋。

泰萨看起来 迷惑了。“你觉得托尼 昨晚的悲痛能 和凯莉 的生育 有关？我不明白怎么会。”

“我是。”李罗伊摇头。“只是……看起来 像巧合，而不 相信巧合。”

“也许我们 永远不会知道。可现在 托尼 和香缇都走了。”泰萨再次顶下 他的手。“我们 要是能 感觉到 平安无事。”

1990年

托球通过前场，高高跃起把球投进了篮筐。看台上爆发出一阵鼓噪。他毫不留情地炫耀着，队友们涌过来祝贺的时候，极力表现着自己的价值。今晚他在燃烧！他差不多在凭己之力赢下比赛。

看台上俄国的支持者发狂了有节奏地喊着他的名字。他迎合着他们不停地鞠躬，做了一个的胜利舞蹈。香缇爱这个——她跳到空中，翻着跟头，不惟为情地夸耀着，直到兴奋过头摔到地上，撞了自己的头。

托球怜怜地揉着额头，看向人群。他能够看见杰森·埃奥特坐在萨拉·麦克米兰身边，他让自己的视线从这个溜到那个身上，想搞清楚今晚该和谁睡觉。过去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再追他们两个，而且他确信成功就在今晚；他只是不知道最后自己会把哪一个哄上床。

萨拉有着长长的深色头发，带笑的棕色眼睛，他喜欢她卖弄风骚的样子。杰森更严肃，有着金色的短发，诚挚的灰眼珠。最后把他带上床会是一项成就。托球总是热衷在安静的人——一旦把他们弄上床，他们通常是百无禁忌的。他没告诉杰森或者萨拉他们是竞争对手——他喜欢有两个以上的潜在目标等着攻克。这样万一这个失败了，那边总还有个备用的。

他又对着同时发出欢呼声和嘘声的人群鞠了个躬，然后奔回场内继续比赛。妈的，今晚他炙手可热。

“而且最谦虚！”香缇笑道。

“嗨——为啥我不该骄傲？我在单枪匹马赢下这场比赛。今晚结束的时候，我会是俄国的英雄——而且有人跟我上床。”他眨了眨眼，对他说

“你不缺床伴。”她说：“比你的朋友多一倍。”

“这么谦虚，双的好处之一。”他笑眯眯地说：“潜在的交配对象加倍。”

“随便什么人都认为双性恋只是你的一种勾引战术。”她对他吐了下舌头，他大笑着拍了下她的下巴。

“你跟我一样喜欢这样。”他又她说，猛地跃起做一个抢断，然后娴熟地将球运过前场。

“是我喜欢。”香缇跟在他身边，亦步亦趋，充满活力。

托尼一个急停，准备跳起再次投篮，可就当他跃到空的时候，对方一个球员撞到他身上，使他侧身摔了下去。他艰难地跌了下来，只听见扑的一声，什么东西裂开了，接着他被左膝传来的剧痛彻底压倒了。

在他身边，香缇像棵大树一样倒了下去，瘫倒在他边上，痛苦地哀号着。他躺在地上，抱着膝盖呻吟的时候，她努力伸过头，舔着他的脸颊。“我觉得，”她严肃地说，“今天没机会跟你上床了。”

人群聚拢过来，看着他痛苦地打着滚，托尼不知怎地居然能够同时发出笑声和哭声。队医冲到场上，挤过人群来到他身边。托尼眨着眼睛，不让汗水流到眼里——那是在围着他的人群中，他能够看到杰森担忧的灰眸和萨拉关心的棕色眼睛。

他转过头，朝香缇眨了眨眼：“想打赌吗？”

~~~

李罗伊整天都躲在他的掩体后面，他已经深入敌后，直到天黑前，移动都是很危险的。

幸运的是他有着成为狙击手的完美气质，他能在需要的时候，几天几夜耐心守候，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立刻行动。他很安静，隐秘，致命——就像他身边的狼獾。

他靠在掩体里，拿下头盔，那儿在一片弹性面料下面，藏着一张照片。他把它拿出来，幸福地端详着。由于被塞在头盔里，它已经有点磨旧了，可他不去理会破烂的边缘，而是对着照片里两微笑的人儿微笑着。

蹊莉七岁了，她的碧·埃文以麻雀的形态停在她的头顶。香农一只手搂着蹊莉，佩尔停在她的肩头，就像他平时一直待的那样。

“我们很快会见到他们的。”泰萨平静地说。

“嗯，我知道。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就这样。”李罗伊把照片重新放回头盔里，戴到头上。他抬头看了看逐渐变暗的天空。“黄昏。也许是行动的好时候。今晚我们要赶路。”

泰萨点头。“我同意。我们要在黎明前就位。”

李罗伊背好背包，抓起步枪，开始爬出掩体——可膝盖一阵剧痛，他停了下来。

“操他妈的！”他咬着牙说，跌了回去。

泰萨在他身边倒了下来，开始咬自己的左后腿。“痛。”她呻吟着。

“我知道。该死……我以为膝盖上的这个老伤几年前就好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揉着膝盖，试图舒缓疼痛。“我知道它下雨的时候会痛，可不会像这样……见鬼……”

疼痛减轻了一点，他重新靠在掩体里。“我不明白。我们什么都没做。它怎么会这样？我甚至没听到它出声。”

泰萨让蹊莉啣咬，抬头看着他。“集中思想。”她说。他扬起眉毛看着她。“瞧——那儿——这感觉不像我的痛。”她说。“受伤的是你的膝盖。”

“香缇？”他问，眨着眼睛，不让汗流到眼里。

泰萨想了想。“我没感觉到佩尔。”她说。

“香缇？”李罗伊问。离他上次感觉到托尼已经几年了，可这杯意味着他已经忘记了他经常想到这孩子。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泰萨对他说。“他现在要二十了——跟你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一样大。”

“也是膝盖受伤的年纪。”李罗伊指出。

泰萨吃惊地抬头看着他。“你俩有点心有灵犀。”她喃喃地说。“就像那个出船的那个夜晚，我都感觉到托尼和香缇出了什么事情。”

他腿痛开始平和了，可他还不能带着这个变数冒险去任何地方。“今晚我准备蹲在这里。”他对泰萨说。“我会用无线电联络，告诉他们明晚前我到不了那里。”

~~~

托尼躺到床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大半夜都在医院里照X光，接受治疗。医生诊断是膝关节脱臼，他们给他的膝盖打了绷带。他膝盖上敷着冰袋，医生让他保持膝盖抬高、冰敷、休息。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做的，只能等着它恢复。

“妈的——本来所办的事情都那么顺利。”他叹了口气对香缇说，惨兮兮地盯着床边的拐杖。

她躺到床上的时候，一条后腿别扭地伸在外面。

“看来我剩下的赛季里都要休息了。”他悲哀地挠着她的耳朵，她靠向他。

“我很难过。我知道你喜欢那个愚蠢的小球扔来扔去。”

“嘿！”他拧了拧她的耳朵，自己的也相应地刺痛起来。她冲着她笑了起来，他也轻声笑了一下。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接着门开了，他的室友，迈特探头进来。“嘿，外面有两个人要见你。”

“现在都快凌晨2点了！”

“我知道，可他们一直在等你从医院回来。”迈特冲着他眨了眨眼睛，他的蜻蜓灵敏地扑扇着翅膀。“这会很好玩。”他说着，打开门，外面站着萨拉……还有杰森。

“哦，糟糕。”托尼皱了下脸。

“嗯——这么说就对了。”萨拉说，大步走进房间。杰森跟在她后面，迈特对他做非常无辜的“抱歉”的表情，关上了门，整个过程中他在歇斯底里地大笑。

萨拉瞪着托尼。“瞧杰森和我，我俩都觉得应该在这儿等你从医院回来。我们想你不是事然后我们开始交谈……”

“然后发现”杰森走到床边说“你脚踏两只船。”

托尼感到脸发烫，香缇难为情地用爪子遮住眼睛。

“我能说啥？”托露出最迷人的笑容，就地摊开双手。“你们俩都美极了，而且，你知道我想要是个追不到，还有另一个。”

“你甚至都没告诉我你是双性恋！”萨拉责备道。

“这个……你从来没见过。”托说自己也觉得这个辩解糟透了。

“我很吃惊，我有注意到。”萨拉沉思地看着香缇。

没什么好羞耻的；和香缇在一起，就很难隐藏他们的性向，所以大家对不同的性向都习以为常。

“这个么，香缇一直是很好的卧底特工。”托回答，记忆让他微微一笑。

萨拉看起来并不买账。“幸好杰森灵兽比较容易看透。杰森也是双——而且他很可爱，我喜欢他。”

杰森的乌鸦灵兽鼓起了翅膀，看起来对自己很满意。萨拉的青蛙灵兽轻轻翻了个白眼。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惩罚你的方法。”杰森对他说，一只手抚摸着萨拉的头发。萨拉靠过去，吻着他的嘴唇。他的手移到她的胯上，撩起她的裙子，露出她修长而有弹性的双腿。托咽了口口水。

“你可以看，”萨拉对他说，“可你能碰，也能加入。这是你的惩罚。”

萨拉把杰森推倒在床尾，解开他的牛仔裤。接着她褪下自己的底裤，爬到杰森身上，再次吻着他。

托尼叹了口气，靠到枕头上，双手放到脑后，好看得更清楚。萨拉开始在杰森身上大力摩擦，就在他和他疼痛的膝盖够不着的地方，托尼朝香缇眨眼睛。托尼是个玩家，而且知道什么时候是被人家玩了；他没生气。另外他俩在一起看起来不错，而且他还有个前排位子。

“你知道，作为惩罚我经历过更糟的。”他轻笑着，手探进裤子里，释放出已坚硬的勃起。

~~~

李罗伊坐在掩体里，仰望着星空。他腿上的疼痛在最初的打击过后已经大大减弱了。现在能够确定这是真的——起码对他来说是真的——一旦他认识到这点，他能够调整更好地对付它。他确信很快能够彻底屏蔽它。

泰萨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他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欲火中烧。他的老二又硬又疼。

“呃……我想……既然周围没人……”他解开裤子，然后又住了。“哦，妈的——这又是他，对吧？这色小饿鬼！妈的，为啥我对他现发了点啥这么敏感？”

“我疼痛让我更加意识到他。”泰萨对他说：“这会减弱的。”

“你觉得发了什么事？”他问她：“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们有过强烈的体验，可那是好几年前了。为啥我还记得他？”

泰萨看起来若有所思。“你们连接在一起了我想那个晚上发生在旅馆的事情让你们相互之间打开了通路把你们连在一起事情的激烈程度，依他灵的方式和氛围，他那时的年龄……也许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你们之间永久的连接。”

“可……我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也碰过她，这么多年以前只认识了个星期的孩子，我能够感觉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有点怪异么？”

“托尼有点与众不同。”泰萨沉思着：“我从来不知道有孩子能够像他对香缇那样控制自我灵体形状。他还有种奇怪的感应。他相信他去姨妈的灵体在他父亲伤害他的时候，让他呼唤你——而他喊了你的名字，而我们听见了。”她轻轻打了个颤。“就那天晚上，我们去了旅馆房间。”

“你是说托尼是灵媒？”李罗伊不可思议看了她一眼。“你知道我不信这种鬼话，泰萨。”

“这个我想不出别的解释。”泰萨下巴枕在自己的脚爪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关心。“也许这根本不重要，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真他妈的麻烦。而且……”李罗伊的额头上出现个川字：“他怎可能在他膝盖受伤的同一个晚上私上床？”

“这个，他是托尼！”泰萨回答，随即扬起头大笑起来。他瞪了她一会儿，随即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臭小孩，把我陷在敌后的掩体里，带着受伤的膝盖，还有硬得要命的老二！等我再碰他，我要用这个犍棍拍他的头！”

1991年

这是他学生生涯中普通的下午。托尼睡了个懒觉，用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点儿也不诚心的“我会给你打电话！”赶走了昨晚的战利品。现在他穿着内衣坐在沙发上，就着一碗儿童麦片，在看电视上重播的《私家侦探玛格依》。

香缇躺在沙发上他的身边，尾巴不时扫过他的脚趾，他则在和她说话。吃麦片，模仿汤姆·谢立可。

毫警告 一分钟前他还 在吃东西下一 分钟就开 始呕吐 。他脑子里响起一阵叫嚣 ，浑身都疼得厉害，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感到 孤寂 就 好像看进一个 黑洞，被它完全 吸了进去 。接下来的悲痛是那 么强烈，他从沙发上一头栽倒在地。

“香缇？”他大叫：“出了 什么事？”

香缇没有 回答。她只是 仰天长嗥，好像她的世界 到了尽头。

心里有 什么东西 裂开了来 。托尼 感觉 破碎，无法动弹，就好像人 扯开了他的胸口，挖走了他的心。

他躺在地 喘息着 努力 呼吸，同 时对付着汹涌而来的情感。

“这不是我 ”他喘着 气 对香缇说把 她拉 近：“不是我的 感觉，香缇。”

“那只能杰 斯洛，”她回答 刚刚 过去的冲击让她颤抖着。

他把 脸埋进她的皮毛里， 紧紧 抱着她。“他怎 了？他死了？”

“要是那 样的话我 想我不 会还 有这样的感 觉。”

“那受伤了？他很痛？他是海陆 ；也许他又被枪打了。”

“那是 身体上的痛 ……”香缇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 。泰萨 心烦意乱。“是佩尔！”她睁开眼睛 看着托尼 ，显得不知所措。“佩尔没 。”

“香依死了？”托尼 记起她红色的 头发 美丽的眼睛 。他只认识 了她两天 ，可她对他很好，而且杰 斯洛爱她 所以 他也 爱她；那时的生 活就 这么简单。“杰斯洛 肯定快发疯了，”他说 觉得自己 又要吐了。“妈的 香缇 我们 得找到他 我们 得去她 那里。”

他挣扎着站起来，强压下那些他知道不是自己的强烈情感。

“然后呢？”香缇问，慢慢站起来。“你已经三年没见过他了，托尼。你怎么知道他还记得你？”她金色的眼露出苦涩的神情。“他为啥要记得你？在乎你？你是他什么人？”

她有道理他自己的父亲竭尽全力要把他从生命中去除出去——杰斯洛为什么要不一样？

托尼赶走怀疑的声音。“我保证过，”他对香缇说：“对香缇在车上。”

他记得香缇低头看着自己微笑着。“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杰斯洛！”

“她那么说不代表什么，”香缇合情合理地指出：“另外，你根本不知道杰斯洛在哪里。”

“我能找到他。”托尼坚持道：“我很擅长找人找东西。”

“这个么，你很擅长找出某个漂亮妞儿什么时候下课，某个俊小伙儿晚上在哪儿打工。找到杰斯洛比那个难得多。”香缇哼了一声对他说

他突然停下来，转身面对她。“你真的认为我找不到？因为如果你认为我是没用的废物只想着和人上床，找点乐子那我也许现在也该放弃了。你跟别人一样小看我吗，香缇？”

香缇吃惊地眨着眼睛，随即顶了下他的手。“你是我的**一切**。”她轻声说：“难道我是比其他人**更清楚你喜欢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吗**？”

他甩了下头，记起自己曾经怎样让她藏起狮子的形态。他轻轻摸着她柔软的耳朵。“对不起我永远不该让你那么做。”

“你对你母亲保证过我明白——**即有** 时候那样不舒服。”她对**他** 笑了笑。“**你** 还是把你自己最好的部分隐藏着，就像你一直做那样——**可瞒** 不过我我 从未上过你的当。”

她蹲坐下来，带着不同寻常的严肃表情抬头看着他。

“**听我** 说 **拈** 我知道要是你真正下了决心，你能做到你想做**任事** 如果我那 样我会仍就是只蝴蝶，高兴飞哪里就飞哪里，永远不专心到**任事** 情上。”

他**微笑** 来，记起她曾经做过的蝴蝶，从一样东西呼扇到另一样东西上，几乎没有一刻静止的时候。

“而且我知道你远不是一心只想和**人** 上床的花花公子，**刚** 我会仍然是只**澳鸬** 一天到晚笑哈哈地卖弄，从来不会严肃。”**香缇** 继续说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么严肃的语气。

“和你父亲之间的事情可以让你变得尖刻，我可以成为一只咆哮的熊，总是对世界充满怒气。”她停下来**低** 孔了一声。“或者我可以仍然是只金毛猎犬——忠心，可靠，真实，一个永远的同伴。这**形** 态都是你的组成部分，可我没变成其中任何一种，**拈**。”

他低头看着自己高贵的母狮**兽** 那么硕大 那么勇敢 那么美丽，明白了她要告诉他的东西。他俯下身，双手捧起她的头，亲吻着她松软的皮毛。

“谢谢你，香缇。谢谢你对我的信赖。”

接着他转过身，跑上楼去穿衣服。

~~~

杰斯 凝视着窗外院子里的 玫瑰 它们 需要 剪枝了。自己 上次回家 是什么时候 ？那次为啥没给它们 剪枝？

屋 理人 们 在 他 周围 走来走去，小 声 低 语 着，偷 偷 瞥 他 一 眼。他 不 理 睬 他 们

泰 萨 坐 在 他 身 边，靠 着 他 寻 求 支 持。她 不 时 发 出 一 声 不 自 觉 的 哀 鸣，可 他 没 有 安 慰 她。他 怎 么 做 得 到？他 没 法 改 善 任 事 情。

别 人 的 声 音 不 许 出 声，被 管 得 死 死 的 鸟 儿 们 停 在 肩 头，狗 和 猫 紧 跟 在 主 人 身 边，老 鼠、兔 子、甲 虫 和 其 它 各 种 小 一 点 的 昆 虫 都 揣 进 了 外 套 口 袋 里。

外 面 很 冷，即 使 对 二 月 来 说 据 说 会 下 雪。他 从 没 想 过 自 己 会 怀 念 海 湾 地 区 的 炎 热 和 汗 水，可 现 在 他 发 现 自 己 想 念 那 些 他 不 想 在 这 儿 在 这 个 他 们 曾 经 共 同 居 住 的 屋 子 里。他 不 能 呆 在 这 儿，独 自 人。

“提 一 伙。”泰 萨 轻 声 说

“你 知 道 我 的 意 思。”他 答

“是 的 ”

她 把 鼻 子 贴 近 地 面 发 现 一 支 褪 色 的 彩 色 铅 笔，它 一 定 是 滚 到 桌 子 底 下 去 了。她 把 它 朝 前 顶 了 不 然 后 下 巴 搁 到 地 板 上，惴 惴 地 凝 视 着 它。

“我 们 不 能 留 在 这 儿。”他 对 她 说

“对 我 不 能 留 在 这 儿。”她 同 意 道 。

他们给了他假，让他从伊拉克飞回来埋葬亲人。他直接去了停尸房确认遗体；莱恩少校陪着他。

“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那里，”军士长说。“从没抛下过同伴，现在也没这种打算。”

关于他们的友谊，少校只会说那么多，但李罗伊明白。

他以前见过死人很多。他知道死人的样子。即便如此，他也没准备好见到他家人的尸体。香农伤得很厉害；她看上去像只摔碎的瓷娃娃，彻底破碎了。可凯莉没这样。她身上几乎没有伤痕，尽管她的内伤很严重。当他低头看到躺在那里的她们时，最打击他的是，他们没有灵兽。

佩尔总在近旁，停在香农的肩膀上，用喙梳理着她的头发。埃文充满活力，变来变去，就像所有孩子的兽。有时他是只亲切的兔子，躲在凯莉的毛衣里；或者是只长着硬壳的乌龟，当凯莉觉得易受伤害的时候，试图把世界隔绝在外；或者是只羽毛鲜亮的金丝雀，在屋子里飞着圈，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甜美动听的歌。

现在他们都不见了。只是那一刻，看见了没有兽的妻子，李罗伊才真正意识到她们死了。自那以后，他一直像具行尸走肉。

莱恩少校的妻子组织了守灵和葬礼。他只是穿着军礼服到场，每个扣子都闪闪发亮。泰萨不停地撞到东西，悲痛让她对眼前的景象都视而不见。

现在他们回到了他曾经和亲人一起生活的房子，尽管里面全是人，可他还是觉得无比孤独。

李罗伊用眼角看到他父亲的兽。她爱管闲事地朝他走过去了，他想去一脚把她踢到屋子对面。他的愤怒和悲痛烧得通红。这个房间只有一个人，他爱到可以向其发泄。这听上去很疯狂，即使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可像这样的时刻，只有对着家人你能做你自己。不管现在我是多么丑陋。

“丑陋。”泰萨平静地说。

他感觉到杰森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我真难过，儿子。”

他转过身，心中的悲痛磨成了一道白刃。他越过杰森的肩膀看向他带来参加葬礼的女人，好像是某个社交聚会。

“我看出来了。”他哼了一声。

他父亲的眼睛没有闪避，他捏了捏李罗伊的肩膀。梅尔德立试图用身体去蹭泰萨，可泰萨朝她甩了甩下巴把她推开。

“你现在准备做什么，儿子？”杰森温和地问。

“现在？”李罗伊看向窗外需要剪枝的玫瑰，又低头看着地板上蹒跚掉下来的彩色铅笔。“现在我要回科威特打仗。我是海陆两栖要做事情。”

“回去……？”杰森看来吓着了。“儿子我比你明智。部队肯定会给你些假期吧？你这样的心情回战区肯定是不行的。也许……”他停了下来，看来很不安。

“也许什么？”李罗伊扬起一根眉毛故意刺激父亲和他吵架。他太想吵架，为了发泄一些正郁积在胸中的愤怒。香农和蹒跚的死不是杰森的错，可在这里，李罗伊需要出气筒。

“你也许会被打死，儿子。”杰森轻声说。“拜托……好好想想我为你担心。”

“别。我要回科威特，回我小队。我的\*家庭\*——反正我现在只剩下这个了。”李罗伊故意用了这个字眼，想要伤害父亲，他知道自己成功了。杰森退后一步，他的嘴巴吃惊地一张一合。

莱恩少校走过来，站在他身边，显眼地给予他支持。

“少校——你肯定觉得这件事以后，李罗伊回去打仗是不对的。”杰森绝望地说：“他这样的精神状态，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如果他通过了心理评估，那我就想那样对他最好。”莱恩坚定地说：“他是海陆——他应该做擅长的事。”

起码没哪一句“别让他忘记”，好像这是某种小的失望，而不是他整条生命都在分崩离析。为此他心存感激。

“儿子……”他父亲又开始说每次他想对他说他错了，应该听他老爸的时候，他总是会用那种‘合情合理’的语气。

“那些玫瑰该剪枝了。”李罗伊突兀地说

他从柜子里拿出园艺剪刀，打开门，走进寒冷的院子，藤蔓攀附着在他身边。

~~~

托瓦试了止水镇。他找出商店的电话，花了两天的时间打这个号码，可没人接。他没有足够的汽油钱，而他的车就像是皮筋和绳子扎起来的，所以他搭顺风车去了那里。他用他那大大的微笑和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魅力搭到了车；费了好多功夫，可还是到了。

过了这么多年回来的感觉很奇怪。大街看起来比他小时候的短，那时它不停地向前延伸似乎没有尽头，特别是当他和杰斯洛在树林里混了一天回来，知道杰森的家常饭正在店里等着他的时候。

这次他走到店门口，看见店面锁着，他的心沉了下去。

他在那 站了一会儿，思忖着接下来该做什么。香缇朝大街两头张望。“也许我们该问问？也许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托尼 走到附近的服装店 脸上挂起嘴明媚的笑容。柜台后面的 年轻 女人立刻 融化了。

“杰森 • 布斯？他只好关了店 看他儿子 家庭悲 剧。”她的音 变低了，她凑过来小声说：“几天前 他的 儿媳妇和孙女出车祸死掉了。可怕的事 情。”她摇了摇头。

托尼 一只手探 去 发现 香缇的头让人安心地就在旁边。杰斯洛还失去了他的孩 子？他还 记得婴儿降生那 天 那 种强烈的快乐。难怪杰斯洛的悲恸那么强烈；像 那 样一 下子失去整 个 家庭……

“他的 儿媳妇以前在这 儿 散 过，你知道。”那女孩继续 说：“一年夏天，大 概 或十二年前。她做 我现做的 工作。”居然不 幸发在 曾在她店里工作过的人 身 上。这 似乎让她很震惊。

“你知道 葬礼什 么 时候 举行吗？”托尼 问。

姑娘 看了一眼 表。“大概就现在在 华盛顿。”她露 出一丝悲伤的表情。“可怜的杰森 他总是在 谈他的家人——他 那 么爱他的 小 孙女。他给我看 过 那么多那小 女孩的照片。她 是 她的答 案——她 是 那 么漂亮的小 东西；大 大的蓝睛 睛……”

托尼 设法用魅力从那姑娘 那 里 弄到了地址，接着和 香缇 一起回到外面

他立刻 动身，搭车去了华盛顿，找到了给他的地址 这是 幢老房子 非常 朴素，只在 木头 和窗玻璃 上有些 装饰。那 么 这里 就是杰斯洛住的地方。

托尼 站在门外 心跳得那么厉害 现在 他在这 儿了，可 他 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杰斯洛会认为 他 神经病吗？这么多年以后 来 敲他家的门？他 会 明白他来 的原因吗？他 到底以为 自己 有什么用？那 人 刚刚 失去 他的妻子和女儿。为啥他想见 托尼 在 那 么多人 在这 样的时刻？除了哀悼，托尼 什么也提供不了。

“你已经 那么远，”香缇说 “不妨敲一下门。”

他深吸了一口气 照她说做 然后等 等着 没有 回音。房子看上去上了锁 所有的 窗帘都拉着。

“也许他出去了。”香缇说

“也许。”他坐到台阶上，思忖着接下来到底做什么。他在 坐了两个小时，等着有人 回家。可没出现 后来 终于 隔壁 子里出来一个邻居。

“你找李罗伊·吉斯？”那的 老鼠灵兽朝他们爬过来，用后腿站了起来，好奇地 看着他们。

“他在吗？”托尼 站了起来。

“几小时前刚走。”

“他什么时候回来？”托尼 问：“我能 在这儿等吗？”

那人 哼了一声 “能 可你会 等很长时间。他回科威特了。”

托尼 瞪着他 “他 打仗？沙漠风暴？”

“对。”那人 点头。“今天早些时候 和他的指挥官一起动身回去的。”

“可.....出了 这样的事以后？”托尼 探 去摸着香缇的头。

“我知道。太可惜了。她是位好女士，那孩子是个甜心。”那男人摇了摇头。他凑向托巴，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们确实是谋杀。”

“什么？”托巴眨着眼睛。“我以为……我以为是车祸。”

那邻居摇着头。“两个星期前，吉布斯塔目击了一场毒品贩子的凶杀。我听说她在车里的時候，旁边有调查这件案子的联邦探员，他中了一枪——所以才撞了车。”

托巴感到香缇的头在顶住他的手，为了这令人震惊的新闻面前寻找安慰。

“李罗伊怎么样？”他问：“他离开的时候，你看到他什么样子？”

“好像准备杀了自己，或者世界上其他人，或者两样一起。”那回答：“我可怜那些伊拉克人，他们现在是部队的杀人机器了。”

“这我相信。好吧……这个……谢谢。”托巴走了一只手轻轻放在香缇的头上。

“你能搭车去科威特。”她坚决地对他说

“我知道。”托巴停下来，最后看了一眼那房子。“我试过遵守我的保证，香缇。”他轻轻地说。“我真的试了。”

他觉得自己从眼角看到了只苍蝇在他头顶盘旋着，可他抬头看的时候，发现是一根树枝在二月的料峭寒风里晃动着。

~~~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一片模糊。他奋力作战——乐于战斗——这是唯一让他保持理智的办法。他享受血从步枪上流下来的感觉，享受杀戮的感觉。他知道莱恩少校在担心自己，他们在担心自己，可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任何事，最不在乎他自己。现在他是死是活都没关系了。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这一点。他不会自杀——泰萨不会允许他这么做——可如果他为国殉难了那对他来说没什么。

他自愿参加每次危险任务，他妈的每次都成功完成了。他已经记不清杀了多少人有多少灵兽在他面前化为灰烬。他心中交织着愤怒、激动、痛苦和悲恸，他想要他的敌人体会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天，他悄悄穿过沙漠的时候，一下巨大的爆炸声在他身后响起。接下来他只知道自己飞到了空中，泰萨在他身旁。他看见她的皮毛在冒烟，听见她痛苦的嚎叫——然后整个世界变成一片黑暗。

~~~

她尖叫着惊醒过来，在他身边，香缇在哀嚎。

“房子着火了？我们烧着了？”感觉像那样。他的脸和手都感觉火烧火燎。他环顾四周，可一切都跟安静。他感觉一阵灼痛掠过全身，接着……没了。他感觉也没有。“杰斯路。”他捧住香缇的头，看着她的眼睛。“你能感觉到泰萨吗？”

“不。”香缇摇头。

“那他死了？”

“没有！”她抗议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会感到。”香缇固执地说

“为什么？他只是小时候认识了个星期的某个家伙。也许这都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比实际的来得多。只是个星期而已。我只认识了他那么点时间。”

“不是杰斯。那天晚上他救了我们……”她打了个哆嗦。他搂住她的脖子，紧紧抱着她。他俩都不愿去想那个晚上。“泰萨说我是狼群。”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开始穿衣服。

“你要去哪儿？”她跳下床，朝他走过来。

“我向香依保证过，这次我要做到。我不在乎。我还是得一路搭车去科威特。我们要找他。他妈的要碰他。没事。”

~~~

这感觉很好。黑暗。平和。安静。

“你一直喜欢安静。”泰萨说

“你是”

在那边的远处有一道白光，可离他太远，够不到。在另一边，他的身后是他来的地方，可他不打算回去。永远。

如果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会很好，就像被裹在一条大毯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感觉黑暗，安静，温暖。

“那我们留在这儿。”她说。他听不见她，可能在脑子里感觉到她。他想象着她把下巴放在他腿上，待在那儿。

“是的，没什么值得回去的。”

“我们曾经有过狼群。”她悲哀地低语。

“曾经。再也没有了。”

他和父亲疏远了，他失去了伴侣和幼仔。

现在没人需要他了。回去的理由没有了。

托胡护士微笑着，那的编织灵兽朝香缇扇着睫毛。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追踪杰斯洛到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要是他现在被挡回去就太糟了，他已经那么接近目标了。

“瞧我，只是要见他。”他恳求道。

那护士显然很喜欢他，可同样显然地，不喜欢破坏规矩。“你是他亲戚？”

“是的。”托尼坚定地说。

“真的？”那护士显得很怀疑。“你能证明吗？”

“不提说……瞧那很复杂。”

“如果你是亲属那还能进去。”

托看 了一眼 走廊。就 在那边的门后面 是他十三年 未曾谋面的人， 而现在 他绝望地想 见他。

“你能 起码告诉我他的情况吗？”他问。

护士摇头。“保密。”

“可他昏迷了？”

护士皱起眉，看着病历。“你怎么知道 的？”

“我能 感觉到。”托 诚实地 回答。

护士抬起头，眼中露出好奇的神情，托 决定就 那么一次，诚实也许比谎言，比诡计，或者 他父亲 的欺诈手段，效果 更好。

“他碰过我 只有一次，在我 小时候。”他解释道。护士的眼睛 恐惧地睁大了。“哦，那是 件 好事！”托 赶紧说 “他是个 好人那 次他救了我 的命，这 我想报答他。”

护士又看了下 病历 然后又看着托 。“我不 告诉你这个， 可我还是要说 他是昏迷了， 可没人 知道原因。他的伤没 严重到 昏迷这么久。他的腿骨 断了 还有些 烧伤，他还有 中度脑 震荡，可没人 知道他 为什么 不醒过来。”

“我知道 为啥。”**托尼** 说 “拜托……让我见他。”

**香缇**凑过来，用鼻子贴着**缇** 的黑鼻子。

“拜托。”**托尼** 又说

护士很快朝四周扫了一眼 然后迅速点了下头。他扶着 **托尼** 的胳膊 把他领到走廊里 他打开杰斯洛病房的门 把 **托尼** 推了进去。

“你有五分钟 我要去 洗手间。如果有人抓到 你，告诉他们你瞒着我溜进来的 我会否认让你进来的。明白吗？”

“是的 谢谢你！”**香缇**舔了下 **缇** 的耳朵，护士退回了走廊。

**托尼** 关上门，站在阴影里。床边医疗 设备上的灯照亮了周围 把 蓝蓝 红红 的小点 投射到躺着的病人身上，还有挤在他身边的 **缇** 身上。

**托尼** 慢慢 走向病床。十三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这么做对吗？也许杰斯洛根本不记得他。

“他记得。”**香缇**轻声说

“这是 你的希望 ——**托尼** 其实并不知道。”

他来到床边，低头看着多年前救了他的人。杰斯洛鬓边的头发有了 银色的 斑点。他的眼睛 闭着，脸上有些 看起来很痛的烧伤。他看上去老了一——老了 累了 心碎了。

“他只有三十三岁，”香缇说 “他没 \*那么\*老。”

“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比我现在年轻那时候我觉得他那么成熟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可他从来没有那样过。”

“你\*是\*个大孩子”她说

他朝做了个鬼脸。“谢谢你，香缇。”

泰萨看起来比他幼年时记得的厉害了。他总觉得她很庞大，可他意识到过去她是用小孩的眼光看她。她仍然是只大兽，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看起来被压扁了，变小了。他意识到部分是由于她安静却又坚决的个性她看起来那么大。

香缇无声地跳到床上，嗅着泰萨被烧的毛，接着她在狼的身边躺下，贴着她躬起身子。她轻轻用嘴碰了下泰萨的头，接着伸出舌头，舔着泰萨的耳朵。

没有反应；泰萨的耳朵都没有反应的动一下。

托尼伸手碰了下杰斯路的手。“嗨……李罗伊……杰斯路……哦，见鬼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瞧，是我托尼。记得我吗？因为我肯定记得你宰的！”

没有回答杰斯路没有动——他连抖都没有抖一下。托尼\*的确\*记得。他记得十三年前这个人努力想把自己从巨大创伤的昏迷状态中唤醒，却没法成功。他也记得最后杰斯路用了什么办法让自己醒了过来。

“我得碰泰萨，”他对香缇说“行么？”不许触犯人兽的禁忌那么强大，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人看起来这么陌生他感觉这么做不对。

“你别无选择，”香缇回答：“我能感觉到泰萨在什么地方，不过很远我相信他们根本不想回来。”

托 深吸一口气 毫不迟疑地轻轻 把手放到泰萨 的身体上。

这感觉 很奇怪。上次他碰到 人兽 还是十三年前 在 止水镇，泰萨 舔着他的手跟他道别。现在 她的毛摸起来 干燥、粗糙。他停了一会儿，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做。当初 杰斯洛是怎么做的？

“泰萨，”他轻声说 “我需要杰斯洛 醒过来。”

泰萨 啾 着，却没有动 “嘘，泰萨……你没事了是我 托 。我在这里 你很安全。”

一波形象和憾 突然淹没他的 感官。他在沙漠里 叫，接着 站在一 墓 边。天气寒冷彻骨，而他在 修整 了，开了头，他就 停不下来了不 断地剪着，直到 只剩下光秃秃 的枝干竖在泥土里。接着有人 过来 把他领回 温暖的屋子。

“快回来，”托 说 “从你 待的地方回来。让我带你回家 。”

当他说出 ‘家’这个 字眼的时候 ，一种深深 的失落直入他的肺腑 。他感到 香缇的舌头在舔自己 的脸颊，提醒他她在这里 让他 踏实。他深透一口气，抚摸着泰萨 的皮毛，让她的内在再次淹没他。

四周很黑他 一个人 在这里只有 他和泰萨 。回去没有 意义，因为 她们都 死了。他没有 狼群可以回去……

“有我 ”他柔声说 “我是 狼群 。”

他感到 她的疑问。

“为我回来 我在这里 是 狼群。”他急促地重复着

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

“杰斯洛！”他绝望地说，“是托尼回来！拜托！”

门外有声音——他能够听到护士在对某个声音低沉有力地说。透过有色玻璃窗，他看见一只鸟在鼓翅，他的心中升起了希望。也许杰森和梅尔德在这里。也许他们能够一起让杰斯洛回心转意。

门开了，希望消失了。那里站着一个穿着海陆战队制服的人，一只巨大的老鹰灵兽站在他肩头。托尼从他的军衔上看出来他是少校。

“你到底是谁？离他远点！”少校命令道。“该死，你在碰他的灵兽！你这个变态的混蛋！”

“你不明白。我认识他！”

少校粗暴地把他推搡出房间，他在手中挣扎着。在他身后，硕大的老鹰用喙叼着香缇的耳朵，把她拽出病房。他能听到她在嗥叫。少校松开她，香缇扑到他怀里。托尼蹲到地上，背靠着墙壁，竭力让呼吸平稳。

“你到底在干吗？”少校质问道。

“努力让他醒过来！我见过他……很久以前……”连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

少校双手叉在胸前，皱眉俯视着他。“我该叫警察，可妈的，你还是个孺子。你说你认识李罗伊？”

托尼点头，不停地摸着香缇的耳朵，舒缓她的疼痛。老鹰灵兽在他头上恐吓地盘旋着，巨大的翅膀遮住了头上的灯光。

“你有两分钟。解释。”

托尽力那么做，尽可能的事都塞进他的解释里，可他怀疑这有什么用。谁能相信他和病床上躺着的男人用某种奇怪的方式连接了起来，就因为很久以前的一次意外？不管那意外多么恐怖，这听起来太怪了，就像某个荒诞的编造的故事。

“你说你三年没见他了，却还找到了他？”少校勉强给了他赞赏的眼神。托慢点了下头。“我喜欢你的毅力，孩子，尽管整桩事情听起来很疯狂。你能做好潜水——或者好警察。”他笑了。“瞧——没造成损害，你看起来够真诚，也许有点疯狂，现出去，我不会叫警察。”

托乞求地看着罗伊病房的门。“我能只……”

“我认真的！走！”少校用靴子顶了他一下，他的老鹰灵兽飞下来，啄了下香缇的屁股。她咆哮了一声，拍走老鹰，可意思已经清楚了。

托道自己没有选择。他站起来，最后看另一眼关着的房门，和香缇一起离开了。

~~~

火光。李罗伊的眼睛睁开一条缝，又闭了起来。

“泰萨？”

“我在这儿”她的声音只是一声勉强的耳语。他的手指移过去，碰到了她那熟悉的皮毛，一种平和的感觉降临到他身上。

“我们.....在.....哪儿？”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

“军士长？”有人站在他身边。他重新睁开眼睛，看见一只老鹰落在头顶盘旋。“军士长——你没事吧？这儿。”莱恩少校把一杯水送到他嘴边，他急切地喝了起来。“见鬼，军士长，你把我们都吓坏了。”

“哪里.....？”李罗伊打量着四周。他错过了些重要的事情，可他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错过了？

“你在贝塞斯达我们几天前用飞机送你回来的。你会好的。腿伤了，还有几处烧伤和淤青，可会好的。”

“出了什么事？”李罗伊哑着嗓子问。

“你不记得了？”

李罗伊摇摇头，马上后悔了，因为头部一阵剧痛。莱恩呻吟着，紧贴着他的手指。

“你遇到了爆炸。得了脑震荡。医生说你可能不会记得实际的遭遇。”

“不记得了。只记得黑暗.....还有在喊的名字，”李罗伊小声说，“一定是那”

莱恩少校若有所思地盯着他。“这个，可能是.....”

“我不干了。”李罗伊打断他。

“什么？”莱恩的老鹰飞下来，落到少校的肩头。她太大了，她站不下来。她只是半空停在那里。莱恩凑了过来。“瞧，军士长，你过了段艰难的时间，可.....”

“我要退伍，”李罗伊坚定地重复道：“我在那个累赘，长官，你知道的。总有一天我会让整小队都挨炸，而不是我。我当兵很久了。让我走。”

李罗伊闭上了眼睛。莱恩说什么都不重要。他们会他走在他心里，他是海陆，而且永远会是海陆，可眼下，他不称职，所以他不打算损害他的队，让部队蒙羞。他父亲一直是正确的。妈的，他要休息一段时间。

泰萨下巴搁到他的大腿上。“你做得对。”

“我知道。”

他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可现在他的心比香被杀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平静。她们在了。他可以杀死撞到手上的每个敌兵，可这改变不了事。她们还是在现在。他就得找些别的理由活下去。

他进入了梦乡，梦见一个孩子在树林里追逐着他的狗灵兽。

~~~

他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可有些东西改变了。就好像他向自己证明了某些事情，某些他一直知道却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他原本可以无视杰斯洛的体验，只是继续自空虚的追欢逐乐的生活，可他没这么做。面对挑战，他没有避开，而是迎头而上了。

“他曾经帮过你，现在你帮回他了。”香缇说，头枕在他的大腿上。

“嗯……也许就是这样。”托说，无意地挠着她的耳朵背后。他喜欢自己耳朵对此的回应。“也许整事情的意义就在于现在，难题解决了，事情结束了。”

“你觉得我不 会再感他 和秦 了？”这似乎让她不怎 高兴。

“**我不知道**。也许我是 希望 我有 跟他说上话 可少校的**鬼** 吓人。”

香缇 起头，用最大的声音吼叫起来，让 吓了一跳。托尼 用手捂住耳朵，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停止 吼叫，转过来看着他。

“**你灵 兽也可以很 吓人**。”她**静** 地说 “你只是**不 喜欢**别人看到。”

“也许**我没有** 想的那样有很多变 ，吭？”他说 记起自小时候 怎样把她藏起来，他希望 知道怎样展现**自己** 而不吓跑任人——见鬼，不会吓到\*他自己\*。”

“你**只要接受自己**。”香缇回答，用**灵门** 提谋 些知易行难的事 情时的态度。

托尼 没法回答 她，可当他给父亲 打一年一通的电话的 时候，他发现 至少能回答另一个 问题。

“**我希望的 工**着 落了 托尼。”他父亲说 听起来 像盘老旧的磁带。“因为大 学毕业 以后，我 不会给你一个 子儿 我生 活全靠**自己**，你 也得这样 所以 你最好非常 清楚自己 准备干什么。”

“**我清楚**。”托尼 回答 香缇吃惊地抬头看着他。托尼 记起那个 过程 有多棒——找到杰 斯，**信 巧**语地让自己 走进他的病房，他也 记得那个 海陆 少校对自己说 话 他微笑。“我要 做警察。”

~~~

他们最后她 从贝塞斯达出来以后，他直接 走到她们下 葬的墓地里。他拄着双拐 到她们的坟边，泰萨 跟在他身边，瘸得厉害。

她们刚被杀的时候，他昏昏沉沉地 没能领会很多事。他回到科威特去复仇，却没有 去找最罪有应得的那人。

“复仇 .....好吧,你 \*在\*找活 去理 由。”泰萨喃喃 地说

“这能行 。”他说 低头瞪着她 们的 墓碑。

泰萨靠着他。“目前。”

他看了她眼 。“你觉得我做 得不对? ”

“不 。”她回给他目光 冷得像石头。“如果我 觉得你做得不对,我 会告诉你。”她眼 里的 神情变掉了,充满了哀恸。“有人 杀了香农 和凯莉 !”她发出 一声伤心的嗥叫 正体现了 他的感 。“有人 杀了香农 和凯莉 ,他们必须 为此 出代价 。等这结束了.....”她抖了一下她的毛,好像在耸 肩。

“嗯 。”他把 手放到她头上,轻轻 地摸了摸,只一 次。

除了眼前 的事,他没法去想 将来,如果 复仇 就是生命的意义,他安之若素,后面事 情见 鬼去吧。如果她 的余生都 会在监狱里度过 那 就这样好了。反正他的生 命对他来 说也没多大的意义。

海军调查 处的探员麦克•弗兰克斯的 深色头发梳成了个 大背头,尖 的鼻子突出着。他的 身边只 矮胖好斗的杂种狗,白色 的毛夹着一片 灰色——李罗伊看不上 皮毛的颜色还是脏东西 她长着罗圈腿,只 耳朵 耷拉着,好像被咬过,眼睛 小的 又圆又黑。她肯定不是 那种你 愿意某 个夜晚在黑巷子里碰到 的兽

弗兰克斯给他看了他的家人死在里面的车子，支离破碎，血迹斑斑。李罗伊强压住感情，记住NIS探员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不能让自己火爆的脾气耽误了目标。

“你妻子目睹了一个海陆的被杀和毒品有关。”弗兰克斯说，深吸了一口雪茄。他的嘴里找到一只被丢弃的汽水罐，叼在嘴里，用牙使劲儿咬着。罐子立刻在她胖的下巴里被咬扁了。

“我派了一个NIS探员去保护她……他开车的时候，狙击手打中了他，车子撞了，她们死了。”弗兰克斯吐出雪茄烟的样子好像在吐牙齿，他的嘴里又咬了个汽水罐。“没法告诉你我有多难过，军士长，”他说，李罗伊相信他。“道歉是软弱的表现，所以你不会听到我再这么说，可你的妻子是勇敢的女人，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这件事情糟透了。”

“谁干的？”李罗伊不需要那的道歉。“我要宰。”

弗兰克斯看了他一会儿，好像在掂量他，接着叹了口气。他把雪茄扔到地上，用脚碾着。“佩德罗·赫尔南德斯。”

他李罗伊带他到办公室，边走边谈案子，翻阅着手里的案卷。

“所以这个混蛋逃回了墨西哥，NIS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弗兰克斯关上门的时候，李罗伊厉声说

弗兰克斯野兽走到赫南德斯面前站着，鼻子对着鼻子，研究着她。赫南德斯直视着矮胖的杂种狗那锐利的眼睛，没有退缩。弗兰克斯哼了一声把案卷扔到桌子上。

“差不多，军士长。赫尔南德斯在我的掌握。”

李罗伊冷冷地盯着他。“不过你知道他在哪儿。”

“嗯，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弗兰克斯故意慢慢地瞟了眼桌上的案卷。

“哪里？”

“噢，军士长，你知道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在要催我。”吉布斯看了看案卷，又看了看弗兰克斯

弗兰克斯最后探究地盯了他一眼，随即点头。“我得去解个手。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谈。”

他离开了房间，吉布斯拿起案卷，背下细节。等弗兰克斯回来的时候，他早不见了踪影。

~~~

“该死！这到底是咋了？”托尼在冲澡，为一次火辣约会做准备。突然他感到一阵黑暗的满足，夹杂着强烈的痛楚，让他透不过气来。他走出热腾腾的水柱，看向香缇，她不安地在浴室里转圈。

“蠢。”香缇郁闷地说

“杰斯。”托尼坐到他身边，捧着她的头寻求安慰。她凑近他的脖子。“哦妈的，他去干了什么，香缇？”

“我杀了人。”她的表情是震撼，却没有惊讶。

“杰斯？”托尼皱起了眉。“杰斯不是杀人犯，香缇！”

她撤回身，看着他。“复仇……不管他杀了谁，那人肯定得对他一家的死负责。”

“哦。”托尼靠倒浴缸上，一只手放在他的背上。“也许叫醒他我做错了。”他轻声说。“妈的，香缇——我做错了吗？也许他昏迷着更好。”

“不。”

“要是他被抓住了呢？他的余生都会待在牢里——也许更糟。”

“我想……”香缇停住了。“了解杰斯格，我想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我猜他不会被抓住。”

“我们知道。”托尼凝视着她。“妈的，香缇——我正打算做该死的警察！”

“可你会告诉任人。”香缇说，眼中带固执的表情。

“不。”托尼吻着她柔软的额头。“我不告诉任人。”

~~~

佩德罗·赫尔南德斯的头爆开，血溅到卡车破碎的挡风玻璃上时，李罗伊感到一瞬的强烈满足，可随即这一瞬消失了，几乎立刻的悲恸漫了回来，让他吃了一惊，他不去看自己刚做的事情，发白肺腑地大叫着在他身边，轰隆仰天长嚎。

等他俩都叫完了，两个靠在一起，肩并着肩，让感情的暴风雨慢慢平息。

“我以为复仇会让我感觉好一点。”他她对她说

“我知道，可它没有。”她发出一声呻吟。

“她们还是死了。”他阴郁地说

“是的——还是让人痛。”

他站起身，看着破损的卡车，不过他已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对的，而且赫尔南德斯已经死了。

“起码世界上少了一个混蛋。”他满意地嘟囔了一声。

“没会她。”他们走开的时候，她同意道。他们把佩德罗·赫尔南德斯血淋淋的尸体远远抛在后面。

“那么现在呢？”他到曾经和家人一起生活的空房子时，她问。“现在复仇结束了……我们找什么理由活下去？”

“正义。”他答。她点头，立刻明白了，就像他料到的。

杀死赫尔南德斯唤醒了他心中对正义的热情，以前他并没意识到。回想起来，他认识到自己一直有这股热情，只是对海陆的热情更大，把它掩盖了。失去香浓和甜腻只是把它磨成了把利刃，使其成为生命中的首要。

他敲门的时候，麦克·弗兰克斯抬头看着他。NIS探员知道他杀了赫尔南德斯；李罗伊能够从他的敏锐的目光中看出来。

“又回来了，海陆？”弗兰克斯挑起一道眉毛，李罗伊清楚地看出来他在思索自己为啥会在这儿。事干完了——弗兰克斯最不想要的就是某种眼泪汪汪的坦白。

“已经不是海陆了。”

“一朝是海陆永远是海陆。”弗兰克斯尖锐地说

“没错。”李罗伊哼了一声。“不过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这儿。”

“啊.....你在拉工作”弗兰克斯脸上露出个鬼祟的笑容。“你赶巧了；我正在找一个菜鸟。”

“菜鸟？”

“见习探员。需要人给我拎包，倒咖啡。你行吗，军士长？”

“吉布斯。”他粗鲁地说

“我不在乎到底叫你什么，只要你活干得漂亮。”弗兰克斯眯起深色的眼睛，盯着他。

她灵兽有泰萨的一半高，可她冲到泰萨面前，站在里冲她露出牙齿。她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泰萨只是轻声抗议了干，随即坐下来。吉布斯服从命令，一直这样。他会做个人的见习探员，给他拎包，倒咖啡——这种事他受过最好的训练。

弗兰克斯笑了一声。“嗯我想你行。见鬼我喜欢你，吉布斯你是个讨厌的家伙，可我明白怎样让你行动。咱俩一起会干得挺好。”

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兜里揣着一份工作，一个全新的身份等待着他。他要受几个月的训练，不过结束以后，他会是特别探员吉布斯

他不再是军士长了。他也不再是李罗伊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小队，故意不去理睬昔日的友谊。妈的，他连不理睬自己的父亲，现在连他李罗伊了。

至于杰斯 .....他只允许薇这么叫他，而她不行。

“还有托尼。”泰萨轻声对他说。

他低头看着他，有点吃惊，可还是觉得心硬了起来。“很久没想过托尼了我，猜他也没想我。那孩子大概都忘记有这么个人了。那是很多年前了，泰萨。过去结束了，我们得往前走。”

“他是狼群。”泰萨固执地说。

吉布斯觉得自己的下巴绷紧了。“我已经没有狼群了。”他朝她咆哮道。

托尼早走了他的家人死去，他和父亲疏远了。

他又成了孤狼。

2001年

托尼竖起外套领子，呵着双手。妈的，他的蛋蛋都快冻掉了。

他站在巴尔的摩的码头上，积雪盈尺，面前是具尸首。尸体旁边的雪地上原来有一滩血迹，可雪下得那么大，血迹已经被新雪覆盖了。连死人都被雪半埋起来了。

托尼站在那儿，守护着犯罪现场，他的队长在打电话，队长短暂地争论了几句，啪的关电话，大步走了回来，他的梗犬灵兽跟在他身边。

“有问题，队长？”托尼给那个最大、最迷人的笑容。队长瞪了他一眼，托尼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他有种感觉，自己永远没法重新爬回队长的好人名单上；尽管形势这也不完全出人意料。

“没问题，”队长气冲冲地说。他的梗犬灵敏地冲着香缇龇着牙。“这个案子不归我们管。”队长朝死人的方向点了下头，它正慢慢消失到积雪底下。

托尼皱起眉。“我不明白。你是说你不让我开始勘察现场？”

“对，这正是我的问题。这家伙是海陆。”队长举起从尸体上拿下来的身份牌。“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问题。NCIS会派小组过来。”

“NCIS？”托尼挑起道眉毛。“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海军罪案调查处。他们调查海军案子。这个案子归他们。”

“噢，得了吧。是在我们的地盘上被杀的！”托尼抗议道：“我们可以争负责任，不是吗？”

队长摇摇头。“这种麻烦不值得。相信我，我以前碰到过他们的重案反应小组头头，他是个混蛋。我不想跟他斗法。”

“那我们就这么把他交出去？”托尼看着死去的海陆。

“不——\*你\*把他交出去，留在这儿，看守犯罪现场，等NCIS到办移交。”

“我？那呢？”托尼问。香缇抬起头，雪花落到她浓密的睫毛上。

“我？”队长轻笑起来：“我要回家！时间不早了这里冻得要命，我不必要带着怨气自己干累活，吭哧吭哧？”他沾沾自喜地拍了拍托尼的胳膊，他的梗颈灵兽得意地吠了几声。香缇低啾着作为回答。

“明白了，迪诺？”队长用一种更加险恶的语气质问道。

“是长官。明白。”托尼叹了一口气：“我会……等在这儿……在大雪里……直到NCIS到这里接管。”

“好孩子！”队长给了他一个恶心的微笑。“他们花不了……”他看了下表。“这个一般我会说一个小时，可这种天气？”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更可能两个小时！蠢货，你穿了保温内衣，迪诺佐！”

他又哈哈大笑了几声，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车上。托尼看着他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

“谢谢，长官，我也爱你。”他讽刺地嘟囔着。

远处有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守卫着码头的入口，可基本上他只有一个人；只有他和死去的托尼。他靠在附近的路灯杆上，双手抱着身体，跺着冰冷的双脚。

“提醒我，香缇，当初我为啥决定当警察？”他叹了口气。

她趴到他脚边，身上披起了一层雪花。“因为你想用你的英雄业绩打动潜在的性征服对象。”她抬起头回答，脸上带着戏弄的表情看着他。

他哼了一声，翻了个白眼。“这个么，部分\*是\*”他笑嘻嘻地承认。

“也因为有入曾经对你说过一些话”她用更严肃的语气说。

他的笑容消失了。记起了十年前，贝塞斯达的那个夜晚，那有着老鹰兽的陆战队少校。

“那天晚上你做得对。”香缇说。

“我一点忙也没帮。我甚至没和杰斯洛说上话。”

“你说——只是没回答。可你让他醒过来了。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杰斯洛醒了。”

“我应该转身回去，强迫他们让我进去……”托尼喃喃自语，再次朝冰冷的手指上呵着热气。“我是个白痴。”

“你害怕了。”

“怕少校的老兽？好吧，她是大老鹰，而且，照我的回忆，她的确一直在啄你的屁股，痛得要命。”托尼轻声苦笑了一下。

“不，你害怕杰斯洛会不记得你。”香缇平静地说，靠在他的腿上。

“嗯。”托尼盯着纷飞的雪花。“是啊，是这样。”

“你失去了太多你爱的人。你不想再失去她。”

托尼想着死去的妈妈，不断用各种方式抛弃自己的父亲。如果杰斯洛不认他，如果他不在乎自己，不想爱自己，自己没办法对付下来。

“让我成了胆小鬼。”他喃喃地说。

香缇不耐烦地低吼一声。“你是胆小鬼。不过你是个白痴。”

托 大笑起来，蹲下来拥抱她。“啊……没有我 该怎么办？”他问，和她抱在一起。

“你会 死掉。”她实事求是地说

“就是嘛。”他再次大笑起来，亲吻着她的额头。“我们有一阵子没谈杰斯洛了。”

“是……他……这些日子很难感到。”香缇舔着他的脸，他爱死了她温暖的舌头舔在自己皮肤上的感觉。“要不是泰萨经 定下形状 我会以为她长出了一层硬壳，像只乌龟。”

“我无法想象杰斯洛 有只乌龟 灵着。”托 轻笑起来。“我们上次感到他 是什么时候？”

“几年前……我他 中了枪。”

“嗯。”托 记得手臂上瞬间而起的疼痛，可几乎在他刚感到 的时候，那疼痛就消失了。香缇说得对——这些日子里，杰斯洛彻底封闭了起来，很少泄露什么。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你觉得他感到 得到我吗，香缇？我说这 么多年来，我时常感到他 身上发生的事情。你觉得这是双向的吗？”

“我不知道。”

托 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冰块。他上下蹦跶着，想让自己暖和起来。

“不管怎样，他感到 我什么事？我出 过什么大事没 死 我也没在打仗的时候挨炸。伙计，他活的有意思。”

“还很伤心。”香缇指出

“嗯。可怜的混蛋。我在想他有没有再结婚。也许他有了别的孩子？”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感到。可能够找到他，弄明白。你是个警察。”她醒他

“我知道，你知道我多想去做。可这感觉有点恐怖，像在跟踪他。”

“是”她晃着脑袋，抖掉一些雪。

“妈的，真冷。”他靠到路灯杆上，闭上了眼睛，努力回忆自己的快乐之地。当他的屁股都快冻掉的时候，很难想象自己在个晴朗的日子里回到了止水镇的树林。他抱起胳膊前后摇晃着，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

在他的脑子里，止水镇一点没变，就像他离开时一样。他带着香缇跑过树林，来到小溪边。突然一个鲜明的形象跳了出来，他看着溪水，然后慢慢转过身，微笑着看见杰斯洛坐在红绿格子的毯子上，边上是他父亲的旧野餐篮。他的微笑消失了；杰斯洛不像他记忆中的样子。他老多了，头发变成了银色，脸瘦了，看起来有一点憔悴。

这场景这么鲜活，他感觉自己就在那儿，接着这一刻突然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巴尔的摩天寒地冻的码头。他的双脚感觉就像冰块，他跺着脚想让它们暖过来。

“无聊死了。”香缇说

“嗯……嘿——为啥我不勘察一下现场呢？等队长这么善的那个混蛋到这儿的时候，给他一个好的开头？”

“队长说别碰犯罪现场。”她怀疑地说

“什么时候开始我照别人说做了？”他笑嘻嘻地看着她。

“这嘛，不经常——可这就是你在费城，在匹奥都呆不下去的原因。”她指出

“这让我也呆不下去，谁在乎？”他抓起包，拿出证物袋、速写本和照相机。

“这会比站在这里更有趣。”香缇同意道。她跳到空中，追逐着雪花。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在所有的证据消失在大雪下面以前，他彻底地搜查了这片区域。这不容易，他的手指因为四处摸索都冻僵了。他休息了一会儿，低头看着死去的海陆，他的眼睛睁着，皮肤冷得像冰。

“可怜的混蛋。我在想野兽是什么。”托尼沉思着他的手伸到家伙的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夹。里面有一张驾驶执照，上面有这海陆的照片。他名叫保罗·沃森，脸上有着诚挚的表情——和他的狼灵兽一样。“有趣。”托尼沉思道，一个记忆激活了。“我在想我们的死海陆是个狙击手？”

香缇用鼻子刨开雪，接着抬起头，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怎么了？”托尼问，站起来走到她身边。

“就是……也许我错了——雪下得很大——可……我找不到任何痕迹。”

托尼皱起眉，四下打量着。“这附近什么地方肯定有堆尘土。就像你说的，雪下得挺大的，让我们再到远一点的地方找找。”

~~~

吉布斯皱着眉喝完塑料杯里的橙汁；这玩意难吃死了，可他，技术上说仍然在当班，直到22:00……离现在还有五分钟。

“喜欢派对吗，吉斯？”莫罗主任走过来问，他的蝙蝠灵兽倒挂在他的手臂上。

“没有。波旁威士忌不算在派对。”吉斯哼了一声把塑料杯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在吉斯语言里这就是说你不想他。”莫罗说着，看斯坦·伯利站在他周围站着一小群同事送斯坦的告别派对——大办公室里最后一杯酒，然后他要出发去做随舰探员的新工作。

“当然。我得自己倒咖啡，直到找到一个接替的。”吉斯反驳道。

莫罗笑了起来。“你自己挑探员。帕齐怎么样？”他指了指正跟斯坦谈得热火朝天的克里斯·帕齐。帕齐的狐猴坐在他肩上，长长的条纹尾巴绕着他的脖子。

吉斯摇头。“帕齐是个好探员，可他是万斯组的利昂绝不会轻易放他走。”

吉斯瞥了一眼利昂·万斯，他正站在一边，像平时那样专注地盯着大伙儿，嘴里杵着根牙签。他的兽一只变色龙，站在他身边，同样专注地注视着，舌头不时伸出来，就像一根牙签。

“对。”莫罗承认道：“万斯组建了很好的团队，他要保住他们。他有野心。”

“哦，对。”吉斯调皮地看了一眼他的头儿。“你应该当心点，长官。总有一天，他会寻求你的位子。”

莫罗大笑起来。“我有时也这么想，欢迎他来！”他的蝙蝠灵兽收起翅膀，高深莫测地看了泰萨一眼。“那好吧——为啥不提拔一诺福克办公室的菜鸟？”莫罗提议。

“派克受不他。”吉斯不高兴地说，看着斯坦的野兔灵兽从变色龙伸出的舌尖边跳开。

“我有种感觉，除了斯坦你谁也不会喜欢。”莫罗说

吉斯又哼了一声：“只是习惯他了。”

“都五年了，我会这样。”莫罗笑了，他的蝙蝠灵兽飞到地上，坐在他一只锃亮的鞋子上。“它几周前也走了——找到接替的了，吗？”

“没有。”吉斯简短地回答：“我一直在雇人，他们一直在离开。”

“我在想为什么？”莫罗问。吉斯瞪了他一眼。“该训练些新人了，吉斯，别不情愿。我知道你不喜欢，别抱怨，海陆。”莫罗低声说。

吉斯苦笑了一下。“是长官！”他朝莫罗玩笑地敬了个礼。

调度室在呼叫他，吉斯看向站在电梯边做最后道别的斯坦。

“有问题？”莫罗抬起一道眉毛。

“有个海陆死了——巴尔的摩码头。”

“技术上说，伯利还在当班。”

“嗯，可他明早得到诺福克为他的新工作报道——那个海陆跑不了我，会把呼叫登记到22:01，自己对付。”

“年纪大了，心肠软了？我以为第二个b表示灌溉？”

吉布斯轻声笑了下。“哦，是啊。达奇一小时前家了——他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会给他打电话让他动身去巴尔的摩。”

他打开手机打电话。达奇生气的嘟哝声让他轻笑起来。

“很好，吉布斯。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我无法保证快速到达。”

“尸体不会跑，达奇。我在那里等你。”

“准备等很长时间吧。我得去拿卡车。我像你那样在恶劣条件下开车时缺少保护意识。换句话说——下雪的时候我会慢慢开。”

“那边呢，达奇。”

吉布斯笑嘻嘻地关上电话。他看了一眼钟。二十二点整。现在斯坦正式离开了他的小组。

“你和马拉德医生不能独自处理犯罪现场。”莫罗说。“起码带个值班探员去。”

吉布斯想想。可他觉得泰萨的鼻子在顶他的手，他摇了摇头。“一个人一点。不想让不习惯的人碍事。”他能解释的是他刚失去斯坦，他心里的孤狼想独自舔舐伤口。

他抓起枪和徽章，拿起装备，走向他原来的菜鸟。

“再见，斯蒂夫。”他淘气地冲着斯坦笑了下，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有活儿了？”斯坦看着的犯罪现场包。

“刚接到呼叫。”

斯坦显得很不安——五年来吉斯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神情了。斯坦的野兔灵，莫莉，用后腿站起来，耳朵不安地呼扇着。

“你要我一起去吗？”斯坦问。

吉斯笨笨地。“不回家去休息。明天你要开始工作自己能对付。”他看他看了地板，然后又看着以前的门徒。“喂，斯坦，别做傻事。”

“你也一样，头儿。”斯坦轻声说。“你也一样。”

泰萨用鼻子拱了拱莫莉，然后跟着吉斯走进电梯。门在他们身后关了，吉斯靠到墙上，长叹一声。

“他什么时候往前走了，”泰萨说。

“我知道！”他对她厉声说。

她抬头看着他，眼中带着固执的神情。“我知道你知道。”

他翻了白眼，可还是用膝盖轻轻顶了她一下。

“这些年怎么就这么过去了，泰萨？好像昨天弗兰克斯还拍着我的头，冲我喊叫现在又一个菜鸟飞出窝了。”

她的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好像在笑他。也许她是在笑。他自己也低低地笑了下。

“只是希望能找到我喜欢的人坐他的位子；我能信任人。”他说。他一直觉得交朋友很不容易，找到能够让他放心地托付自己后背做好工作的一样人。信任对他来说不是能够轻易产生的。

“你的”对她来说所有事都是一样的：如此镇定，如此简单。她就像一剂补药；她一直能够让他感觉好起来，甚至当她说他不愿意听的时候。

路况糟透了，可吉布斯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到了巴尔的摩码头。

“总有一天，你开车把我都撞死。”泰萨对他说。

“这个，我们总得死。”吉布斯耸了耸肩回答。他不打算故意寻死，可他知道死亡降临的时候自己会拱手相迎。他并没有多少好活下去的理由。他吃惊自己居然活这么久——他的亲人死后，他从未想过自己可以颐享天年。他冒过太多的险，太不顾惜自己。

“你后悔回来吗？”泰萨好奇地问。“那次你昏迷的时候……你后悔吗？”

吉布斯想想能记得的在昏迷中的情形就是黑暗、温暖和宁静的感觉。他会一直快乐地留在里面，直到有个声音开始朝他唠叨。他一直想不起来它说些什么，可他知道它给了他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有人要他回来，可他想不到是谁，为什么。

“不。”他终于说道。“我不后悔。”

吉布斯在码头入口处停下车，朝穿制服的守卫警官亮了下徽章。他们挥挥手让他进去了。他透过挡风玻璃寻找着犯罪现场。大雪一点没有减弱的样子；大地一片白茫茫，很难看清任何细节。调度室告诉他有个巴尔的摩警探留下来负责尸体并且会执行移交，可他看不见他的任何踪影。

“不知道那个可怜的混蛋得罪了什么人得了这个差事？”吉布斯驾着车朝海边开去，想尽量靠近。

他走出车，深吸进一口寒冷的空气。“妈的，真冷。”泰萨在他身边爬出车子的时候，他对着她喊道。他环顾四周，突然停住了。那边，就在水边，一个男人跪在雪地里，正在破坏他的犯罪现场。

“嗨！”他叫起来，大步走过去。“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做什么？”

那人抬起头，他的脸庞在飞舞的雪花中朦胧一片。吉斯只能勉强辨认出他的模糊轮廓，站在他身后的阴影里。

“这是我的犯罪现场，还有……”一阵突如其来的悸动掠过他的脊梁，他站住了，脖子后面的寒毛全都竖了起来。

那人站了起来，他的身后出现一头硕大的母狮，耳朵紧贴着脑袋，那和她的眼睛都静静地站在雪地里，看着吉斯和泰萨，而吉斯和泰萨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

然后，那头母狮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随即，毫无预警的，她开始穿过大雪朝他们奔来。她的吼声那么洪亮，盖过了所有的声音。吉斯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攻击他们，正当他准备拔枪的时候，泰萨突然从他身边冲了出去，快得像道闪电。

“泰萨！”他在身后大喊，可她根本没在意——她忙着发那种兴奋的高声吠叫。他已经好多年没听到她的这种声音了。她在大雪中迎着母狮奔过去，一路吠个不停。

泰萨和母狮在半路碰了头，她俩喜悦地扑向对方。母狮像发了疯，叫着、叫着，跃起到半空。泰萨扑到她身上，她俩不停地在雪地打着滚，兴奋地喘息着。

吉斯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视线透过纷飞的雪花，想更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男人在他走过去的同时，那人也慢慢向他走来。

他们在半路遇上了……站住了。吉斯发现，正看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很久以前就印在他记忆里绿眼睛。

“托尼？”他声问，呼出的热气在面前结成一团白雾。“是你吗？”

那双绿眸变亮了——吉斯想起了一个小男孩兴奋地问他怎么会中枪的

“你记得我，杰斯洛？”托尼的声音低沉了低，可语调还是一样的。他声音里的惊讶让吉斯心痛。“过了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记得你。”

吉斯站在那里，睁大了眼睛，彻底震撼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已经开始习惯失去亲人以后阴郁痛苦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期望过有什么好事能够再降临到自己身上。

“杰斯洛。”托尼凝视着他，似乎同样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怎么可能？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NCIS探员，来接收你的死海陆——而你猜，是阶被留在这里移交他的倒霉蛋。”

“对，可……这是\*你\*。过了这么多年……这是你。为啥在这儿，为啥是在这里？我说这概率太小了……”

“不知道，不在乎。”吉斯耸了耸肩。

他伸出手致意，托尼握住了它。他俩都戴着手套，感觉冷冰冰的没什么感情色彩，多少无法让人满足。托尼突然上前拉过吉斯，伸出双臂抱住了他，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一般吉斯讨厌别人碰他，可他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也在拥抱托尼。他紧紧地拥抱了很长时间，接着，他推开托尼，好仔细打量他。

托尼长成了个大男人；高大，魁梧，健壮。他很英俊，就像他父亲，可和他父亲不一样，他的笑容温暖真挚，眼睛里都带着笑意。“妈的，托尼……你长大了！”

“还有你。你的头发花白了。”**托尼** 眯着眼睛对他说：“你变老了，杰斯洛。”

这句话让**吉布斯** 拍了下他的后脑勺，**托尼** 整个脸上绽开一个愉快的笑容。

**他** 笑着在雪地上扭了几下，香缇绕着他舞蹈，胸膛里发出低沉的隆隆的呼噜声。

“我一直在想她会用什么形状回来。”**吉布斯** 一边看着母狮戏耍，一边说：“想过也许会是这个形状，那么努力不让人看到的形状。”

“现在没法不让人看到她这样了，”**托尼** 懊恼地说：“**尽管** 我有时候想这样，因为人们看见这只大狮子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都吓坏了。我得让香缇追自己的尾巴，跳到空中抓蝴蝶，让他们相信她其实只是一只大猫咪。”

“哦，我想她远不止是一只大猫咪。”**吉布斯** 说，探究地看着**托尼**。

**托尼** 的脸红了，目光转向别处。“那时我不确定她会是金毛猎犬还是狮子，”他说，脚在地上划来划去。“**她在** 这两个之间摇摆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我快十六岁的时候定下来。”

**吉布斯** 看着香缇和**泰莎** 相互绕着方寸小跑，愉快地哼着，嗅着，在雪地里玩耍。

**接着**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雪还在下——没刚才大了，可绝大部分犯罪现场都被雪盖住了。

“时间不早了我的屁股都快冻掉了，”他说：“我的法医很快会到等他的时候，你为啥不帮我勘察现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好好叙叙**。”

“我？你想让我帮你处理现场？”**托尼** 听起来不知所措。

“是啊，**托**。看来你已经不等我同意就开始了，也许你可以继续干下去。”

**托** 皱了皱脸。“呃……对不起……我只是无聊了我等了很久，见鬼我得找点事儿做。尽管队长的确警告过我你是个臭脾气的混蛋，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管辖权。”

“要是可以的话我从来不分享管辖权。”**吉斯**哼了一声。“可我得上帮手，而你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托** 拿起相机和速写本开始干活。下雪天做这不容易，可他俩有条不紊地在犯罪现场移动着，做着他们的工作。

**吉斯** 被**托** 打动。他的现场素描棒极了——是**吉斯** 见过最好的

“香缇注意到了一件事——我们找不到死者的残灰。”**托** 对**吉斯** 说

**吉斯** 四下打量着犯罪现场。“这，总得在这儿。”

“我也找不到。”**泰萨** 在雪地里四处嗅了嗅，抬起头对他说。**泰萨** 总是非常善于嗅出死者留下的残灰，她出乎**杰斯洛** 的意料。

“再找。”**吉斯** 厉声说

**托** 和**香缇** 交换了下眼光，可他俩照命令做，没有提问。

“这出很坏的事情，”**泰萨** 轻轻对**吉斯** 说。他低头看着她，挑起一道眉毛。他总是相信她对犯罪现场的观点——很久以前，他就认识到当他听从她意见的时候，他的工作总是做得更好。

“怎么坏法？”

她打了个哆嗦，雪从她厚厚的皮毛上被抖了下来。“下流的事情，可憎的事情”

这像泰萨会用的词语，吉斯好奇看了她一眼，可她没法做进一步解释。

“我们死去的家伙是个猎手。”托尼说

“什么让你这么想？”吉斯跪到死者身边。

“这。”托尼给他看驾照照片。“他灵是狼——有人跟我说过百分之四十三的猎手有狼兽。”

吉斯直起身，疑惑地看着他：“你还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托尼悄声说

死去海陆的双腕被绳子紧紧地绑在身后。技术上说，他应该等达奇来处理尸体。可在这种天气里，谁知道他会等多久才到？吉斯凑过去解开绳子，可他戴着手套的手指从冻住的绳结上滑了下来。他伸手到外套里拿刀……却停了下来，一把刀神奇般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抬起头。

“到哪里都要带着刀。”托尼轻声对他说“第九条规矩。”

吉斯接过刀苦笑着摇摇头。“我不知道你对我印象这么深刻。”

“你开玩笑？我才八岁，而你是吓人的海陆，腿上有让人兴奋的枪伤。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

吉斯对着自己轻声笑了起来。他除掉被害人手腕上的绳子，检查着他背后的刀伤。

“找到野兽的残灰了没有？”他问泰萨。她看了看香缇，两个都摇了摇头。吉斯和托尼交换了个阴险的目光。“**是是**，风太大，在人来以前把残灰都吹走了？”

“不，昨晚没什么风。”托尼对他说：“也许他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然后抛在这里？”

“也许。”吉斯若有所思地说：“让我们继续干。”

“遵命！”托尼继续找了起来。

“那么，你做了什么，惹你队长生气了？”吉斯一边找一边问。

“什么？”托尼抬起头，脸上露出个内疚的笑容。香缇用脚爪蒙住了眼睛。吉斯想起了她曾经变成一只豪猪，做出同样的动作。他扬起了眉毛。

“你肯定惹怒了某人，才会在这种夜里被留下，几个小时守着一个死人。”吉斯笑嘻嘻地说：“你干啥了，托尼？”

托尼的脸涨得通红。“呃……这个……**我**许勾引了他的女儿。”他嘟哝着，跪倒在雪地里，躲避着吉斯的目光。

吉斯摇了摇头，被逗乐了。“哦，对，难怪。”

托尼抬起头，脸抽搐了一下。“还有他儿子。”他补充道。

吉斯瞪着他，也许他应该为发现托尼是双性恋而吃惊，可不知怎的，他却没有这看起来非常……托尼。他发出一阵狂笑。“噢，见鬼，你真会闯祸，是吧？”

“他们都二十多了，我没有老牛吃嫩草！”托尼抗议道。“伙计，他俩真可爱，都是金发，都有太蓝的眼睛。比他们的老爸可爱多了。当然结果不妙，可话说回来，结果总是不妙的。”他苦笑了一下。“呃……你呢？”他问。“你……呃……结婚了？”他探究地看了一眼吉斯。

“离了。”吉斯哼了一声。“不止一次。”泰萨走过来，坐到他身边。她鼻子顶了顶他的靴子。

“哦。”托尼咬着嘴唇，看起来在沉思。吉斯希望他会提到香依；他希望他以为她和她也离了婚。

达奇开着NCIS的冷柜车停了下来，把他从关于这个话题的进一步谈话中解救了出来。这样的夜晚，他们其实也用不到冷柜车。

“我亲爱的吉斯在这样的夜晚出来工作是多么地让人憎恨啊！”达奇下了车说。他的猫头鹰灵碧急切地飞向死者。“我能相信我用多长时间到这儿？这位带着相当惊人的年轻的尸体是谁？”他看着托尼和香缇，他们就站在尸体旁。

“达奇——这是托尼·迪诺，侦探，这是他的善。香缇。托尼——这是达奇，我的法医和他的善。莫拉格。”

达奇和托尼互致问候的时候，泰萨抬起头，看着他。吉斯低头对她微笑。他感到胸中一种痛楚平息了，好像多年来他一直提着一口气，现在终于可以松下来了。

过了漫长的十年，他不再是头孤狼了。他又有狼群。

~~~

他们勘察完现场，吉斯的法医带着尸体和证物开着卡车走了。

托尼转过身，不想结束这次重逢。他仍然很难相信发生的事情。

“咖啡，”吉斯说，翘起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车。托尼上车坐到她边上，仍在恍惚中。“这个时候还有哪里开着门吗？”

“那个通宵咖啡馆。”托尼指了一下。

连续在严寒中站了几个小时后，温暖的咖啡馆感觉太好了。托尼脱下外套和手套，解开脖子上的围巾，坐下来，等着吉斯的咖啡端过来。现在他们单独在一起了，最初的重逢喜悦慢慢平息，他奇怪地觉得很害羞。

“白痴。”香缇对他说，用脑袋顶了顶他。

“嗯，我知道。”托尼苦笑了一下。

“香依的事，他为啥撒谎？”香缇问。

“我没有——他只是让我自己得出错误的结论。”托尼思索着说。“我的印象是我想谈她——不过有件事很清楚。”香缇询问地看着他：“他不知道我们知道他的事情，”托尼对他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可我想那是双向的——而且他不知道我知道。”

“他肯定不知道是谁把他从昏迷中叫醒的，还有我们，知道他报了杀妻杀女之仇。”

“嘘！”托尼不安地扫视着四周。

“那我们该怎么做？”香缇问。“我们要告诉他吗？”

“当然不！像这样知道他所有事情已经够吓人了；好像我在偷听他的生活似的。”

“你不是故意的。”

“我想还不重要。”

香缇摇了摇头。“他告诉过你，不用把真正的自己隐藏起来。我想现在你也不该隐藏。”

“该死，香缇——我二十三年第一次碰见这家伙！我们先别谈这个。”

她不赞成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头搁到前爪上，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吉布斯端着两杯热腾腾的咖啡回到桌前，托尼幸福地啜了一口，叹息了一声。“真他妈的好，我那里冻死了。”

吉布斯坐到椅子上，目光越过咖啡杯，看着他。“那么，跟我谈谈这个，托尼。”

“这个？”托尼傻乎乎地问。

“这个——你你生活，所有的一切。你离开水镇后发了什么？”

托尼从桌上的碗里舀了一勺糖，倒进咖啡里搅拌着。他的生活，他傻得要命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可以让这个男人感到骄傲的东西，可他有的是一份总是搞砸的工作和身后一串心碎的风流韵事。

“没什么好说，我是警察——你知道了。没结婚——你知道了。”托尼耸了耸肩。

“你亲怎样？”吉布斯轻声问。

托尼闭上眼睛，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的父亲袭击了他的妻子在他身边，香缇开始颤抖。泰莎轻轻舔着他的脸颊，托尼重新睁开了眼睛。

“这，你当初说对了，”他苦涩的说，“没有新的开始没有‘只有咱俩’。我们还没离开止水镇，他已经打算送我去寄宿学校了。”

他抬起头，正好看到吉布斯眼中闪过的怒火。

“接下来的十年我几乎见不到他。偶尔我会故意让自己被停学或开除这样他就只好待些日子。我们确实一起度过几次有趣的假期。”托尼大声说。“像我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夏威夷那次，他出去‘做生意’，把我一个人留在酒店里好几天。”

“听起来还是原来的那个老混蛋。”吉布斯气冲地说“你八岁的时候，他把你一个人丢下自生自灭。”

“他就是他”托尼耸了耸肩。“你爸怎样？”

“不知道。好几年没见他了。”这次轮到吉布斯耸了耸肩。

托尼思忖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感到有些事情不过泰莎在里，竖起了耳朵，身体僵硬而不安，她的这副样子告诉托尼追问下去不是一个好主意。这很可惜——他一直很喜欢杰森·吉布斯，从她醒他找到自己父亲来未曾给他的温暖和慈爱。可即便当初，事情也明摆在里，杰森和他儿子的关系很紧张，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么，你呢，杰斯路？你过得怎样？”托尼不安地屏住呼吸，不知道吉布斯会会对他讲任何关于和他所失去的孩子的事情，或者在打仗时受的伤。

“一直是海陆。91年退伍，加入NCIS。”好吧，这就是回答。

“听去 很危险。你又中过枪吗？”托 让 让它听起来 像 玩笑。

吉 斯苦笑了一下。“几年前 臂上挨了一枪 不 过是 皮肉伤 。你呢？受过.....伤吗？”他 看 去 几乎有点难为情地说

“我？没 ”托 摇头。吉 斯 低声啾 了下， 又喝了一 口咖啡。“有 时候 我会想趣 。想着你过得么 样。”托 说这 实在是 太轻描淡写， 香缇不 信地 看 了他一眼。他用 脚尖推了推她。

“嗯。”吉 斯啾 了口咖啡。“我是 ”

泰 坐 起来，看着他，可吉 斯没 理她，一 门心思喝着咖啡。泰 生气地低声啾 了下。她扭过身，背 对 着 吉 斯面 无表情地盯着香缇。香缇重 重 地叹了口气，重新把头搁到脚 爪 上。

吉 斯喝完咖啡，看了看表。“好吧，不 早了 你 该回 家 了。早上九点整我在 海 军 大楼等 你。”他站 起来，开始穿外套。

“呃.....你等我？干吗？”托 皱起眉。

“因为我小 组需 要 一个 新的副手，而你很会勘察现场。”吉 斯耸 肩说 围好围巾。

“等等 .....你在给我工作吗？”托 不知所措地问。

“你以 为是什 么 难 ？”吉 斯冲 他微 笑 一 笑：“听去你 在巴尔的摩警局混得不咋的，反正我 没 孩子给你勾引 你 来 给我干活很明智。”

“你真？”托 感 到 自己高兴得要炸开了。香缇仰起头，大声啾 着，表达她的赞许。

吉布斯用手捂住耳朵。“哪——不过我希望我的鼓膜经得住和你一起工作。”

托声笑起来。他抓住香缇，亲着她的鼻子，吉布斯摇着头，对着自己轻笑起来。

“谢谢你！谢谢你，杰斯洛……李罗伊……吉布斯……呃……我该叫你什么？”托困惑地问。

吉布斯笑嘻嘻地拍了下他的后脑勺。“头儿，”他说，“你可以叫我头儿。”

吉布斯回到NCIS，搞定托的人事文件，检查尸检的进展，对死去的海陆做些研究，然后回家睡了两个小时，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

“你为啥不告诉托。”他刮脸的时候，泰好奇地问他。

他看着镜中的她。“告诉他什么？”他问，剃刀犁过脸上的泡沫。

她不赞成地瞪了他一眼，他的脸抽搐了下。前一次看到她的这种眼神，还是在他最后一次结婚的时候。他从来不喜欢惹她这么看他。

“你为啥不告诉他，有时候能在他身上发点事情——你感觉到了他感情上的痛苦和膝盖上的伤？”

“你还觉得我应该告诉他，那次我在掩体里硬了起来，\*他\*走了桃花运？”吉布斯扬起一撮眉毛。

泰萨轻声笑了下。“哦，我能明白你为啥不想告诉他\*那个\*。可真的为啥不？为啥不告诉他，这些年来一直连接在一起？”

“我 吗？”吉 斯 她挑了挑眉。“还是是 你和香缇 接在一 起？你的确一直喜欢 她，泰萨 ——从她奔到你 这里 碰你 鼻子那 一刻起。你一般讨厌 别的兽 碰你 我 一直很惊讶你这 容易就喜欢上 了她。”

泰萨取笑地从镜子里看着他。“你灵 兽喜欢 他的兽所有的 意义就是你喜欢 他，而且你 一开始就喜欢 。你也许没察觉到，因你 是复杂的人 类，尽管觉 得自很 简单明了我的 反应更单纯，更能 我 能看到你 经常 愿意看 到的东西我 相信这就是为啥我们 要有第一条 规矩。

“哦，别用第一条 规矩 压我！”他笑嘻嘻 地看着镜中的 她。“你就是那 条规矩 来辩过我 ”

“你记得别人违背你的意愿触碰 我时的感 觉 吗？”泰萨问。

吉 斯打了哆嗦，想起了在一 次战斗中一个 敌兵抓住泰萨 想掐她的脖子。甚至有一 次，他 小时候 生病了，他父亲 想碰她，害的他想吐。

“我记得。”他声 说

“那次在 旅馆房间里 你碰 香缇的时候 ，她的感 觉 不是那 样的 她信任你 和 你在一 起，她 感到 安全。”泰萨指出

“嗯，可那时我 不知道我在 造成我俩之间怪异的连接！拒 没有 选择——他当时并 没有 同意 我到他的灵 闲逛，”吉 斯一边 毛巾擦脸，一边怒气冲 地对她说：“所以不 我 跟他提这些我 想让孩子觉 得对我 有什么义 务，或者 觉 得我侵入 了他的生活！”

“我想 漏掉了重点，”泰萨说 当他走到另一个 房间里 的时候 站了起来 。

“是什 ？”他转身 瞪着她 。

“他灵兽欢迎你的碰触，这是事实。”泰萨轻轻地说，“香缇信任你，因为托信任你。我认为他不介意这样和你连接在一起。”

“我们不随便碰别人的灵兽是有理由的！”吉斯厉声说，“我不该那么做。托那时还是个孩子，而且他没有允许我那么做。”

“你救了他的命。”

吉斯坐到床上，不高兴地盯着墙壁。“妈的，泰萨，你以前听说过两人之间形成这样的连接吗？就因为碰了他们的灵兽？我碰过佩尔好几次，可我和香缇并没有这样连接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要是我这么告诉我，我会认为她疯了。”

“我略有所知，可这很稀罕。”

“要是这真那么稀罕，那到底为啥会发生在我和托身上？”

“我们以前谈过这。我觉得你碰他的时候，你应该认出他是狼群，而不知怎的，是旅馆房间里那个恐怖之夜的创伤和惨烈让你们从此连接了起来。”

“这太怪了——我觉得好像了解他，可只是我帮助过的孩子，好多年前。”

泰萨坐到她身边，头枕在他的膝盖上。“很少有能接近你，可那很几个你允许进入你心灵的人进得很深。香缇是这样，托也是这样。”

“可为什么？”吉斯迫切地问。“见鬼，连凯莉也没达到这个程度。”

“她是她的线，不是她的灵魂伴侣。”

吉斯吃惊地看着她。“这可不像你讲的那种废话。”

泰萨笑了起来：“不过拗承认倒是像你。可还是这个 男人连在一起，在魂深处。”

吉斯叹了口气。“他小时候我认识了他一个星期，我刚刚重新见到他。他怎么会是我的……灵魂伴侣？”他厌恶地说这个词儿。

“我二十三年有见到香缇了，可今晚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的兽立刻认出了他的兽，作为一个朋友，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只知道我喜欢她和她在一起很自在。别问怎么会……就这么接受它，我爱香缇。”

“你是说我爱它？”吉斯嘲笑地冲她挑起道眉毛。“像什么？兄弟？朋友？獠牙的一员？”

泰萨笑了起来。“这我会留给你自己去琢磨。”

吉斯站起来，开始穿鞋。“大概会花很长的时间。”他一边轻声嘟囔，一边拉上裤子。

“就凭你我就是这么期望的。”泰萨生气地回他，走过去坐到门边。

吉斯到处里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可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等在卧房，身上还穿着昨晚的衣服。

“我想是几点？”他扬起一道眉毛。

“我知道，可我兴奋得睡不着！所以我回了警局。”托尼一边说一边脚步轻快地跟着吉斯朝大办公室走去。香缇在他身边蹦蹦跳跳——她的外表也许是头巨大的母狮，可吉斯看着她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多年前那异常容易兴奋的小狗。“我对我的死人做些调查。”

“你有吗？”吉布斯把外套扔到文件柜上，朝托尼转过身，托尼正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似乎这是他的家。

“是的，我发现我们死去的海陆——保罗·沃森——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所有的朋友都喜欢他，并且他是个好得要命的海陆。服役记录棒极了——得过两次勋章——嗨，你得过勋章吗？别回答，你当然得过。”

吉布斯拿起桌上的遥控器，点了一下大屏幕。沃森的服役记录显示了出来。“这我已经昨天晚上都找出来了。”他对托尼说。

“哦。”托尼泄了气，香缇不再蹦跳，趴到地上，不高兴地把头搁到脚爪上。泰安安慰地舔了舔她的耳朵。

“沃森两肩开小差，”吉布斯对他说，“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直到昨晚他被发现。”他把死去海陆的人档案交给托尼。

“不像是会开小差的人。”托尼翻着档案思索着，“我是说他很受欢迎，工作干得很好，有责任心，得过勋章……”

吉布斯拿起达奇留在他桌上的验尸报告看了起来。一件事尤其突出，他皱起了眉头。

“什么？是什么？”托尼急切地问。

“你说对了。”吉布斯沉沉地说，朝电梯走去。

“关于什么？”托尼问，跳起来跟在后面。

电梯门在他们身后关了，吉布斯转身对着托尼。“保罗·沃森兽的残灰不在犯罪现场，它们是 被吹走的。”

“那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然后抛尸在这里。”

“不。”吉布斯摇了摇头。“达奇的报告说他肯定是在这里被杀的——失血量说明他是被我发现他的地方被害的。”

“那里怎么会没有他的踪迹？这一点也说不通啊。这不可能！”

吉布斯伸手摸了摸泰萨的头，觉得心里不那么舒服。“有一个解释。”

~~~

托尼跟着吉布斯走进一间大的带小房间的解剖室，昨天晚上他碰见过的人正忙着刷洗解剖台，直到窗都闪闪发亮。他的猫头鹰灵兽栖在只台灯架子上，他俩正在进行一场看起来冗长复杂的谈话。

达奇抬头看到他们进来。“啊，吉布斯，我期待你到来……而且我看见你还带来了位在侦探。”

莫拉格飞到一张解剖台上，疑惑地注视着香缇。香缇蹲坐着，一动不动地接受审视。

“不再是侦探了现在他是位在探员了。”吉布斯不耐烦地朝托尼的方向摆了摇头。

托尼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呃……已经是了？我说……我对警局有通知期限，而且我还得去联邦执法人员训练中心，还有……”

吉布斯瞪了他一眼。“我这里需要你。主任能搞定细节，可你是我的人。你哪里也不能去。”

成为吉布斯的一个想法让托尼咧嘴笑了，香缇站起来，绕着他的腿舞蹈了一番。他当然属于吉布斯——反正他八岁起就差不多是。

托尼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新老大是怎个工作。显然吉布斯对规章制度嗤之以鼻；他对工作有一套直截了当简单明白的办法。托尼喜欢他的作风。他稍稍思忖了吉布斯怎能逃脱约束，不过他推想他肯定在NCIS备受尊重，连调查处的主任都准备为他通关系。

“我看了报告，达克，可我要你告诉我细节。”吉布斯说

“我会这样。”达奇透过眼镜片严肃地看着他们。“这很糟，吉布斯，就像你已经了解的自冷战以后我就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案子。当然我们听到过谣言，可我从来不想相信它们。事实上，整个情况让我想起……”

“达克！”吉布斯厉声说。达奇点头，走到一排金属储藏柜前。他打开其中一个，拉出里面的尸体

“倒霉蛋。”托尼低头看着他们死去的海陆，赤裸的胸口有一条达奇解剖后留下的缝合线。他抬起头，看见达奇和吉布斯正凝视着自己。“呃……就是……你们知道……有点为他难过。对他有了一点了解，瞧我大半个晚上和他在一起，这样或者那样……当然不是\*那样\*，很明显！”他惊慌地补充道。

达奇瞥了一眼吉布斯。“他要一直这样下去吗？”

吉布斯伸手拍了一下托尼的后脑勺。“嗯，我相信会是的。”他答，托尼笑了。

“这倒霉蛋……”达奇心平气和地朝托尼看了一眼，“死去的时候健康状况很差。”

“可他一个月前做过体检，那时候他身体很好。”托尼看着吉布斯给他的档案说

“这个么，他死的时候，身上所有的主要器官都衰竭了，他病得很厉害。”

“怎么衰竭法，达奇？”吉斯问。

达奇摇头。“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无法正常工作。可怜的一定感觉糟透了——他整个身体都在耻运行。”

“我们们知道为啥会这样。”吉斯喃喃地说

“的确知道。我读过研究，可我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实例。”达奇悲哀地摇头。“可怜的家伙。”他伸出胳膊，莫拉格飞下来停在他上面。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把她紧贴在胸前。

“什么研究？”托尼茫然地问。

达奇转向他。“迪诺探员，我恐怕我们可怜的潘尼死前几周里和他的兽被强行开了。”

“什么？”托尼惊骇地瞪着他：“那是……我从从来都没听说过……我是说……那太下流了。”

“当一个人被迫离开他的灵兽时，他们会非常容易被诱导。”达奇继续说到：“我非常怀疑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捕获了这个潘尼，故意把他和他的兽分开，迫使他做些违背他意愿的事情。被迫的分离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可观的压力。很可惜他的捕获者告诉他，如果他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信息，或者完成了他们要求的任务，他就可以和他的灵兽团聚。看起来他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可怜的。”

“然后，他们得到了他们要的东把……他杀了。”吉斯说

“所以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兽？”托尼心中一寒。他跪下来，拉过香缇，紧紧抱着她。他记起多年前寄宿学校里和她分开的那个夜晚。她还是在同一幢建筑里——他无法相信如果她被带到几英里外的地方，强迫和他开……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用鼻子拱着他的手。

“没事，我在这里。”她悄声说

托起 头，觉得难为情，希望 他们不会为 自这 么受影响而有看法——只看到泰萨几乎是坐在吉 斯 的 上。莫拉格还紧贴在达奇的胸口。

“托 ——跟我来。”吉 斯 干脆地说 打破了房间里的 气氛。“我们得找出是 谁干的把这个混蛋抓住。”

“哦，我 在你 面， 崽！”托 用发自 肺腑 的声音说 他做了 九年的警察，从来没有 碰到 这么病态的 事情。

吉 斯 把 带进一间实验室，里面有 漂亮 但 衣着品味非常 奇怪的 姑娘，正忙着工作。她旋 身，看见他们进来，用响亮 兴奋的声音叫 身“吉 斯！”

“那么 \*这\*是谁？”托 问，看到一双闪亮 的绿眼睛 和 一对令人常 想亲吻的红唇。

吉 斯 拍了下他的 头——重 地 “\*这\*你 不 许碰 她”他坚决地对他说

漂亮 姑娘 咯 笑着伸出手。“我是 艾比。”她用低沉 沙哑的声音说

托 她 嘴 微笑。“我是 托 •迪 兹 ——另外我 在 钓你，真的！”

“不你 在 钓！”艾比笑了 起来。“可没事。吉 斯 有点像我 爸”吉 斯 转 身看 大屏幕的 时候，她低声 对 他耳语道：“所以 别玩花样”

托 若 有所思地点 头。他很高兴吉 斯 找到某人 可以 稍 填补失去女儿留下 空 洞，同时 他 暗 记住了艾比是 禁区。反正他 通常和 同事约会——他的 恋情总是 那么短暂 这 样做永

远是错误的。你每天和你的前任——或者几个前任——在一起工作。这正是他在费城搞得一团糟的很多原因中的一个。托尼对此有过深刻的教训。

艾比的灵龕是一只精力非常充沛的卷尾猴，他在艾比的实验设备上跳上跳下，从一个设备冲到另一个设备。他兴奋地跳向他们，挂在艾比的脖子上，用一双聪慧的棕色眼睛好奇地盯着香缇。他似乎对突然进入自己领地的庞大母狮非常入迷。香缇平静地回视着他，看起来对审讯毫不关心。

“别瞪，本。这样很粗鲁！”艾比责备他。本亲了她的脸颊，然后跳到香缇面前的地上。他踮起脚尖朝前走，一次只迈一步，接着突然探出前爪，抓了把香缇的腮须，拉了下來。

“噢！”托尼揉着脸颊。

本咧嘴笑了起来，松开了香缇的腮须。“只是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他笑嘻嘻地对她说。

“它们当然是真的。”香缇抱怨道，可她的眼睛由于对新玩伴的期待而变亮了。托尼太了解自己的兽了——本看起来喜欢恶作剧，而香缇随时随地可以抛下她大猫的尊严，变得彻底淘气。

“工作伙计们！”吉斯打了个响指，泰萨的下巴发出啪的一声。本逃到艾比安全的肩膀上，尾巴牢牢地卷在她的脖子上，手放在她的头上。

香缇走过去坐到托尼身边，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艾比从死者衣物上提取到的法医证据上。托尼站在吉斯身边，交换设想，审查证物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生活的疯狂。经过了这么多的别离，他真的站在这个男人身边了吗？这到底怎么会发生的？

“这次我不能搞砸了。”那天夜里，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香缇说。吉斯给了他区区六个小时回家，睡上一会儿，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调查这个案子。

“你会的。”她肯定地对他说。

“我哪有过的其它那个工作都搞砸了这没理由会不一样。”

“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让它不一样。”她说“杰斯路。”

“嗯.....只是更加有理由让我紧张 我说.....他是 \*杰斯路\*，香缇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自都不知道 我最不想引起失望的人就是他。”

香缇仰起头 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吼叫 托尼 用手捂住了耳朵。“好了 好了我 知道了!”她结束吼叫后，他对她说 她舔了舔他的脸蛋儿 然后躺到床上挤在他身边。

“你会好的”

他搂住她，脸贴着她 厚厚的柔软的毛皮，就像他总是做的那样。她说得对。她一直是对的 她真的听从她必须说的话

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没日没夜地调查着这个案子，追踪每个能够找到的线索。看着行动中吉布斯 让托尼着迷；托尼还是那个男孩对了解到的性格特征都在现在是 更深入，更强烈了。

他们对海陆被害的调查把他们带到了在 费尔法克斯的仓库。他们刚走下车，泰萨就发出一声低吼。吉布斯 立刻站住，手按住托尼的胳膊。

“进去前把枪拔出来 我不好的感觉。”他悄声说着，拔出他的枪。

“你到哪儿了？”托尼皱起眉，却还是照他的命令做了。

吉布斯摇头，瞥了一眼泰萨。她的毛都竖了起来，眼睛里充满警惕，耳朵也竖了起来。“不 他也没到 只是听泰萨的”

“第一条规矩？”托尼苦笑了一下。

“对——第一条规矩，我到现在还活着。”

和吉斯一起端着枪走进仓库，托尼暗想着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并肩走在这个男人的身边，尽管他只和他一起工作不到一个星期。

“因为你属于这里。”香缇明智地对他说，回答了他没有问出声的问题。

托尼微笑了他的确感觉像经过多年的放逐，自己回到了家，

就在这时，枪响了，他发现自己立刻行动起来，扑向吉斯把他推出射程。他们滚过坚硬的水泥地面，躲到一只巨大的集装箱后面。托尼的枪飞出了掌心，他发现自己四脚八叉地趴在吉斯的肚子上，正看着一双非常生气的蓝眼睛。一个记忆掠过他的脑海，多年前在林子里的那一天，他撞到了吉斯，让他飞了出去。不过膝盖上一阵尖锐的刺痛很快断了他的思绪。

“妈的！”他痛叫起来，双手抓住了腿。

“滚，托尼——滚下去。你腿压在我膝盖上了！”吉斯朝他吼道。

托尼侧身滚开，膝盖上的痛慢慢变成钝的抽搐。他抬起头看见香缇正朝自己摇头，随即意识到自己没有弄伤膝盖——他正感觉吉斯身上的痛。吉斯的裤子在膝盖这里撕破了，托尼能够看到过去的枪伤留下的扭曲的伤疤。

托尼去摸枪，可一阵奔跑的脚步声消失在远处，接着是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显然袭击他们的人跑了。

他俩都站了起来，开始一瘸一拐地朝门边走去。“你也弄伤了膝盖，吭，托尼？”吉斯挖苦地朝他的瘸腿点头。

“什么？哦……呃……是啊……十二年前打篮球的时候，膝关节脱臼了，有时会突然痛。”托尼回答，这杯全是谎话，却不是眼下他膝盖疼痛的原因。

“真的……膝关节脱臼，吭？”托尼觉得吉布斯对这个信息的兴趣似乎太大了，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嗯，痛得要命！可伙计，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太棒了！瞧，那时我差不多同时在和两个人约会，他们那对方，所以让我看他们做爱作为我劈腿的惩罚。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我的膝盖可怜起了我，让我爬了进去，伙计，结果变成了我生命中最糟又最好的那些夜晚之一……呃……也许这些谎话太多了，头儿！”托尼说，脸涨得通红。

让他吃惊的是吉布斯傻笑得嘴也不拢了。他什么也没说，可他和泰萨相互看着，然后一起大笑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了。”泰萨喃喃地说。

“嗯哪！”吉布斯说，仍然大笑着。

“是为了我的话吗？”托尼小声问香缇。可她看起来跟他一样一头雾水。

托尼看着吉布斯瘸着腿朝仓库门口走去，眼前突然闪现多年前他在雨中瘸着腿离开自己的景象。他赶紧膝盖上残留的疼痛，奔跑着追了上去，他绝不会再从这个男人身边离开。

他们刚回到海琴大楼，电梯门打开了，一个男人从里面出来走进了大办公室，他的狐狸灵兽乖乖地跟在他身边。托尼看见站了起来，身体挺得笔直。

“吉布斯……好像你今天过得很糟。”那人朝吉布斯撕破的裤子点了点头。他的狐狸灵兽走向香缇，警惕地绕着她转圈。香缇站了起来，喉咙发出一阵低吼。“那么新来的家伙是谁？”那人看都不看托尼地问。

吉斯叹了口气。“托尼——见佛奈尔探员，FBI。佛奈尔，这是托尼·迪诺；现在他为我工作。倒这里干吗，托巴斯？”

托尼看着泰萨，不管吉斯和佛奈尔谈话的语气多么的好斗，他们看起来相安无事。显然这种敌意只是表面功夫——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

“我来自这儿拿着点东西。”佛奈尔笑嘻嘻地说，“不是第次！”他眨了眨眼睛。

“哦，你竟敢拿走黛安，托巴斯，”吉斯反驳道：“我很高兴甩掉她。”

佛奈尔哼了一声，托尼觉得他实在喜欢这些废话。他狡猾地朝吉斯笑了笑，随后消失在主任办公室的方向，他的狐狸尾巴鬼祟地跟在后面。

“黛安？”托尼挑起道眉毛。

“我的前妻之一。”吉斯回答。

“之一？——复数？有几个？”托尼感兴趣地问。

吉斯瞪了他一眼。“三个，现在回去干活。”

托尼看着吉斯和泰萨一瘸一拐地跟着佛奈尔后面。他发现吉斯上楼的时候自在无心地欣赏他的屁股，他在心里责备自己这是杰斯洛，不是随便什么屁股，不过那屁股有多棒。

“三个？”等到吉斯走出听力范围以后，他不相信地对香缇说：“他结了三次婚？”

“四次。”她指出。“他有三个前妻——可我们知道香奈被杀了。他结了四次婚。”

“那时他 的确找到了他在寻找的东西 后来 却失去了我相 信他会 在乎依 之后娶的何 女人——如果 在乎，我 我们会感到 的 ”香缇说

“没能 比得上香依。”

“而且一旦你有了 灵魂伴侣，其他 都是 浮云。”

托 扬起一撮眉 毛。“灵魂伴侣？”

香缇点 头。“她 是她的 灵魂伴侣 那天在林子里 你看见过他们相 互触 摸对方 灵兽 绝大 多数伴侣不 那么做不 管他 们有多亲近。香依 和杰斯洛拥有 的是 特殊 的我想从那时起 一直在寻找这种东西 可他 一直没有 找到。”

“这 我 猜绝大多数人能够在生 拥有一个魂 侣就够幸 运了， 吭？”托 一边说一 边回去干活。“两个可能要求太多了。”

香缇看了他一会儿，金色的 眼睛 满是恼怒，虽然托 一点也不知道自己 刚才说话 让她生气 。接着她 转过身 背对着 他，走到吉 斯 的桌边，坐到 犛 通常盘踞的地方 这天剩下的 时间里 ，她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

吉 斯 走进 任办公室的时候 ，佛奈尔正和莫罗谈得起劲。

“啊，吉 斯——我 你会 很久才进 来。”莫罗说着，示意他过去。他的蝙蝠 灵兽 倒挂在墙 角的壁橱上。吉 斯 心 地看 了看他他 很久以前就认识 你 得非常 仔细的观 察 她，能 捕捉 到莫罗心理活动的 蛛丝马迹。主任总是衣着 体 温文尔雅 很 难瞥见外表底下 他 到底在想 什么。

“我恐怕不得不要求你把手头的案子移交给FBI。”莫罗对他说

“见鬼我才不干。”

莫罗的蝙蝠灵兽收起了翅膀，发出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莫罗叹了口气。“我料到会这么说，可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更加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投入了可观的时间和金钱，所以让他们接着这个案子有道理。”

“死去的家伙是海陆。”吉斯固执地说，“所以这是我的。”

“而他在被杀人弃尸前和灵兽被开了。”佛奈尔说，“这是一件孤立的案子，吉斯。过去几年我在好几个州发现过同样的案子。”

“某种连环杀手喜欢在杀人前折磨他们？”吉斯扬起一撮眉毛。强迫人和他们灵兽分开的人肯定非常病态，非常扭曲，可他碰到过不少病态扭曲的人，已经没什么能让他震惊了。

“也许。或许也许是种胁迫——就像两年前我们破获的卖淫团伙，我们还不知道。”

吉斯记得读到过那个案子：涉案的妇女拉客的时候被和她们灵兽分开，只有在睡觉的时候能见到她们，以免她们彻底崩溃。她们的皮条客通过让她们听话，可从照片上看，吉斯觉得这些女人就像活死人。

“不管是咋，都超出你的范围。”佛奈尔加了一句。

泰萨吼了起来，吉斯被他的暗示激怒了。

“移交案子，吉斯。佛奈尔的人会从这接手。”莫罗坚决地对他说，“顺便说一句，你看上去糟透了。”

“几天不睡觉，一线探员不够，嫌疑人朝我开枪，这的确让我看上去很糟。”吉布斯厉声对他说。

“那就给你小组找更多探员！”莫罗对他说。“你干得棒，吉布斯，但嫌你累坏了，对我就没有用了。把案子交给佛奈尔，去招些该死的新人！”

吉布斯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几个月前，他的组还是三个人，可连毙奔了FBI，伯利出于某种原因想做随舰探员。现在他有了托尼，可起码还要一个探员，也许两个，有重新让他的组开足马力。

佛奈尔朝他笑了笑，他的狐狸灵兽冲着泰萨笑出了声。“有时你赢，有时你输，吉布斯。”他在离开前温和地说。

吉布斯走楼梯，仍旧因为受伤的膝盖一瘸一拐，心情坏透了。他讨厌手上的案子被别人抢走。

泰萨走到吉布斯桌边，香缇躺着的地方。她没有站着怒目而视，通常要是有人占了她的地盘，她会这样。她只在香缇身边坐下，靠到她身上。香缇转过头，轻轻拱了下她的耳朵。吉布斯几乎没朝她们看第二眼。

“坏消息，头？”托尼马上走到他身边。吉布斯觉得托尼的存在多少让他心绪平复了一点，尽管他不明白为啥会这样。他也许心情很糟，但是托尼在他身边让他觉得好受了些。

“嗯——案子被抢走了。”吉布斯对托尼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他看起来就像吉布斯一样生气。

“第二条规矩——永远不相信FBI？”托尼建议道。

吉布斯忍不住笑起来。“这是第二条规矩，可肯定得是条规矩！”

“这些规矩哪来的？头？是你爸教你的吗？”托尼问。

吉布斯收起了笑容。“不。”他简单地说，“不是爸。”

吉布斯从托尼的眼神里看出他明白了。香依最早给了他立规矩的主意。到目前为止，托尼没有提过她——吉布斯想保持这样。

“我们组需要增加人手，”他简单地说，“去人事部给我拿些简历。”

“呃，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头？”

“不，她妈的烦我人还在！”吉布斯厉声说。

托尼点头，立刻朝电梯走去。“见鬼，我们怎能找到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吉布斯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对香依嘟囔。

泰萨走过来坐到他身边。“他说得有道理。”

“你觉得我脾气不好？”他很快揉了揉她的耳朵。

“当然咯！”她朝他笑了起来，他低头她苦笑了一下。“别担心——我永远都不会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就算其他所有人都怕你怕得逃跑。”

他扬起一撮眉毛：“怕我怕得逃跑？”

她扬起下巴，一副“别想玩我”的眼神。

他叹了口气。“好吧，我会 对托尼 好点儿。”

“这样很好，不过他不是 怕你的。他理解 你。他一直理解 你，你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蹲坐到 腿 上 叹了口气。“想象 你是个 八岁的男孩，差不多是个人 待在一个 陌生的 镇子上，然后 碰到 了一个 喜怒无常 坏脾气的 海陆，一只 爪子受了伤。”

“腿，”他纠正道。“你想 说什么？”

“我想 说是 绝大多数 7岁 孩子会 逃得远的 你在养伤 时候，脾气 一直很坏。”

“我在担心我能 再 当 海陆了。而且和 爸爸 住在一起 我快发疯了。”

“我知道。”她不耐烦地抖了抖 毛。“可 我看到 的是一头 伤了爪子的狼——他看到 是一个 他在 自己 浴室 里上洗手间的男人，一个 在 树林 里陪他玩小船的男人，一个 了解失去母亲 的感觉 的男人。”

“哦。”吉 斯 靠 到 椅子 上 目光穿过办公室 落在 托尼 平时坐的地方，香缇总是 懒洋洋 地卧在他 身边的档案柜前。托尼 和他在一起 还不到一个 星期，而吉 斯 觉得自己 似乎想不起来 哪一次 他和香缇没有 坐在他的斜对面

“就像我说的 .....”泰萨躺下来，下巴 搁在 前爪 上，闭上了眼睛。“他理解 你”

2003年

就 托尼 所见，吉 斯的 招募技巧实在 烂透 了。完全 是招募本身——吉 斯能招到 人，可 他 总是 很快就把他们炒了，要是他们 没有 先辞职的话

托尼 坐在自己位子上 看着人 来了又走了 太多了他 都记不太清楚：多福斯 探员，马克汉姆探员。维 •布莱克 爱德探员坚持了六个月 是 他们之中待得最长的 可她搞砸了西 班牙的一个 卧底行动 她和她怪 的穿山甲 亨利 妮 人。

接着——终于——凯特琳•托德来了。她是负责 保护总统的特勤处探员，开始托尼 没怎 注意 她 是 谁 一直在看她 并 且最后顶了吉布的 手，告诉他，他找到了新探员。

凯特有只 聪明但是 傲慢的兽， 名叫莫。莫是只 黑山羊，长着一对非常 尖利的 角——这个 托尼能够证明，因为 莫最喜 欢 做事 情就是用这对 角 香缇的 肋骨 。

“噢 那 很痛欸！”一次 凯特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 ，托尼 抱怨道。

“那就对了。”凯特对 他说 “那 是为了偷翻我的 包，看我的 通讯录。”

托尼 低 嘲 香缇笑了笑，她轻 跳到空中 “找到我 找到他 值了。”他 对凯特说

“你找到他 了？”她站在那 双 臂 交叉 在胸前。莫瞪着香缇。

“这 么，可是 秘密 ！”托尼 说着走回 自己的 桌子。

“什 么 是秘密 ， 迪 诺 ？”吉布 斯走进 办公室问。

“呃，没 什 么， 头 。”托尼 坐到位子 上 假装 在工作 接着他 偷 抬头瞄了一 眼 发现 凯特和莫仍旧怒视着自己。

“吉布 斯——我 洗澡 间回来发现 托尼 在翻我的 包。”凯特抱怨道。

吉斯抬起头。“嗯，听起来像托尼。他老做这种事。”

托尼的脸红了，想起自有一次在树林里偷看吉斯和香奈缠绵。

“这样很讨厌。”凯特说。“你能让他停下吗？”

“托尼，停下。”吉斯狠狠看了他一眼。

“是头儿。对不起，头儿。”香奈好笑地哼了一下，他用脚轻轻踢了她一下。接着他侧眼偷看了下吉斯，他上班的时候常这么做。他喜欢瞥到一眼那双碧蓝的双眸，特别是布兰不知道他在看他的时候。

“我们想留下这人。她不常搞砸。”吉斯补充道，朝凯特的方向摆了下手。

“哦，非常感谢！”凯特生气地说。接着他们都笑了起来。

托尼喜欢看吉斯笑。过去两年里他知道了这个男人身体语言的每个细微差别，他喜欢看吉斯快乐的样子。这可常见。

“他不开太久了。”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公寓里私下对香奈说。

“这个现在他有新的狼群，所以他开心了。”她回答。“好吧，反正比以前开心了。”

托尼穿着短裤猛地倒到床上。“你觉得那就是原因？”

“是的，是我到的转折点。”她跳到床上的身边，他把头枕到她温暖柔软的肩膀上。她开始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你有没有注意到自从他的狼群里他就没再结婚？”

“呒。”托尼想想 “你说得对。好事情 那个 可怕的习惯。他应该像这 样玩 就好。”

香缇扭过头看着他。“那样真的让人开心吗？”

托尼 惊讶地眨着眼睛。“这个 嘛……这表明我总有床伴 这 会让我开心 所以 ……”

香缇的细尾巴 生气地敲着他的腿。他叹了口气。“好吧……我只是想 冒这个 险，香缇。你知道的。”

每个他 爱的都 离开了他。妈妈 死了，父亲 欺负 他 然后 抛弃 了他 甚至那些 学校都多少总是 把他 扔出来——尽管 托尼 觉得在这 点上，自己 也许活该。

香缇安慰地拱了拱他。“你想 安全地爱，可从来没 能够万无一失。看看 杰斯洛。他有 深爱的 香农 和女儿，可他 失去了他们。”

“那 很痛。”托尼 说 想起了 母亲的 兽 曾经在夜里坐在香缇身边，让人安心地 呜呜 作响，直到 托尼 最后 堕入 梦乡。“我为啥要 让自己 经历那种 痛苦，香缇？我不想最后变成杰斯洛那样，内心只剩下麻木 和寒冷。”

“现在 他的 外壳没那 么硬了。”香缇 平静 地说 “过去两 年里 软化了 现在 能 更多地 感到 痛苦 了。”

“也许只是 因为你 总是看到她。”托尼 困倦地说

“另外，不是 每个爱你的都 离开了你。”香缇说 “杰斯洛 没有你 离开他。”

“杰斯洛 不爱我。”想到 坚韧严肃的 儿子 会爱他，托尼 微笑起来。“我是 说真的 对他来说 我是 狼群 我是 他的副手。也许他把我 看作狼群里的 老二或是别的什么。”

香缏歔了口气，把头枕到脚爪上，闭上了眼睛。

~~~

2004年

吉斯满意地看着最新的小组成员。见习探员蒂姆·麦奇让他的小组完整，在这个越来越技术化的世界，他提供了小组需要的专业技能。他看着麦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交待的背景调查，他的松鼠灵兽靠他坐在桌子上，蓬松的尾巴在麦奇工作的时候轻摇晃着。她名叫安琪拉，出于某种理由这似乎让托尼觉得很好笑，吉斯散漫的高级探员一直在拿这个开玩笑。

吉斯不知道这些的想象，还是他最近拍托尼的后脑勺更多了。似乎他们都处于非常舒服的最佳状态，托尼把线索拼凑起来的的天赋总是伴随着不时彻底犯傻的冲动。

“他只是想要你注意。”泰萨喃喃地对他说。

“要是这样，要么他喜欢被拍头。”吉斯回答，站起来去倒咖啡。

“起码和你拍他头一样喜欢。”泰萨说。

吉斯在楼梯上站了，朝下看着办公室，发现托尼不知道为什么穿着他最时髦的西装。也许今晚他有点约会——托尼旋转门一样的爱情生活一直让他吃惊。

“你还有脸说。”泰萨说，“你哪些前妻呢。”

“我知道，她们都不适合我，当初应该听你的。”

“就是你 为啥没听？”

“我不知道。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每一次？”泰萨恼怒的表情几乎有点滑稽。“就因为她们头发是红色的？哦，斯坦芬尼的灵宠是美洲隼，让你想起了佩尔。”

“嗯，大概是这样。”吉斯懊恼地耸肩。

“你工作的时候听我的，可其他事情上没有。”她观察道：“你工作的时候总是听我的，什么时候错过？”

“从来没有你总是对的。”他屈尊地拍了拍她的头，她用牙齿轻轻咬了下他的手，他笑了起来。

他们回到办公室，泰萨沉默了下来。吉斯回到自己的位子，不去理睬他的组员们的闲谈。他们似乎在谈论一封刚收到的信，在给自己找乐子……突然，泰萨站起来开始吠叫。

吉斯立刻站起身，正看到一股细腻的白雾从托尼刚打开的信封里散了出来，被他吸了进去。

吉斯立刻启动疏散程序，看着托尼走出房间，头发滴着水。他刚刚用水冲了头。

“对，这我有不好的感觉。”他们跟着他的组员们去净化区冲澡的时候，泰萨说吉斯知道她说得对。他感到一股保护欲涌上心头，当他的狼群中的一员身处险境的时候，他总是有这种感觉。他立刻投入了行动。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片模糊，冲澡、达奇谈到某种叫做‘耶尔氏杆菌’的细菌，简单的说，就是鼠疫。托尼和凯特立刻被送到了贝塞斯达，香缇和莫像往常一样一直在斗嘴，相互推搡。

他们宣布检测结果，他的小组中有人感染了吉姆，需要测试结果就知道是谁。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

托妮漂亮的护士微笑，接过她给他的抗生素。贝塞斯达的隔离病房像件艺术品，可这并没让她对待这的感觉好多少。

“嘿，谢谢你，爱玛护士。”他继续迷人的笑容，不理睬凯特在病房另一头发的哼声。“那么……布拉德·皮特……顶着这么个名字过日子可真倒霉。”托妮对医生说。

布拉德·皮特医生微微一笑，他的雪貂灵兽蹲踞着，专注打量着香缇。香缇对雪貂眨了眨眼睛，雪貂眨巴眨巴眼睛，看起来吃了一惊。

“嗯——很难和\*另一个\*布拉德·皮特竞争，他是界上最好看的家伙。”医生一边说一边检查托妮的病历。他灵兽跳到床上，凑近香缇，警惕地审视着她。

“哦……托妮在外貌这一块也不差。”托妮轻佻地低声说。香缇用下巴蹭了蹭皮特医生灵兽。雪貂看起来又激动又愉快——她拍了拍香缇的鼻子，然后跳到皮特医生的肩膀上。

“好吧，托妮……我要去催化验报告。别捣乱。”

“哦，我会的，布拉德，我会的。”托妮笑嘻嘻地朝走出去的医生挥手。

“你真恶心。”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凯特对他说：“你都不知道皮特医生还是双性恋，你已经在钓他了。”

“哦，我的经验是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双，只要你跟他们说对话。”他朝她眨眼。

“说真的，托尼，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想性？”

托尼翻了个身，更加清楚地看着她。她的语气强硬和平时一样，可她的双臂搂着莫，而他依偎着她，看起来吓坏了。

“现在肯定是想性最好的时候。”托尼说，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香缇头上，而她躺在床上，他的身边。

“你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凯特挑眉问。

“正是这是对生命的肯定！”

“可你总是在想性。”凯特指出，“不管是死还是活。”

托尼笑了。“我能说啥，凯特？我喜欢性。”

“可和你的医生跟护士几乎同时调情？那太俗了，托尼，即使是你。”

托尼瞪了他一眼。“不，凯特，那是实际。他俩都很可爱，万一爱玛不想和我上床，也许布拉德会——或者倒过来。嘿！”他觉得自己的情绪高涨起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愿意三人行？”

一只枕头飞过房间砸向他。“就像我说的——恶心。”凯特嗤之以鼻。

“听上去从来都没有搞过3P。”托尼得意地说。他知道自在惹她生气——起码能让她不去想他们的处境。他希望她没有感染这是他的错；他急忙打开了信封。他不想让她为他的过错遭罪。“你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凯特！我曾经有过一次令人惊叹的3P。在我弄伤膝盖的那天晚上……萨拉和杰森……我在想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他俩都那么火辣。”

“哦，闭嘴。”凯特拉过枕头捂住耳朵。“我再也不想你的荒唐性事了，迪诺。”

“喔……我只想教导教导你，凯特。”托尼强压下喉咙里感到的咳嗽。香缇抬起头盯着他。“没事。”他对她耳语。“不会有事的。”

“我觉得热。喉咙痛。”她对他坦白。

“我知道，甜心。我知道。”他转身背对着凯特，搂紧香缇，把脸埋进她浓密松软的毛。“你知道，裸。这是……我很高兴有你陪着我。”

“我在哪儿？”香缇问，似乎迷惑了。

托尼轻轻打了个喷嚏。“只是想起了几年前的倒霉蛋——你记得的——保罗·沃森我在NCIS的第一个案子他们不让我打破的那。他死得孤单的和他的善分开了。”他又哆嗦了不下过这次，他没能忍住咳嗽。

香缇用脑袋蹭着他的头，他能够听到她胸膛里凌乱的呼吸声。

~~~

百分之十五。

只有百分之十五感染耶尔氏杆菌的人能够活下来。这个数字不断回响在吉斯的脑海中。他把害托尼感染的婊子交给哈探员去处理，好让自己去看她在

他发紧的胸口，不去理会疼痛的头颅，不去理会想要咳嗽的持久冲动。他知道这是从托尼那边传过来的。

“他很害怕。”他们到达贝塞斯达的时候，泰萨说：“他病得很厉害，他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

“死了才怪。”吉斯气冲冲地说，大步走进隔离病房。他不会失去托尼。他不能。

医生试图阻止他，可吉斯简短地告诉他这个耶尔氏杆菌带有自杀基因链，托尼不再具有传染性。接着他挤过那人，走到托尼身边。

托尼躺在病床上，看来糟透了。他的头发因为汗水颜色变深了，皮肤白得像纸，呼吸困难，沙哑。吉斯突然鲜明地回想起一个曾被攻击的孩子。他的皮肤同样苍白，眼睛有着同样的黑眼圈，他看起来和托尼一样虚弱，一样易受伤害。妈的，怎么会这样？

百分之十五能活下来，百分之八十五会死。为什么托尼会是幸运的百分之十五？

“因为他有活下去的理由。”泰萨说，跳到床上，坐在托尼的身边。

她躺到托尼的一边，香缇在另一边；可香缇没有起来欢迎她。那野兽静静地动也不动——这根本不对头，因为香缇从来不会这样静止。她是吉斯认识的最有活力的野兽。她总是在大办公室里手舞足蹈，把鼻子探进别人的抽屉和袋子里，总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

吉斯俯下身，按住托尼的肩膀。“托尼……是我——吉斯。”

托尼的眼睛闭着，没有回答。

“他失去了知觉。”皮特医生站在门边轻声对他说：“我们没什么好做的，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个，他撑不过去。”

“出去！”吉斯厉声说。皮特医生不確定地眨了眨眼。“我说出去！”吉斯怒吼道，泰萨直起身，朝那的雪貂灵兽咆哮。皮特医生紧张地退出了隔离病房，吉斯把注意力转回到托尼身上。

“托尼——你会死。”吉斯坚决地命令道。没有迹象表明托尼听到了。吉斯用力拍下了托尼的头，可托尼还是动动了。“妈的！我不会失败的！”吉斯抚摸着托尼浓密的汗湿的头发。“你醒我吗，托尼？我不能失败。我已经……”他激烈地吸了口气。“你是獠牙，托尼，我能失败。”

他不停地摸着托尼的头发，寻找着回应。任何回应，可托尼还是昏迷着。

泰萨抬头看着他。“也许他不知道是你，”她说。“说你的名字。”

“托尼——是我……杰斯路。”吉斯看着泰萨，可她摇了摇头。“妈的，闭上嘴！”吉斯再次抚摸着托尼湿漉漉的头发。“杰斯路。你醒了吗？”

泰萨不安地看着他，他知道她能够感觉到托尼在从他们身边滑走。“我要碰他。”她说。

他朝她点头，她轻轻地用嘴顶了顶托尼裸露的手。吉斯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兽吻了另一人赤裸的皮肤，他期待能感觉到托尼的意识骚动着冲进脑海——可相反，他感觉到的是一片黑暗。

托尼四下打量着，发现自己正在止水镇的树林里。不由得微笑起来。在那边，他能够看见以前自己和杰斯洛玩手工小船的溪水。旁边，一条红绿格子的毯子铺在地上，他能够看到剩下的野餐食物。他走过去坐到毯子上。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这是个美好的夏日。他仰面躺下，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

这里的 感觉 很好。他没有 咳嗽 ，身体也不痛。阳光照得他 暖 的 他 感觉 很平和这是 他的快乐之地 在 困难 的时刻，他总是逃避到这里 来 以前他来 过好多次——在梦里 但感觉从未像这 样真实。

一具温暖的身体来到他 身边，他伸出手，抚摸着柔软的毛皮。他微笑起来 ，感觉 彻底地宁静。

一条肥嘟嘟 的大舌头开始舔他的脸颊，他皱起了面 孔。

“香缇！停下来！”

他想 睁开眼，可她很坚持。他想拍开她，可没有 用。他只好恼怒地坐起来 ，睁开眼睛 ..... 眼看 到是 泰萨。

“香缇在哪里？”他 困惑 地问。

“她在这 里， 可你 看不见她 。”泰萨对他说 “她失去了 知觉——就像你 她躺在你身边，杰斯洛在保证她安全。他守护着 她 ——他守护着你们两个 为啥你不回来和我在一 起？”

“我 不明白。怎可 能我 在这里， 她却不在 ？”

“你快死了 ”泰萨坦率地说 “你的 身体病得很 厉害。如果你 留在这 里， 你死的 香缇就不在 了。 ”

失去香缇足以激励托尼 立刻 行动起来 。“哪条 是出 的路？”他站了起来 ，环顾着四周。他能 看到的全是树 很 多很多树。

“这条路。”泰萨开始大步朝树林 最暗的地方走去 那边那么黑 那 么凶险，托尼 犹豫 起来 。泰萨 转过身 ，看着他。“别害怕 ，托尼 。”

“我**没**怕，当危险是我能面对的时候……可这个……”这**里**的树扭曲多节，树枝光秃秃的。离开他的快乐之地的每一步似乎都让他痛苦。

“我**知**道。香缇是你的勇气，可现在你感**觉**不到她。让我做你的勇气。”

她走回来，用鼻子**顶**着他。他从中汲取了些力量，慢慢穿过环绕着他的扭曲凶险的物**体**。

托**尼**僵住了——前头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他吃不准那是什**么**，可他知道那是痛苦。他不想去那**里**。

“没事，托**尼**。我**和**你在起**来**。”泰萨对他说

他把**手**放到她头上——这感**觉**很熟悉，就像和香缇在一**起**。透过林**子**，他能够看**到**一个旅馆房间，他不想去看里**面**是什**么**。

“你**必**须跟我来。”泰萨说

“可那很痛”他用**双**臂往**前**身体颤抖起来。阳光没**了**；四周黑漆漆的**天**开始下雨。

“我在这**里**。”泰萨说。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会跟**着**她。她总是让他安全；她一直这样。

“就**在**你后**面**。”他声**说**。跟上她。

她领着他朝旅馆房间走去，他站住了。他能够听到里**面**越来越大的声音，他踌**躇**了不**想**走进去。

“你**必**须去。”泰萨坚持**对**他说

他停在那 伸出手，听着 一段陈旧的记忆涌上心头。他不喜欢 这段记忆。他不想回去，回到存那段记忆的地方。他正准备转身跑回他的快乐之地，突然听到了一阵痛苦的吠叫

“香缇——那 香缇！”现在 他不再犹豫了；他 推开门，看见他抓着香缇朝墙上摔打。她只是只狗子 那么小。他几乎想不起来 她有过那么小的时候。“她在 痛……我必须阻止他伤害她！” 托尼 奔过去，想抓住他父亲的胳膊，可他 似乎没有 实体。他父亲 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父亲 把香缇扔到地板上，她侧身躺在那里，痛苦 地尖叫

“去她那里” 泰萨说 朝香缇点头。小狗几乎失去了知觉，脚爪 无力的动着，好像想跑。

“那会痛” 托尼 呻吟道。

“是的” 泰萨执拗地说

他会 为香缇做什么 他不介意这会有多痛他 走到她身边，轻轻 碰了碰她的毛，接下来他知道的事情是他在她身体里，她就是他，而他就是她——就像一直以来的这样。接着他仰天 躺着，努力 呼吸着，眼前是贝塞斯达隔离病房的天花板……香缇躺在他身边，凝视着他。

“谢谢你。”她轻轻 舔了下 他的脸。

“你应该感谢泰萨。”托尼 嗽起来。他能够 感觉 嘴唇上的血，可感觉 没有 以前那么糟糕。香缇依偎 在他的一条胳膊 下面 泰萨 在另一边——杰斯洛 俯下身，守护着他，就像泰萨 说的

“你在我 们身边了，托尼？”吉布斯问，托尼 觉得他看起来 很累，脸上刻着担心的皱纹。

“嗯。”托尼 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很好，因为我允许你死。”让托尼非常吃惊的，杰斯洛的手轻柔地拂过他的头发。“我永远不许你死，托尼。”他粗暴地说。

他在那里，在托尼的身边，待了几个小时。每次托尼醒来，他都能够感到香缇躺在他身边，泰萨在另一边。这感觉很好，他感到安全。

过了些时候，皮特医生回来宣布他脱离了危险。然后，只是那队后，吉布斯才站起来准备离开。他从衣袋里掏出托尼的手机，把它交到托尼的手里，还给他。

“你该改个号码。老有人打过来找‘打屁’。”他嘲笑地笑了笑，随即离开了。泰萨跟着他身边。

~~~

“你为啥那么说？”他们走出医院的时候，泰萨问。“他的情人给他打电话事情？”

“想给他些能帮他好起来的理由，提醒他活下去的理由。”吉布斯回答，打开车门。她给了他一个绝对是厌恶的眼神。“怎么了？”他问。

“他已经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她喃喃地说。“你已经给他了。”她上了车，头枕在脚爪上趴在那里，看起来很气恼。似乎最近他老是惹恼她，而且似乎总是和托尼有关。

吉布斯开车回到NCIS，看见桌上有张人事部的通知。他想莫罗主任肯定跟他们谈过事情，因为人事部给了他托尼父亲的电话号码。

他坐在那里，瞪着电话号码看了好久时间。这是NCIS的条例，探员住院的时候通知登记在案的家属。他太记得老迪和他们的土狼了，他不想联系这人。

“那就别联系。”泰萨说，毛瑟了起来。“我不喜欢他。”

“我知道，可他喜欢他。”抛开一切事情，他知道他仍然关心他的父亲。“我有权替他做个主。他病了——也许他希望他爸来看他。”

“如果他父亲不太忙的话。”泰萨辛辣地说

吉布斯很快拿起电话，开始拨号。一个他很久前就记得的声音接起了电话

“迪诺先生？我是NCIS的吉布斯探员——我是你儿子的头。”

他想，老迪诺是否会记得多年前的自己。托尼没有告诉他父亲，他在为当年把他从旅馆房间里救出来的人工作？

“哦，是有什么问题吗？”从他的语气里听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老迪诺一直善于藏在微笑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后面。“托尼好吗？”

“不好。他病得很厉害。他会挺过来，不过很艰难。”

“哦，这很好。他会好的。”

“他差点就死了。”

“可他没事了。”

“是的。”吉布斯能够感到自己的火窜了上来。“可他需要你来看他。”

那一边是长长的停顿。“我很想去。”最后的答复来了：“可现在做不到我正在注意。”

吉斯爆发：“你跟我说话吗？他病得很厉害。他得了该死的鼠疫！他差点就死了！妈个巴子！”

“我听到了。”回答很流畅，一丝不乱。“你还说他会的我会让我秘书送花。托尼是大人他讨厌小题大做。”

“他不知道什么是小题大做因为你从来妈妈的在乎他，你这自私的混账王八蛋，”吉斯咆哮起来，扔下了电话

“我告诉过你。”泰萨说

“我知道，可总得试一下妈个巴子！”

皮特医生说托尼几天内可以出院了——可他需要两个星期康复，吉斯不想这段时间里让他一个人待在公寓里。他太了解托尼了，老是一个人待着胡思乱想，什么也不能做对他老说就是炼狱。可似乎莫罗不会同意让他休假两个星期来护理他的探员。

“还有个选择。”泰萨平静地说

“嗯。”吉斯生气地盯着电话

“你能做到为了托尼。”她把头放到他的腿上

“我不知道我能做到就算是为了托尼。”

“你只是想面对事实，也许你错了，也许你过去的行为太严苛，太匆忙。”

他瞪了她眼，可她站在那儿冷静地看着他，低头看着他镇定的棕色眼睛，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这种时候只能忍气吞声，做个男子汉。

他再次拿起电话

~~~

“我和你待一块儿？”吉布斯推着的轮椅走出医院的时候，托尼问，吓坏了。“可……你整天都要上班，而且你还没有DVD播放机——见鬼，我该干吗？”

“我已经考虑到了。”吉布斯直率地说

“你雇了个护士？”托尼头瞥了他一眼，觉得心情好了一点。“漂亮吗？”

吉布斯拍了下他的头——轻轻地。“起码你的行为像老样子了，尽管看起来糟透了。”他一边说一边扶着托尼坐进车里

“你对病人的态度太可怕了。”托尼发着牢骚，从后视镜里照了照自己——接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不过你说得对，我看起来是挺糟。”

他靠到椅背上，闭上眼睛，短短的路程就让他筋疲力尽。

他听见吉布斯坐到他身边，接着车子启动。也许是要保护生病的乘客，吉布斯开得没有平时那么快，可托尼还是很高兴自己闭上了眼睛。

“那么，”十分钟左右的安静以后，托尼喃喃地说“他说什么了？”

“谁说 什么？”

托尼睁开眼，看了看吉斯。“我 亲 我知道你打电话我的 档案里有他的号码。NCIS 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联系最近的亲属。”

“档案里\*我\*是 最近的亲属。”吉斯坚决地对他说

托尼微笑着靠回椅背上 重新 闭上眼睛。“嗯，可也 是我 档案里唯一的 家庭成员。得了，头儿 我知道你给他打电话。 他说啥？不 等等 ——我已经知道了我 病了他很难过，他真的难过 .....你知道，他听 起来 简直像是 真心的——~~如果那~~ 么了解他我 们了解 他很难过 但是 他现在 正忙着做 生意 不过他会 送些很 漂亮 的花。”

没回答 最后他睁开眼睛，瞥了一眼吉斯 他的头儿 坐在那里 肩膀 绷得紧紧的 眼睛 盯着路面

“对呀”托尼 说

吉斯扭过脸看了看他。“对，托尼。”他轻 地说 他从来不会给坏消息加上糖衣，托尼 欣赏这种 性格。

托尼 空洞地轻笑了几声。“老话怎 说的 ——万变不离其宗？没关系。他做护士会做 父亲 一样糟。临时护士也会 干得比他好。”

“我 雇临时护士，托尼 我 请人 来帮忙。”

托尼 皱起了眉头。“谁？糟糕 我 希望 你没有 翻我的 通讯录，头儿，因为 .....呃.....有些 关系 结束地不妙 所以 .....”

“别傻了，托尼。”吉斯翻了个 白眼。“我会 交给我信不过的人。”

“可你谁也信不过。”托尼茫然地说：“嗯，也许除了艾比和达奇，是达奇吗？”

吉斯还没来得及回答，托尼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浑身只打哆嗦。他咳得那么厉害，好像都快把肺都咳出来了。等他咳完了，已经连动的力气都快没了，别说去想吉斯到底派谁来看护自己了。

车子在吉斯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托尼只是坐在那里，觉得连走进房子的力气也没有。

吉斯绕到他这边，打开车门。他用强壮的胳膊伸到托尼腋下把他扶出汽车。接着，他慢慢把托尼扶进房子，他们身后，香缇慢慢飘着香缇。

屋里又温暖又宜人；壁炉里升着火，周围很干净，充满家的气息。托尼甚至闻到炉子上热着食物。他来过吉斯的房子好几次，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般这都是冷冰冰的，可眼下却不是那样。

“这里怎么了？”他声说。接着厨房的门打开了，一个老迈的、熟悉的愉快声音响了起来。

“你来了！我觉得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一只红色的母鸡朝香缇奔来，托尼不相信地盯着面前的人。他的头发都白了，可那双慈祥的眼睛还是和托尼记忆中的一样。

“杰克？”他声说。

“托尼……我在哪里都能认出你！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母狮子！你还好吗，香缇？还有你，托尼……”杰森站在他面前，摇着头，蓝眼睛好像含着泪光。“托尼……我能相信我还能见到你，过来这么久。瞧你长得多大了！”

他揽住托尼的双臂，给了他一个温柔的熊抱。托尼闭上眼睛，久久不愿放开，享受着这个简单的人类表示安慰的动作。

杰森撤回身，凝视着他。“你看来糟透了，孩子。李罗伊跟我说你的事……说你需要照顾，让我来告诉你，我一直想照顾你，从多年前，你像小流浪儿被李罗伊带回来的那天起。要是有个男孩需要照料，那就是现在。看来还是这样。李罗伊从来不让任何人照料他，不管我试多少次——总是让他生气——说你帮忙，让我人可以关心。”

他握住托尼的胳膊，把他扶进客厅。托尼注意到现在杰森自己走路也有点颤巍巍了，不过吉布在另一边撑着他们两个人，没有摔倒的危险。

他们让他坐到炉火边的沙发上，然后吉布出去把托尼的包拎到楼上他的房间。

杰森坐到沙发上托尼的身边。“对不起——我在唠叨，像平时一样话多。可我真的希望你介意后面两个星期里让我来照顾你，孩子。李罗伊不放心把你交给其他人，我是个年轻人帮看店——他比我更能干。李罗伊问我介不介意，我说‘介意？我愿意丢下所有事情，有机会再给那个孩子做事情。’瞧我——一直觉得上次没能尽力，托尼。”

托尼什么话也没说出来。他只是把头枕到杰森的肩膀上，让老人的胳膊搂住他，搂得紧紧的。他自己的父亲从来没这样做过。

第二天晚上吉布斯下了班，回到温暖宜人的家。起初他有点恼怒，因别人占了他的地盘，挡了他的道，可很快他摆脱了这种情绪，因为第二天，回到家，发现狼群的两个成员坐在壁炉的炉火前，感觉很不错。

托尼和杰森正在下棋，托尼看上去病恹恹的很疲倦——这很新鲜——却也放松快乐，这有点出乎意料了。

泰萨立刻小跑着走到侧卧在炉火前的香缇那里，嗅着她，检查她的情况。香缇似乎累得都不想爬起来，不过她拱了拱泰萨，让她安心。

“你来的正好，儿子 晚饭快好了。”他父亲抬起头对他说

他父亲锐利的蓝眼睛从不错过任何事情，吉布斯知道他在审视、检查自己这总是让他生气——他讨厌有人观察他。小时候，每天晚上他放学回家，他父亲会看着他，寻找他这天过得怎样的迹象。然后他们会坐在前廊，杰森会问他一堆的问题。吉布斯不清楚为啥这会让自己那么气恼，不过他总是用一连串单音节的咕哝作为回答，让他父亲充满挫败感，因为他还是对自己儿子的生活两眼一抹黑，好像他并没有努力闯过一样。

“好。”吉布斯走到保险柜前收好枪。“谢谢。”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咕哝道。“我去换衣服。”

他下楼时，睬不着对父子俩之间紧张气氛的好奇目光，泰萨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你总得和他说话，你知道。”她合情合理地指出自从杰森可以后，他几乎没跟他说过话。他简单地跟他说自己的事情，可扼杀了他父亲试图了解过去三十年里他的生活的所有企图——包括他的三次婚姻失败。

吉布斯冲了澡，换上一套运动服。通常他去造船，可今天晚上他不得不和人打些交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开始焦躁了。

“他们是你的狼群。放松下来，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泰萨对他说。要是那容易倒好了。

他下楼时，正准备开门，听到自己在对父亲说话，他收住了脚步。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杰克？你和李罗伊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都有点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听见父亲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应该停止偷听，走进屋子里面去，可一部分的他对回答感到好奇。

“我和李罗伊的事情很复杂。我们就像油和水。我知道我让你恼火。”

“我有一种感觉，你们俩很久没有说话。”

“我试了。”杰森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瞧托尼……我和李罗伊的妈妈，我很相爱，可从来没能找和平相处的方法。李罗伊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分居了，他跟了他妈。两年后她死了，所以他回来跟我一起住，但是我想要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在责怪我没有像他那样爱他的妈妈，也没有像他那样为她悲伤。李罗伊的感情……藏得很深，但是很强烈。”

“是的我知道。”托尼柔声说这让吉布斯感到吃惊。托尼这么喜欢开玩笑，他忘记了他的感觉是多么敏锐。他很少漏掉犯罪现场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不会漏掉小组成员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吉布斯推开门，走进屋子。“你感觉怎样，托尼？”他简短地问，强忍住像在医院里那样抚摸托尼头发的冲动，幸好没有这种克制。她走到香缇身边安顿下来，开始为她梳毛。

托尼带着轻松的笑容抬头看着他，吉布斯极度痛苦地意识到他在这里，似乎他就属于这里。

“有点累，头儿，可杰森好极了。他让我打了两个盹儿，给我好吃的，跟我说话，而且他不在乎老是输棋！”托尼笑嘻嘻地说：“他是那种输不起的人，也不会像别的那样过分好胜。”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

吉布斯哼了一声，却不禁注意到托尼看起来有多满足。他突然意识到托尼小时候是多么地被忽视，现在他对所有的照料和关心都欣然接受，显然一辈子都在渴望这些。他掩藏得很好，在所有的玩笑面在对自己性生活过于绘声绘色地描述下面，可吉布斯突然看到了所有这些的面。托尼真的是在渴望孩提时代从来没有过的爱和关怀。

这次他没有克制自己。他把手放到托尼的头上，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接着他注意到父亲正在观察自己，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于是他内疚地把手挪开。他不清楚原因——只是感觉自己多少流露得太多了。

吃过晚饭，托尼在壁炉火前的沙发上睡着了，杰森和吉布斯仍然坐在桌边，喝着咖啡。

“我……呃……想说谢谢，”吉布斯喃喃地说：“你丢下所有事情来照顾托尼，我很感激。”

“我很乐意。我总是觉得这个孩子还有事情没做完。我不能相信过了这么多年，你俩又遇到了一起！”杰森轻声笑了起来。“托尼告诉我几年前你们在某个犯罪现场碰到的事情。”

“四年。”吉布斯心不在焉地说：“是四年前。很高兴他回来了。总感觉他是狼群。泰萨一直说他是。”

“哦。”杰森搅着咖啡，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想让你快乐——他在你身边。总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泰萨像喜欢香缇那样喜欢别的兽。你小时候，我曾经很绝望——泰萨总是对那个孩子的兽咆哮，家长们打电话向我抱怨。”

“我只是需要时间了解别人。”吉布斯耸肩。

“对托尼不需要。”

“是。对托尼不需要。”

“你想过原因吗？”他父亲探究地凝视着他，吉布斯强压下一股熟悉的恼怒。

“没有。”

“也许该想想。”他父亲温和地说。

“托尼是獠群；他只是个孩子……”吉布斯找出形容托尼在他生活里占据的准确位置的词语。

“我看他是个成年男人。”杰森说，看了一眼沙发，托已坐在那里，睡得沉沉的。潮后仰着，轻声打着酣。“他是一只幼仔——而且我知道他喜欢你。当然，他尊敬你是他的领导和导师，可是他也疯狂地爱着你。”

吉斯大笑起来。“这太荒唐了！”

“是吗？”杰森朝依偎在一起的香缇和泰点点了点头，她们的身体在壁炉火前缠绕在一起，嘴巴挨着嘴巴。“你灵兽都不一样。有些事情你藏不住的。问题是——你为啥想藏起来？”

“这是……瞧我不知道为啥香缇和泰萨这么喜欢对方。我从来没想过。”吉斯觉得有些爱的讨论超出自己的能力。

“是因为香缇吗？”他父亲问。

吉斯觉得身体每一根敏感的神经都绷紧了，他不喜欢这样。

“你觉得不应该重新拥有美好的事物，李罗伊？因为上次我看见泰萨这样对待别的灵兽是佩尔。”

“我情愿你只是像以前那样审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吉斯气冲地说，泰萨抬起头，询问地看着他。

杰森笑了起来。“哦，我知道你总是讨厌我强加给你的谈话，但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让我的儿子跟我说话。从你那儿搞点信息，就像是拔牙。”

“我不喜欢谈我自己，爸爸，我像你。”

“我知道。我学会从你歪头的样子和眼神看出你的感觉。我学会了你做了什么比你说了什么更重要。你瞧，你是难题，李罗伊，而那边那个年轻人……”杰森朝尼那边点了点头。“他似乎想都不想就能理解你。”

吉布斯又看向托尼，这次他感到心中有种深沉，更强烈的冲动。他渴望搂住托尼，紧紧抱着他。他发现在想用力吻住那张爱开玩笑的嘴巴，不让他出声是什么感觉。他没料到由此引发的突如其来的欲望，他切断思绪，生起气来。

“我没爱上过谁！”他厉声说。

“是因为他是男的？”杰森问。“我知道你总是找女人，李罗伊，那么这就是原因吗？”

吉布斯不声不响地瞪着他，根本不在乎性取向，然而爱上别人就像是背叛了他和香农曾经拥有的纽带。

“你可以幸福的孩子。”杰森平静地说，越过桌子靠过来拍了拍他的胳膊。“就像你妈死后，我可以放下过去，跟别人约会。这话说你没有任何感觉，或者不在乎——只是表示你是人。”

“我放下了。见鬼，爸。香农死后我结了三次婚！”

“我小道消息里知道了那几次婚姻；尽管你尽力不让我知道，可我总想随时了解你的生活。我总觉得有些女人，你要么是想找到以前和香农曾经有过的东西，要么是为了香农和凯莉死去的时候不在她们身边而惩罚自己。不管是什么，和她们你都有放下。”他靠到椅背上，敏锐地视着吉布斯。“如果你放下了，你会请我和你那些妻子见面，而你没有任何事，唯一一个你愿意为了他重新让我回到你生活里的是托尼。”

“因为你以前认识他！因为……”吉布斯摇了摇头，为了自没本事在这片复杂的感情水域里航行而恼怒。

“因为你爱上了他，可笨得没有意识到，而且太害怕。”

“见鬼，爸 我有 善白 ”

杰森 轻声笑了。“哦，孩子你 总是善白 让别人太接近你 。瞧瞧 这辈子有几个做 到了？两个 香奈 和托尼 这 肯定告诉你什么。”

“你错了。”吉布 斯站起来，走到桌子另一边，他父亲坐 着地 方。

“我有 吗？”杰森 怀疑地挑起一撮眉 毛。

“嗯 是 三个。”吉布 斯吻了一下父亲的白发。“一直是爸 ”

杰森 抬起 头，带着如此真正的喜悦看着他，吉布 斯 知道自做 对了这是 他能 做到的 最接近 的道歉，为了长久以来把父亲 拒之门外不 过他知道父亲 心里明白。

杰森 按住吉布 斯放在他肩膀上的 手。“欢迎回家 ，孩 子。”他柔声说 “欢迎回家 。”

~~~

离开吉布 斯家的时候，托尼 很难过 在这里 度过的在 杰森 •吉布 斯照料 的两个星期是他 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 从他 妈妈 死后，就没有这 么全 神贯注关 心他了，而他以前一直 没意识到自己 渴望这种关心。他晚上睡得很好——比在 家 里好得 多——不过他每天最喜 欢的部分是晚上，香奈 躺在香缇身边，她们一 起在壁炉火前打瞌睡 这种 时候，他感到 从未有过的宁 静。

时间过得太快，他又回 到了孤单的公寓，回去工作 然 后，他站在屋顶上，凯特的鲜血溅满 他的脸庞。一 分钟前，她的碧 莫还像往常一 样高傲地走来走去，有 机会就 用颧 骨香缇的肋 部，下一 分钟，他就 消失在 一团火焰里只 剩下 一堆灰烬。而凯特.....凯特仰面朝 天躺在地 上，头上有 个 深深 的黑洞。

香缇怒喊着跳到空中，悲恸的叫声响彻天空，轰隆隆着在屋顶上来回奔跑，仿佛想用牙齿把整个世界撕得粉碎。

接下来的几天就像在梦魇中行走。当凯特的杀手透过海军大楼的窗户朝他们随意射击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身体还在从鼠疫中恢复。托尼从来没有看到过吉布斯这么拼命，他能做的只有紧跟着他，总是在他身后，在吉布斯追逐仇敌的时候照看他。有时候托尼不清楚感到的悲伤是自己的还是吉布斯的，因为他们强烈的感情不断地渗透到对方心里。

当所有这些终于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一阵安慰。他们杀了杀害凯特的凶手，安葬了凯特。

然后，突然之间，什么也没有了。安静所有的急流都消失了，当他们从凯特的葬礼上回来以后，托尼发现自己凝视着凯特的空桌子，不再有报仇的想法来填满工作的时间。

他自己埋在报告里，可最后他不得不回家。他累坏了，可没法入睡。痛苦太大了——他的痛苦吉布斯的痛——没关系，他们都痛悼她的死。如今，他几乎无法分清哪些是他的情感，哪些是吉布斯的。

托尼大半夜在辗转反侧，直到香缇把他顶下床，让他穿好衣服。他照她的指示做，然后跟着她走出公寓，下楼，上车。

香缇一路指引他到了吉布斯的家，可这次它像杰森在的时候那样温暖宜人。虽然很冷，空气中弥漫的哀恸几乎触及。

托尼知道吉布斯会在哪儿。他走向地下室，打开门，疲惫地走下楼梯。

吉布斯躺在船下面，向上凝视着他。他甚至没在干活，他只是看着木头船底。他没注意到托尼下到了地下室。托尼走到工作台前，把波旁酒瓶从架子上拿下来。接着他跪下来，爬到船底下。他拧下瓶盖，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吉布斯。

吉斯喝了一大口，把它递回给托尼。整个夜里，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他们是待在里在船下面，喝着波旁酒，直到一滴不剩。在他们身边，泰萨和香缇无言地看着他们。

某个时候，吉斯睡着了——也许是失去了知觉——托尼吃不准是哪个。接着托尼把瓶子放到一边，把头枕在吉斯的胸前，也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他感到脑袋下面吉斯坚硬的胸膛——还有自己裤子里另一种坚硬。

“哦，糟糕。”他声说，抬起头看见香缇正看着他。

托尼把头放回吉斯的胸口；吉斯如此温暖，如此坚实，如此安全。他能够听到这个男人胸膛里心脏跳动的声音，他想永远留在这里。

“我爱你，”托尼低语道。“我爱得要命，杰斯洛。”

这出乎意料。也许应该是，可现在他这么说以后，发现是如此炫目的明显。他抬起头，再次看着香缇。“你知道，是吗？”他责难地说。

香缇翻了个白眼。“这个，是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托尼看着吉斯僵硬的身体。在吉斯身旁，泰萨也在沉睡，她的耳朵因为做梦而抖动着。

“从你八岁的时候。”香缇回答。“当我变成一只孔雀向他炫耀的时候。”

“可那时我是个孩子。”托尼抗议道。

“后来你长大重新遇到他的时候，你想的全是他的蓝眼睛，还有他弯腰检查犯罪现场的时候屁股有多好看。”

“我没有……呃，嗯，我有。”他叹了口气。“可……我当时以为那是因为他太好看了我没想到……我是说……爱？”他双手捂住脸。“我没做过爱这种事，香缇，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是你能选择的，至于是怎么回事，过去四年里你做得挺成功。”

他想起和她有过的无数次关于性事交谈，他对这个男人无尽的幻想。怎么可能都没给自己线索？为啥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笨？

“我以为那是因为那个奇怪的连接。”他说

“他碰到你灵魂，你喜欢那样。你爱他。”香缇简单地回答。

“妈的，现在怎么办？我不能……他能知道。”他突然坐了起来，呻吟着一个晚上睡在船底下让他浑身肌肉僵硬疼痛。“香缇，”他俯身捧住她的头。“你能让他看出来我的感觉。他不能知道。”他急促地对他说：“你必须离开乔纳。你不能那样总是和她窝在一起。”

她眨着眼睛，金色的眸子露出不安。“不，你跟我说过我永远不用再藏起来。你跟我保证过，托尼！”

他愣愣地盯着他，记起自己曾经阻止她变成真实的身体。他不能再对她做这种事，她说得对——他曾经保证过。

“可是杰斯洛。要是明白过来会狠狠扇我，他会把我带走。”

“他会怎么做。”她用头拱了拱他的手。“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会拥有他，是吗？”

托尼 握住她厚 的金毛。“我他 还在为失去家人悲痛，即便他没有我 想他也不会找像我这样风流成性 的傻瓜。”

“你是那 样的——你只是 想要大家这样 你。”香缇对他说 “我杰 斯洛 从来没让 过当。”

“而且，他是 双性恋。”托尼 指出

“你怎么知道？”香缇蹭在他的头发

“因为……所有 这些 婚姻。”托尼 在空中挥了挥手。

“我 以为是你说的 绝大多数人多少都 有点双，只 要尔 跟他们说 对话。”香缇笑嘻嘻 地对他说。

“这个么……这我的 经验 很少有人 会撷 一次计划 得很好的色 诱。”托尼 也朝笑 了笑。接着的 笑容 消失了。“可我能 色诱杰斯洛 我是事 情不那 样的我不 想那么做 他太重要了。”

“我同意。”她把头放到他 肩上，惋惜地叹了口气。“你必须和他谈。”她说

“不！”托尼 吓坏了。“他对我没 那种想法，香缇。他看着我 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以 前照看过的讨人嫌的孺子。他甚至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旅馆 房间里道事 情把我 连接了起来。他不知道我知道香依 和黛莉，也不知道我知道他报了杀妻杀女之仇。他不知道他痛 的时候 我也会痛 那次哈斯瓦里那个 混蛋打中他肩膀 的时候……”他打了个 哆嗦。“伙计 那可真痛！”

“是很痛苦。”香缇同意道。

“他甚至 不知道 他在科威特 受伤以后 是我 把他从昏迷中拉了回来。”托露 出痛苦的表情。“我确定 一定以及肯定不告 诉他。”

“你们总是在救对方的命。旅馆房间，昏迷，鼠疫……那能告诉你什么吗？”

“那只是我们之间那个奇怪的连接。”托尼耸了耸肩。“如此而已。没别的。他没爱上我。香缇是一条单行道。相信我。我爱上了永远得不到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她问。

“凉拌。”托尼轻松地耸了耸肩。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就像我们几年来一直做的那样？”

他低头看着吉斯沉睡的脸庞。“是的。”他坚决地说。“就像我们几年来一直做的那样。”

2006年

吉布斯走出主任办公室，叹了口气。他想念莫罗主任——每次和他的继任者，简妮·谢泼德会面。她似乎总是另一方面把他俩早已结束的过去翻出来，一方面又坚持他们的关系纯粹是工作上的。这让有些会面变得令月常困惑。吉布斯不喜欢谢泼德和他玩的在把戏。妈的，他连一半都不懂！起码这一次，她没法挑剔他们的工作。

朝下看向大办公室的时候，他忍不住微微一笑。艾比的猴子灵兽本正骑在香缇背上，像死亡女妖一样尖叫着，而托尼背着艾比，两人像傻瓜一样横冲直撞。有个案子花了他们很长时间。现在刚刚成功结案，所以他放了他们一马。他知道艾比和托尼都需要在结案以后发泄一下，而且他们会稍稍过分一点。

蒂姆·麦奇忙着往嘴巴里塞奶油果仁夹心饼干，他吃饼干的时候，他灵兽的腮帮也鼓了起来。而吉娃·大卫……她坐在位子上，环顾着四周，好像觉得办公室里都疯了。吉布斯强忍着没有笑出来。吉娃相对来说还是新成员，她还没搞明白他们是怎干活的。

托在吉娃桌边停下来，把艾比放到地上。本跳到艾比的肩上，像平时一样勾住她的脖子。

“那么……\*你\*看到过他吗，艾比？”托一边问，一边瞟着吉娃。

“看到谁？”

托笑嘻嘻地说：“吉娃的灵兽。”

吉斯翻个白眼，赶楼梯。托执着地想知道吉娃的兽长什么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谁都没瞄到过一眼。

“也许她没有兽！”艾比兴奋地说：“也许这就是摩萨德养育他们的方法。也许她没有灵兽的杀手！”她笑眯眯地看着吉娃，后者以一个得意的微笑。

“我是个杀手，但有魂。”她说：“我当然有灵兽！”

“那他在哪儿？”托凑到桌前，低头偷看吉娃的衬衫里面。

“嘿！”吉斯扇了一下他的后脑勺，托和香缇都给打得向前冲了一下。

“哦，嗨，这些事情不是表面这样的！”托抗议道：“我只是在找吉娃的灵兽。他肯定在她身上什么地方。”

“哦，我知道你在干吗，托。”吉斯瞪着托和别人调情的时候，总是会生气。

“我是个间谍，托！”吉娃恼火地说：“要是有一只大狮子总跟着我，我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间谍！”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香缇。

“反正很怪，就这么回事。”托懊恼地揉着后脑勺。“我是说……你看来没灵兽……这就是不对头。”他夸张地打了个哆嗦。“就像那种吓人的恐怖片里面，人们兽背叛了他们把他们给杀了。”

“我肯定有时候想杀死你。”吉娃冷笑着说

“噢，这太低级了。”托溜回自己的位子，一只手放在香缇的头上寻求安慰。她体贴地舔着他的手。“起码告诉我他的名字！”他坐下来的时候恳求道，可吉娃只是笑嘻嘻地摇头。“我搞不懂你怎么能坐在那里整天都不和他说话”

“我和灵兽之间的事情是私人的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说话”吉娃尖锐地回答：“就因为你的兽从来不闭嘴并不意味着我和我的兽都得那么做”

托突然不说话了，眼中露出受伤的神情。吉斯觉得他们大概都错过了重点；吉娃显然从来没想到香缇的饶舌和嬉闹是为了不让人注意到她实际上是一头庞大的非常吓人的狮子。托，从另一方面来说似乎不明白吉娃只是做跟他一样的事情，是更加低调；他俩都在某种程度上隐藏着真实的我

“好了我们干完了。报告不错，主任签字结案了所以你们都可以回家了。”吉斯对他们说

麦奇看着他脸上露出吃惊的神情。“呃……现在几时？才下午四点。”他的松鼠灵兽跳到他肩上，蓬松的大尾巴弄乱了他的头发显得有点可爱。

“我知道，可你们不歇气儿地干了个星期，应该休息一下所以回家——早点开始过周末下周一早上以前我不想看到你们”

他跟着跟他的组员们说第二次只有托可怜地瞟了他一眼，接着连他也抓起背包，朝电梯跑去。

吉布斯穿上外套，满意地环顾了下大办公室，接着乘电梯来到停车场。他刚给地下室里建的船买了一批新木料，他急着想把整个周末都花在上面。

他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停了下来。远处，他能够听到吉娃和麦奇一边聊天一边各自的车走去，他们的声音回荡在车库里。

“麦奇，我问你。”吉娃说，“我在想——托尼和吉布斯是一对吗？”

吉布斯站在那，一只手扶着车门。

“呃，不是……呃……你为啥问这个？”传来麦奇相当震惊地回答。

“就是吉布斯不喜欢别人碰她，而泰萨非常喜欢别的兽靠得太近——你肯定注意到她是怎样低吼的。可香缇常常躺在她身边，她们甚至相互梳毛。我只看到过非常相爱的母兽才这样。”

吉布斯没听到麦奇的答案，因为他们已走出了听力范围。他上了车，坐到泰萨身边，停了一会儿，想着这件事。

“你为啥和香缇那么做？”他终于问。

“因为你爱上了托尼。”她坦率地说，“而她爱上了你。”

吉布斯大笑了起来，发了引擎。

泰萨直起身子，生气地看着他：“杰森说得对。你太害怕，不敢往前走。你失去了香缇，你害怕再发这么可怕的事情，不敢去爱。”

“胡说八道。”他倒着车出了车库。

“我想拒绝承认你爱上了托尼并不能改变你爱上了他这事实。”泰萨耸了耸肩。“所以如果你失去他，还是会和失去香缇一样痛。他八岁时第一次失去她，已经够痛了，不过尽管那时你爱他，可她还是个孩子，那种爱不是爱情。现在是。”

“见鬼，泰萨……”

“而托尼害怕被拒绝，不会首先采取行动。他觉得要是行动，你会把他调走，而你知道他对被调走的感受。”

“什么？这简直是胡说。”吉布斯看了她一眼。

“随你怎么说。”她把前爪放到仪表盘上，注视着窗外，似乎对这场谈话一点兴趣也没有。“你随便怎么否认都行，可你无法隐藏你的感受，他也不行。香缇和我就是证明。”

吉布斯回到家，走进屋子的时候，还沉浸在思绪里。他心里烦了，没有听到身后轻轻地脚步声，等到他意识到屋子里入侵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支针管刺进了他的头颈，让他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

托尼很无聊。他补睡了一觉，现在只有他，香缇和DVD播放机。他觉得焦躁不安。

“绝大多数人享受假期。”香缇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

“我喜欢忙。”

“你也喜欢看影。”她朝墙上的大电视点了下头。那是最先进的等离子电视，托尼很喜欢，可一口气看了十个小时以后，连他都厌烦了。

“也许等会儿去夜店。”他说

“有什么意义？你现在不带任何人回家了。”香缇指出：“自从……”

“自我醉醺醺地杰斯洛身上醒过来终于搞明白我爱上了他以后，不自从以后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叹了口气。“瞧——为啥爱情这么差劲，这就是另一个理由。”

“如果告诉他……”

“他会让我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而我对付不了撻，香缇，你知道的。”

“所以你今天想上班，只是为了可以和他在一起。”

“是的有点悲哀，是吗？可我就是喜欢在他身边，这感觉很好，当你和泰萨……”托尼红着脸停了下：“依偎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做你和杰斯洛想做的事情。”她急躁地在公寓里踱着圈。“我发现你很讨厌，托尼。”

“我知道。我是。”他笑嘻嘻地看着她。

她走过来，用手蹭着他的手。“对不起……我是故意的我，只是……我想一直和泰萨在一起，就因为你跟杰斯洛笨得这么离谱，我不……到。”

“我们可以去看他，我猜。”托尼沉思道。“只是要是我过去待在的话，他不会觉得有点怪？”

“我不在乎——我们走吧。”香缇朝大门跃过去，托尼紧跟在她后面。

托尼半路上停下来买了个披萨和半打啤酒。当他到达吉斯家的时候，门像平时一样没有锁。托尼走进来，沿着走廊走到地下室的入口。他相当确定星期六的晚上吉斯会在哪里。

“那家伙没有社交生活。”托尼喃喃地说。

“他没有。”香缇指出。

“我逛夜店！”托尼抗议道。

“你\*曾经\*逛夜店。现在你坐在家看DVD，或者打手枪。或者两件一起做。”

“嘘！”托尼打开地下室的门，低头瞄到底下造了一半的船——可没有吉斯的身影。

“也许他还是社交生活的。”托尼叹了口气。“我拿披萨怎么办？”

“吃了呗？”香缇建议道。“好披萨永远不能浪费掉。”

托尼回到客厅，四下打量着这个地方。感觉空荡荡的，仍然弥漫着悲哀。他想起鼠疫后在这里恢复的两个星期。感觉是多么的不同。不知怎么的，杰森把一幢房子变成了家——似乎他有这种诀窍。

“我在想杰斯到底在哪里。不是说他该跟我解释他的行动。”

托尼注意到吉斯放枪的保险箱开着——而且是空的。他皱起了眉。他住在这里的时候，吉斯总是回家就到保险箱前把枪放进去。他只在上班前再把它拿出来。

“如蝶也在办一个案子，没告诉我……”托尼掏出手机，打给办公室，可值班探员告诉他吉布斯探员这个周末没有工作。

“奇怪。”托尼喃喃地说。

“是的。”香缇背后的毛竖了起来。“感觉有点不对头。”她说。

“是我知道。”托尼放下披萨，看着门厅。“他的汽车在面是 吗？”

“是的。”香缇点头。

“带了枪，没开车，他去 哪儿？”

托尼在屋里转了一圈，查看了每个房间，不过他已经知道吉布斯在这儿。他能够感到。

“你能通过连接感到 披萨 吗？”他问香缇。“她有危险吗？”

香缇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接着她停了一下，蹲坐下来。

“怎么了？”托尼急促地问。“杰斯路受伤了吗？他们有麻烦了吗？”

“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是重点。”她抬头看着托尼，金色的眼睛充满困惑。

“我不明白。”托尼蹲到她身边。“那是什么意思？”

香缇生气地轻叹了一口气。“只是……通常我能感觉到她不依是有大事情的时候——像杰斯格受了伤之类的。如今我一直感觉到她……有点像持续的背景杂声。”

托尼坐回脚后跟上，皱起眉。“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你得了鼠疫以后。从那时起她和我们更接近了。”

“见鬼，你干嘛不告诉我？”

“因为你不想听！”香缇厉声说。“你从来不要听。只要是关于杰斯格的，你把这件事情整个封闭了起来。你变得焦虑。还……”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我以为要是我告诉你，你要我离开泰萨。”

托尼站了起来。“见鬼，香缇——我\*告诉过\*你我会再那么做。”

她眨了眨眼睛。“我们在吵架吗？我们从来不吵架。”

托尼在她身边坐下，把她拉过来。“不，我们争几句，可我不吵架，对不起。”他吻了吻她的毛。“好吧……所以你说通常你能感觉到泰萨，可眼下你感觉不到。会不会……杰斯格没死，是吗？”

“没有。”她坚定地说。“我肯定会感觉到这种事，这更像一种空缺。有东西应该在那儿，可……没有。”

“是。”托尼站起来，重新下楼梯。香缇跑到犬门前，在地上嗅来嗅去。托尼跟着她。“你找到什么没有？”

“我吃不准。就是……是这里感觉不对头。”

托四打量着门看起来很正常，附近没有明显挣扎的痕迹。托巨趴到地上，仔细检查着地面。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了那是一片——非常小的干掉的血迹，还没两毛五分的硬币大，周围有点脏。

“似乎有人倒下了，碰破了头。”香缇说

托巨点头。他抬起头，看到她惨淡的眼神，知道自己眼睛里有着同样的表情。“然后他被拖走了。”

~~~

当他醒来的时候，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身体上强烈的痛楚和胃里恶心的感觉。他不能确定是哪里在痛——疼痛似乎遍布全身，而且那么厉害，差点让他立刻昏了过去。这感觉像焦虑，可放大了千倍，变成了肉体上的痛苦，混合着呕吐前胃里那种紧的烧灼的感觉。

吉斯睁开眼睛，困倦地眨了几下，环顾四周。这是一间黑的几乎空荡的房间。他躺在屋角的一个床垫上，他分辨出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另一个角落里马桶和水盆。

他伸手去摸他灵曾在黑暗里摸索着，想让手指感觉到她柔软的毛，让自己安心……可是他找不到她。

“泰萨？”他声说

他笨拙地趴在地上，摸遍了小牢房的每一寸地方——可一点用没有

她不在这里。

吉斯扬起头，号叫起来。他等待着从附近传来回应的嗥叫，等待着她的声音，或者是她听到他的感觉……可他听到的只有自己绝望的呼号在回荡。

“泰萨！”他大叫着，可回应的只有一片寂静。

她甚至不在附近。他不到她，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她不见了。

只剩下他孤独的一个。

托谢·泼德主任打了电话然后召集组员。吉斯的组员现在都是他的组员了。这辈子第一次，他成了负责人。

“你会有事的。”香缇说。她在吉斯的客厅里踱来踱去。“我们会找到他。我知道我们会找到他。”

“要是我们感觉不到他，怎么能找到他？”托谢厉声说。

香缇走过来，安慰地用头碰了碰他的手。“因为你擅长找东西——一直是。你是警察，托谢——忘掉那套逻辑，做你最擅长的事。”

托谢咬着嘴唇。“如果我搞砸了那扇门，就永远失去他了。”

“你会搞砸的。”她坚定地对他说。

“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她不安地转着眼睛，他知道他俩都想起了当年在旅馆房间的那个夜晚。“我不能辜负他，香缇。”

她用屈腿站起来，一只前爪拍了下他的头，重的“做你自己——真正的自己。为自己骄傲，托尼。”

以前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感到浑身充满了生活的目标，一股严酷强烈的怒火从心中升起。

有人夺走了杰斯洛。有个混蛋伤害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他会夺回杰斯洛，让那混蛋付出代价。他们会痛悔染指他所爱的那一天。

托尼仰天长啸。

~~~

牢房很黑。没有窗，唯一的门紧锁着。他的手表被拿走了，还有他的枪，手机，徽章，皮夹和其它所有标志的东西。他无法知道自己在哪里呆了多久。

疼痛一波一波地五脏六腑散开，时时刻刻让他意识到自己被强迫和兽分开了。失落的感觉是如此痛楚，他简直受不了。汗水滴进他的眼睛，他不断地感到需要她，和她说话和她紧紧相拥。

他试着集中注意力。他们碰到过这样的案子——那是他和托尼一起办的第一个案子，后来佛奈尔那个混蛋把它抢走了。

有个死去的海陆，名叫保罗·沃森。佛奈尔说这个案子和其它几桩罪案有共同点：人和他的兽兽被开除了，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细节。

那时达奇说了什么？那是五年前，可这案子如此恐怖，给大家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达奇说沃森的内脏器官由于强迫的分离而衰竭了，没有兽人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兽人无法生存。

泰萨是他的指路星；他的光明，他的灵魂——他的声音——他的直觉。他听从她的时候，结果总是比他不听她时强得多。

这个想法让他微笑起来。每次，她都固执地认为他不应该和他那三个前妻结婚，可他都听。而她是正确的。

她同样固执于他对托尼的感情，而他要么不予理会，要么一笑置之……见鬼，他干嘛不听她的？如果现在她能够回来，他会听从她。他会抓住她说每一字，他会做她要求的每一件事，只要她能够回来……

通常他在这个时候用讥讽的评论或者会意的嘲笑打断他的思绪。他再次感到荒凉的失落，如此强烈，让他不由失声痛哭。他躬起身子，紧紧捂住腹部。

他努力让思想重新回到案子上，可这很难。为什么注意力这么难以集中？他的头很晕，他的思绪如此轻易地就会散开。

保罗·沃森……他被绑架，被和灵兽分开了，接着他被谋杀了。同样的命运也在等着他吗？被迫和兽人分开几周以后再被杀害？死前再也见不到泰萨？

什么样的混蛋会做这种事？这太恐怖了。就像撕掉苍蝇的翅膀，开心地看着它死去。他以前听说过某些病态的连环杀手——他甚至抓住过几个——可他人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用这么下流的手段杀人。

他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浑身都痛，可他还很强壮。如果她能制服他的绑架者……

门打开了，有人急促地跑进了房间。吉布斯退了几步，因为他看到了某种形状如此怪异，让他真的恶心起来。他没法克制自己，弯下腰，吐在地板上。

那只灵兽快速地爬到墙上，吉布斯小心地看着它，身体每个细胞都在抗议。这是一只正常的兽形，状态像任何相反，它像一堆不同的体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混乱丑陋的畸形。

它有一只黑色的翅膀，像乌鸦，可身体的另一侧应该长翅膀的地方只有只爪子。它的头是棕色的，粘糊糊的像条鼻涕虫，要大上好几倍，上面长着一对螯，就像只鹿角虫。它只有只正常的眼睛，和的单翅在同一侧——那只眼睛小而黄，就像乌鸦的眼睛。另一只眼睛深嵌在鼻涕虫一样的肉里，个儿大很多；它是白色的，中间是黑的像只鱼眼睛，看起来冰冷呆板。

这没有腿——它有一些动得很快的须脚之类的东西，可以让它令人惊诧地快速移动。它身上没一样是对的，这是一只令人憎恨的扭曲的兽，就像是直接从恐怖电影里爬出来的。

吉布斯对这种反应如此强烈，几乎没有注意到和它一起走进房间的男人。接着门被关上锁好了，他意识到有人朝自己凑过来。

这人看起来倒蛮正常，大约有六英尺高，一头黑发，宽肩膀，棕色的眼睛。要不是他畸形的兽，你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有多病态。

“你不喜欢姆莎？”那人抬头看着他的兽，轻声说：“他不喜欢你，姆莎！”

那只灵兽笑了起来，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声。它从墙上爬下来，爬到那人的膝上。她坐在那里，盯着吉布斯大的那只眼睛死板板的，而小那不停地眨动。

“不喜欢我？”她用畸形的又短又粗的嘴说。他看她，有两只锋利的尖牙，就像狗。“噢……真可惜。他灵兽也不喜欢我；她想咬我，我好蛰了她一下，然后她就嗥了起来！她嗥啊嗥啊，我笑死她！”那只灵兽扬起头，大声尖笑着。

吉斯看见了从那只善 肚子下面伸出来的小而弯的蝎子刺,想到 这玩意儿曾经伤害了泰萨,他感到 一阵愤怒涌上心头.....很快变成了震惊。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如果伤害了泰萨,为啥我什么也没感觉到?泰萨在哪里?你们把她怎么了?”

“啊.....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灵魂,是件恐怖的事情,是吗?”那人假惺惺地摇着头。“坐下,吉斯探员,我会解释所有事情。”

他朝桌子摆了摆手,可吉斯没有理睬他。他希望自己能够正确地思考。肯定有逃跑的可能性。只要能够集中起精神,他可以与人搏斗,偷到钥匙,从这里出去,去找泰萨。她不可能离这很远,是吗?只要他能够感觉到她在哪里.....

“我肯定你在想着逃跑。那将会是个错误。”

那人朝他微笑着,吉斯第一次看见,他手里把电击枪。他晃了晃电击枪,吉斯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坐到桌子那边去。他从墙边挺起身,蹒跚地走了过去。

“你是谁?”他坐下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正常那样他的绑架者不会知道自己眼下有多痛苦。

“我名叫亨特。理查德·亨特。”

“我能叫你阿德吗?”

亨特笑了起来。“这真好玩,开头他们非常努力假装这没什么。”他说,隔着桌子在吉斯的对面坐下来。“到最后,他们都乞求能够重新见到他的善,可开头他们试图让自己相信他们会没事。”他向前倾起身子。“他们错了。你不会没事,吉斯——从现在起,这只会越来越糟。”

“为什么？”吉布 斯靠到椅背上 双 臂 交 叉 在胸前，拒绝让这人 看到自己的 兽 白 和 痛苦。“你为什么这么做？”

亨特耸了耸肩。“这 是 生 意。”

“有人 付你钱？”吉布 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

“我 是 个 服 务 商。”亨特露 齿浅笑了下， 轻 搔着他的 兽 颌 那 堆 乱 糟 糟 的 粘 液 和 羽 毛。她 喉 咙 里 吐 出 的 低 声 让 吉 布 斯 心 烦 意 乱。“别人付我钱，要我办些 事 情——我 找 到 做 这 事 情 的 恰 当 人 选 然 后 运 用 足 够 的 手 段 让 他 们 顺 从。”

吉布 斯若有所思地点 头。

“啊，你 以 为 我 是 某 种 连 环 杀 手，能 够 从 把 囚 犯 和 兽 分 开 里 得 到 快 感！”

“我 想 过。”吉布 斯耸了耸肩。“关于这 个 问 题 ——泰 萨 在 哪 里 ？她 好 吗？”他 恨 自 己 这 样， 给 这 人 已 经 拥 有 的 优 势 上 又 增 加 了 砝 码，可 他 须 知 道。

“她 很 好——你 在 想 为 什 么 感 觉 不 到 她。”亨 特 的 灵 兽 愉 愉 地 轻 吹 了 一 声 口 哨，用 下 巴 蹭 着 他 脑 袋 的 一 侧，好 像 也 在 给 他 瘙 痒。

“即 使 把 她 关 在 远 一 点 的 地 方 我 也 应 该 能 够 感 到 她.....可 我 能 而 有 意 识 辨 别 她 不 可 能 失 去 了 知 觉.....”

“她 没 有 冷 战 给 了 我 很 多 好 东 西 吉 布 斯 探 员。其 中 之 一 是 种 特 别 的 物 质 ——如 果 把 它 们 涂 在 关 押 灵 兽 牢 房 的 墙 壁 上，能 够 彻 底 把 兽 和 他 们 的 主 人 隔 离 开 这 样 他 们 相 互 感 觉 不 到。”

想 到 泰 萨 被 关 在 牢 房 里 吉 布 斯 觉 得 心 中 一 寒 这 个 混 蛋 有 有 用 铁 链 把 她 锁 起 来 ？她 是 不 是 躺 在 那 里 被 苦 苦 地 锁 住，无 法 动 弹？

“我听 说过这种物质。”他挣扎着怒气冲 地说

“它有个 花哨的科学名字，可我喜欢叫它兽 愁。”亨特被自己的玩笑逗笑了。

吉 斯怒视着他，努力 衡量着囚禁自己的这个人。亨特显然 是个 疯子——看他灵 兽就知道了。可他的兽 也十分 尽职——她能说话和他交流——所以 很明显亨特是个 聪明人，不能低估。

“你要我做什么？”

“我以为你 永远不会问。”亨特 笑了。“瞧我个 很明确的工作给你，吉 斯 探员。这个 非常 特殊 的委托，并且，由于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 这些人 准备付钱 要最好的——那就是你 顺便说一句。”

“我受宠若惊。”

“我开始注意到是 几年前你差点找到我。你 记得——你在调查那个 死掉的潘 陆 的时候。你差点在弗吉尼亚的那个 仓库里抓住我。我 得不开枪冲出去 那有 点不舒服。不过我对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谢谢。”吉 斯 嘲讽地颌了下 头。

“然后 他们把 案子交给了大好人FBI的佛奈尔探员，他不错，不过让我面 对现实，没 你那么好。我从他手 里溜掉了，低调一 点——甚至 想过退休——接着这个 委托来了。我没 法拒绝。首先价钱太好了——其次，这个 委托的性质引起了我的 兴趣。我在 接下以 前就知道你是这个 工作的合适人选。”

吉 斯扬起一 道眉 毛。“这个 工作是？”

亨特愉快地笑了起来。“啊，吉布斯探员，这是绝妙的部分！你瞧，你要为我的新娘还想看到的话是杀掉一个。”

“我不这么想。”吉布斯嬉皮地哼了一声。“我不接杀人订单。”

“我们都知道那事实。你曾经为你的国家杀人。你曾经是陆战队里最好的狙击手，从……好吧……你是有史以来陆战队里最好的狙击手！我甚至会见过一些你的老战友——当然，我没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想了解你。我把婚纱藏在只袋子里，他们认为我在为NCIS杂志做个你的职业专题，所以要采访他们。”

听到这里吉布斯勉强发出一声抑郁的苦笑。“而且你当然告诉他们不要跟我说你在提问——而她们也不会说，因为他们知道我讨厌人家写那种关于我的文章。”

“正是。”亨特笑了起来。“我研究了你一段时间，吉布斯探员，我知道我找到了干这事的正确人选。”

“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吉布斯挑眉问。“准确地说是谁我要杀谁？”

“哦，那是绝妙的部分！”亨特的灵兽兴奋地呼扇着他唯一的翅膀。“你瞧，吉布斯探员，你要杀的人——不是你\*刺杀\*的这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

吉娃和麦奇赶到，他们立刻命令他们开始整理作为犯罪现场来处理。他们先是犹豫了一下，他看出了他们的疑惑，自己从一个讨厌的同事变成了顽固、专心的头儿，要他们把工作做到最好。他也看出他们在为吉布斯担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失去了他的有力领导而失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他们把他看作代替的有力领导。

“干活！”他命令道，香缇吼一声，让她们急促地行动起来。

接着 谢泼德主任来到了吉斯的房子。她傲慢地走进来，她的花栗鼠灵在她肩上不安地喋喋不休。

“情况汇报，”她命令道，托尼立刻把所知、所怀疑的都告诉了她。她看起来很开心。托尼知道她和吉斯之间曾经有过某种恋情；不过她知道对吉斯来说早就结束了，而她还有所流连。她的花栗鼠灵喜欢戏弄香缇，而从大狼的怒吠和事后的闷闷不乐可以看出她显然对此并不感激。

“我会派最好的小组过来。”谢泼德说，“我会亲自领导调查。”

“我们是\*最好的\*小组。”托尼厉声她说，“吉斯不见了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会领导调查。”

“你？”她似乎又想笑，又感到愤怒。“你灵是一只超大猫咪，整天在办公室里追自己的尾巴，又蹦又跳，把鼻子伸进人家的钱包里？”

托尼身体变得一动，香缇扬起头，用最大的声音怒吼起来。这声音震耳欲聋。谢泼德用手捂住耳朵，瞪着托尼；她从来没见过香缇像个兴奋过头的猫咪的时候，她似乎惊呆了。

“我”托尼坚定地对她说他向前倾了倾甚至。“香缇是头母狮，主任——一头巨大的母狮。那会让人害怕，所以她表现得像只大猫咪，让自己那么可怕，可这没改变她是头狮子这个事实。想想那意味着什么。”

他看着主任的面孔，等她明白过来。母狮强壮，勇敢，机敏，无情，行动起来悄无声息。她们保护意识也非常强。托尼也许让绝大多数人只看到她天性里幽默的面容，可那些透过表面的像香缇，了解真正的香缇。

“很好。你可以领导这调查。”谢泼德说，“可我期待结果。”

托尼差点失声笑。“这是\*吉斯\*”他又她说，“你觉得我会有什么地方不全力以赴吗？”

她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慢点头。“我相信你**想** **迪** 探员，也许我低估了你。”

“嗯，这 **么** 我 **不** 怪你。”**托** 苦笑了一下。“瞧 **主** 任，我 **在** 想 **出** **某** 种理由，我 **老** 是想起我和**吉** 斯调查的第一个案子，五年前。”

“这个案子有哪里**哪** 个 **案** 子**类** 吗？”

“不。”**托** 皱起脸。“只是.....更像是一种感觉。”

“**你** **把** 时间浪费在追逐一种**能** **是** 个死胡同的**\*感觉\*上**？”谢泼德扬起一**道** 眉毛。**托** 强压住一波挫败感。

“**第** 一条规矩——总是听从你的**善**。”**他** **答** **香** 缇直起身子，直地盯着主任的眼睛。“我**知** 道你对香缇评价不高，**可** 你 **并** 不真正了解她。**没** 了解，真的**有** 好吧，除了**吉** 斯。”

“我**看** 见过香缇整**个** 扑到**泰** 萨身上。”谢泼德说，看起来**很** 恼怒。“我**一** 直不明白为什么**泰** 萨容忍她这么做。”

“**这** 是**很** 长的**事**，而你一点都**不** 知道。”**托** 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脾气。“瞧 **香** 缇觉得**泰** 萨也许出了点事情，**所** 以我 **总** 是想起巴尔的摩码头上的**海** 陆。”

“**香** 缇**\*觉** 得**\*泰** 萨也许出了**些** 事情？”谢泼德的语气并不相信。“**有** 什**么** 根据？”

“**根** 据是.....”**托** 摇了摇头。他没法解释清楚，只会让自己表现得像个疯子。然后谢泼德肯定不会碰这个案子。“瞧**我** **时** 间解释，可香缇非常了解**泰** 萨，她说有地方不对劲儿。”

“因为她**能** 感到 **她** 感**觉** **泰** 萨有哪里不对劲儿？”谢泼德似乎起码在努力理解。

托尼叹了口气。“不——是因为她\*不能\*。”他看见谢泼德的眼睛睁大了。他摇了摇头。“你必须相信我，主任，我需要命令FBI的佛奈尔探员赶到这里来，把佛罗·沃森和他调查过的其它案件的资料都带来。”

谢泼德张开嘴，似乎准备抗议，可托尼故意转过身，大步走向他的组员那里。

“马上，主任！”他一边走一边厉声说。香缇用后腿站起来，又发出一声响亮的怒吼，然后跟上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佛奈尔探员带着一个装满案卷的箱子出现在门口。

~~~

吉布斯裹着身体，努力让自己暖和起来。亨特把他留在这儿，一个人在黑暗里，考虑他的下一个行动。

所有人之中他偏偏绝不能去刺杀总统，即使这意味着他再见到泰萨——而他非常肯定这并不会发生——一旦他的用处没了，亨特会杀了他——就像他杀了佛罗·沃森一样。

尽管这点说不通：他杀了沃森，把尸体留在码头这样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能偶然发现。亨特给他的印象是个计划详尽的人，这不符合他的行为模式。这里有地方不对头，他知道如果泰萨在这里，他能够找出不 对的地方，可她不在。他的大脑无法正常工作。持续的灼痛让他的精神不容易集中。他希望痛楚能够减轻那怕几秒钟，可相反，似乎他和她分离得越久，疼痛就变得越强烈。

达奇说过个长时间和善分离之后，人们会变得易受影响。沃森就是这样的吗？他有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反抗，但最终投降，同意去做亨特要他执行的犯罪任务？

吉布斯打了个哆嗦。他无法想象自己会怎样，可他已经觉得糟透了一个星期。他会怎样？两个星期后呢？到那时他不会准备投降？

妈的，他要蒂萨。无论何时，只要想到她，他就感到一阵强烈的痛苦，让他想嚎叫，需要她。就他自己，他想不明白这里面的任何事情；他感觉无依无靠。

他举起手，凝视着它，好让自己确信他仍然有血有肉。他感觉自己像幽灵，苍白，虚无。

没有她，他是谁？他是谁？她总是待在他身边，他的知己，他的挚友。她明智、镇定——他的时候，她抚慰他，他困惑的时候，她忠告他。现在她不在了，他不知道如何思考。没有她，他怎能相信自己？

她是他的直觉，他的基石。

没有她，他失去自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托尼·佛奈尔咆哮道，两人一起走进办公室。“你们手里抢走案子的时候，说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办法，这个案子和别的案子有关联，你有线索，娘希匹！”

他把手里拿着的案卷箱扔到桌边的地上，抬起头。佛奈尔似乎在发抖，他的狐狸灵兽可怜兮兮地从身边溜开。

“我们确实有线索！”佛奈尔抗议道。“可沃森以后，这个混蛋就这么消失了，没人失踪，没有报告说人被和着分开。案子冷了下來。”

“这个混蛋想要什么？”托尼问。“他是连环杀手吗？展现权力让他兴奋吗？”

“他是一般意义上的连环杀手，但展现权力让他兴奋吗？千真万确。”佛奈尔冷冷地说。“可他这么做光是为了乐趣，对吧？”佛奈尔从盒子里拿出一本案卷，扔到桌上。“保罗·沃森——他是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和托尼一样。而且他是个好人。他肯定不是个冷血的杀手。”

。可看这。 ”他指着一张模糊的照片，显是用监控探头拍到的。“这在沃森的尸体被发现前一天拍到的。”

托探究地注视着照片，上面是沃森，苍白，瘦削，面容憔悴，眼睛含着痛苦。他在走进一幢大楼——身边没有别人。

“我看的是谁？”托问。

“一个女人被这幢大楼里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她在对面大楼里的法律事务所上班。”

“你认为沃森杀了她？”

“是的有个案子马上就要上法庭了，她是首席律师。我们认为有人付钱要杀她——而沃森被迫实施了谋杀。”

托抬起头。“这个混蛋绑架吉布斯，因为他要杀什么人？”香缇震惊地吼了一声。

佛奈尔严肃地点头，拿出另一份案卷。“肖恩·威廉姆斯。他是个安保专家。1998年他非法闯入一家银行，拿走了五百万美元。完全不符性格——但是当时在银行里说他们看不到他的影子。而且他一直在自言自语，好像疯了。银行劫案后他立刻消失了，再没人看到他，直到三年后有发现了他的尸体——一切都隐藏得很好——要不是他们开始挖地造一条新路，他还不会被发现。还有这。”他把另一份案卷扔到桌上。

“露·佩卓斯基。1995年她泰勒参议员被毒死的那家餐馆上班。投毒案发生前一周她失踪了，接着又回来上班，看上去在生病，而且不肯说已去了哪儿。她有个老鼠洞，她说在她口袋里，可他以前是那种友善，喜欢交流的。她回来以后没人重新看到过他。她只回来了半天；参议员死后她也消失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吉布斯会做。”托坚定地说。“不管那混蛋对他做什么，吉布斯都会杀任何。”

“你能确定？”佛奈尔问。“如果事情到那一步我们有没有人能那么确定谁在左边？如果你和兽被开除了，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

托妮发狂的手自动地放到了香缇的头上。他不能想象吉布斯身边没有泰莎。连这么想都让人痛。他想着多年前遇到的那个瘸着腿，愠怒的年轻人，泰莎和这段记忆密不可分。她是吉布斯成为……吉布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不知道。”他答。佛奈尔说：“可我们说吉布斯他不会不战而降。”

“可他会投降，”佛奈尔悄声说。他指了指他们面前散开在桌上的案卷。“他们都投降了。”

~~~

“那么……你想够了没有？”亨特走进房间，姬莎拍着翅膀爬到吉布斯躺着的床垫边。“已经一个多月了吉布斯这比一般需要的时间长，可我知道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我这点包括了我的计划里。你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我知道你很难攻破。”

吉布斯朝他眨着眼睛，试图记起这是谁，他要自做什么。姬莎开始爬到他腿上，她的爪子抓住了他的裤子。

“她可以成为你的兽，如果你愿意的话。”亨特说。“你喜欢那样吗，吉布斯？你现在一定想念你的兽。肯定随便什么兽都可以吧？姬莎是很好的兽。”

吉布斯低头看着爬到他身上的奇怪扭曲的兽。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曾经让他憎恶，可现在他不怎么确定了。他只想要回他的兽。

“你想碰她吗？你想让她碰你露出来的皮肤吗？”亨特微笑着。“我会让你这么做。吉布斯只要同意我给你的这份工作，我需要有你这种技能的人。你瞧——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总是能够击中他的目标。”

“什么目标？”

亨特蹲到他面前，撩开他额头上汗湿的头发。吉布斯本能地畏缩了一下。他不喜欢被触。起码他记得自己这一点。

“我知道你很难集中精神，是吗？你很难记住事情。可你确实记得你是个狙击手。你知道这，因为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你\*。你心中的孤狼——我读到过将近一半的狙击手的灵兽是狼。”

“狼灵兽？泰……泰斯……”他不越她的名字。他想越她松软的毛皮留在他手上的感觉，当他俯身和她说话时，她的颊须拂过他脸庞的感觉，可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她是他的？还是反过来？他是她的？

“狼走了。别想她了。现在你有另一只兽了——更适合你灵兽。瞧——这是娅莎。他是你的新兽。”

吉布斯眨着眼睛，试图集中。他想自己的兽。他想触摸她，抱着她和她说话。

“是的。”亨特在他耳边低语。“你可以拥有娅莎。现在她可以做你的兽。”

娅莎的黄眼在黑里闪烁。她爬到他的衬衫上，然后伸出鸟爪去他的脸。

吉布斯瞥见一种如此可憎的蠕虫，让他嗥叫起来。他惊骇地拂开那只邪恶的蠕虫。他仍在嗥叫着，同时挣扎着站起来，把她踢到房间对面。接着他跌回到地上，短暂的用力让他喘息。

亨特和姬莎同时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贯穿他疼痛的头颅。亨特奔到房间对面，抢救他的灵兽。他把她放进衬衫里一边低声低吟，一边揉着她的肚子。接着他回到吉斯身边，姬莎从亨特的衬衫里探出她丑陋畸形的脑袋，冲着他咬牙切齿。

“让那只臭烘烘的孽障透顶的畜牲离我远点。”吉斯怒气冲冲地说。

“你是一头狼，你只是他妈的一条狗！”亨特厉声说。“一条杂种狗。一条草狗。你什么也不是。吉斯，你连自己的兽也没有！”

他一把抓住吉斯的头发不停地扇他的耳光，一直冲他大喊大叫。吉斯竭尽全力还击他，可持续的疼痛削弱了他的力量，他没什么力气进行搏斗。他倒了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雨点般落到他身上的拳头。这很痛，可没有和泰萨分开那么痛。

泰萨这是她的名字。他美丽的泰萨。”

“你连人我都能夺走她。”他对亨特说。“我会再忘记她的名字。我会把她留在心里，留在我心里。”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对抓住他的说，眨着眼睛不让汗水流进自己的眼睛。

亨特松开他的头发把他推回到地板上。

“哦，你会忘掉她的。再过几天，你连她的名字都不会记得。现在我有你了，吉斯。”他朝姬莎做了个手势。“\*我们\*拥有你。”

他大笑起来，一直笑着走出房间，锁上门。

吉斯紧紧抱住身体，紧紧抱着自己。他摇晃着自己，就像许多年前，他曾经摇晃着一个新生儿入睡那样。

“泰萨。”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她的名字。“泰萨……泰萨……泰萨……”

他必须留住她。他不能忘却自己是谁。

~~~

托尼坐在吉布斯的位子上，努力去想，坐在吉布斯平时的位子上能够带给自己灵感。

吉布斯失踪已经快两个星期了，他们追踪的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了死胡同。佛奈尔给他的这些案卷肯定有什么东西，可他已经全部翻了一遍又一遍，如果这里有什么的话，他没法看出来。

“你得休息一会儿。”香缇对他说

自从这个噩梦发生以后，他差不多最多打几个盹儿，可他无法入睡，因为吉布斯被抓走了……因为那个不可思议地缺失了这是谜团的一部分，他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吉布斯很强——他能对付所有肉体上的痛苦，可是和他的兽分开？谁能承受这个？不管吉布斯在哪里，托尼完全肯定他正忍受着最痛苦的折磨。

“还不行。”他对说，轻轻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我们漏掉了的。”

他的目光落到组员们身上。麦奇坐在位子上，手撑着头，轻声打着鼾。他的松鼠灵兽睡在他身边，可爱的小脑袋枕着他的肩膀上。吉娃躺在她桌子旁的地上，睡得正熟。谁知道他的灵兽在哪里？托尼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肯定小到可以藏在她身上，可托尼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形体。

艾比坐在他的椅子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她的猴子灵兽睡在她身边，不安地咕哝着。他知道达奇在解剖室里，焦急地等着消息，莫拉格在房间里捣乱地飞来飞去他的助手，吉米·帕尔玛和他的灵兽托斯，起码和他在一起，法医并不孤单。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彻底地消失呢？为什么他不能感到吉斯的感受，自从他八岁起就一直感到那样？为什么？

~~~

门打开的时候，吉斯坐了起来。他不喜欢门打开的时候。他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可他知道门打开的时候坏事就会降临。

一道阴影落在他身上他抬起头，看着有时候来看他的人这个人爬到他面前，用空洞呆板的眼睛和另一只又小又圆的黄眼睛看着他。吉斯从她身边缩开。

“你不认识自己的兽？”那人嘲笑地说：“你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吉斯瞪着眼前的生物。“她是吗？”他悄声说：“她是灵兽？”

“对了。她是你现在唯一的兽。”

吉斯摇了摇头。他认不出她是他的哪一部分。他认为她不可能是一部分。“我觉得她不是的。”他嗓音沙哑地说。

那人蹲到他身边。“哦，她是你的兽。周围——你看见有别的兽在这里吗？”

吉斯打量着四周。那人说得对——她是这里唯一的兽。“不。”他声说：“只有她。”

“那她肯定是灵兽。”

这有道理。吉斯看着那张灵兽爬近。他如此孤独。他痛苦地想要一只兽。也许这说得对，她是他的

“你是个狙击手吗，海陆？”那人命令式地喊道，吉斯感到一种熟悉的确定压了身上

“是 \*长官\*！”他答 “我是狙击手，长官。”

“你服从命令吗，海陆！”

“是 长官 我 服从 命令。”

那人凑了过来，他看上去不像菜鸟少校，可现在吉斯什么也确定不了，也许自己错了。

“你灵兽个命令给你，海陆。”那人做了个手势，那灵兽慢慢爬到腿上，然后爬到胸口。她很阴暗，大小形状也不对，可那说她是他的兽，也许她是.....她叫什么名字？

“泰莎？黛萨？”他悄声说，低头看着她。她是他的？他知道自己知道。

突然那只灵兽伸出她的鸟爪，抓住了他的下巴。他裸露的皮肤第一次碰到了她，他大叫起来。一片黑影掠过他的心头，一个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旋涡出现在他面前。碰她的东西如此可憎，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想把她拉开，扔到房间对面去，可她是他的兽，不是吗？他不能对自己的兽做这种事情。

“很好，这里，瞧，她也能做你的兽，我们能分享她。”那人安慰地说

灵兽移动她的爪子，攥住了他的喉咙。在他的心目中，他看到自己是一头狼，而这灵兽把一只带刺的项圈套到了他脖子上，把它拉紧。他在紧紧绕着他脖子的束缚里挣扎着，想把项圈拉掉。

那人凑过来，露齿笑。“狼只不过是野狗，你知道，吉布斯要做的就是给它套上项圈，驯服它然后它就会做你说的事。现在，你准备驯服我吗？”

吉布斯试着退开，可灵兽收紧了掌握，他的脖子上出现了淤青。

“你会服从我，要我做你说的事。”那人坚持道。

“你说的事。”灵兽附和着，她声音又像咯咯叫又像嘎声。

“是吗？”那人说，吉布斯脖子上的束缚越来越紧，让他无法呼吸。

“是。”吉布斯终于喘息着说“是。”

直到这个时候，压迫才减轻了，他滚到地上，趴在那里，喘着粗气。

“很好。这样过几天我的大灰狼就会变成一只驯服的小狗，热切地服从我的命令。”

那人直起身，伸出胳膊，灵兽爬了上去，爬到他肩膀上坐下。吉布斯感到一种可怕的重量从他身上挪开了，不过他还是浑身疼痛。他痛苦地想要一只灵兽。他这么想要自己的兽。

他抬起头，凝视着坐在人肩上黑暗扭曲的怪物。

“你真的是我的吗？”他茫然地问她。

她大笑起来，精力充沛地拍打着翅膀。“你不是我的。”她像乌鸦一样叫道。“你是我的！”那人笑着爱抚着她，朝她轻声说话。接着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带走了她。

而吉斯又陷入了孤独。

~~~

答案在巴尔的摩的码头上；托尼肯定这一点。他去了五年前他们去过的费尔法克斯的仓库，可什么也没找到。他根据佛奈尔档案里的线索，去了十几个不同地方，可还是什么也没有。

他甚至已经去了一次码头，可确信自己漏掉了什么东西。答案就在那里；香缇肯定了这一点。

“那只是一种感觉。”她对他说。“可我赶不走它。”她看上去很累；她的毛很粗糙，两眼耷拉。他知道她和自己一样精疲力竭。

现在离吉斯失踪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了，他们的时间快没了。保罗·沃森失踪后两周被发现死亡；吉斯肯定不会比他撑太久。

托尼给他的小组放了个晚上假，让他们补充些睡眠。他们都累坏了。他也是，可他睡不一个小时。吉斯不见了不知道在受怎样的折磨。他睡不着。

“我他”托尼一边朝码头走去，一边对香缇说。“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这里……他总是在我一起，甚至在我连着几年看不到他的时候。自从旅馆房间里那个晚上以后，就一直这样。现在他不见了，我不能感到我们曾经分享的连接——我甚至没意识到它每天都在那里，直到它再也没有了。”

“它并不总是这样的。”香缇柔声说。“我们每天看见他以后，连接也增强了，特别是他开始爱上你以后。”

“起码我17岁的时候，他没有爱上我。”托尼勉强朝她苦笑了一下。“那样的话就太怪了。”他已经不再和她争论吉姆有没有爱上他了。第一条规矩现在似乎更加重要了，如果她说他爱上了自己那么也许他是爱上了。

“不……他一直爱着你，不过我想他过了很久才\*爱上\*你我相信那是一瞬间的事情我想它早就在那里只是慢慢扩展了；某种已经深入灵魂的印记”

“我就相信你说的。”托尼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出来。”

“你每天都看到它——不管什么时候我坐在乔萨身边，她从来没有咆哮让我离开。”

他在码头上停车的时候外面很黑，天很冷，起码没下雪。想起五年前的那阵布里斯重逢的深夜，他微笑起来。

沃森的尸体曾经就在埋在路灯下面……

“这有点怪，是吗？”香缇说“在外面，任何人都能看到……而旁边就是海。为啥不直接把尸体扔到海里？”

“也许他想让我们看到，不管这个混蛋是谁。”托尼说着，打量着四周。

附近有楼，包装箱，仓库，船……所有你在码头上能看到的痕迹

“佛奈尔说我的嫌疑犯绑架别人，强行把他们硬生生分开，迫使他们做违背他们意愿的犯罪勾当。”托尼大声说自己的思考。他对案情的细节知道得一清二楚，可大声说出来也许可以帮他发现新的关联。

“所以也许把乔萨和杰斯洛分别关在不同的地方，”香缇说

“嗯，这是我的猜想。”托尼打了个哆嗦。他能记得在寄宿学校里和她分别在走廊两边度过的夜晚，紧锁的房门把他们分开。怎么可能有人能够经受这样的两个星期？想想就受不了。

“我在这里。”她安慰地用手拱了下他的手，可这是在提醒托尼眼下吉斯得不到这样的安慰。

而泰萨会有什么感觉？她肯定要发疯了。他记得他们分开的那个晚上，香缇怎样一连怒吼了几个小时。过去两个星期里，泰萨有没有嗥叫？

~~~

“你准备好了吗？”那人——他的名字是亨德吗？还是亨特？——有带着灵兽来看他。她爬到他身上，坐在他肩头。这感觉很奇怪。有的灵兽坐在他们肩膀上，可他记不得自有过这样的体验。他真的不喜欢她坐在那里的感觉。他不喜欢被触。

“准备好什么？”吉斯皱起眉。现在他的脑子似乎什么东西也记不住很长时间。他那么痛，决大多数时间里他只能想着这痛楚。他时不时地会感到撕心裂肺的失落，害的他呕吐起来，可他不知道失去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此如此哀痛。

“做你的工作，海陆！你是个狙击手，是吗？”亨特用冰冷的棕色眼睛看着他。

吉斯点头。“是，长官！”

“很好。这是给你的指示。你会在车里找到一把步枪，然后去这里。”亨特指着一个地址。“去这里，进入位置。他们会给你这是你的徽章。记住你是个联邦探员。”

“是，长官。一个联邦探员。”吉斯点头，接过徽章。

“等到总统进入视线，你就射击。对猎头 一枪——利索一点。一枪打死她。”

“是 长官！”

“一个女总统——这是错误的。”亨特摇着头。“有人对此很不高兴——而你要纠正这个错误，吉布斯 会让 那不高兴的人变得非常高兴。明白吗？”

“是 长官！”

“你完成任务以后 我会送你 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兽 团聚。”

他灵 兽.....那是谁 兽吗，坐在他肩上的这个？还是他另外有灵 兽？他感到 此困惑。他有些 模糊的记忆，一只 大狼在他身边大步走着。

“泰萨？”他悄声说这个名字 似乎从 他心底深处发出 似乎他留着它 绝望地不想让它消失。

“是的 .....泰萨。她是你真正的兽 她暂时代替了她，因为你感觉 这么孤独。不过你完成任务以后，你可以重新看到你 真正的兽。”

“我能 看到泰萨？”吉布斯感到一阵如此强烈地渴望涌上心头，差点跪倒在地。

“是的我 保证 现在 .....还有一件事.....”亨特拿出一支针管 把东西 注射进吉布斯的 脖子。“GPS发射器。”吉布斯挥手，摸到皮肤下一股小的 突起。“这样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我都 知道它 碰到 空气就停止 传送信号了所以 别想把它 拿出来。”

“是 长官！”

“只要去执行你的任务。如果你失败了，或者你违背了我给你的指示，那么泰萨就要为你的错误受苦。我会先把她从隔绝屋里带出来——这样你就能对我做每件事。”亨特又给了他一个那种扭曲的微笑。“明白吗？”

吉布斯把徽章和指示纸条放进口袋里。“是长官，我明白。我准备好服从命令，执行任务，长官。”他给了亨特一个标准的敬礼。

“很好，最后件事——这样你就不会知道过去两周里你一直待在哪里。”

另一支针管，脖子上又是一阵尖锐的刺痛……接着是暗

“这里什么也没有。”托尼转身朝车子走去。“我只是感觉我漏掉了什么。”

“我有这种感觉。”香缇轻轻抖了抖，跑着赶上他。这些日子里，她从来没有离开他很远。自从吉布斯失踪以后，她总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他知道原因。

“没能抢走你。”他向她保证。

“没有，我活不下去。”她用头蹭着他的大腿。“我希望泰萨比我强壮。”

“你很强壮。泰萨也是我们。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托尼说，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这份信心。

他最后看了一眼码头，然后和香缇上了车，开走了。

~~~

布斯醒来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辆轿车里。车子停在一家杂货店的停车场。旁边的位子上有张地图，标记着他应该去哪里。

他拿起地图看了看。他知道他该开车去那里，可……他想做什么。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淌下来。有人告诉他这么做，他的兽告诉他……不是幽灵兽……另一个幽灵兽……他们分享的兽怎么可能？

他回头看了一眼。他身后的坐位上有一只箱子，里面是一把步枪。他打开箱子，盯着步枪。

“她很美，”他说。

“是的，”他对自己说。“非常美。”

他也和自己说话。他觉得不那么孤独，就好像他还有兽。“你要用这个射总统。”他对自己说。

他发动车子，疾速驶离停车场，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才怪，”他答。

~~~

布斯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开。他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去那人让去的地方。

一阵嘟嘟声让他一惊，他环顾四周，寻找声音的来源。那看上去是电话车自动拨了电话。

“吉布斯——你没有跟着标给你的路线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吉布斯踩了一脚刹车。“是长官。”

“你必须调头开回来。”

“是长官。”吉布斯紧握住方向盘。“我的我会调头开回来。”

“很好，马上做”电话断了。

吉布斯盯着前面的路，用胳膊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很难知道该怎么做有人让他做事情，那为啥他没这么做？

他突然后视镜里瞥到自己，他惊骇地盯着镜子。镜子里有着乱糟糟的银发和蓬松的灰胡子。他的脸很憔悴，皮肤苍白，薄得像纸。他的眼眶发红，目光呆滞，离开疯狂只有一步之遥。

那是吗？看起来不像他。他不记得自己有过这副样子。盯着他的男人到底是谁？

“那是我 必须找到我”

他没有调转头，而是继续沿着他正在开的路前进。

~~~

她停下 下车，香缇困倦地抬起头，朝车窗外望去。“这是 你的公寓楼。”她说

“~~提~~吗？”~~拖~~皱着眉，眨着眼睛，赶走疲劳。

“~~提~~不 过这是 家。”香缇说

不知~~么~~的他 开到 吉 斯的房子自 己~~甚~~ 都没意识到。

“~~是~~的 这是 家。”他喃 地说

他走进屋子，疲倦地爬上楼梯，朝卧室走去。他眼下太累了，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干。

他爬上吉 斯的床，香缇依偎在他身边。他能够闻到床单上仍然散发吉 斯的味道 这 既让他~~痛苦~~，又给他安慰。他把头埋进香缇的皮毛睡着了。

~~~

吉 斯在某 个地方停车——他~~不~~知道 这是 哪儿，只知道这~~是~~自己 想去的地方 现在 他远离了那个 男人噩梦般的~~兽~~，意识比以前清醒了。他还没熄灭引擎，车子里的电话又响了。

“你违抗了我的 命令。”同样的声音说

“~~是~~的 ”他瞪着镜子里的 陌生人那 陌生人 用饱受折磨、眼圈发红的眼睛 盯着他。

“调头——如果~~不~~ 服从我~~会~~去 关~~于~~ 兽 的地方 然后我会伤害她 现在 照我~~的~~做

“是”吉布斯茫然地答：“我会照你说做。”那电话又挂断了。

“你必须服从他。”他对自己说。

“不”他答：“泰萨不会这么说。”她也许不在这，可他知道她会怎么说。

“妈的，她敢不照你说做，他会折磨她！”

吉布斯停了一下，手放在门上。他想着泰萨，躺在某个遥远的牢房里，皮毛暗淡，眼睛因为痛楚而闭。泰萨对他意味着一切。他会做任何事情不让她痛苦……任何事情，除了杀害一个无辜的。她敢对她做那样的事，泰萨会永远恨他。她不在这，他知道。

吉布斯打开车门，走了出去。他踉跄地走过车道，打开大门。他知道这个地方。他睡着了也能走遍这里。

他沿着走廊走到尽头，打开一扇门，然后慢慢走下楼梯，走进地下室。他把双手放到一艘造了一半的船的那坚硬的木头上。

他记得这个地方。

这是他的家。

~~~

托妮惊醒了呀，楼下什么地方有音传来。香缇抬起头，耳朵前后呼扇着。

“嘘。”托尼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唇边，轻轻下了床。他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枪。那是大约一小时前，他上床的时候放在那里的。

他轻轻走到门边，然后到走廊上，接着踮着脚尖静静地走下楼梯。走完楼梯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走廊尽头的门，那扇通向地下室的门，敞开着——他到这儿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他正准备朝那边移动的时候，香缇用颊碰了碰他的手。他低下头。

“那有可怕的事情。”她对他说，耳朵紧张地扇动着。

“那么我们一起面对它。”他镇定地说，她是他的力量，他的勇气；有她在身边，他不会踌躇。

他们悄无声息的朝门口走去，接着托尼一步跨进去，举起枪。

“出来，不管你是谁，”他说，慢慢走向楼梯。“我知道你在这儿。”

船下面有声音传出来，接着有人从下面爬了出来。托尼惊骇地瞪着那

那是一个男人，一个看起来像吉布斯的男人，可也不像他。他的脸上有伤痕，胡子拉碴，眼眶发红，目光狂乱，可这是让他这么恐怖的原因。

“他没有兽。”香缇说，激烈地打着颤。“泰萨不在他身边。”

这样不对，令人憎厌。这太可怕了，让托尼想吐。他强压那种出自本能的情感。这还是\*吉布斯\*，不管他身上发了什么事，什么都是他的错。

“嗨……嘘……没事……”托尼插起枪，走近面前狂乱地瞪着他的男人，对他柔声地说着话，努力不吓到他。“没事，杰斯。是我……是托尼。现在你安全了。”

他伸出一只手，知道 自己的话离开真相还很远。

“托尼？”他觉得吉斯的 眼光闪了闪，好像认出自己。可他 看到的就像是个 陌生人，好像吉布不 附体——如果也 在那里那是 微若游丝。

“托尼，”他重复道。

吉斯茫然地凝视着他。“我.....不记得。”他喉咙沙哑地说 “我不知道 自己是谁。他夺走了 泰萨，托尼。”他心如 此心碎，托尼 为他 心痛。

“我知道，杰 斯路。我知道。这儿。”

他走近点，仍然伸着手，吉斯瑟缩地退开，好像准备挨打。照他脸上的淤青来看 这对他是合理的假设。

托尼 慢慢 靠近他 就像他 是一只野生动物 让吉斯 看到他 不会伤 害他。最后他打 以碰 到他，他轻 把手放到吉斯的 胳膊上，感到他 在颤抖。

“她不在了。”吉斯悄声说 “泰萨不在了。”他突然扬起头，凄怆地长 嗥起来。这 声音让 托尼的心都要碎了。吉斯然 极度沮丧，托尼 不确定 怎样才能 帮他。

他有个 主意，轻 碰了吉斯的 肩膀。吉斯 停止 嗥叫 泪眼朦胧 地凝视着他。

“过来。”托尼 搀起吉斯的 手 把他领到香缇面前。“这样行吗？”他对她 耳语道。

她勇 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 .....可我们必须 试一下。”

他朝她点头，她头小心地顶了顶吉布斯赤裸的手。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托尼立刻感到一阵痛苦的感觉，一种如此惨重的失落感淹没了他，让他觉得几乎无法承受。

吉布斯双膝跪倒在地，双手放到香缇的头上，手指拂过她的脸庞。

“香缇……？”他悄声说，“香缇？是你吗？”

“是我。”她的脸轻轻蹭着他的脸。

吉布斯倒在身上，无声地抽着身体打着颤。“香缇……泰萨……香缇……”他说，声音沙哑，压抑，一点都像吉布斯。他把脸埋进她的毛。“请……帮我。”

托尼曾经受过这些。他在他们身边跪下把吉布斯搂进怀里，紧紧抱住他。吉布斯只剩下皮包骨，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我会找到她。”托尼咬紧牙关对吉布斯耳语。“我会找到泰萨。我会找到这样对你的家伙，我会他付出代价。我保证，杰斯洛。我保证。”

~~~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片模糊。他意识到有人来了——一个医生从镜片后面像猫头鹰一样惊悚地看着自己一个梳着羊角辫的漂亮姑娘牵着他的手，好像他是孩子，绿眼睛里带着忧虑，她的猴子灵不安地朝他低声说话。

所有的这些时间里，他不肯放开香缇。她是他的生命线。他不是他自己亲爱的泰萨，可她是仅次于她最好的。他碰到她的时候，他感到身上强烈的痛楚减轻了些在连续几个星期的巨大痛苦之后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现在他远离了娜莎，他能够看出来那只是多么的扭曲可怕，一想到她，他唯一能够感到的就是憎厌。

香缇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她的身体温暖，坚实，紧紧贴着他。她的感觉就像回家。她是爱是家是亲人；她是狼群。

“狮群，”她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吃惊，因为她能够听到他的想法，就好像她真的是他的兽，可眼下他太虚弱，什么事情都让他吃惊不起来。

“狮群？”他哑着嗓子问。

“狼有狼群，狮有狮群。”她拱着身子，紧紧抱住她。

漂亮姑娘倒吸了一口气。“托尼——他在赤手碰香缇！那让你恶心吗？”

“不。”托尼平静地答。“他以前这么做过，艾比，这没啥。香缇不介意，我不介意。”

“可这……”她开始说道，但有猫头鹰灵阻止了她。

“嘘，亲爱的，这里正在起作用的某些力量是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回想起来，我想也许事情一直是这样的。”

香缇的存在帮助他头脑清醒，而且……也许，如果她还有魂的话，她的存在让他的魂安宁。可他不再有魂了。他不再知道自是什么。一个没有魂会变成什么？

“预后怎么样，达奇？”医生围着他忙碌地检查时，托尼问。

“他的情况真的非常不好。老实说他活着让我非常惊讶。我们叫了救护车；我们必须送他去医院，可唯一能够真正挽救他的是我们能不能找到奈萨，把她还给他。”

“哦，我正打算这么做 达奇。”

有人凑近他 吉斯疲倦地眨着眼睛。这是香缇……不是 托……吉斯摇了摇头，努力让自己模糊的视线变清楚。眼前站着的人身体有只巨型狮子泼的透明的轮廓。

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灵兽——他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吃饭。现在他觉得，眼前站着的人身体面托和香缇的模糊重叠让他对灵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香缇是托的本质。她是他的魂，他的直觉，他的指南针——就像泰萨对于他。你不能把个和他的兽分开——他们相互是对方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造成了什么？看着凝视着他的双眼，他看到了答案：他是令人憎厌的东西，丑陋，扭曲，畸形。他们看到他时畏缩了，就像那个可憎的婚纱曾经让他畏缩一样。

“杰斯洛——你知道他把泰萨关在哪里吗？”托问。

吉斯摇头。

“你为什么叫他杰斯洛？”艾比问。

“因为这是——如果我叫他李罗伊，或者吉斯我怀疑他现在不知道这是谁。”托对他说。“他几乎失去所有的感知，可他仍然保留着一些的核心内在。”

“他肯定还有。”达奇和一个年轻人说完话转过身来。那年轻人的松鼠灵兽藏在他的衬衫里，看起来目瞪口呆，不停地偷看着吉斯，然后又重新藏起来。吉斯不怪她，现在他都不想面对自己。

达奇走到托身边。“提姆西和吉娃刚刚搜索完吉斯开来的车。吉娃留在面看守车子，不过提姆西觉得你应该看一看。”他交给托一张纸。“我相信这是布斯被派来执行的任务。车里还有一支步枪。”

托看着纸，接着转过头看着吉斯，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要你杀掉总统？妈的，杰斯洛。他怎么能指望你做个？”

“哦，我想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达奇摇摇头，他的猫头鹰灵敏地盯着吉斯。“我们应该问，经历了这样的事，他到底怎么能有力反抗绑架他的。”

“那很容易回答。”托坚决地说。“他是吉斯。即使有泰萨，他也有强大的我。我曾经告诉过我，他‘比较明确’。（译者注：我前面漏翻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参加二楼红字部分。）我想大概\*只有\*吉斯能够在这种经历以后活下来，并且仍然完整地保留一些我。”

“其他被害人都没有违抗他的命令。”有松鼠灵兽紧张地说。“佛奈尔给我的档案里都有。他们都完成了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没有人撂了——除了吉斯。”

“可是如果吉斯没有服从的命令，那意味着……”艾比看着托，眼里露出担忧的神色。

吉斯试图坐起来，双臂仍然抱着香缇。“他在我身上放了追踪器。他知道我有服从的命令。”他音刺耳地说。“他说要去折磨泰萨，直到我完成他给我的任务。”

达奇看来吓坏了他的猫头鹰，焦虑地拍着双翅。“我亲爱的孩子，你的身体已经休克了。你根本不可能经受……”

他被推开了，托又出现在他面前，半人半狮，边缘模糊。

“杰斯洛——自从被绑架后，香缇就感觉不到泰萨。我相信你感觉不到——我想这是因为他对你做事情。对吗？”

吉斯勉强点了一下头。

“这怎么可能？”艾比问，她的猴子灵兽用胳膊紧紧搂住她的脖子。

“这肯定是可能的，亲爱的。”达奇回答。“冷战时期曾经有人试验过一种物质把它涂在墙壁上，能够不让人感觉到他。但随着这个试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

“现在这不重要。”托尼打断他，转向吉斯。“要是不能感觉到她的痛苦，这个混蛋折磨泰萨来迫使你服从他就没有意义。这就是说他必须把她从关着的地方带出来，好让她能够感觉到她。”

吉斯点头，努力回想亨特说过的话。

“很好。”托尼站了起来。

“很好？这怎么可能很好？”达奇问。

“因为泰萨出那个特别粉刷的房间以后，香缇就能感觉到她——那会我们引到她那里。”托尼回答。

达奇看来惊呆了。“可香缇到底怎么能‘感觉’到她？”

“说来话长。”托尼敏锐地说。“瞧杰斯洛——我需要缩小范围，给我开个开头，因为如果泰萨离开这很远，那么等到我们到了那里，你能已经被折磨死了。那个混蛋没有给你什么线索——随便什么——他把她关在哪里？”

吉斯勃勃去想，可他的头脑一团糟，思绪老是滑开。

“勇气。”香缇说，头贴在他胸口。他振作了一会儿，努力回忆这个案子一开头就他这么烦恼的地方。

“保罗·沃森”最后他啾唧地说：“为啥……把他留在……外面？”

托尼慢点点头。“你说得对，没道理——也不符合其它案子作案手法。”托尼打了个响指。“好吧——这怎么样？沃森完成了任务，可他不相信他会重新见到自己的替。他知道自没有用了，他认为自己会被杀，所以他从那个嫌犯手里溜走了，设法跟踪他到了关押他灵的地方。”托尼再次激动地打了个响指。“沃森被杀的时候正想接他的替！”

“亨特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所以他制服了沃森……设法绑住了他的双手……”吉斯说，挣扎着集中精神。他能做到。破案是他的工作，他做了多年的工作。他肯定能够破这个案子。“亨特准备带他去某个僻静的地方，杀了他，然后也许把他的尸体扔到水里……”

“可沃森逃跑了。”托尼接了过去，与他应和，就像他一直做那样。“附近人太多了，亨特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发现，所以他刺死了沃森，逃之夭夭了，这很草率——根本不是他的风格——可他有别的选择。妈的——要是那会儿佛奈尔没有强迫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他，我们可能早就把这些弄明白了。”

托尼蹲到他身边，开始用低沉急促的语气对他说：“巴尔的摩码头——那也是我们找到沃森的地方，我打赌那个混蛋关押泰萨的地方，我一直知道码头是解决整个谜题的关键，现在我要去哪里，可我要带上香缇，杰斯洛，所以你得放开她。”

“不！”吉斯更紧地搂住香缇的脖子。他只是刚刚和她重逢——他能这么快让她走。

“你必须这么做。”

吉斯记起一只容易兴奋的小狗跑过树林，一只母狮在大办公室里蹦蹦跳跳，就像只爱闹的讨厌的猫咪。可过去这些踪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强壮的、庄严的、坚定的兽。

香缇用鼻子碰了碰他，接着脱出他的怀抱。她蹲坐在那里，仰起头，用如此洪亮的声音怒吼起来，整个房子都在晃动，分散了他因为失去她而感到的震动。

这是准备捕猎的母狮的咆哮，一只真正展示了每个方面的兽的宣言。

“送他去医院，达奇。”托尼命令道。“艾比——留在他身边。别留下他一个人。麦奇——他提到了一个叫‘亨特’的人——给我找出这到底是什么人。杰斯洛……”托尼蹲在他面前，双手捧住他的脸，让吉斯看着那双坚定的绿眸。“坚持住。我会找到泰萨。我会带她回家。”

托尼奔出门，上了车，吉娃也上了车，然后疾速开了出去。

“我们去哪儿？”吉娃问，手扶着车门。托尼感到一种报复的满意，这一次是他的驾驶让她害怕，而不是倒过来。

“巴尔的摩港。我们没多少时间。”

“我……”吉娃犹豫了一下。“我想道歉，托尼。”

“见鬼，为啥？”

“我让麦奇进去告诉你我在车里找到的东西，因为我碰不到我……不想看到他。”她打了个哆嗦，他注意到她的手放进了口袋，轻轻留在那里。

“你应该对他道歉，而不是对我。”他坦率地说。“妈的吉娃——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如果他缺了胳膊，缺了腿，或者被大火毁了容之类的，你会掉过脸拒绝帮助他吗？”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对你的判断错了。”她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傻瓜——有一次我甚至问吉斯 为啥他把你留在组里 可你过去几周里一直让小组团结在一起。你显示的领导能力出乎我的意料。”

“嗯……这个么……”托尼 瞟了一眼 躺在后座上的 香缇。“你是 唯一需要道歉的人 我曾经告诉一个我不 会再要求 她隐藏起来，可某种程度上 我这么做很 长时间；我是有 意识到。”

“没关系了。”香缇说。“现在 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泰萨。”

托尼 开得更快了脚 踩在油门上，转弯也不减速。他注意到开车的时候 吉娃仍然把手放在口袋里。

“你灵 兽在哪里 吗？”

“是的 我只允许我绝对信任的人 看到他。”

“我打赌那没 几个。”托尼 挖苦地评论道。

吉娃微微一笑。“你说得对 很少有人 看到过他 我一直不让他 暴露。可即使如此，由于直知道他存在 就在哪里 看见吉斯没有兽 ……没有 泰萨……没有他自己的灵魂……那不一样。”

“是的”他知道她 是什么意思。没会把 吉娃藏着 兽吉斯 完全没有兽 搞混。如果你不认 吉斯不 知道他应该有只 大狼跟在他身边 那也许你不会立刻意识到他 哪里不对头。你也许会以为他 有只 老鼠或者 蜥蜴 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就像吉娃总是藏着她的兽 一样。可一旦你知道了那个 认知本身就很恐怖。托尼 看过 无数愚蠢的关于人和兽 被开的恐怖片 现实比任何 电影 都更加可怕。

“我不知道 我能 看着一个人 知道他有没有 兽”吉娃打了个 哆嗦。“而认识那人 ……这让情况更糟。你怎 么……”

“他还是布斯，吉娃——起码，一部分的他还在里面。我知道要是和香缇被开了，他不会抛下我。所以……哦，妈的！”他突然痛得弯下了腰，香缇扬头大叫起来。

“怎么了？”吉娃抓住方向盘，接替他控制方向。

“妈的……妈的……”**推**一个急刹车停到路边。“得你来开车。”他对吉娃说，痛苦地喘着气。他爬到后座上香缇的身边，搂住她。

“我不明白。”吉娃一边把车开回路上，一边说

“亨特开始折磨泰萨了。”**推**咬着牙说“现在继续开，我没多少时间了。\*布斯\*没多少时间了。”

~~~

他意识到自在一辆救护车里，接着在医院的病房里。艾比一直握着他的手，一秒钟也不肯放开。

医护人员围着他，他能够看到他们脸上惊恐的神情，不管他们多努力地想把它藏起来。知道他没有意识以后，他们每个人都把手伸向自己的兽，他的遭遇让他们害怕。

**达奇**跟他们说话，可**吉斯**知道他们没什么好做的。他们能让他舒服一点，可就这么多了。他们治不好他。

接着突然，他又感觉到了**泰萨**。亨特肯定把她带出了过去两周里囚禁她的隔绝屋。她的悲痛突然冲进了他的意识，**吉斯**坐**起来**开始嚎叫。他们之间的连接被绷得那么紧，那么细，随时能绷断。所以他知道她肯定离得很远。感到她的疼痛，知道她距离遥远给他带来了新的创痛。也许他可以感到她，可触摸不到她。她依旧和他相遥远。

他推开艾比，慌乱地下了床。

达奇立刻赶到他身边。“我亲爱的孩子，你哪里也不能去，这种情况下不行，那是……”

“那是泰萨，我必须到她那儿去，达克！我必须……”

他大叫起来，因为他感到亨特死死抓住了泰萨的脖子，接着他吐到了医院的地板上，这和托比碰触泰萨不一样；这是痛苦的。他的五脏一阵绞痛，又要吐了，就在这时一种新的痛楚击中了他。他能够感到亨特的拳头打在泰萨的肚子上，他弯下了腰，好像他自己的肚子挨了揍。

“亨特肯定在折磨泰萨。”他听见达奇对艾比说：“帮她弄回床上去！”

人们在周围忙乱，他重新放回床上。他们把一根细管插进他胳膊，可这只能让疼痛减轻一点。他感到亨特狠狠踢了踢泰萨的下巴，他用头撞着枕头。

“救救他，他要死了！”他听见艾比尖叫

没有回答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救不了他。根本没什么能做的。

现在全靠托比了。

~~~

托比感到亨特不停地踢着泰萨，他非常努力地屏蔽掉疼痛。他希望吉姆能够忍过去。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如果亨特折磨泰萨够久，够厉害，那么吉姆可能活不下来。

泰萨受折磨的感如此痛苦，他必须努力集中精神才能保持头脑清醒。他紧靠着香缇，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止水镇的旅馆房间，他父亲正用力踢着他深爱的妻子。他记得自己是那么小，那么弱，那么无助，而杰斯冲进房间，救了自己。

吉娃开车冲进码头，托尼连滚带爬地出了车子。

“这边。”香缇说把他们带向一片办公区域。他踉跄地跟着她，吉娃在他身边扶着他。

晚上这个时候，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吉娃踢开门，托尼跟着香缇进到里面。这里很黑，可他们不敢开灯，生怕让亨特警觉他们在靠近。他们沿着一段楼梯跑下去，走到底的时候，托尼透过黑暗看着走廊两边关着的门。

“哪一个？”他问，奔到第一扇门前试了试把手。

“我不知道。感觉太强了。”香缇喘着气。他明白现在他们靠近了如此尖利的痛苦，她很难辨清它袭来的方向。

“我会找到他们。”吉娃说，托尼看着她，身体佝偻着。她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只蜘蛛。

托尼几乎笑出声来。“这种时候和你的兽见面……”

“他不喜欢别人知道。”

“就像你”托尼说，看着蜘蛛消失在最靠近的门面。

“也像你”她看了他一眼。“我们是选择了不同的隐藏方式。”

“嘿，你有一只大得要命的狮子兽，时很难把她藏起来。”托尼抗议道，香缇抗议的轻声吼叫让他咧嘴笑了。

“可你还是干得很不错。”吉娃回答。

蜘蛛从门下面爬了出来，摇了摇头。他深色的眼睛闪着光。“他们没在那个房间里。”他说。

“他听起来有点像你。”托尼说，蹒跚地走到下一扇门。那是在屋子里或者花园里常见的蜘蛛。他的个头比较大，身上覆盖着一层柔软的黑色的绒毛，上面有橙色的斑点。他看上去相当美丽，像是某种外国品种——就像吉娃是异国女人——而且一模一样。“他叫什么名字？”托尼靠着墙问。

“莱维现在安静……也许我们能听到他们。”

他们不说话，可走廊里有声音。托尼怀疑这的墙壁和门都相当厚，多少让房间变得隔音。

莱维又出现，摇了摇头，接着他爬到另一扇门面。吉娃几乎立刻有了反应。

“他不在了！我能感觉到他！莱维！”

她的灵兽差不多立刻出现，她捧起他，紧紧抱着他。

“里面有人吗？”托尼着急地问。

“莱维说有，可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吉娃说，看起来很震惊。“他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我失去了对他的感觉。”

托尼猜这就是墙壁上有特殊涂料的房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接近了目标。

“试一下。”他说不耐烦地朝房门摆了下手。

吉娃不情愿地把莱维放到地板上，他从门下面爬进了下一个房间。这次他爬出来的时候看起来更加痛苦。他左右摇晃着，然后爬到吉娃的身边，栖到他的肩头。他轻声对她耳语，声音这么轻，托尼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他们在面萨的情形很糟糕，莱维很害怕。一只兽孤独地迷失在这里没有她所属的人。”吉娃颤抖着。“这就像一部恐怖片。”

“去他妈的！”托尼试了试门把手，可它从里面锁上了。“我们需要想办法进去。莱维……”他对吉娃肩上的蜘蛛说：“你能进去，为我门转一下锁上门的钥匙吗？”

蜘蛛立刻滑进吉娃的外套里

“他害怕了他周围还有野兽——残废扭曲。他怕她，怕她可能会做事情。”

托尼直起身，注视着她的眼睛。“别抱怨，吉娃·大卫。”他命令道。“就在那扇门后面，泰萨在受折磨——那个混蛋碰他一次，吉娃死亡就进一步。让莱维进去，马上！”

吉娃看着她，眼睛害怕地瞪大了。她知道躲避任何别的危险，她会第一个冲进去，火力全开。可这个……她说得对。这就像一部恐怖片。但是她很勇敢，她不会抱怨，他知道她会做到。

她俯下身，莱维从她的外套里爬出来，消失在门下面

就在这时，面萨肚子上又挨了重重的一击，托尼佝偻起身子，双膝跪倒在地，差点摔倒。

一秒钟后，托尼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他挣扎着站起来，一只手撑在香缇的脑袋上，朝吉娃点点头。

她拔出枪，轻轻拧了拧门把手，接着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

“联邦探员！”她叫道。托在她后 跟踪进房间，看见她一脚踢在个 男人的 肚子上，接着一记手刀切 在他的后脖子上。

托停 了一下，打量着眼前 的一切。送那 么粗野，一股胆汁 涌上他的喉咙。泰萨 被铐在 墙上——脖子有个 项圈，嵌进厚 的皮毛里，她的脚爪 被紧紧 地绑在一起，她根本没法站起来。她被这样绑了多久？他在想 这 太可憎了——没有 一个灵兽 该被铐起来。

她侧身躺在那里， 痛苦 地呻吟 着，她那么虚弱，甚至都没有 嗥叫 她大口地喘息着，舌头 从嘴边耷拉出来 胸口不规则地急速起伏着 发出 刺耳的声音。她几 乎失去 了 知觉。

“泰萨……”他跪倒在身 边，可她没有一点意识到他 的表现

香缇刻 来到 她身边，开始轻轻 用舌头舔着泰萨 的脸，托已 则去掉了她脖子上项圈和脚爪 上的锁链，好让她呼吸顺畅一点。他能够听到轻轻 的舌头舔过皮毛的声音，可泰萨 还是没有 生命的迹象。香缇看着托已 ，脸上露出忧虑的表情。

“我我 们也许太晚了我想她也许太虚弱了。”

如果 泰萨是这幅样子 那吉娃 肯定也 .....也许对他灵兽 的 折磨加上几个星期的分离让他 失去了理智。

“不 ”托已 坚定地说 “我会 失去她 们 ”他伸出手，把 他 赤裸的手放到泰萨 的口鼻上。

“托已 ！”吉娃震惊地说 “你能 碰别人的兽 ！”

“没事。相信我 ”他看了她眼 。“我 以前这么做过。泰萨 不介意——吉娃 斯也不 介意 。”

他把手指轻轻放到泰萨覆盖着毛皮的身上。她的毛粗糙暗淡——一点也不像她平时那样华美柔软。托尼闭上眼睛，他的头开始发晕，深深陷入到失落和绝望之中。她那么孤独，那么绝望的孤独，她伤得那么厉害……

托尼仰起头，吼出她的遭遇让她感到的悲哀，香缇加入了进来。接着，一微弱的声音加入了他们……一个模糊的尖细的声音。

“泰萨。”他睁开眼睛，看她正看着自己。

“托尼……我知道你会来的。”她平静地说。

他哑哑地笑了一下。“为什么？”他问，凑过去亲了亲她柔软的耳朵。

“因为我们曾经赶到过你身边，因为你 是狼群。”

他又笑了起来，用双臂搂住她，紧紧抱着她。

就在这时，有东西从房间那头朝他爬过来。他瞥见一只乌鸦的翅膀，还有只鸟爪，接着看见一根尖利的毒从那怪物的腹下伸出来，直奔他的胳膊而来。

香缇发出一声怒吼，朝它扑过去。她叼住那个家伙，用力咬下去。那怪物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香缇把她甩到空中，然后接住，用力咬下去。

在远处的墙角，被吉娃制住的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捂住了肚子，因为香缇不断地咬着他的腿。

“托尼……让香缇停下来。你会杀了他。”吉娃警告道。

托站起来，脸上露出一丝冷笑。“香缇是只猫吉娃，猫喜欢和他们的猎物玩。不能阻止她出自天性的举动。”

香缇把那个可憎的畸形兽在房间里拍来拍去，用牙齿咬它，用爪子扒拉它。

托急促地对吉娃说：“我要你给佛奈尔打电话，然后留在这里等他。我得把泰萨送到吉布那儿。我希望我有太迟。香缇——过来，我需要帮助。”

“可我还没完，”她不高声地说，“我想杀死她。”

“嗯，我也想。可佛奈尔会过来把这个混蛋和他的丑八怪兽关起来。我想他不会对他太客气。让我们起码留他们一命给佛奈尔审问。我们必须找出来谁付钱给亨特绑架托。”

香缇狠咬了那兽最后一口，然后把她扔到角落里，就像扔一堆垃圾。接着她转身回到他身边。

托重新蹲到泰萨身边。“我要把你抱起来，抱到车上。我们直去贝塞斯达吉布那儿。你能坚持那么吗，泰萨？”

她拱了一下他的手指，她干枯的舌头舔着他的手作为回答。他伸出双臂抬起她，把她抱出门，然后他脚步蹒跚地跑回车子。

泰萨是头大狼，抱起来分量不轻，但他还是勉力把她安全地抱到车边。就像托，她现在也只剩下了皮包骨，他抱着她的时候，清楚地感到她肋骨凸起的轮廓。她嘶哑的呼吸声一样令人担忧。她现在是命悬一线，如果他没很快把她送到吉布那儿，那么吉布就完了。也许已经太晚了。

托把泰萨放到汽车后座上，香缇上车窝到她身边，给她保暖，给她安慰。

托尼给他以前的队长打了个电话，要求马上派警车给他开道，帮他尽快赶到贝塞斯达。那从来不是他的朋友，可托尼没心情接受拒绝——当香缇对着电话怒吼的时候，队长非常快地同意派车接送。

泰萨衰弱得很快。托尼一边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他看到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眼睛变得呆滞。

“挺住，杰斯路。挺住。”他急促地低语着。

他们在紧急通道停下车，他把泰萨抱出车子，朝医院奔去。达奇等在门口，他惊恐地看了一眼托尼怀中泰萨俯卧的身体，接着领着他们穿过医院，朝吉斯的病房奔去，莫拉格在他们头上焦虑地扑着翅膀。

托尼在门口停了下，吉斯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脸白得像医院的床单。要不是他暗哑的呼吸声，要不是泰萨还没有消失在簇火焰里只留下一堆灰烬，托尼会以为她已经死了。艾比站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托尼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身边，就像他命令过的。

托尼把泰萨放到床上，吉斯的旁边。他轻轻地把自己的手从艾比的掌握中拉出来，把它放到泰萨的身上。如果吉斯要死了，他不会孤独地死去；他有泰萨在他身边，她属于那里。

“嘿……杰斯路……”他柔声说：“是我找到了泰萨，我把她给你带回来了。”

他爬到床上，没有理会达奇、艾比和所有的医护人员。香缇也跳了上来，托尼伸出胳膊搂住吉斯和泰萨，香缇则守护着他们全部，用她巨大的保护的脚掌裹住他们。

吉斯和泰萨是他的，他们几乎和香缇一样是他的组成部分，如果他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它们痊愈，那么他会去做。

“你的獠牙在这里。”他对着吉斯的耳朵低语。“你又有獠牙了，杰斯路。你不再孤独了。”

~~~

吉布 斯 挪 了一下手，感到手指下面柔软的毛。他以前很冷，不过现在 他暖和。 爱、安慰和宁静围绕着他。他曾经噩梦缠身，可现在它 消散了，只 留下记忆。

他睁开眼睛，躺在那里，看到一双幸福的熟悉的棕色眼睛。

“泰萨？”

“是我？”

她把头枕到他的肩膀上，他把脸埋进她的头颈，眼泪流入了她松软的毛。

“你不见了我很 孤独。”

“我知道。”她的声音 就像嗥叫。她用 温暖的舌头舔掉他的眼泪。“但是现在我在这里。”

一直很难和泰萨 的实用主义相争论。吉布斯 伸手搂住她，把她拉 到怀里。

她在这里，他们又在一起了。他重新有了 陪伴在侧，她属于这里。

他又完整了。

几天来，他几乎不离吉布 斯的床边。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 床上，搂着熟睡的吉布斯。而吉布斯 则睡 啊，睡啊.....睡。香缇和泰萨 在他们的身边，她们的身体也 缠在一起。泰萨 和吉布斯慢慢 好了起来。

人们来看他——达奇、艾比、麦奇。谢泼德主任走进来，奇怪地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停留多久。他想她终于搞清楚了状况。她不理解，但她搞清楚了。

杰森·吉斯来了，他赶到走廊里找地方冲了个澡，剃了下胡子，给他带了一套换洗衣服。这让托尼舒了一口气，因为他自己身上的衣服都快臭了。

他到吉斯病房的时候，又爬到床上，紧紧搂着他。他绝不会放开他，除非吉斯让他滚开。吉斯从来不喜欢别人碰他，可眼下他似乎需要这，而且非常高兴顺从他。

“他会好吗？”杰森问他。“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有人活下来，托尼？”

“他会好的。”托尼坚定地说。“他很勇敢，杰森——谁能明白什么是勇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谁能够经历他受的罪还活下来——别说还保理智了。你应该为他骄傲。”

“我的托尼。我一直是的。”杰森的眼里闪烁着泪光。“陪我醒过来，李罗伊。”他说，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发。“陪我醒过来，儿子。”

杰森住在吉斯的房里，每天都来看他，然后再回去。可吉斯仍然没清醒到和任何人说话。托尼估计吉斯恢复到足够好的时候，他会醒过来，重新开口说话的。

一天，吉娃出现在门口。托尼抬起头，示意她进来。

“抱歉我没有早点来。我……认识他那么久，我不想打搅。”她紧张地说。“而且……我的头儿坚持让我把这个案子的报告写出来，处理好所有的书面文件。”她朝他做了个鬼脸，他笑了起来，记起了几天前自在电话里大声下达她的命令。

“嗯，你的头儿是个混蛋。他有最好的榜样。”他低下头，朝吉斯温柔地微微一笑。接着他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托尼。“亨特有啥消息？”

“他被得 牢 的——还有付钱 给他犯罪的人。 佛奈尔说 他的余生都 将在高度戒备的监狱里度过。”她恶毒地微笑了一下。

“对他来说太好了。”托尼哼了一声 香缇抬起头。他知道他俩都希望 能够杀了那。 他们讪笑着是对的 因为 这样他们能够找出付他钱的， 可对亨特的惩罚 根本无法满足托尼 心中复仇 的欲望，为了那个 混蛋对吉娃的所作所为。

吉娃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坐下来。她的蜘蛛灵敏地从她的外套领子下面 朝外窥视。

“我以为我看到了所有事情 我想，也许 我还以为我知道所有事情。”她自贬地笑了一下：“我错了。 还有很多要学。”

她的一根手指轻轻 拂过莱维毛茸茸 的背。

“不知道 为啥你把他藏那么久。 他挺不错的。”托尼说 笑嘻嘻地看着蜘蛛。

吉娃看来 有点不高兴。“他能 一口致命！”

“他当然能。”托尼笑着 出声。“我想 说……谢谢 你让我 看到真正的你，吉娃。”

吉娃看着躺在那里的 香缇，巨大的脚爪 围着泰莎。“你是 托尼。”她轻声说。“你是。”

~~~

他梦见自己 被锁在一间牢房里，他的脚爪 被铐在一起，一个 金属项圈紧紧 绕在他脖子上 把他锁在墙上。他不能动 他只能躺在那里， 嗥叫

他嗥叫着醒过来，浑身是汗。

“嘿……没事……”强壮的手安慰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嘘……那只是个噩梦。”

他把头枕在托尼的肩膀上，托尼紧紧抱着他，对他说话。直到他停止打颤。他说话的时候，香缇用她硕大的粗糙的舌头轻轻舔着泰萨的毛，他俩抚慰着他，直到噩梦的记忆慢慢消失。

他没有问托尼为什么在这里。他没有问托尼为什么睡在病床上的身边，搂着他。他还没准备好进行那种谈话。他只知道自己不想让托尼离开。

他还是原来的吉布斯。他还是讨厌大惊小怪，可托尼和香缇不像他父亲和梅尔德。他们不大惊小怪——他们是待在这里，低调地帮助他。

他怎么说话。托尼说，可托尼一直说会道——什么都说却让什么也没说。吉布斯看着他说话一边，一边一只手捋着泰萨的毛。有一半的时间他不知道托尼在唠叨什么，可他喜欢那声音。这声音从他身上流过，让他感到安慰，帮助他恢复。有时他看着托尼说话，暗想着用一个吻让那对动不停的嘴唇发出声音会怎样。

一天，托尼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谈着什么电影，模仿里面的演员。吉布斯终于觉得要有所回应了。

“托尼，”他嗓音沙哑地说。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示意托尼过来。托尼吃惊地看着他，身子凑了过来——吉布斯虚弱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托尼的脸上绽开高兴的微笑，随即大笑起来。“那么我当你在我中间了？我知道如果我烦你烦得够响，够久，最终你会放弃，重回人世！”

他站起来，绕着床手舞足蹈了一番，香缇在他身边小跑着，他俩看来都那么高兴，吉布斯不由得笑出了声。接下来几天里，他勉力和托尼交谈了只言片语，可他还没准备好和别人讲话。

他父亲每天都来看他。只有杰森在的时候，托尼才会离开他的床边，去洗个澡，刮个脸，换身衣服，给父子俩一点私人空间。

杰森说得也很多，回忆那些他在止水镇认识的人。他没理会她，直到有一天他告诉他恰克·温洛的妻子抛弃了他，正在和他打官司要分他的财产。他愉快地轻哼了一声。

“想着这会开心！”他父亲笑了。

“我确信恰克活该。”吉布斯喃喃地说。他在床上坐起来，他父亲在他身后塞好枕头。“我知道我肯定是活该。每次一个妻子抛弃我的时候。”

他父亲回椅子上，不安的皱纹刻满他的脸庞。“我以为我们也许失去了你，孩子。”他说：“我不确定你能回到我们身边。”

“我没事。”吉布斯不屑一顾地说。

“可你总是那么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做父亲怎么能知道？”

吉布斯叹了口气，把手放到床边他父亲的手上。“你担心太多了。”他说。杰森笑了起来，用力捏了捏他的手指。这些就是他俩之间全部要说了。

他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慢慢的，他那么渴睡了，直到有一天，他知道自己已经睡够了。他下了床，蹒跚地走向浴室，泰萨跟着他身边，紧靠着他的腿，一刻也不脱离身体接触。

“你没事吧？”托尼跟着他走进浴室。“要帮忙吗？”

“不。”他把托尼关在门外，转身视 着镜子中的自己。他的脸上有着杂乱的络腮胡 和 几道正在消退的伤痕。他不记得这辈子有这么瘦过，他的滑稽 发型已经 没了， 银色的 长发披散着。

他打开门。“得刮个脸。”他对托尼说

“哦，感谢上帝！”托尼 得合不拢嘴。“呃，别提 这样不好看——我是 说 你毛茸 茸的也不错，可就是你……”

“托尼！”他厉声说 托尼 又笑了，走到床头柜前。

“已经在碗， 头儿！”他聪明地说 拿出一 套剃须刀，举了起来。“我真高兴你要 除掉这些。”他补充道，跟着吉斯 走向 浴室。“我在担心你也许决定留着它。”

吉 斯转回到镜子前，脑海中突然闪过汽 后视镜里看到的丑陋 的陌生。 他打了个 嗝。

“嘿……”托尼 一只手按住他的 肩膀，捏了一下。“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说 就像他总是的那 样，正如他 父亲 指出过的 他不好，还没好，可说 出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

他把 剃须膏涂 到脸上，拿起剃刀。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只能看到一个 目光 狂乱没有着 人。他的手 开始颤抖。

“这儿，让我来。”托尼 说 顺利地从他 手里接过剃刀。

他用手指起吉布斯的下巴，开始稳稳地在他脸上移动剃刀。一点一点的，他原来的面出现，就像飞蛾脱茧而出。完事后，托尼递给他一条毛巾，然后，也许感他的情绪把他一人留在浴室里。

吉布斯用毛巾擦着脸，擦掉余下的泡沫。他看起来变老了，蓝色的眼睛里有着困扰的神情，可这肯定是他。

“当然是你。”泰萨对他说。“你是原来的你。”她用脸蹭着他的腿。

“对这个我不太确定。”以前他讨厌别人照料他，可现在他让托尼和他父亲照料他，就好像他是无助的孺子。以前他讨厌别人碰他，可现在他投入到托尼温柔的爱抚中，喜欢他的手指拂过自己的头发，或者拂过自己的手臂，在噩梦之后安慰自己，让自己重新入睡。

“你在让他们爱你是时候了。”泰萨说。“你不必总是那个比所有人坚强的。你能换一下，让别人照料你。”

他不确定自己怎么样成为那人，可如果泰萨这么说那他尝试。从现在开始他会听她说所有话。现在他知道没有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了。

他们带他回家，他走进房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老人，靠在托尼身上，让他撑着自己。他记得来到这里没有泰萨，下意识地走进地下室，爬到船下面。记忆让他猛地收住了脚步，他停了一会儿，努力呼吸着。泰萨不安地抬起头看着他。

“我有一段你不知道的记忆。”他对她说。

“我们都有。”她回答。“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等到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

他点头，让托尼把托尼领进客厅，帮自己坐到壁炉火前。

杰森 留了几天，做饭，努力 不过分关心他。吉斯现在不 太介意 分关心了。也许他变老了。或者，也许像 泰萨 说的 换一下，允许爱他的人 照顾他 蛮好。

他在 起来 。他 很容易疲劳，还会 做不 好的噩梦，可每天他都感更 像已

杰森 满意地 认为会 没以 后回家了，可托尼 .....托尼 似乎没有 离开的打算。他 每天都 陪在他身边 每 晚都睡在他床上，紧紧 搂着他。吉斯有 时候 醒过来，看着他睡觉，想用手抚 摸托尼 浓密柔软的头发 或者 用手指追寻他嘴唇的轮廓 。

“告诉你 的感觉 。”泰萨催 他，可他 想不说 什么。他已经 很久没有说 爱了，而且他也 从来不擅长这， 即使在以 前。他甚至不知道怎 么 开始这场对话

“我现在 已经 好了。”一天 晚上他 隔着餐桌对托尼 说 还有几天他可 以回去工作了。“那你 可以走了如果 你的 话一 直给我做 护士肯定 让你 不高兴。”

托尼 久久 地凝视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恼怒。“那是 想要的吗？”他最后问 吉斯 耸了耸 肩。“杰斯 ？你 想要我走吗？”托尼 坚持道。

吉斯 仍旧不 知道 到底该怎 么 说 他把餐巾扔在桌上，站了起来 。

托尼 也站了起来，看来 很不安。“那会 离开。如果 想 这样。”

“不！”吉斯 狠眼 摇着头 。

“妈的吉斯 你到底要说什么？”

“这个！”他抓住托尼 的胳膊，往 下拉 着 让他 俩都跪在泰萨 和香缇身边。接着，慢 慢 地，小心地，他把托尼 赤裸的手放到泰萨 的皮毛上。他有一 刹那的 眩晕，可他 从来不介意托尼 碰 泰萨 。

吉布斯把自己的手也放到泰萨身上，接着他通过他的兽敞开心扉，用他永远无法诉诸言语的办法。他让托尼看见了他灵魂的最深处，他隐藏在里面的所有东西。

他让托尼看到一个八岁的男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能地把这孺子当做朋友。他他看到长大了的男人——总是胸怀宽广，充满幽默，充满活力，从来没有陷入怨恨，尽管他孤独的童年可以如此轻易地让他这样。他他看到一个苍白的病人，咳嗽着，因为鼠疫而奄奄一息，让他分享当初自己觉得会失去他而感到的绝望。

他挪了下身体，将他俩的手都移动开，让他看到在地下室的那一刻，当他感到迷失了自我，而托尼下楼来到他身边，伸出手。当他最需要他的时候，托尼没有转身离开。托尼把他领向香缇和他分享她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希望和庇护。

接着他向托尼敞开更多，让他看到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托尼在他眼中形象。他他看到那里有一只狮子的部队，强壮，勇敢，忠诚。

是托尼救了泰萨，是托尼在医院那些漫长的日夜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不管自己是多么的寡言，脾气多么暴躁。

是托尼在那黑暗的噩梦里抱着他度过狂暴的夜晚，是托尼总在他身边，可信可爱，度过顺境逆境。

托尼在他身边度过了漫长的五年，是他忠实的陪伴，几乎像泰萨一样不变的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他让托尼看到所有这些——接着他让他看到自己一直看着他的那些晚上，思忖着触摸他，亲吻他会有什么感觉，并且就想要那么做。

他不知道怎么说，可真糟糕，这里，暴露在他心里。

托尼是的獠牙，他的副手，他生命中另一个挚爱，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

托尼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迷茫地抬头看托尼的脸。他显示了太多的自己，他不确定回应会是什么。

他听见托尼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到他的眼睛凝视着自己，可他还是无法抬头看他。

“杰斯路？”托尼平静地说，“你觉得我为啥留下来？”他用指尖轻摸着泰萨的毛，吉布斯感到自己背上轻如鸿毛的碰触。

“忠心？”吉布斯终于强迫自己抬头看着托尼，发现他坐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困惑的微笑。

“不，傻瓜。这儿。”

托尼拿起吉布斯另一只手，把它放到香缇温暖松软的毛上。吉布斯以前碰过她，到现在已经很多次了，可从来没有像这样——从来没有和托尼同时碰过香缇。

他感到托尼的灵魂在他面前旋转着打开了，他走了进去，立刻感到了托尼孤独的童年给他的痛楚，同时发现在分开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托尼是多么想念他。

吉布斯让自己的手指在香缇的皮毛里动了几下，于是他看见了自己躺在病床上，托尼站在他身边，叫着他，让他从自己不用离开的黑暗里回来。

“那尼尔？”他惊讶地抬头看着托尼。“你是那个从昏迷里叫醒我的人？”

托尼点头。“是我。”

“**可**会.....”**吉**斯试着想通这件事那 么 以前**托**己 就曾经在他身边 他 没 法找到了自己 碰了**泰**萨 把 他带了回来，甚至在他失去家人， 迷 在那个 黑暗之所的 时候 ？

**托**己 的手指在**香**缇的毛发间碰 到了他的手，他再次跃入**托**己 的魂 他站在**雪**堆里 一头美丽熟悉 的狼凭空 出现 当他意识到她是谁的时候 ，他**感**到 一阵快乐的浪潮席卷 全身。他不再孤独了 他**重**新找到了**杰**斯洛 所**有**事 情都会好了。接**近** **杰**斯洛是他唯一想要的

场景变换了**吉**斯 看见**凯**特死后 不久的夜里自己 躺在船底下睡着了。他变成了**托**己 ，低头看着自己 一 阵启示突然袭过心头.....**杰**斯洛 是温暖, 是 安全, 是 幸福.....是爱情。

“**那**我 为什么留下。”**托**己 对他说 “**不**只是因为忠心，也是**因**为 这。”

他**凑**过来，吻住**吉**斯的 双唇。他的嘴温**暖** ，轻柔，他的吻深沉，**探**究, 他的 唇感**觉**来 那么柔软 那 么充满爱，而且不知怎 的 那 么熟悉 **吉**斯 饥渴地回应着 把 他拉近，回吻着他。

一**声**响亮的叹息声打断了他们 他们吃惊地分开 ，看着他们**行**驶 她们坐**在**那里 肩并着肩，注**视** 着他们

“早该这样了！”**泰**萨胜利地说 “**你**们不 知道我们 等这 等了多久。”

“**都**快**逼**我 们逼疯了。”**香**缇同意道。

**吉**斯**大**声 **策**策 ， 摸了摸**香**缇的头。

“**我**们不 介意你们摸**我**这**事** 实应该是 太 大的线索。”**泰**萨说 用嘴顶了下 **托**己 的手。

“**而**我 们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相互**碰**碰 地**依**在一起应该是另一个 大线索。”**香**缇翻了个白眼。

“那其实是你们两个想和对方做事情，可你们太顽固了……”泰萨说

“而且是榆木脑袋……”香缇继续说道。

“不肯去做。”泰萨说完。

“这个，现在我准备去做。”吉斯笑嘻嘻地看着托尼，“你准备好了吗，托尼？”

托尼笑了：“哦，是啊。我准备好了，天，我早准备好了。”

“那我们到底还在等啥？”

他重新伸手去拉托尼，可托尼住住了他。“我我得解释一下昏迷那次。”他说，看起来有点不安。“我想吓坏你可……瞧我，向自己保证过我不会再隐藏自己，而这件事很重要，并且关系到你，所以……这个，你应该知道。”

吉斯稳住身子，疑惑了，想着接下来到底会是什么。

“瞧我多和你连接起来了，从……这个，从当年馆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以后。”托尼很快地说：“这很难解释……可好像那个时候把我们连接了起来，之后我一直能够感觉得你经历过的事情。是有的时候——只是当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吉斯苦笑了一声：“连接起来了，吭？”接着他扬头大笑起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以为那是单向的，托尼不会也有感觉。他是傻瓜。

“是的。”托尼没有笑。他的眼睛严肃，专注。吉斯不习惯看到他这样，看了当他说他打算再隐藏自己的时候，他的确是认真的。

“没事，托尼，我……”吉布斯开始说，可托尼止住了他。他把一只手放到吉布斯的脸上，用一根手指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凯莉坐出来的时候我感到了。”他平静地说

吉布斯低头，看见膝边的藜苳。他咽下喉头的硬块，重新抬起头。“你知道凯莉？”

“是我当时就知道了。你发现的同时我就知道了香依的死。我搭车去了止水镇，然后来了这里。我不清楚准备做什么，可我想靠你，帮上点忙。可我到这的时候，你已经回科威特了。”

吉布斯震惊地瞪着他。“你为我做这些？”

“是的。”托尼坚定地说。“瞧我，向香依保证过我遵守这个保证。”

吉布斯记起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许多年以前，看着香依吻了个男孩的脸蛋儿。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杰斯洛。“你记得香依的话，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是的。”托尼的目光充满强烈的保护欲，吉布斯突然意识到当年他做这个承诺的时候有多认真。

“你一直遵守着这个保证，而我却一直不知道。”吉布斯轻柔地爱抚着香依柔软的头，她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

“这对我很重要，现在还是。而且那天晚上在旅馆房间里，你救了我的命，所以是双向的。我把你给我的还给你。”托尼微微一笑。

吉布斯感到一阵难为情，他年轻时做了一次好事之后，托尼用如许的爱和奉献一次又一次地回报了他。

“你在科威特受伤的时候我也感到 了。”托尼继续说道：“我去了贝塞斯达，他们说 你昏迷了。他们说 你身上的伤没那么糟，可你不肯醒过来，好像你想留在医院。我 多少是花言巧语地进了你的病房.....”

“我 有人在叫我 可一直没搞明白出了 什么事 。我 不知道 是在叫我 回来。”

“我要你活 去 ”

“你为啥不留在医院 谈 ？”吉布斯问。“想着 肯定有理由让我回来，可想不出 来是什么 都 快把我 逼疯了。”

托尼轻声笑了下。 “我被吓跑了有个 带着大老鹰灵的 海陆 。他抓到我在 碰瓷 把我赶了出来。说 如果 我滚蛋的话 他就 不会报警。”

“菜鸟 少校。”吉布斯摇了摇头。“那个 老兔崽子他 一直在做 他觉得对 我最好的事 情，可要是我 知道.....”

“你会 怎么做？”托尼问。“我只是 个孩子——还在上大学。我 不能给你任何 你那时需要 的东西 ”

“那现在 ？”吉布斯 声问。

托尼 微笑了。“现在我 能了。如果你 允许我活 而我真的 希望 你会 允许。”

吉布斯轻 推 托尼 下巴 把他拉近，再次亲吻他。托尼 贴着他融化了。吉布斯 伸手搂住他的背， 紧紧 抱住他。他用自的 嘴唇迫开托尼 的唇，他们的 舌头热切地遇到一起。吉布斯 深深地吻着他，想要品尝他，探索他，留住他，永远不让他 离开。

他们开了只为了迅速上楼去卧室，香缇和泰萨紧跟在他们身后。托尼进了浴室，重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管润滑剂。吉斯接过来，把它扔到床头柜上，接着立过他，再次亲吻他。

他从容地脱掉托尼的衣服，想回味每一刻。他用手指一颗一颗地解开托尼衬衫的扣子，然后慢慢从托尼肩膀上褪下衬衫，显露出他赤裸的胸膛。他沿着托尼的锁骨印下十几个细吻，喜欢托尼在他的爱抚发出的叹息声。接着他往下移，在托尼毛茸茸的胸膛上留下一串吻，然后停下来，享受嘴唇下腹部的柔软。

他解开托尼的皮带，把它拉开，接着他解开前襟的钮扣，推下他的裤子和短裤，让托尼紧绷的勃起解放了出来。他再次拉近托尼，亲吻着他的嘴，同时用手握住托尼坚硬的老二，喜爱托尼在他的亲吻下喘息的样子。

现在轮到托尼了，他踢掉鞋子，剥掉袜子，接着转向吉斯，完全赤裸着。他靠近他，眼里闪着光，就像个饥饿的捕猎者。吉斯微笑着没有退让，喜欢托尼专注的神情。

托尼脱掉他的衣服，好像这是他多年来渴望打开的礼物。每隔几秒钟，他就停下来在吉斯的嘴上轻轻留下一个吻，每寸从衣服里裸露出来的肌肤他都要仔细端详。他似乎对入了迷，似乎没法看够他。等到托尼脱完了他的衣服，吉斯把他推到床上，双手抚摸着美丽的赤裸肌肤。他喜欢托尼挺起身子贴近他，在他的触摸下屈服的样子。

泰萨和香缇卧到床边的地毯上，她们的身体湿漉漉地缠绕着，鼻子碰着鼻子。她们小地舞蹈了一番，相互拱着，蹭着，爱抚着，和床上做爱的节奏相应和。

吉斯在托尼的胸膛上留下一串吻，然后吻他的脖子，吻他的下巴。“我也感觉你。”他对着托尼耳语。

托尼发出一声快乐的叹息，舔了舔他已经湿润的下唇，那模样简直就是淫荡。接着吉斯的活产生了作用，他的眼睛猛地睁开了。

“什么？”

“你伤了膝盖的个晚上我躲在敌后的掩体里，因为你动弹不了。”

“哦，糟糕。对不起。”托尼掐他再次亲吻着他。

吉布斯笑着吻他“膝盖受伤已经够糟了，可接着我的老二又硬了起来，因为你走了3p的桃花运。”他摇着头，仍然笑着。

地毯那边，香缇窘迫地用脚尖遮住了眼睛。

“哦，妈的”托尼呻吟道：“你在掩体里.....在敌后.....膝盖伤了.....老二硬了.....”

“拜托所赐是啊。”吉布斯笑眯眯地吻着托尼的鼻尖。

“那个晚上很辣.....可没发现这么辣。”托尼推着吉布斯翻了个身，现在吉布斯仰面躺着，托尼低头看着他。“这——你——赤裸着心甘情愿地躺在我下面——火辣得多，杰斯路”

他用又一个深吻捉住吉布斯的嘴唇，吉布斯拉近他手放在托尼皮肤柔软，肌肉坚实的屁股上。

“你以前和男的做过吗？”托尼一边吻着他一边问。

“没有”吉布斯把托尼的屁股扳开了一点，啃着深入探索下去会怎样。“你以前和你爱的做过吗？”他回问道。

托尼发出一种难为情的声音把脸埋到吉布斯的颈窝里。“没有”他承认道。

“那我猜我们都有东西要学。”吉布斯把托尼从自己头颈处拉开，再次吻着他。

吉斯也许没有什么和男人的经验，可他的身体似乎根本不在乎，因为他老二硬得发痛。他觉得托尼让自己激动，想要探索他，开发他，找出他要了解的每一件事情。

他把托尼压到身下，托尼把吉斯涂了润滑剂的手指引到自己屁股里，当吉斯温柔地打开他，他快乐地喘息着。等到吉斯打开他以后，托尼大大地张开双腿，抬高他微笑着。吉斯抹了很多润滑剂在他的老二上，然后来到托尼的双腿之间。他轻巧地推进托尼的身体，这让他充满欢愉地轻哼起来。这是新的感觉，他觉得好像以前做过这件事成千次。

托尼欢迎的喘息和享受的喊叫比什么都让他兴奋，他推进尽可能深的地方，始终注视着托尼的眼睛。托尼也凝视着他，手指轻轻拂过吉斯的脸颊。

“真好……拜托……更多。”他催促道。

吉斯开始冲刺，先是缓慢地，然后越来越快，他感觉到托尼和他一起移动着，他们的身体配合完美地起伏着。这就像他们在融合为一体，他迷失在这感觉里。

他能够感觉到身下的托尼，包裹着他的托尼，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身体每个神经末梢都突然活了过来，就像焰火一样四处绽放，让欢愉像流星一样袭过他的全身。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强烈的性之欢愉，每个快乐的感觉似乎都加倍了，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低头看着托尼，发现他也震惊地凝视着自己。

“你也感觉到了？”托尼小声说。

“嗯哼，这个……哦该死……这太神了……”

吉斯看向他们在地毯上交缠着的臀，意识到发了什么事情。他们之间的连接意味着他正体验着托尼的欢愉，就像他在体验自己的欢愉一样，而托尼正经历着同样的体验。

“太美了。”托尼轻轻抚摸着吉斯的背，脸上带着惊愕的表情。

皮肤对皮肤的感觉，嘴唇对嘴唇的感觉，他的老二在托尼的身体律动的感觉都被托尼的感觉放大了，变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吉斯看着躺在他身下的托尼，他的绿眼睛炽热地回望着他。这种体验带来的感官刺激太多了，几乎让他昏了过去。

他们继续做着爱，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继续盘旋围绕着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心醉神迷。吉斯喊叫着同时体验着托尼和他自己的高潮。这感觉如此强烈，接下来的几分钟是一片模糊。

等他清醒过来，他从托尼的身体抽出来，落到他身边，沉溺在两人深触灵魂的连接里。过了一会儿，泰萨无声地跳到床上。她躺在吉斯身边，长长的尾巴刷过两人赤裸的身体。香缇跳到托尼的身边，躺到枕头上，把巨大的脑袋枕到两人的肩膀上。

吉斯躺在那里触摸着他们三个，感到深深地幸福。

他完整了他曾经破碎，可现在重又成为一体，比以前更强壮，更幸福。

他知道有时候自己会看着镜子，看到一个陌生人回瞪着自己。可他知道这种时候泰萨会在他身边，用鼻子顶着他的手指，而托尼会在他身后，紧紧搂着他，而香缇会跟着他，贴着他的大腿。

“狮群。”泰萨满足地说，眼皮垂了下来。

“狮群。”香缇说，同样地满足，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吉斯不介意称呼。他只知道这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孤独了。

托尼戴上太阳镜，走出车子，微笑着四下张望着。

“看来有什么不一样？”吉斯一边问，一边下了车。

“唔……好像暗一点。”托尼回答。

吉斯从他脸上扯下太阳镜，敲了敲他的后脑勺。

托尼笑了起来。“不看出来一点没变。”说完，他快乐地叹了口气，伸手搂住吉斯的肩膀。

他们站在大街上，就在杰克的店外。他们在一起已经四个月了，杰克知道以后，一直唠叨着让吉斯带托尼回家一趟。

门开了，杰克忙着出来欢迎他们，用一个热情的拥抱同时搂住他俩，而梅尔德则拼命用喙梳理着香缇和蓓萨的毛。杰克把他们引进店里，托尼想着过了这么多年，重新涉足这个地方有多奇怪。

“自那天我道别后，我就没来过这店。”托尼喃喃地说，四下打量着，这没什么变。杰克是个热衷现代化的人，店里的装饰差不多和他童年在这里时一样。

他们一天都花在和杰克叙旧上面。梅尔德似乎置身于某种母鸡的天堂，在香缇和蓓萨身边咯咯叫着，眼里闪着光。对于唠叨，照顾，关心，托尼永远不会嫌多，而杰克热衷于围着他大惊小怪，这样很好，因为他和香缇能够把杰克的的天性吸引他们身上，给吉斯和蓓萨一些呼吸的空间。

他们睡在吉斯的旧房间里，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很晚才从房间里出来，发现盛夏的阳光照耀着，杰森亲切地朝他们笑着。

“这儿……我替你们准备了一顿野餐。”他说，递给他们一只多年前就记得的老旧的野餐篮。“我们可能会想到树林里逛逛——你知道，重游故地，做年轻人自然会做的事情。”他心照不宣地朝他们眨了眨眼睛。

吉斯恼怒地叹了口气，托笑得差点尿裤子。

“年轻人？”他说，当他们带着篮子沿着大街走去的时候，仍然大笑着。“他以为我们多大？十八？”

“等到你和杰一样老的时候，我猜每人看上去都很年轻。不过我想他这样说主要还是让我紧张。”吉斯不高兴地揉了揉下巴。

“嗯——我猜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总归能达到。”吉斯终于放弃了，扬起头和托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托的笑声消了，因为香缇低吼了一声。他看见泰萨的身体绷紧了，吉斯警告地把手放到她的头上。那儿，从他们正前方的一辆车上下来了一个带着土狼灵的人。托几乎认不出恰克·温路，可他到哪里都认识他的兽。

恰克看了他们一眼，当他看见吉斯的兽的时候，嘴角厌恶地扬了起来。

“我看到回来了李罗伊。”他说，用一种平滑的彬彬有礼的声音说，但这根本没有藏住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旧日的敌意。

“只是来看看你，好吗，恰克。”吉布斯科制地说。

恰克翰走了一步准备回答，香缇抬起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作为警告。整条大街都静止了，每个人都回头朝他们看。恰克啾了几句，连忙走开了。

“没事——我真的认为恰克今天不会和我打架，香缇。”吉斯笑着对她说道。

托尼的脸红了，他戴上墨镜，偷偷打量着四周。“走吧——这没什么好看的，同志们！”他大声说：“对不起。”他轻声对吉斯嘟囔道。

“别道歉……”吉斯开始说。

“我知道，软弱的标志。”

“别想这么说，想说别为香缇道歉，我很喜欢她无拘无束地大声吼叫。”

“嗯——这是我的想象，还是她更加嗯，狮像了？自从……你知道。”

“有‘狮像’这个词儿吗？”吉斯挑起道眉毛。

“我不知道。”

“我想她正是她应该是的样子，那是她自己，而我爱这样。”

托尼感到心中满足地微微发热。他父亲也许从来不爱真正的他，可吉斯一直爱着，以前和现在。

他们走进树林，托尼想着这里的变化是多么的。他能够凭记忆走过这条小路——自从当年离开这里以后，他经常在脑海中来到这里。

他们走到树林深处，一直到小溪边的空地。香缇看见小溪的时候好像发了疯——她蹦蹦跳跳地扑过去，就像曾经的狗，用最大的声音吼叫着。

托尼跟着她过去，看着孩提时戏耍过的溪水。他记得吉布做小船，上面有纸巾做的帆，他们沿着小溪把船放下去。

当他转过身的时候，看见吉布在地摊开了杰森的红绿格的旧毯子。托尼正想说什么，却愣住了，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他曾经经历过这一刻，那天在码头上，就在他和杰斯洛久别重逢之前。吉布坐在那里，就像现在这样看着自己，他的头发全变成了银白色，他的脸还因为亨特给他的折磨而有点瘦削。也许那是某种预兆。

“怎么了？”吉布斯问。

“没什么……”托尼摇晃了自己。“只是……这里就像这些年来我脑子里想的一模一样。这里一直是我的快乐之地，杰斯洛生气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白日做梦到这里来，这里一直像个样子。”托尼环顾四周。“太阳总是很好，毯子总是铺在地上，还有你……”他停了下来，看着跪在毯子的吉布斯，泰萨在他的身边。

吉布斯扬起一撮眉毛。

“你总是在这里等着我。”

“我现在就等着。”吉布斯不耐烦地扬了扬头，托尼笑着走过去坐到泰萨身边的毯子上。

“那么，午饭吃什么？”他问。

吉布斯给了他一个大灰狼式的微笑，让他以为菜单上完全是另外一套。

“早餐，”吉布斯说。

他伸手去解托尼衫上的扣子。托尼笑着向后仰着，投降了。他发现在过去几个月里这样最好。吉斯对性和对工作一样专注，这对托尼正合适。他喜欢成为吉斯注意力的中心；这比什么都让他兴奋。在托尼以前，托尼从来不知道能够这样让人如梦如幻；他们之间的连接。每一次高潮都放大到两倍，让它成为几乎是神圣的体验。

吉斯把衫从他身上剥掉，把他推到毯子上，然后很快把他的裤子也剥了下来。直到托尼脱光了他才停手，接着他扑到他身上，把他压在毯子上，开始亲吻他。那种温柔和力量交织在一起的甜蜜组合让托尼整个身体都兴奋起来。

阳光如此美好地穿过树梢，在他们交缠的身体上洒下斑驳的影子，泰萨和香缇在他们脚边相互热烈地梳理着毛发，就像他和托尼做爱时，她们一直做的那样。

托尼感觉到吉斯的意识像平时一样渗透到他的身体里。他沉入到这种感觉，热爱这种感觉。他们慢慢地，热切地做着爱，阳光温暖着他们赤裸的皮肤，溪水潺潺地在他们身边流淌。

事后，他们躺在毯子上，向看着烦人的树梢。那里肯定有幽灵，托尼想，不过他们是友善的幽灵。

那里一个八岁的男孩在树林间奔跑，手臂伸展着，在玩开飞机。一只金毛猎犬的狗仔在他身边嬉闹玩耍，兴奋地追逐着他。她变成了只蝴蝶，向空中，男孩追着她，叫着她的名字。

那里有一个郁郁寡欢的高个子年轻人，腿明显地瘸着，身边跟着一只美丽的狼。那人拿出把刀，开始把一根树桩削成一小船，让那孩子开心。

一只熊在他们头上盘旋，在那边，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个漂亮的红发姑娘模糊的身影。她朝他们走来，裙子在微风中飘荡。她走近了，看着托尼微笑着。

“谢谢你照顾他。”她说

他朝她微笑着，一只手搂住吉儿的肩头，让靠近。

“荣幸之至。”他轻声说

她又微微一笑，脸上露出一对梨涡，随即闪烁着不见了，消失在耀眼的阳光里。

在小溪的那边，一个留着蘑菇发型的年轻人转过身，直地看着他。他举起手，挥了挥，托儿也朝他挥了挥手。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他的狼灵兽跟在他身边，当托儿再去看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

男孩追着狗绕了毯子最后一次，接着他跑进了树林。他奔到一排树木前时转过身，他的灵兽变成一只海鸥，停在它的头上，大声鼓噪着。那男孩停了下，朝托儿吐了下舌头……接着他消失了。

——全文完——